武俠世界
$2.00
784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皇牌槍手** 馬雲·著



某地反貪污運動中，夏維探長突然收到不少「禮物」。不過這些「禮物」并非洋酒香煙，而是一個花圈以及一副小棺木。那是一個犯罪集團送給他的，此後一連串奇怪的事情便接二連三地發生，三俠爲了支持這位正直而又勇敢的探長，毅然挺身而出，爲他去找一名神秘殺手，那是一名由外地來的皇牌槍手。結果如何？請參閱是期第3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78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皇牌槍手

馬雲·文
盧令·圖

花圈棺材 相繼送來

三俠又回到了他們原來居住的地方！他們去時靜悄悄的，回來的時候也沒有通知任何親友去接機。

當航機在上空盤旋時，三俠俯覽這海港的迷人景色，內心就有無限感慨！

這是他們所熟悉的地方，一切都感到無限親切。正是因爲太熟悉了，所以這次由B市回來才會感慨萬千！

海港是那麼的美麗，風平浪靜，大洋船甚至可以停泊在最靠近市中心的碼頭，如此良港，相信全世界也沒有幾個。

海灣白帆處處，碧波無浪，沙灘柔若錦緞，依稀還可以看見弄潮兒奔波追逐嬉戲跳躍！

市區之內高樓大厦林立，一片繁忙，誰敢說這不是一個繁榮的都市？難怪有人稱譽這是什麼之珠，也難怪有人叫它做天堂！

三俠太過了解這都市的一切，所以這次鳥倦知還，重返舊地，內心難免思潮起伏！

這是一個十分特殊的地方，政府就彷彿在經營一家商場，目的只在乎多賺些錢，於是市民與當局之間經常發生磨擦！

警察與市民之間似乎永遠無法獲得諒解，加上官員貪污腐化兼且無能，政府政策沒有原則，沒有長遠計劃，更加沒有一個良好出發點的目標，試問如此這般一個社會，秩序又焉能不爲之大亂呢？

年青的阿生最厭惡這個到處充滿了罪惡的都市，因此他對一切罪犯們表現出不屈不撓的態度；呂偉良久歷江湖，對世情比較看得透澈，儘管他也嫉惡如仇，但是自從一再到過外地一些城市之後，比較起來，這個酒店形式的都市倒還有它可留戀的地方！

至於迷你女俠林愛莉，她自從旅居過加拿大一個時期之後，覺得這個都市的天氣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顯得更爲適合她居住。因此，她撇開一切不談，單講氣候與環境，就够有足够的理由讓她選擇這裏！

航機着陸後，三俠靜悄悄地離開機場，許多人都有親友接機，場面十分熱鬧；有些志在宣傳的明星，更是花枝招展的搶盡鏡頭！

當他們三人通過海關檢查站的時候，阿生不知是否習慣了特警的敏感，視綫中發覺一個戴上黑眼鏡的外國人樣子有些神秘！

那外國人金髮留得頗長，身裁亦頗高大，有兩撇鬍子也是金黃色的，臉頰上有雀斑，也有一條刀疤痕。總之，那樣兒就像銀幕上的大壞蛋。請他拍電影扮歹徒，也許不用化裝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感到無限疲乏，恨不得即回到家中，洗個熱水澡，倒頭先睡一大覺，其他的事慢慢再說！

只有阿生這鬼靈精，他好像有着永遠用不完的氣力，腦海中對每一件事物的反應也可以說是與別不同。就像剛才無意中見到那個外國人一樣，在這繁忙的機場，根本就沒有人會去理會他，但是阿生不知怎的竟然對他起疑心！

那個金髮外國人匆匆登上一輛街車離去，三俠也上了另一輛街車！

一切看來並無可疑之處，但是阿生因爲太過注意那個金髮外國人，所以由他離開海關檢查站以至登上了街車這一段時間，阿生都十分留心他的每一個小動作！

阿生發覺他步出機場時，一再伸手摸他的腦袋，這不是什麼暗號，只因爲外面風太大，他戴的可能是一個假髮罩。

等到他彎身走進街車的時候，阿生更加肯定了他的一頭長金髮是假的。由於那外國人身裁頗爲高大，他分明担心頭髮觸及車門頂，所以小心翼翼的，摸着腦袋才登上車。

如果不是坐着一輛街車，阿生眞會爲了滿足好奇心而去跟踪這外國人。但是，旅途困倦，加上連日以來在B市奔波勞碌，呂林二人巳恨不得立即回到「愛廬」去，因此阿生也不想單獨行動！

車子經過一處貧民住宅區，那兒好像發生了什麼事，人頭湧湧，坊衆正在議論紛紛！

若在平時，三俠一定會叫司機停車，下車查個究竟。但是，這時候他們只有順口問道：「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想不到街車的司機立即就回答他們：「警察開槍傷人，那兒攪了大半天啦！」

阿生問道：「捉賊麼？有沒有抓到什麼可疑人物？」

林愛莉不待司機回話，她就以諷刺的口吻說：「這裏的警察開槍，十之八九只不過爲了壯壯自己的胆子，相信十枚報銷的子彈之中，難得有一枚是擊中目標的。」

但是街車司機道：「小姐，你錯了，這一次他們非常準確，先後發射兩槍，二枚子彈俱中目標！眞可以說是彈無虛發！」

阿生道：「那麼這個歹徒眞是活該，相信不死也是重傷！」

司機苦笑道：「可惜那個不是匪徒，如果面對的是一個持刀的匪徒，相信他們未必會如此英勇！」

三俠同時爲之愕然，他們都可以聽得出司機的語氣有點不對勁！

阿生立即問：「然則，一定是圍觀警察捉賊的街坊被誤傷，是不？」

「不！也不是坊衆。」街車司機說，「是一名生菓小販！」

林愛莉整個兒跳了起來：「什麼？拉小販也要開槍？」

街車司機苦笑道：「何止開槍，所有生菓和販賣工具盡被毀，所以才會引起坊衆們的激憤。聽說傷者傷勢嚴重，已送入醫院！」

「太不像話了！」呂偉良問司機：「那個開槍警員有沒有被拘捕？」

「根據電台的現場報導，據說他是爲救援一位同事才被迫開槍的。」司機又說：「但是，拉小販不是初次，何必弄毁人家的貨物和生財工具？頂多拉上法庭罰錢，這就可以滿足政府的要求，警察亦可以交差了事。就算被羣衆包圍，最多朝天鳴槍一响就够了！」

「嘿！」林愛莉忽然對司機說：「我們改變目的地了，請開往警探總部！」

司機呆了一呆！

他一時之間倒想不通這三個人的身份，他們是警方高級人員麼？還是外地派來的欽差大臣？看他們憤怒之情，可能是要去質問一下有關方面！

司機是由機場把三人接機的，他自然知道

他們是剛由外地回來的。他們講本地話，自然可能是本地人，但是却又不大像是警務人員！

至於外地派來的欽差大臣，多數是紅鬚綠眼的，市民雖明知他們來此公費旅行，亦無非裝腔作勢，乘機揩點油水，什麼關懷，什麼同情，只不過向報紙提供的宣傳資料而已！

司機覺得這三個人也不可能是外地派來的大人物。那麼，他們到底是誰？

司機不好意思追問，只好依照林愛莉的吩咐，把他們儎往警探總部去！

三俠入到探長辦公室，看不見夏維探長，只見每一個人都忙得不可開交！

辛尼走過來招呼他們，笑了笑說：「聽講你們在B市做了許多事！」

呂偉良道：「人生路不熟，任何事情做起來也不及在這裏來得痛快！」

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探長呢？」

「正在開會。」辛尼反問道：「你們找他幹嗎？」

「貧民區一名警員開槍傷了一名小販，你可知道此事嗎？」林愛莉問。

「發生了好幾小時了，有什麼不對嗎？」辛尼的意思只以為他們跟小販有些什麼關係！

想不到林愛莉却說道：「還說什麼對不對？這當然不對，所以我要質問探長，因為那是小販，不是小偷啊！」

辛尼也知道這位小姐的脾氣，苦笑道：「小姐，算了吧！如果這些事你也來管，只怕你沒有一分鐘空閒的時間。」

「你這是什麼意思？」林愛莉杏眼圓睜！

「這個都市每一天都有這一類事情發生，你也明白我意思吧。」辛尼說，「警察是政府所有公務員之中數目最多的，也是最直接接觸市民的。所謂人多手脚亂，接觸得多總難免會生磨擦。更何況我們有過萬名警察，其中難保不會有些缺乏修養的衝動派。」

林愛莉道：「好了，我沒空聽你說教。探長還要多久才可以出來？」

「你一定要見他嗎？」辛尼問。

「是的。」林愛莉說：「我要知道警方的態度，更想知道那傢伙憑什麼理由開槍？」

辛尼知道林愛莉的炮仗脾氣，她生氣起來就往往像機關槍一樣。但事過情遷之後，又會若無其事。這種情形過去不知發生過多少次。

辛尼笑道：「我知道局長召開緊急高級會議，就是為了今天警員開槍傷小販事件，相信開槍的衝動派人物，即使逃得過法律制裁，亦難以逃得過內部紀律小組的制裁。如果你一定要見探長，我並不反對，但據我所知，有人更急於要見他，他也沒有空呢！」

「誰要見他？」林愛莉問。

「他的太太！」辛尼說道，「他家中有急事，希望他立刻返家，但一向急公忘私的探長，他居然連太太撥來的電話也不去聽，你相信嗎？」

林愛莉却說：「這有什麼稀奇？在上司面前，這樣可博升級！」

辛尼苦笑道：「你也知道夏探長不是那種人，他從來不怕上司；結果是他的上司——警察局長換完又再換，他到底還是探長！」

呂偉良覺得林愛莉有時眞的太過淘氣，往往把他的處境弄得十分尷尬，還好辛尼也明白他們這三個人的性格，否則呂偉良會更加不好意思！三俠正擬離去，夏維探長剛好在這時候開完會回到辦公室來！

夏維探長招呼着三俠說：「對不起，我沒有空到機場去接風，但是你們在B市做的事，我們都知道了，做得漂亮極了！」

呂偉良笑了笑！

林愛莉却急於問道：「那個小販的傷勢如何？」

夏維其實忙極了，他一邊執拾枱上的文件，一邊又想打電話返家中去！因為剛才他妻子的電話他也沒有去接聽，現在開完了會，當然要問問家中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但是，林愛莉這突如其來的一問，却把夏維弄得呆了一陣！

夏維瞪住三俠說：「你們是不是剛剛回來的？」

「是的，你也看見了——」林愛莉指指放在一旁的簡單行李，「但我們剛落了飛機，就聽到了這件非常不開心的事情！」

夏維道：「那小販傷的不是要害，相信沒有生命危險，不過，我們立即受到輿論的大事抨擊。經過剛才的緊急會議之後，我們決定分開兩件事處理，一宗是提控那小販……！」

豈料話未說完，林愛莉已氣得呱呱大叫：「什麼？翻倒了人家的生菓，摧毀了人家的攤檔，還要開槍傷人，到頭來還要拉上法庭？」

夏維苦笑搖頭：「小姐，你根本不在場，怎會知道那小販的兇相？我不幫自己人，他無疑是做錯了，但首先是有人用棒打我們一名警員，傷了頭，另一名才開槍傷了他！」

林愛莉「嘿」一聲，雙手叉着腰問：「探長先生，我想問你一個問題：警員除了配槍之外，那支警棍到底要來何用？」

「我明白你意思。」夏維說，「那警員是新人……」

「新人是不是就可以殺人？」林愛莉盯住夏維，生氣的問。

「他缺乏經驗，頭腦不够冷靜！」夏維說，「所以，我們準備在另一宗案中提控他蓄意傷人，同時進行內部紀律制裁……」

「應該把罪名更改，蓄意謀殺我看也差不多了。」林愛莉仍覺憤憤不平地說，「怪不得這裏的治安永遠攪不好，人家省吃省用下一些小資本，經營這些小本攤檔，大不了你告他阻街，為什麼要搗毀人家的生財工具？為什麼要毀人家的貨物？為什麼要蓄意傷害人家的身體？警方是不是希望把他們這輩迫上梁山？眞是豈有此理！」

「小姐，不要發牢騷了！」夏維望着呂偉良，會心地一笑：「這些事與我何關？老實說，我屬下的探員永遠不會這樣，即使對方是歹徒，我們也有一個原則才可以開槍！」

「什麼原則？」林愛莉又哼了一聲，道：「對付歹徒就有原則，對付小販就難道沒有原則麼？」

夏維道：「你別老是把我們混亂好不好？我已經說過了，他們不屬於我的部門，這是意外，我們正澈底查究當時的眞相。甚至直至現在還有人留在現場進行調查。我的探員決不會輕易拔槍的，我經常對他們說：只可以在迫不得已時才可以拔槍，在生命受到威脅時才可以開槍。同時事前一定要用口頭警告！」

呂偉良也知道他的好朋友是個怎麼樣人，否則夏維這探長的職位也不可能坐了這麼長時間。他覺得林愛莉這樣跡近無理取鬧，但是，他又不可能就這樣把她拉走！所以他只有與他的愛徒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

阿生道：「我看我們還是走吧！探長還有許多公事要辦呢！」

但是林愛莉態度倔强，她說：「我想知道那位開槍警員的姓名和編號！」

「他已被監視，目前正接受一名高級警官的查問。」夏維說，「你知道姓名編號也沒有用的，小姐。我已經說過了，你還是請回家休息去吧！」

夏維最後一句話已經算是客氣了，換上了別人也許他會扳起面孔，大聲下逐客令！

但是，他却極力忍耐着！雖然他跟呂偉良是好朋友，同時也知道林愛莉是他好友的未婚妻，更了解這小姐的性格！

但是，夏維此刻的煩亂心情又有誰知？

辛尼——夏維探長的高級助手，可能知道一些的，所以他幫着呂偉良師徒二人把林愛莉勸走！

離開探長辦公室，辛尼就對三俠說：「探長心情不佳，三位請原諒他！」

呂偉良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他說：「這些事本來就不該由我們去理的！……」

但林愛莉不待他說完，就反駁道：「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理？我們住的屋要納差餉地稅給政府嗎？我們剛剛乘搭過的飛機，甚至用過機場也要納人頭稅，那麼我們就是納稅人了。政府中上千上萬的飯桶都是我們這班小市民養活的……」

「愛莉，別忘記辛尼也是政府人員啊！你豈可一竹篙打盡一船人？」呂偉良半帶責備地，向辛尼賠上了笑臉！

辛尼了解林愛莉的個性，只苦笑道：「你說的可能是眞的，政府機關中，不少盡是飯桶，眞正做事的又有幾多個。不過，有件事不妨告訴你們，如果你們知道了，也許不致再怪探長的無禮了。」

「什麼事？」呂偉良其實老早已發覺夏維面色不大好看。不過當時他只以為夏維在工作上有困難。

辛尼說道：「夏探長本身也有麻煩！」

三俠同時呆了一呆！

林愛莉心裏想到的立刻就問：「牽涉到貪污問題嗎？」

辛尼苦笑一下：「如果他肯受黑，就不會有今天的麻煩了！」

其實三俠是相當了解夏維的為人的，他的正直無私正是令呂偉良能够和他交上朋友的主要原因之一。

阿生不禁同情地問：「是不是因為懸案太多，受到某種壓力？」

「不！懸案太多，是因人手不足，以及反貪污問題的影响！」辛尼說，「反貪污運動把許多自知有問題的同事嚇跑了，造成人手不足；同時政府政策對罪犯太過寬大，懸案多是難免的。總之我們盡了努力便算了！」

呂偉良聽到夏維有麻煩，不禁情急地問：「是什麼問題令他困擾？」

「有人向他恐嚇！」辛尼說。

「恐嚇？」呂偉良怔了一怔！「這種事情過去也不止一次地發生過，何必如此認眞？」

「三位相信也知道，探長的夫人公子以前在另外一個地方，最近才來了本市一起生活！」辛尼說，「以前夏探長接過電話恐嚇，有人聲言要殺死他！他從不放在心裏，正如他常常對人說：警探這門工作就是分分鐘可以死掉的，何必緊張？即使担心也担心不了！」

「我明白了！」林愛莉道：「有人要殺死他的妻子和兒女，是不？」

「是，昨天有人送了個花圈給他！」辛尼說，「探長本人見怪不怪，只是夏太太把這件事看得非常之嚴重，弄得寢食不安！剛才夏探長開會時，夏太太又撥了幾次電話來，又不知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這時各人走出了門外，呂偉良對辛尼說：「請代我向探長表示歉意，千萬別把愛莉的話放在心中，改天我會向他道歉的。」

辛尼笑了笑：「他不會把這件事放在心中的，他要想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

三俠正與辛尼告辭，準備出去截街車返家時，夏維這時却匆匆由裏面走了出來！

與夏維一齊出來的，還有他的一名助手。

夏維看見呂偉良等三俠還未截到街車，便對他們說道：「要不要我叫人送你們一程？」

「別客氣了，我知道你很忙！」呂偉良很欣賞夏維探長這種風度；他不但不把林愛莉開罪了他的事放在心中，甚至沒有人看得出他本身有了麻煩！

一輛街車在三人身前停下來，夏維還向他們說了一聲「再見」！

這時候有一輛汽車由警探部專用的停車場那邊開了過來，那是夏探長的座駕車，開車的是他另一名助手，他是由横門出到停車場去取車的，這時開車到前門來把夏維、辛尼和另一名高級助手一齊儎走！

一車四人風馳電掣地離去！

呂偉良等三俠也首先登上了街車，只是還未離開那條街道！

呂偉良看見夏維行色匆匆，不禁喃喃自語說：「到底出了什麼事？」

「他家中可能有事！」林愛莉有些後悔地說：「我剛才不該令他難過！此事本來就與他無關的，我為什麼要向他質問？」

阿生道：「算了，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夏太太好嗎？」

「好的。」呂偉良說，「他可能知道家中有事，正趕返去亦未可料！」

阿生於是吩咐街車司機把車子開往夏維的住家去！

三俠知道夏維是個相當正直的人，他的性格有時會開罪許多同事；因為在這個地方做官的人，尤其是服務警界，相信是最易賺錢的行業之一！

立法當局賦予警方太大的權力，使到這個社會變成為警察統治的世界。

正因為警方權力太大，幾乎不論任何事情他們都有權過問，所以收黑錢的機會最多。加上政府給他們的只是可恥的待遇，貪污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

任何國家也是一樣，最賺錢的行業是非法勾當，此地既然被人稱作「冒險家的樂園」，撈偏門的自然多如牛毛。只要執行職務的警方人員隻眼開隻眼閉財源自然就可以滾滾而來！

夏維並非自鳴清高，只是他性子硬，覺得一個人只要有一份安定職業，生活過得去就算了，有了太多的錢，反而是一種負累！

夏維既是總部裏的高級探長，有了一份高薪，還有各種津貼，又何必再貪那些骯髒錢？

呂偉良能够從敵對地位開始，與夏維逐步了解而結為摯友，其中過程當然並不簡單。但是「識英雄重英雄」，却是最主要原因之一！

現在三俠的街車已到了夏維住宅外面，那是一條相當僻靜的街道！

夏維探長的座駕車果然停在門外，車子裏留下兩名助手，只是不見了夏維和辛尼二人。

呂偉良付了車資，下了車，拄杖走進了屋內！

阿生把他們三個人的簡單行李帶到探長的座駕車去，那二名助手都認識阿生；其實總部內夏探長屬下的探員們十個有九個都認識三俠，只有一些新調來的偵探人員可能例外！

呂偉良走進了屋內之後，林愛莉也跟了入去，只有阿生老實不客氣地，把簡單行李囊投入探長的座駕車內，然後又與探長的二名助手閒聊起來！

開門讓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入內的，是夏維的高級助手辛尼！

夏維對這兩位不速之客有點意外地驚奇：「你們怎會跑到這裏來？」

呂偉良苦笑聳肩：「我們剛下了飛機，拿着手信來送給你！」隨即把一些B市携囘的土產遞了過去！

這話是說給夏太太聽的，因爲當時夏太太和她的兒女都在客廳中。

夏維探長明知他們只是跟踪而來，所以也無可奈何地，把他的家人介紹給呂林二人認識。呂偉良直覺上已經感到不對勁，再看看廳子的茶几上有一個剛拆開的包裹，不由得更呆了一陣！

原來裏面一個紙皮箱子所儲的，是一具長約八英寸的小棺材！

林愛莉伸手把小棺木拿在手中，把玩着說：「這是那兒出產的土特產？眞精緻！」

夏維明知林愛莉故意氣他，那有人送禮送來這種「土特產」？

他啼笑皆非地說：「如果你喜歡，我也可以將它轉贈給你！」

這時候呂偉良已經發覺夏維手上有一張字條——那是用一張硬咭紙寫成的，但卻看不清楚上面到底書寫了一些什麼。

林愛莉笑道：「送這份厚禮給你的人，一定很有心思，他是誰？」

夏維知道瞞不過二人，把字條遞過去：「你們自己看吧！」

呂偉良和林愛莉接過那張咭紙，只見正面寫着：「送呈夏維探長」！

反面則寫着：「這是木製的小棺材，精緻吧？希望閣下會喜歡這小禮物！」

另一段寫着「我們雖然不是魔術師，但是我們可以把它變成金的——純淨足金，而且。是實心的；同時我們也有辦法把它放大，直至適合閣下的身裁爲止！希望你能明白我們的意思！」

林愛莉生氣地哼了一聲：「這是什麼意思？簡直是恐嚇！」

夏維苦笑道：「如果這八吋長的小棺木全是足金製成的，你猜值多少錢？」

「如果裏面全是實心的！數目相當可觀，尤其是目前金價暴漲之際！」呂偉良說，「黃金是貴金屬之一，假如這小棺材全是實心的，相信總有三百両吧，以市價九百元計，也值二十七萬元！」

「二十七萬元倒不少了，雖然目前百物騰貴，這數目也相當吸引人，你們以爲是不？」夏維瞪住呂林二人會心一笑！

呂偉良和林愛莉心裏都全明白，夏維絕對不是那麼容易被人嚇倒的人，他剛才這番說話只不過是別有用心的，

林愛莉問夏太太：「聽說前兩天還有人送來花圈，是不？」

夏維太太面色蒼白，她內心那一份担心，任誰都可以想像得到。

她吶吶地回答林愛莉：「是的，有人按門鈴，小女出去開門時，只見一個花圈擺在外面！卻不見有人，於是我立即通知我丈夫！」

夏維探長望望林愛莉，有些莫明其妙，他不知道她怎會知道了這麼多。後來他看看他助手辛尼，心裏才明白過來，大概他也想到了，是辛尼告訴他們的，否則三俠剛回來，怎會知得這麼多？

呂偉良問夏太太：「這東西又是有專人送來的麼？」

「是的。」夏太太說：「有人按過門鈴之後就走了，我們開門出來只見門外留下這小包裹，封面是寫上：夏維太太收……等字樣的，於是我拆開一看，想不到卻嚇了我一跳！」

夏維道：「下次千萬不要胡亂拆開，萬一裏面是一顆炸彈，豈不是一切都完了麼？」

夏太太在抖顫，眼睛有點濕潤；她的一子一女則呆在一旁！

夏維的兒子約莫只有十六歲左右，叫做夏志遠，樣子生得剛强而老實，有乃父風範：女兒十四歲，叫做夏玉蘭，看來還有點稚氣！

夏維又說：「我想他們下一次寄來的，可能是一顆炸彈，這並非危言聳聽！」

「我早勸你退休的，你偏不聽我講。」夏太太又焦急，又傷心地說。

夏維瞪住呂林二人打了一個眼色，笑笑說：「現在退休才是時候，我想對方最少付我二十萬，這比起政府給我的養老金一定更多，兩位有何高見？」

呂偉良看得出夏維的神氣，他絕不會受賄，也不會退休。

林愛莉也知道夏維在開玩笑，她說：「相信這班人還會再派人與你連絡，目前不會有太大的危險，只要府上各位出入小心就是！」

呂偉良問夏維：「最近辦了一些什麼大案子？」

夏維道：「自從收下了一個花圈之後，我也從頭想了一次。這當然與一些罪案有關，只是我一時之間還想不起這是誰的傑作！」

夏維的兒子夏志遠道：「午間我由外面回來，在梯間遇見一個年青人，他匆匆忙忙下樓，差點兒與我撞個滿懷。當時我並不介意，但返家後才知道發生了這件事。我相信那陌生的青年人，可能就是按過我家門鈴的送禮人。」

林愛莉問：「你以前見過那青年人在這兒出入嗎？」

「從未見過！」夏志遠說，「當時我登樓，那人則匆匆沿梯而下，我雖然只是驚鴻一瞥，但相信再見到那人時，我一定認得他！」

夏維探長以前居住的地方是警方供給的，但地方太小了。他的家人來了之後，便遷到這住宅單位來。他是高級警務人員，自然也有所謂房屋津貼！

這兒是一幢十二層高的住宅大厦，每層只有兩個單位，無分ABCD……等等，也就是所謂一幢兩伙。每層有千多呎。

夏宅是在棉花道九十五號三樓，電梯也是按「三」字。對面就是九十七號。由於伙數簡單，所以夏志遠說那青年人很陌生，就是因爲在這裏出入的人，他都留下了印象。

由於夏宅在三樓，有時步行梯階比等電梯更快，所以夏維的家人，往往會棄電梯不用，改走樓梯，理由亦在此。

呂偉良說：「看字條上的語氣，他們還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是的，我也這樣想。」夏維說，「這件事二位請包含一下，最好不要傳了出去！」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那麼，你們交易成功之後，我們有多少油水？」

「別開玩笑了！」林愛莉這時變得正經起來，「探長，你有什麼計劃？」

「這一陣子，我忙得透不過氣來。老實說，在他們未有進一步行動之前，我不會有任何計劃。」夏維滿不在乎地說。

林愛莉道：「但是，我以爲由現在開始，你就要加緊提防！」

夏維忍不住笑道：「提防什麼？調動一百數十名探員來保護我和我的家人嗎？最怕到時你又會質問我，我會不知所答呢！」

林愛莉有點不好意思，她說：「對不起，我這個人想到就說，可能開罪了你。不如這樣好嗎？把這件事交給我們來處理！」

夏維知道林愛莉對他從來不會有任何惡意，現在她這麼關心他和他的家人，也不會是假惺惺作態。但是他自己身爲警務人員，家中有事發生竟然要求助於三俠，外間的人知道了，豈不爲之啞然失笑？

因此夏維苦笑道：「你們有心了，我相信一切會平安渡過！」

但是，林愛莉道：「這件事不能不加防範的，他們下一步極有可能是擄去你的公子或千金，我怕那時會更麻煩！」

夏太太更加爲之忐忑不安！

呂偉良道：「只要大家出入小心，相信歹徒還不致如此猖狂吧！目前我以爲夏探長不妨回到辦公室去，翻翻最近一些檔案，答案可能就在其中。」

林愛莉還是自告奮勇道：「如果夏太太不嫌棄，我可以留在府上！」

夏維笑道：「你們都是江强私家偵探社的股東，到時只怕我付不起這筆費用呢！」

林愛莉含笑更正道：「自從我們答允加入江强主持下的私家偵探社成爲股東之後，已經改名爲：剛强私家偵探服務社。董事長是我們呂偉良先生，江强還是社長。收費卻是機動性的，因爲我們這位董事長堅持不能只爲鈔票服務，要看事實是否値得同情而定；閣下大概够資格申請免費了。」

夏維忍不住又發出一陣格格大笑！

夏太太的心情仍然無法放鬆，她不知道歹徒下一步行動是什麼，更不知道呂林二人的來頭；剛才他們的一番對答，令夏太太以爲呂林二人是私家偵探而已。事實上夏維探長一直未有機會向他的家人解釋三人的來龍去脈；而夏太太與她的兒女們又是剛由別處回到這兒來才不久的！

相信每一位爲人妻子的也會像夏太太現在的心情一樣，她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她的丈夫和兒女的安全問題。

但是，現在看看夏探長和呂偉良他們，簡直不把這件可怕的事放在心中；只有林愛莉較爲關心，以及顯得緊張一些。

夏太太當然不會明白：呂偉良和她丈夫夏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視死如歸！他們從來對死亡不會畏懼，自然就表現得一派不在乎的神氣！

正當各人各懷心事之際，夏宅的電話忽然响了起來！夏志遠想去接聽，給他父親制止住了！

此時此地，不論是門鈴或者電話鈴聲，亦足以引起室內各人的緊張心情！

夏太太更加在目光中充滿了恐懼！

呂偉良心裏想：如果她知道她丈夫在外面與歹徒周旋時的危險情形，相反她更加會寢食不安；但是她回來的日子可能太淺，可能還不大清楚他丈夫的冒險生涯亦未可料。

夏維接過了電話聽筒，一方面以爲可能是總部要找他，另一方面卻在心理上有了準備！

一聽之下，對方果然是個聲音低沉的陌生男子。他的語氣十分的不客氣：「你可是夏維麼？」

夏維心裏明白，立即一邊答了一聲，一邊向他的得力助手辛尼打出手勢！

辛尼知道這住宅內並沒有第二具電話可以應用，夏維探長的意思分明是叫他趕緊查出這電話的來源在何處，立即採取行動！

辛尼畢竟跟了夏維不少日子，他機警能幹，頭腦靈活。

他獲得了夏維暗示之後，立即開門衝了出去，直奔樓下管理處；他知道那裏有一具電話可以借用。本來這兒對戶——九十七號三樓也必然有電話，但夏家遷來這裏不太久，只怕人家左查右問，等到辛尼出示警方證件時，只怕已阻了太多時間，倒不如趕快一步到樓下管理處去，起碼管理處的人知道他是誰！

辛尼立即致電電話局，要求代查現在撥往夏探長寓所的電話來源。

警探部在電話局內派有專人負責竊聽一些問題人物的電話，所以辛尼的迅速行動可能會有多少用處；只要對方不匆匆收綫就行。

果然，派駐電話局的探員得到辛尼的通知之後，立刻知會電話局，由機樓追查打去夏宅的電話來源，原來就在海傍一處電話亭！

辛尼立刻叫那探員通知總部，召喚鄰近的巡邏車趕往海傍！

辛尼不肯浪費一秒鐘時間，他如果自己致電返總部，起碼浪費三幾分鐘。所以把這項工作交託給電話局那位探員。

辛尼自己則匆匆放下聽筒，衝出街上！

阿生正在探長的座駕車中與二名探員閒聊，看見辛尼行色匆匆，心裏亦難免吃了一驚！

辛尼一口氣衝上車內，對駕車的探員命令道：「趕快開往海傍！我們要查一個電話的來源。」同時又對坐在車頭的另一名助手說：「把紅燈放在車頂，快點快點！」

實際上車子已經開動了！只是助手還未把活動的紅色旋轉燈號放上車頂而已！

一經辛尼發出了指示，「嗚嗚」的警號立即發出，車子的速度亦同時加快！

那盞可以自動拆卸及安裝的紅燈——一般警察巡邏車用的是藍色的旋轉燈號，夏維座駕車這一盞卻是紅色的！

所以能够自動拆卸及安裝，其實也非常之簡單，因爲下面是一大塊磁鐵，所以助手只要順手把它由車窗放上車頂，磁鐵便吸實了車頂的鐵皮外壳。平時不用它，便可以收回車內。除非認出了車牌號碼，否則沒有人知道這是夏探長的車子。

至於紅燈與車內控制器，當然有電綫連貫，所以一經按响了警號，紅燈也就一邊發亮，一邊不停地旋轉起來！

阿生這時也坐在探長座駕車的後面。他一直沒有機會開口說話，因爲辛尼上了車之後，便接二連三地發出了指示！

現在車子在急促前進！阿生忍不住問辛尼：「查出了電話來源嗎？」

「是的，在海傍一個路邊電話亭！」辛尼對阿生說：「希望我們能替探長解除一層威脅，他又被人恫嚇！」

「這樣子趕往現場，只怕對方會聞聲先遁！」阿生說。

辛尼道：「也沒有辦法，我們必須令路上的汽車迴避；同時我已通知總部電台，希望其他巡邏車能及時到達那裏！」

果然，街上紛紛响起了警車號角聲，「嗚嗚」之聲，不絕於耳！

當辛尼等人趕到海傍時，那兒一帶已由警方巡邏車封鎖了現場！

辛尼令那探員把汽車開到那座靠近海傍的電話亭，裏面空無一人！

但是警員卻抓着幾名過路人押在一旁問話、搜身！據說，他們都是剛才出現在附近的行人。其中一名青年正想進入電話亭，立即被巡邏車上跳下的警員拘捕，但他並未反抗！

辛尼向那青年問道：「你是不是正想用電話？」

「是的，難道用公衆電話也有罪麼？」那青年人反問辛尼！

辛尼道：「有人用這電話恫嚇別人，可能不是你，但我想你告訴我，剛才有沒有看見電話亭內的人是怎麼樣的？」

「剛才我想用這電話時，發覺裏面的確有個男子，但我絕未想到事態如此嚴重！」青年人四下裏張望，看看停在附近的警方車輛多達十餘部，如此大陣仗，的確是罕見的。

「你對那人留下什麼印象？」辛尼問，「例如身裁、樣貌以及特徵等等，希望你能帮助我們警方一臂之力。」

那青年人眨眨眼：「要我作證麼？」

辛尼知道此時此地的人的心理，提到做證

人就怕怕。因此他說道：「放心吧！我們的認人手續已經簡化了，我們會盡可能遷就你。相信閣下也是個良好市民。不會讓歹徒逍遙法外的。」

青年人說：「我的確隔住玻璃看了他一眼，但他很快就把臉別了過去！」

「有時一剎那間的印象，比什麼都更深刻，請你慢慢的把那人的樣子告訴這位探目好嗎？」辛尼回頭對一位助手說，「登記起他的姓名、住址、電話、職業及剛才準備致電找誰，對方的電話號碼又是什麼一樣也不能漏掉！」

阿生在附近四下裏張望，覺得這兒除了可以由陸路逃走之外亦可以由海路逃走。因爲這是海傍，海面上有些船隻正在開行，不知剛才有沒有快艇由附近岸邊開出。如果有的話，相信警方現在的封鎖就等於零！

警員分別查問一些可疑路人，但是可以看得出，他們的態度並不合作。到底是由於警員的態度不好，還是市民對警方失盡信心？那就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了！

被問話的人越不合作，警員的態度便越發暴躁，雙方僵持不下，難免就會發生口角；尤其是那些自問「身家淸白」的市民，他們更加理直氣壯，口口聲聲要找律師。

辛尼看得心裏生氣，過去把那些警員臭罵了一頓！他不要警員負起問話之責，而由一些便衣警探來接替這工作！

辛尼就常常私下裏對人說：「如果我有一日做了警察局長，考選警員第一要點，就是選他是否有禮貌，然後才顧及其他方面。警察訓練警的科目，第一也是要講禮貌！訓練他們成爲一個有修養、有服務精神的警員。」

有一次阿生聽了辛尼這麼說，就忍不住開他玩笑道：「可惜你還未能做到警察局長，所以由訓練營出來的警員第一課不是攤大手掌就是學抄車牌和追小販！」

現場上圍了許多看熱鬧的人！警員又粗聲粗氣的去驅逐他們！

阿生冷眼旁觀，警民的隔膜不是沒有道理的。當局口口聲聲叫市民協助警察，可惜那些高官大人們一直就只坐在辦公室內，從來就不曉得外面的實際情形是怎麼樣的。

辛尼不准任何人去動那電話亭內內外外的一切，等候指紋部來印取指紋！

辛尼認爲那人一定有指紋留在聽筒和電話亭的玻璃門上。

大陣大仗的忙了大半天，警方最大的收穫就是那個準備進入電話亭去打電話的青年人。他叫吳祖，十八歲。他並非可疑人物，只是因爲他等着要用那公衆電話，所以對當時正在打電話的男子有印象。

辛尼認爲當時正在用電話的人，就是致電探長家中的歹徒！

此外就是公衆電話亭所留下的指紋，包括玻璃門和電話聽筒等處所留下的。

指紋組人員奉命立刻進行一連串的分析，希望能夠從犯人案底中找出正確的答案來。

那名叫吳祖的青年人十分合作，他被邀到警局裏去，把目睹的可疑人物的樣貌，向拼圖組詳細描述。再由警方的繪畫師一再修改，直至吳祖認爲相似了爲止。

夏維探長爲這幅素描人像圖片十分之重要，因爲他的兒子志遠，也見過一名可疑人物——午間志遠返家時，在梯間與一名青年碰頭。根據兩者所描述的身裁樣貌是差不多的，就只是暫時無法證實二者同是一人。

三俠至此也總算告一段落，他們希望警方眞的就此把疑人找到。但是他們覺得事情並不如此簡單，即使找到那個疑人，亦必有下文。

只不過看夏維的部署，林愛莉不再堅持留下來陪夏太太了。因爲夏探長親耳聽過那人的電話警告之後，已派出探員暗中保護他家人。

那傢伙在電話中語氣十分令人難受！

他當時在電話裏對夏維說：「夏維，你小心聽着，我只講一次，花圈棺木都是我們送給你的，未必是你合用，你的家人相信也一樣合用。不過，如果你懂得做人，我們不但可以令你發大達，也可以令你光榮退休。像上任局長那樣，滿儎而歸！」

「別嚕嗦了，你想我怎樣做，快些說吧！」夏維當時十分不耐煩！

「管你份內的事，不要管到別人的頭上去！我們會再派人與你連絡……」

夏維想拖住他，目的是方便辛尼查出電話的來源。因此他急忙說道：「我們可以先在這裏談談，這是我住宅，相信在辦公室談更加不方便！何必再要我等呢？請你繼續談下去！」

但是對方十分機警，他說：「你嚕嚕嗦嗦的，無非想查出我之所在而已！我不會上當的，再見吧，探長先生，希望你自己保重！」

夏維探長沒有辦法再留住他，對方就把電話掛斷了。

即使如此，辛尼的閃電行動，總算沒有令到夏探長失望。

指紋組因爲事態嚴重，全體立刻總動員。他們與夏維的關係十分良好，每個人都希望能助探長一臂之力，及時找出犯人是誰。

指紋組終於在犯人檔案中找出了一套指紋，那傢伙曾有過七次案底，最近一次是持械行刼，被判了一年監禁，實際上只服刑了十個月左右。目前才刑滿出獄的。他叫胡展才，綽號大難才，今年才二十五歲！

大難才的照片立即被送到探長辦公室。當時探長的兒子夏志遠正在辨認拼圖組交來的人像圖片——那是根據吳祖的口供精工繪成的！

夏志遠肯定這是他見過的人，當時此人正匆匆忙忙奔下樓梯，差點與他撞個滿懷；由於時在午間，光綫充足，夏志遠認爲他不會認錯人！

現在大難才的照片送來探長辦公室之後，情形立即明朗化！

夏志遠指出他見到的正是照片中人——大難才。事實上照片與繪圖也十分酷肖！

再交到吳祖那邊辨認，吳祖也認爲就是此人；當時他就在那座公共電話亭之內講電話！

夏維探長想不到一切會如此順利。於是他立即叫辛尼帶人去把大難才找來！

夏維做了探長有十多年，還是頭一次爲他自己辦案。

由於出乎意外地順利，所以夏維反而不再把精神放在這件事上面！

事實上有太多的事情須要他去處理，他相信辛尼遲早總會把大難才找到。同時他也相信這種報復手段出自一名積犯，並沒有什麼特殊意義，只因爲他把大難才抓住送上法庭。現在刑滿出獄，心有不憤，便作出這種無聊的恫嚇而已！

不過，呂偉良就認爲事情不會如此簡單。當他跟夏維通電話，知道他已找出答案時，就會經這樣說：「大難才既然是獄中常客，要報復早幾次出獄時爲何不動手，而等到現在才動手？我以爲你還是小心防範，說不定他是被人利用的！」

夏維當時只是一笑置之，不以爲意！

呂偉良後來對林愛莉說：「這件事我們本來可以不理，但是夏維太過輕視對方，如此盡忠職守的一名好探長，我們豈可看着他和他的家人有危險？」

林愛莉問道：「然則，你以爲我們應該怎樣做？」

「阿生呢？」呂偉良忽然又問。

「返回特警總部報到，任處長打過電話來。」林愛莉說。

時間已是黃昏，他們返家之後已經好好地睡了一覺。呂偉良看看腕表，該是吃晚飯的時間了。他叫林愛莉打個電話去找阿生，約好在市區共進晚餐！

× ×

辛尼帶着一名探員到西區去！

西區是地下賭場和非法架步最多的地方，他們希望在那些地方找到大難才的下落！

辛尼和那名探員剛走進一間地下賭場，立即就有人過來招呼他們！

那人笑嘻嘻地說：「辛老兄，今晚什麼風？請請請，請到這邊來喝杯酒！」

辛尼扳着面孔，他不知道此人何故會認識他，一定是有人暗中「點相」！

西區是最複雜的地區，夏維探長常常叫總部派人前來這一區掃蕩非法架步；但今天掃蕩，可能今晚就恢復「正常營業」！

至於西區警探，也有前來執行任務，但是辛尼總覺得他們只不過在演戲而已！

辛尼現在非常不高興，他老實不客氣地說：「你到底是誰？我並不認識你，怎可以稱兄道弟？」

豈料那中年人不以爲忤，依舊笑口盈盈地說：「彼此雖然未見過面，但老兄大名小弟聽過了，夏探長的得力助手，正是誰人不曉？」

辛尼乘機說道：「既然你已經知道我的身份，相信你也多少知道了我的來意吧？」

中年人會心一笑：「知，當然知，請過來，請過來！大家仔細談談！」

辛尼偕同那探員過去！

中年人把辛尼帶入一間房！獨把那名探員留在房間外面。

他關上門，然後取出一大疊花花綠綠的鈔票，塞到辛尼手中。

辛尼一派正經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街外錢，只要老兄網開一面，以後包保還有更大的好處！」中年人說。

辛尼把鈔票擲回給他，說道：「你完全攪錯了，我不是來收規的，只是要找一個人，如果你能助我一臂之力，這裏今晚大概不會有事的。」

中年人問道：「你想找誰？」

「大難才，眞名胡展才，我查出他常常來此賭博。」辛尼說。

中年人苦笑道：「似乎撈偏門的人，凡是名字中有個才字的，都被人稱作大難才，那是大難不死的意思。因此，據我所知，三敎九流社會中，大難才起碼有半打以上。你有他的照片麼？」

辛尼出示了從犯罪檔案中翻印的照片，其中有體高尺碼，以及正面側面等等。中年人看了之後立即說：「你的情報很準，他以前常常來此賭博，但這一年來很少見他！」

辛尼立即十分生氣地瞪住他：「你叫什麼名字？」

「就叫我阿保吧！」中年人道。

辛尼說：「我相信你是替死鬼之流，充老闆而已，不會是這裏的眞正老闆，但如果我把你抓回去，開賭和行賄二個罪名也夠你坐上數年牢！」

「那又何必？」阿保嬉皮笑臉的說。

辛尼生氣道：「數小時前才有人見到他在此出入，你竟敢對我說謊！」

「你也看得出我是替死鬼，大概也知道我們這一行是分班制的，數小時前，我根本未上班！」

「那麼，昨天晚上這時候呢？」辛尼盯實他問：「你是當夜班的吧？」

「昨天晚上，嗯……」阿保期期艾艾說。

辛尼一手揪住了他的衣領，狠狠地說：「告訴你，我本來只要找到這個人，一切可以暫時不理！但是如果你敢隱瞞事實，老子先揍你一頓才帶你回去，看你怎麼樣對付我！」

阿保呆了一呆！

辛尼用力摔了他一把，阿保跌向一張椅子上！

辛尼又說：「綫人很少會出錯的，一小時後我再來，你要有確實消息給我，否則，你準備做替死鬼做到底吧！嘿！」

辛尼說完，悻悻然離去！

門外的探員一直在戒備！他們都知道在這種地方，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

探員問辛尼：「有結果嗎？」

阿保又開門出來了，辛尼仍舊在生氣，他沒有答那探員，一直走向出口處；阿保鞠躬如也地送客，誰也看不出他剛才在裏面挨了辛尼一頓臭罵！

出到地下賭場外面，那探員又說：「我剛才發覺西區也有些便衣警員在裏面下注，眞是太不成話！」

辛尼說：「這也沒有什麼稀奇，他們包賭庇娼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所謂冚賭只不過做戲而已，難怪有個記者來影相時給打手們追打，在場冚賭的警員會無動於中眞是豈有此理！」

「找不到大難才嗎？」

辛尼說：「他逃不了的，我遲早總會找到他！」

辛尼正想跟探員回到汽車裏去，忽然看見車旁有人影移動！

這一帶雖然有街燈，但很昏暗，要不是辛尼機警，根本不會留意到那邊有人；他立即低聲吩咐身旁的探員與他分頭行動！

那車旁出現的人顯然有所企圖，辛尼一聲喝令叫他站住！那傢伙已反身撲來！

辛尼看見刀光一閃，登時嚇得急忙躍開避過！同時順勢從腰間拔出了佩槍！

那傢伙不知厲害，一刀落了空，反手又舉刀追來！

辛尼退至一柱路燈之下，這裏光綫比較充足，同時亦看見另一名探員從後包抄過來，所以他沒有開槍，只是在逃避中用槍柄敲擊了一下那傢伙的手腕！

那傢伙手臂麻痺了一下，行動顯得緩慢起來，後面那探員一撲衝前，自後將他緊緊抱住！辛尼立刻趨前繳去了他的刀！

辛尼牙關一緊，槍咀揷向那傢伙的下頜，沉聲問道：「你在那兒幹什麼？」

「當然是想發財！」那傢伙答得也爽快！

辛尼對探員說：「過去看看我們的車子怎麼樣了！」

探員走到汽車身旁，立即發覺汽車歪歪斜斜的，原來一個輪胎被刺破了！

再看看車門，並未被撬開，車內亦無任何損失。於是他回到辛尼身旁，將情形告訴他！

辛尼一手揪起那青年的衣襟，用力揷了他一下，槍管是鐵製的，揷在肌膚之上當然不好受，痛得那傢伙尖聲叫了起來！

「誰主使你的？快說！否則我會殺你！」

辛尼狠狠地說。

「沒有人主使我！」那傢伙說，「只因爲我無法弄開你的車門，才生氣刺破你的輪胎而已！」

辛尼把他帶回到汽車旁邊，問道：「你幹偷車這一行有多久了？」

「將近一年。」

「偷過多少部汽車？」

「超過十部。」

「都是你自己幹的？」

「是的。」

辛尼突然把手槍的槍管插進那青年的口中，碰撞得他的門牙格格地作响！

辛尼咬牙切齒說：「你是不是想吞子彈？他媽的！你敢騙我？車門上的鷄翼一推便開，如果你偷慣車，一定知道這秘訣，為什麼說無法弄開我的車門？分明是說謊！」

所謂「鷄翼」是指前座車窗前面的小掩門，當地駕車人仕習慣了這稱呼！

那青年牙關在打顫，咬住冷冰冰的槍管立即感到生命之可貴！

他抖顫着說：「我不敢再騙你了，請先把槍管拿開吧。」

辛尼把手槍拔出，槍管改壓在對方的咽喉之間，冷冷地說：「別賣關子了，老子沒有耐性！」

那青年人說：「你沒有猜錯，我是受人主使的，他要令你……」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站在較遠處戒備的那名便衣探員突然叫了起來：「快些伏下來！」

辛尼的反應極快，迅速伏下！

「砰」然一聲槍响，子彈不知來自何方，只見那青年人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辛尼大吃一驚，槍聲接二連三地响起！

那探員是最先發現可疑人物舉槍向他們射擊的，因此他在向辛尼發出警告的同時，也迅速採取反擊行動——無奈那人高高在上——他在附近一幢樓宇的天台之上。用的是一枝長程來福槍，而探員手上的只不過是一支二二口徑的手槍而已！

探員發覺那傢伙也非偶然，由於附近一帶街道太過沉寂，探員本來就是奉命站在一旁戒備的，所以些微聲响也會引起他的注意。

不知是否那槍手的槍管無意中觸及天台上面的矮牆，還是黑暗中誤觸其他物件，總之當時天台邊緣就的確有些輕微的音响傳來，以致那探員抬頭張望時，立即發現那個人影，於是急忙向辛尼發出警告！

辛尼現在也知道了冷槍來自天台，因為那探員已奮不顧身，直撲向梯間，衝上了天台！

辛尼過去把那青年人扶起，可惜他毫無反應，額角不斷滲出血來！辛尼明知他已經沒有希望，只好輕輕把他放回地上！

他担心那名探員中伏，立即持槍尾隨其後，也追上了那處梯間，直登天台！

這一帶全是四層高的戰後舊樓，只是間中有些高達十餘層的大廈。剛才槍手出現的地方，正是一列四層高舊樓的天台！

探員這樣衝上去當然十分危險，但是他卻不願輕輕放過此人！

能夠獲得夏維探長賞識，選拔為助手的探員，當然不是等閒之輩，例如這探員就是既有勇亦有謀的一員虎將，難怪探長會選中他！

現在那探員衝上了天台之後，立即亮了手電筒展開搜索！他另一隻手緊握手槍，步步為營。

天台上面似乎看不見有人！

但是，通上這天台共有二度樓梯，這是俗稱所謂「一梯兩伙」的舊樓，也就是說，這一列天台共有四幢住宅單位互相貫通的！

那槍手可能由另一處梯間逃了下去。

思想間，辛尼亦已從後面趕到了。

辛尼還未說話，急忙把那探員推倒！

「砰」然一聲，子彈由二人頭頂飛過！

辛尼剛登上天台，立即發現那邊天台上面有人影一幌，印象中那人正舉起了一支長槍，辛尼來不及警告，只好就地把那探員推倒！

辛尼和那探員非常有默契，爬行幾步，衝到了天台矮牆的後面，原來對面已是另一條街道，另外一列四層高舊樓的天台，彼此相隔只有數尺而已。如果攀登天台上面較高處的水箱，大可一躍而過！

那神秘槍手一擊不中，立刻返身退入那邊天台的梯間！

探員只開了一槍！但沒有命中。

辛尼一邊對他說：「別浪費了子彈，快些跟我來！」

話未說完，他的脚步，已一邊朝住梯間撤退！

探員明白了他的用心，大概辛尼已看出槍手撤退的途徑，所以立即採取行動，希望能及時包抄！

二人先後衝下街上，立刻繞道到後街去！

辛尼和那探員的行動雖則快如閃電，但是由天台落到街上，再由行人道繞往後面一條街道，畢竟也須要相當時間！

因此，當他們繞到那邊去的時候，只見一輛黑色房車在黑夜中急急飛馳而去！

他們都沒有開槍，因為一則他們無法確定那疾馳而去的汽車就是槍手逃走的交通工具，二則在這種距離底下，即使開槍亦難收到良好後果！

事後他們分頭在附近一帶梯間搜索，卻一無所獲，至此才肯定那神秘槍手已經及時逃脫了！

回到出事現場時，大批警方人員已聞報趕來查究。原來附近一帶居民已經在聽到連串槍聲之後，立即致電報警！

辛尼經歷過剛才那驚心動魄的一幕之後，不但毫無畏懼之意，心裏實在生氣！

辛尼不禁會在內心問自己：那神秘槍手是誰派來的？他的目的是為了殺自己呢，還是本來就只想殺那偷車賊滅生口？

那自稱偷車賊的傢伙已經死去！

一組屬於西區的警探問辛尼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辛尼心裏正是在生氣，還沒有回答他們的問話，便首先發出了命令！

辛尼叫他們立即派人去封鎖那地下賭場所在地的一幢樓宇。他說：不能放走地下賭場裏的每一個人，包括賭客在內！

那班警探知道辛尼是總部夏維探長的高級助手，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所以沒有人敢去惹他，只好將那幢樓宇包圍！

這時候，地下賭場內的人也知道外面街上發生了一場槍戰，紛紛嚇得四竄奔逃！但想不到他們都走遲了一步，先後被警方拘捕！

夏維探長這時也聞訊趕來，當他聽完了辛尼的報告之後，也覺得事有可疑！

到底在逃的神秘槍手是那一方面派出的？到底他的射擊目標是誰？辛尼呢，還是那個年青的偷車賊？

那青年人的目的已被辛尼懷疑，他可能不是志在偷車，只是志在破壞！然則，誰主使他？可惜他正要對辛尼作供時，神秘槍手就把他殺掉！

現在看來一切綫索都斷了，但辛尼並不以為這樣；他把希望寄於地下賭場。因為事前他到過那裏；也跟主持人阿保會晤過！

阿保分明對辛尼說謊，因為辛尼已證實大難才經常出現在那樣，阿保即使是「替死鬼」，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的！

辛尼下令把地下賭場的人全數押回總部，同時將他們分離，以免他們串同擬好假口供！

同時辛尼更加明白這一區份的同僚不可靠，所以一切交託總部的警探親自處理！

夏維探長的權力很大，並不規限於某一區域，他是屬於總部的！

夏維當然也十分了解警界中的黑幕，這種「冚完又再重開」的地下賭場，能夠在極短時間之內「光榮復業」，可見有些人只是在演戲給有關方面「欣賞」而已！

夏維聽了辛尼的報告之後，內心在生氣，他覺得有些同事太不爭氣，難怪外間謠言四起，也難怪市民對警方失盡信心！

夏維一不做二不休，將那間地下賭場來一個澈底搜查，所有物件，甚至一字一據，都運返總部研究，還叫人澈查那幢樓宇業主是誰！

這一回，黑道中人都知道不再是演戲了，同時他們也知道夏維不是個會演戲的人！一時之間，那一區的黑道中人，無不人人自危！

槍手雲集　動機難明

西區地下賭場被搗毀之後，許多黑人物先後被捕。總部特別行動組的警探，漏夜出動，先後突擊搜查可疑架步中的人物。

夏維探長為了保證這次突擊行動的絕對保密和保證成功起見，還特別向國際特警組求助；於是任如重處長立即召喚阿生，帶隊响應夏維的行動！

一夜之間，被捕的可疑人物多達數百，被澈底搜查的地方超過一百處，包括了吸毒架步、販毒木屋、色情架步以及地下賭檔等等！

夏維既然要澈底掃蕩，總部也只好全力支持他。因此在黎明之前，收隊之後，總部的臨時羈留所之內，就塞滿了人！

夏維探長所有直屬探員，無不工作至通宵達旦！尤其是那數名得力助手，更是親力親為，把一些可疑人物分別帶進辦事處去，嚴密盤問，一絲一毫的綫索，也絕不放過。緊張情形，前所未見！

一些消息靈通的報紙，翌日立即以巨大篇幅刊出了這件事！

有些報紙更以大字標題刊出以下刺眼的字句：——

「旁門左道，敲響喪鐘，夏維探長，接受挑戰！」

更有些報紙這樣說：——

「這一回，不再是演戲，黑社會被趕盡殺絕！」

諸如此類的字眼，令到一些市民感到非常痛快；但卻有些入世已深的老年人則以冷靜的語氣道：「警方把黑社會中的人趕盡殺絕，令到撈偏門的人走投無路，這也不是辦法，到頭來只有迫他們跑到民居去刧掠而已，怪不得近來的刧案越來越多啦！」

這個社會就是這麼矛盾的，每一件事對每一個人來說，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看法。無論你的出發點多好，結果還是有人反對！

不過夏維探長這種性格，莫說無關重要的人，即使是他的上司，他要做——或者認為應該做的時候，他是不會去聽你的！大不了他辭職就是了。

新任局長是個很有魄力的人，他非常喜歡夏維探長這一種人才，而且口口聲聲要進行內部整頓，對貪污無能的下屬決不會再容忍云。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某地有個不成文的習慣，就是每一個新官上場，照例叫一輪口號，猶如濶客跑進百貨公司裏購物開支票一樣。至於支票能否兌現，那又是另一回事！

即如上任局長，記得他初上場時，也是同樣地叫到聲嘶力竭，聲稱要進行什麼「除三害」，結果不但三害除不了，還弄到百害俱生。

總之生活在今日這個都市，對於一切官腔最好還是姑妄聽之！

夏維探長的頂頭上司換了好幾個，但是他到頭來還是探長，一切並未改變！而且他做人的宗旨還是一樣，認為值得做的就做，決不會三心兩意！

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夏維才有了今天的麻煩。

有人曾說夏維做人太過呆直，在這個地方做官，應該以賺錢為第一，服務社會還是其次。但人各有志，夏維就是如此這般一條硬漢！

要不是這樣，相信呂偉良等三俠也不會跟他成為莫逆之交。

現在辛尼綜合了各人的口供之後，認為大難才的確常常到西區地下賭場去，甚至昨晚才去過！

至於賭場總管阿保，實在是不想惹麻煩。他習慣了對每一名警探——尤其是高級的，只用銀彈政策，這也是他的幕後老闆的主意！對一切人客往來，概不作答！

不過這一次，阿保碰壁了，他整夜被辛尼施用審訊間諜特務時才用的「疲勞審訊」，澈夜軟硬兼施，務求查出眞正的幕後老闆為止！

這是最澈底的做法，甚至夏維也下令查出那幢樓宇的業主是誰，租客又是誰，歸根究底的追查來龍去脉，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

阿保很後悔，如果早些與辛尼合作的話，就不會有今晚的事發生；而且這一次不是演戲，夏維一定要揪出幕後人是誰。

阿保只是「替身」，卻不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特工，那裏挨得了辛尼的「疲勞審訊」？終於也要照實說了出來！

原來地下賭場的眞正後台老闆，就是郝天長！

郝天長是西區一位著名撈家，六十未到，也有正行生意，表面是個正當商人！

阿保既招了供，辛尼立刻報告夏維探長。

夏維本來大可以用電話通知那一區的警探前往郝宅捕人，但是夏維卻担心節外生枝，所以叫辛尼親自帶領總部的警探去把郝天長捉回來！

郝天長住在一幢豪華的花園住宅之內，那一帶全是富人住宅區！

辛尼帶人去到那兒的時候，只是晨早七八點之間，郝天長還未起床！

辛尼向守門的大漢出示了身份證明，但是那二名大漢還是拒絕開門讓他們入內！

辛尼一邊出示入屋搜查令，一邊向二名大漢提出了口頭警告！跟在後面的探員紛紛拔槍戒備，一時之間，如臨大敵！

二名大漢之中，一人正擬飛奔入屋通知郝天長，這時屋內卻有一個青年人走了出來！

青年人三十不到，看來只有二十多歲左右。樣子生得相當英俊！

那大漢對他說：「少爺，是警方的人！」

原來那青年並非別人，正是郝天長的兒子郝佐治！

那時，辛尼等人已在門外吵得震天價响！

郝佐治對那大漢說：「你入去叫醒父親，讓我來應付他們！」

只見他走到閘門後面，喝退了那名守門大漢，然後與辛尼打招呼！

辛尼並不認識郝佐治，也不知他的來頭，只是他担心時間拖延，郝天長會由暗門逃去！

郝佐治態度冷靜，也十分有禮貌；他似乎很熟悉法理，索閱了辛尼的證件之後，又看過那份入屋搜查令，這才讓警探入內！

辛尼帶了一名警探員直闖內堂，其他探員分別把守住前後門！

入到客廳時，郝天長已經披着晨褸出來了。他早已從那大漢的口中知道了警探有事要找他，所以心理上多少也有了準備！

辛尼道明了來意之後，就想進行搜屋。但是，郝佐治卻從中制止！

郝佐治說：「如果我父親有問題，在律師的陪同下，他可以陪你到警局裏去一次。但是

你們卻不能隨意搜查這間屋！」

「爲什麼？」辛尼說，「我們有入屋搜查令！」

豈料郝佐治笑了笑：「這種把戲可以在別處上演，卻不能在舍下上演！剛才我看過了，那不是正式向法庭申請的入屋搜查手令，而是你臨時塡上去的，我敢保證，法庭方面沒有存根！」

辛尼登時呆了一呆！

郝佐治倒沒有說錯，有經驗的高級警探，口袋裏都準備好一張法庭簽發的手令，以備必要時塡上地址，而無須等到法庭開門辦公時才慢慢申請。此法一直沿用着，也從來沒有人反對過！

想不到辛尼這一次碰壁了，他只好用電話向夏維探長請示！

夏維也只好在電話中吩咐辛尼：「你放胆去搜查好了，他一定是担心我們抓到證據然後才反對的。如果他認爲手續上有問題，就叫他請律師告我們好了！只要他有人留在現場看着我們的人進行搜查工作一切後果由我負責！」

夏維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敢作敢爲，往往就會令到歹徒們聞風喪胆！

辛尼堅持要搜屋，郝氏父子也無可奈何！

郝天長打電話去把他的律師請來，但辛尼已急不及待，要郝氏父子看着他們進行了一連串的搜查行動！

郝天長雖然非常不高興，但也沒有辦法。他是個老撈家，自然知道開罪了警方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律師未到之前，他也只好盡量合作！帶着辛尼等人到各處搜查。

辛尼搜了許久，還是搜不到預期中的證據，自然感到失望！

不過這點夏維早該估計得到的，因爲郝天長既然是個一直逍遙法外的犯罪幕後人，他當然爲人十分機警，否則早就落網了！

郝天長在電話中聽了律師的吩咐，對辛尼的一切問話拒絕作答。辛尼沒有他辦法，只好等到他的律師來了之後，一齊收隊返回警探部去！

夏維探長的鐵腕作風令到郝天長也沒有辦法，他拒絕了郝氏律師的保釋。

一般來說，警局都會賣律師的賬，但是夏維的鐵面無私，令到那位律師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郝天長口口聲聲說他是寃枉的，他絕不承認開設經營地下賭場的罪名，甚至有阿保對質，他還是一口拒絕；堅持一切由律師答話。

律師有權向警方申請保釋他的當事人，但警方亦可以加以拒絕！在這種情形底下，郝天長的律師只好改向法庭申請！

當地法庭上的法官大人往往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他們跟政府政策未必一致，與警方行動和步驟也不一致；判案時須視乎他們當時的心情而定！法例既有「藐視法庭」這一條罪名存在，自然就沒有人敢加以反對。

事實上就有過太多的實例，證明當地法官多數是糊裏糊塗的！

例如刼案頻生，一片反罪惡聲中，警方千辛萬苦去抓回來的罪犯，即使證據確鑿，只要法官一聲「儆戒」了事，就可讓他逍遙法外！

至於那些一再經過改造的未成年童犯，更可以在所謂「人道」的大前提下，獲得法律的保障。於是犯案之後，抓上法庭，判入教養所；即使不逃走，期滿後又是另一個循環！

諸如此類的實例，眞是數不勝數！

有一個半公開的笑話，有個綽號「醉貓」的法官，往往帶着幾分酒意上法庭審案。有一次他可能喝得太多，竟然在堂上睡着了！

由於他戴的眼鏡比較深色，坐得較遠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正在睡入夢鄉，所以一切照常進行。等到應該是法官判案的時候，書記官見他不作聲，這時才知道他又睡着了，於是悄悄叫醒他！

豈料這位法官大人紮醒了之後，警堂木一拍：「證據不足，本席宣告被告無罪釋放！」

主控官和警方人員無不爲之愕然！因爲這是一宗刼財傷人案。

法律不外乎人情，本來法官同情被告人處境，是情有可原的，但當地的「烏龍審案」卻不止一次的在莊嚴的法庭上上演，能不令人啼笑皆非嗎？

又有個經常到俱樂部賭博的法官，假如當晚他連番敗北，嘿！翌日被押上他主審下的法庭的犯人可夠瞧了。阻街小販一般只罰十元八塊，但這一次他可能罰你一百幾十也不稀奇！

如此審案也夠兒戲吧？但上述故事當地的警務人員只要常常有機會上法庭的，一定十分熟悉。這，就是當地的所謂法律了！

法官當然是由熟悉法律的人担任的，一般來說，大部份是老資格的律師。既有同行之誼，所以律師上法庭申請保釋他的當事人，即使警方大力反對，往往也是無濟於事的。到頭來還是照准可也！

郝天長的律師向法庭申請的結果，終於也照准了。所以郝天長只被拘留在警探部數小時，便可以恢復自由。

夏維有點生氣地喃喃自語：「我現在才覺得呂偉良是個眞正好人；他只依照自己的方法做事，從來不知道什麼是法律……」

想不到，說曹操，曹操就到！

夏維看見呂偉良和林愛莉雙雙入來，立即站起來招呼他們！

呂偉良把一大叠早報放到夏維面前，笑道：「我想知道你付了多少廣告費，全市的報紙對你們的行動竟然大事讚揚！」

夏維瞪他一眼：「你看不順眼麼？還是認爲他們太誇張？」

「老實說吧，我一直在替你担心。」呂偉良說，「我以爲你不該太過張揚，這樣對你和你的家人都可能有危險！」

「謝謝你的關心！」夏維笑了笑，「其實，我一直希望送花圈，送棺材給我的人早些動手！」

「我想他們不會選擇這風頭火勢之際動手，但亦有可能突如其來！」呂偉良又問夏維：「被人射殺的偷車賊，身份查到了嗎？」

「他叫飛仔朗，是個黑社會打手，有過案底，對方顯然想殺人滅口！」夏維說，「但是，當時如果辛尼不及時伏下的話，說不定亦會死得不明不白！」

林愛莉插咀問道：「兇槍是什麼類型？」

「附有紅外光瞄準器的長程來福槍，彈頭已經化驗過了！」夏維說，「歐美的職業槍手，大都採用這種來福槍進行他們的殺人職業，但在本市還不多見，我正感到奇怪！」

呂偉良問道：「阿生有電話給你嗎？」

「我們將近天亮時才分手的，這次多得他助我一臂之力！」夏維說，「我向國際特警求助可能引起同僚的非議，但總算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我相信他就算不給你電話，也會在不久之後到這裏來。」呂偉良說，「昨晚——不，應該說是今天天未亮的時候，他只回家睡了一小時左右，就被召回總部去！」

「有什麼急事？」夏維問。

呂偉良說：「任處長對你這次的行動十分高興，他聲言要全力支持你。正因爲他非常重視這件事，所以老頭兒一直獃在總部裏研究昨夜的槍擊事件。」

「任處長有什麼發現嗎？」夏維探長怔了一怔！

呂偉良道：「有件事令他大表驚奇！有數名在外國有名的職業槍手，竟然不約而同的，都在這一兩個星期之內，先後飛來此地渡假！你也知道，反罪惡是國際特警的任務，所以各地的職業槍手，都在國際特警的監視之下。他們有什麼行動，各地特警組就會得到最迅速的通知。」

「我明白了，所以任處長認爲槍殺飛仔朗的，可能是一名來自外地的職業槍手，他於是召阿生前往總部研究，是不是？」夏維道。

呂偉良道：「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但是，阿生在電話中告訴我，他會與你取得連絡的。他們可能要求你把射殺飛仔朗的彈頭取回去，用電腦分析。」

夏維沉吟道：「各地職業殺手何故紛紛雲集於此，難道他們也準備召開世界性的殺手會議？」

呂偉良道：「我以爲你還是聽我勸一次，把最近幾個月來發生的大案檢討一次，無論已破案的，還是未破案的，希望從中可能發現一些綫索。」

夏維苦笑道：「這差事你可以代勞嗎？」

「別開玩笑了，我不是警務人員，怎可以翻閱檔案？」呂偉良道。

夏維嘆氣道：「別說近幾個月，最近幾日以來發生的大小案件也不知凡幾，如果我把一個星期檔案給你查閱，包保你會目不暇給。」

呂偉良道：「但是你可以回憶一下，有沒有開罪了某方面的要人？」

「你也知道我的性格，若果要我把開罪了的人列一張名單，大約可以擺一百席中式宴。」夏維聳聳肩道，「事實上我也不可能記憶得太多，幹我這種職業的人，在目前這情形下，大約分兩種，一種目的在賺錢，這就是列爲反貪汚的對象；另一種是我這種死硬派，我要剷除一切罪惡，不受私，不畏死。老實說，如果我要賺大錢，大可以改行營商，何必冒險？但是我這種人最易開罪別人，尤其是一些偏門中的人！」

「我能夠扳上你這個朋友，總算值得驕傲！」呂偉良笑笑道，「我反對你退休，就是爲了目前這社會邪氣太重，如果連你也不幹，犯罪者可能要開慶祝大會；甚至最近你府上的人亦不必受驚！」

「我不會屈服的！」夏維咬咬下唇！

他似乎還想說些什麼，但是，這時候卻有人入來，那是阿生！

阿生從特警辦事處帶來一批電腦資料，那是透過人造衞星拍發的電報密碼和圖片。當然，這套密碼是國際特警專用的，不是一般商用的。

因爲國際特警是世界性的，有些分部與總部之間隔了半個地球，所以必須借助人造衞星通訊，再經由電腦處理，既迅速又方便。

圖片共有五幅之多，全是無綫電傳眞照片，是五名外國男子的半身照！

阿生交代說：「他們都是一流好手，職業是殺人！」

夏維接過圖片細看，他們分別屬於美國、墨西哥、日本、法國和阿拉伯人！

夏維笑道：「越看越像是召開世界性的殺手會議，大概是要擬定劃一的收費辦法吧！」

「他們分別從幾處地方飛到本市來，那幾處地方都有我們的人，所以及時通知我們！目前已有三人被監視中。」阿生道。

夏維問：「那麼另外兩人呢？」

「他們行踪不明，先後由報住的酒店遷出，所以處長要我立即與你連絡。」阿生道。

夏維又問：「處長有什麼意見？」

「他研究了一晚，總是找不出合理答案。」阿生說，「剛好昨晚發生了一宗槍擊事件，兇手用的是長程來福槍，彈頭經過化驗後，證明是最爲職業殺手所喜用的一種來福槍！」

「你的意思是：昨晚殺死飛仔朗的，就是職業殺手？」夏維問。

「我們希望不是，因爲昨晚的事，顯然在針對你。」阿生說。

夏維怔了一怔：「針對我？」

「是的，你派辛尼去找大難才，結果找不到大難才，卻發覺有人破壞他的汽車——這是一種警告方式，暗示辛尼切不可再查下去！但是，可惜飛仔朗未够老練，失手被擒，於是便有人殺人滅口。」阿生又說，「如果飛仔朗證實確是死於職業神槍手，那麼，閣下的處境就危險了！」

夏維呆了一呆！

呂偉良說：「阿生，你的意思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職業殺手，都是爲了對付探長？」

「大有可能！」阿生說，「我與處長研究過了，最近有人送花圈和棺木給探長，目的是什麼？」

「恫嚇！」林愛莉說。

「不！我們認爲，是事前的警告！」阿生道。

呂偉良道：「那有人殺人之前發警告的？這不是叫探長加緊防備麼？」

「是的，這是自大狂的人做的，過去許多案也有過這例子！」阿生道，「即如一些犯罪者喜歡在現場留下標記一樣，這情形相信只有心理學家才會明白。但對警方來說，那些標記正是破案的好綫索。」

林愛莉沉吟道：「那就是說：對方等於向探長發出挑戰書！」

阿生道：「是的，我們認爲這是一項挑戰，目標就是針對探長一個人！」

夏維生氣地拍案道：「可惜找不到大難才，否則我一定要迫他供出幕後人是誰！」

呂偉良道：「我還是堅持我的想法，你盡可能回憶一下，看看最近曾發生過什麼較特殊的事！例如開罪了某些大人物，趕絕了某一幫黑社會等等！」

夏維道：「沒有用的，本市範圍之內，所有壞人都有可能與我作對。即如郝天長這個大撈家，今次我就不會放過他！將來無論他在法庭上是否被定罪，他也會恨透了我。」

「是的，他表面上是個名流，大商家，但這一回卻給你揭開了底牌！」呂偉良道，「不過我以爲你要把他定罪可不容易。」

「無論如何，我會跟他糾纏到底！」夏維倔强地說。

「你才是眞正的警探！」林愛莉說，「如果警方有多幾名像你這樣的探長，相信一定天下太平！」

呂偉良把阿生拉過一旁問道：「特警組有什麼行動嗎？」

阿生道：「除了監視三名職業槍手之外，暫時未有任何行動。不過有件事很巧合，就是失踪的法國人費拉，我見過他！」

「你見過他？」呂偉良怔了一怔：「在那裏？」

「就在我們回來的時候，在機場上。」阿生道，「當時他戴假髮，在國際特警巴黎總部寄來的資料中，已經獲得證實了。現在我最担心的就是他，因爲他的假髮，甚至鬍鬚也是假的，如果他把這些東西除去了之後，便可能面目全非！」

「費拉既來自法國，巴黎總部應該有較詳細的資料，甚至可以找到他本來面目的照片。」

」呂偉良道。

阿生道：「任何照片都沒有，根據巴黎總部的資料，此人異常狡猾，他可能一再化裝，這是他擅長的，同時他也是個言語天才，過去殺過七個人，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是個一流高手。」

「看來你也面臨挑戰了！」呂偉良道，「現在我要跟愛莉出去一陣，如有消息，你就通知我。」

「你們到那裏去？」阿生問。

「去找大難才！」呂偉良道，「我想在三敎九流社會中，我比探長的手下會更加清楚一些來龍去脉！」

「你們的確够朋友！」夏維含笑站了起來，跟呂偉良握手道別。

林愛莉從旁說：「把大難才收藏起來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用警方慣用的辦法去偵查，未必可以收到預期的效果！」

呂偉良和林愛莉告辭了，只留下阿生在夏維探長的辦公室裏。

× × ×

爲了找尋大難才，呂偉良和林愛莉暫時分道揚鑣！

他們發誓要替夏維辦妥這件事，雖然夏維沒有提出這要求，他們也沒有這義務。但是對於這種事情三俠向來是義不容辭的，何况他們與夏維探長還是好朋友；他們決不會看着夏維栽在歹徒的手上！

就是爲了事半功倍起見，他們才分頭出動，這應該是個好辦法！

現在呂偉良就出現在一間酒吧裏，通常這就是龍蛇混雜的地方！

呂偉良不喜歡杯中物，但是即使半瓶拔蘭地倒入肚子裏，他也不會醉！

進酒吧當然不能不喝酒的，呂偉良在櫃圍面前的圓櫈剛坐下來，叫了一杯酒，立刻就有一名青年人在他身邊的另一張圓櫈坐下！

呂偉良瞥了一眼，只見此人面青唇白，如果呂偉良沒有看錯，這傢伙一定是個吸毒者！

酒保還未過來，那青年人却對呂偉良說話了。

呂偉良並不太過注意他，但是聽他的語氣分明是對呂偉良說的。

在這種地方，酒鬼常常借醉行兇，如果換了別人，也許會嚇得一跳！但是呂偉良是個老江湖，這種情形他見得多了。

那青年人沉聲說道：「可是呂大哥嗎？」

呂偉良反問道：「有什麼指敎？」

「可以請我喝杯酒嗎？」青年人目不斜視，這時他已吩咐酒保去倒酒了。

呂偉良冷冷地說：「我並不認識你，你是誰？」

「但我認識你，知道你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漢，許多人都知道你是鐵枴俠盜。」

「你過獎了！」呂偉良又說：「你能够開口叫我請你喝酒，相信一定有點來歷！」

「是的，有人叫我給你帶個口訊。」

「誰？」

「我也不知他是誰。」青年人說，「我剛走到門外，有人給我十元，叫我進來只對你講一句話，保證你會請我喝酒！」

呂偉良半信半疑地問：「他要你對我說什麼？」

「你是不是眞的肯請我喝酒？」

「那要看看你說的是什麼話，值不值得上一杯酒再說吧！」

「保證值得！」

呂偉良含笑喝了一口酒：「告訴你，我年青時也喜歡用這辦法騙人請我喝酒，有時很靈驗，但有時會換來一頓毒揍！」

青年人呆了一呆！但呂偉良瞧也不瞧他一眼！把杯中物一呷而乾！

呂偉良只付了自己的酒錢，便拄杖離座！

那青年人立即叫住他：「呂大哥，請等一等！」

呂偉良回頭問道：「什麼事？」

「你眞的這麼吝嗇？」青年人說。

「我連你叫什麼名字還不知道，如果就此請你喝酒，你會笑我是傻瓜！」呂偉良又說：「你有話儘管說，我還有事情等着去做呢！」

「好吧！」青年人故作神秘地左張右望，有人要我告訴你，叫你別管不關自己的事，否則你可能後悔不及！」

呂偉良呆了一呆！他立刻就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要不是有人跟踪他到這裏來，便是那青年人別有用心。

呂偉良佯作若無其事地問：「那人是怎麼樣的？」

「四十歲左右，大約像你一樣高，皮膚黝黑，粗眉大眼。」

「他還有什麼話？」

「就是叫你別管閒事！」

「好極了，你已完成任務了！」

「那麼，你請我喝酒吧！」

呂偉良看出他的眞正目的並非在此，所以故意摸出一張百元鈔票，對他說道：「我沒有小鈔，只有這一百元，我可以賞你十元，但你要找給我！」

青年人左摸右搜也找不到一張十元鈔票，只有五元和一些銀幣，此外就是一張五十元的鈔票。因此，呂偉良確定他一直在說謊！

青年人要向櫃面找續，但呂偉良一手搶回那張百元紙幣，笑道：「你記住我欠你十元就是！」

說完，呂偉良拄杖離去！

青年人急忙回到櫃面，喝了那杯酒，付了錢，追出酒吧外面去！

但是，他找不到呂偉良！

青年人沿住行人道走，一邊走一邊四下裏張望，目的顯然在找人！

突然間有人自一處梯間奔出，把那青年人拉了進去！

這個人當然就是呂偉良！

呂偉良用鐵拐杖壓住了他的肩膊，冷冷地說：「誰派你來的？」

「我不知你說什麼。」青年人道。

「你在跟踪我，又對我胡扯一頓，你再不說實話，我就認眞對付你！」

「我說過，我只是受人所託！」

「那人既然告訴過你我是誰，又給你十元代價轉達一句話，那麼，那十元呢？」呂偉良攤大了手掌，「讓我看看他給你的十元吧！」

青年人吶吶地說：「我花用了！」

「但你說，他只是剛剛給你的。」

「嗯！……」

「你不要害怕，只要你把眞相說出，我會給你代價。但如果你存心再騙我，就別怪我不客氣了。」呂偉良很認眞地說！

「其實也沒有什麼眞相，只是有人跟踪你到了酒吧附近，然後，要我入去對你交代一句話。」

「那你一定認識那人。」

「是的，我賒過他的貨，至今尚欠他的錢，所以，我無須任何代價，也得爲他做妥這件事！」

「他是誰？」

青年人道：「他叫金槐！人家都叫他鬼仔金。」

「你剛才說賒過他的貨，他是不是賣白粉的？」

「是的，他是海洛英的拆家。」

呂偉良其實早就看出這傢伙是個吸毒者。他說：「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鬼仔金？」

「我也不知道。」

呂偉良把一張百元鈔票在他面前一揚：「你欠他多少錢？」

「共是百多元。他聲明這項代轉口訊沒有代價，但賒賬可以拖多一個星期。他是黑社會打手，我實在不敢惹他！」

「是那一個堂口的？」

「青龍幫。」

呂偉良又再摸出一張百元鈔票，共是二張，塞進青年人的掌心：「你可以結清那賒賬了，欠這種人的錢，遲早也會給他打死！」

青年人一再叩謝！

呂偉良又叫住他道：「你也替我帶個口訊給鬼仔金，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你對他說：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

「我明白了，我一定會照說的！」

呂偉良拄杖離開那處梯間，站在路邊，四下裏張望了一遍。

他橫過馬路，回到自己的汽車裏去，然後一邊開車一邊致電夏維探長！

呂偉良在電話裏問：「你是不是開罪了青龍幫裏面的頭頭？」

「可能是的，其實本市的黑色幫會，我每一個都曾經開罪過他們！」夏維又問呂偉良：「你發現了一些什麼嗎？」

「青龍幫的打手曾經跟踪我，警告我不要多管閒事。」呂偉良說，「我本來想獨自行動，但現在我有個更好的辦法；我查出有個海洛英拆家叫金槐綽號鬼仔金，你不妨派人把他找回去，栽他一個罪名，照計這不會太困難，既是毒品拆家，一定有毒品在身上！叫你的手下給些耐性，不要空手而回！」

夏維在電話中問：「鬼仔金會不會知道大難才的下落？」

「那要看你的了。」呂偉良說，「但無論如何，這是一條綫索！」

「好的，謝謝你！」夏維道，「你自己請小心！」

「一切危險已經渡過了。」呂偉良說，「我現在已經離開了紅燈區。阿生呢？」

「他剛走了你就打電話來。」夏維又問：「你找阿生嗎？」

「不！我現在到偵探社去。」呂偉良又問道：「愛莉有電話給你嗎？」

「沒有！」夏維道，「她不是跟你在一起嗎？」

「不！我們分道揚鑣！但我會想辦法找到她的！」呂偉良說。

電話掛斷了之後，呂偉良的汽車已開入中區。最後停在一處停車場內！

呂偉良回到偵探社他自己的辦公室裏去。這是江強爲他準備好的，因爲現在呂偉良已是改組後的「剛強私家偵探服務社」的總監；但負起實際工作的，還是社長江強。

呂偉良的辦公室很大，有二張辦公桌，通常情形下另一張辦公桌是預備給女秘書用的，但呂偉良沒有固定的上班時間，只是間中回來視察一下，或者客串一兩宗案而已。

所以，另一張桌子實際上是給林愛莉用。

不過，江強曉得呂林二人是江湖上的名人，也是偵探天才，很希望他們能常常回來，所以便特別爲他們準備一間豪華的辦公室，希望能吸引他們。

呂偉良剛在辦公桌後面坐下，旁邊的一扇橫門便有人敲响！

那度橫門是通往江強辦公室的，而正門則是通出男女職員的大辦公室！

江強知道呂偉良來了，所以由他的辦公室走過來！

較早時江強已得到呂偉良的通知，他們的偵探社全力協助夏維探長。江強當然不會反對，因爲夏維曾經是他的上司。

江強是一名退休警探，跟呂偉良是十多年的好朋友。

呂偉良看見江強過來，立即就問：「有些什麼發現嗎？」

江強說道：「我們的資料室雖然收集了警方送上法庭審理的每一宗大小案件，而且經由電腦處理，但是，我查了半天，也想不出那一宗比較可疑！不過你既然認爲可能有人要向夏探長報復，我便小心選了幾件出來跟你研究一下！」

「說來聽聽吧！」

「一個月前，夏探長親自帶人緝獲一批價值三千萬元的毒品。一般來說，這類案件多數沒有下文的，拉兩個替死鬼便算了。但夏探長却絕不放鬆，最後給他查出後台老闆是一名紳士。」

呂偉良記起了，他說道：「那人是不是賈亦珍？」

「是的，正是那位賈紳士，許多人都以爲這名字是女人的，其實他是男人。可惜他消息靈通，夏維探長未能及時抓住他。」

「據說他已偷渡往外國，用的可能是假護照！」

江強說：「是的，三千萬元不是個小數目，夏探長不但令到賈亦珍幾乎破了產，亦弄到身敗名裂。要說他心有不忿，潛回本市，或在外地聘槍手對付夏探長，也是大有可能事。」

「除此之外呢。」呂偉良問。

「另一宗較可疑的，就是一位富商的兒子吸毒兼作賊，在警方的合法拘捕行動中，被夏探長開槍擊至重傷，送往醫院之後死去了。」

「把這份檔案的資料留下給我吧！」

江強把整疊資料送到呂偉良的辦公桌上，說道：「這幾宗被我認爲較可疑的案件，每一份我都複印了一份給你參考！」

「好的，謝謝你！」

江強又說：「另外我已抽調一些探員去找大難才，希望今天就有消息，因爲他們都是熟悉三敎九流社會中的情况的。」

「你做得好極了，江強。」呂偉良道，「希望你不要怪我愛管別人的閒事，因爲影响了我們偵探社內的正常業務！」

「不可能有太大影响的，我們有新式儀器，也有足够的人手！」江強說，「事實上這些也是我們應該做的，夏探長是我的舊上司，警探隊伍中如果缺少了他，就會更加洩氣。更何况過去他帮過我們不少忙，今次正是報答他的好機會。」

「是的，我們不能坐視，明知夏探長的生命受到威脅也不去理。」呂偉良又問：「近來生意怎麼樣？」

「還算不錯！」江強笑道，「不知是否託你洪福，自從你正式加入成爲股東之後，生意固然好了許多，一切案件亦變得十分順利。」

呂偉良苦笑道：「其實我是外行，既然你堅持要我加入，我也只好試試！」

這時候，呂偉良案頭上的傳話機發出了訊號，呂偉良按下按鈕，江強的女秘書就在那邊說：「呂總監，請你叫江社長聽電話！」

「好的，請你等一等！」呂偉良向江強示意道：「你有電話。」

江強湊近傳話機吩咐他的女秘書道：「把電話接過來吧」

呂偉良案頭上一具電話隨即響了起來！

江强執起聽筒就問：「我是江强，你是那一位？」

「社長嗎？」對方是一名探員，是江强派出外工作。他說，「我剛查到了大難才的下落，據說這些日子他很少公開露面，多數躲在山上一處木屋。」

江强問那探員：「你在那裏？」

「我現在在一處路邊電話亭，近竹林邨附近。我怕打草驚蛇，又怕一個人應付不來，所以先向你請示。」

「你做得好極了。」江强說，「陳多，你就在電話亭附近等我，我立即趕來！」

「我的正確位置是：竹林邨道，近山峽道的公衆電話亭！」

「我知道了，你就在那兒等着！」

呂偉良已經聽得十分清楚，所以江强掛綫後，他也站了起來！

江强一邊走回自己的辦公室那邊去，一邊問道：「要不要多帶幾個人？」

呂偉良說：「我看不必了，我和你，再加上陳多已經有三個人，就只怕對方有槍！」

這時候江强已回到他的辦公室，吩咐女秘書處理一些日常事務之後，便跟呂偉良一齊離去！

二人驅車至竹林邨道附近，離遠已見到了陳多！

那一帶很靜，時間是下午三時左右。

陳多指指路口那邊，說：「那兒上去就是木屋區，山上可能有販毒的人，我們最好分批上去！」

「查到了是那間木屋嗎？」江强問。

陳多說：「編號第十三，這是個不祥的數字。」

呂偉良道：「萬一還有其他人在着，就由我拖着他們，你們設法下山報警！」

陳多問：「爲什麼現在不報警？由警方封鎖各處要道之後才動手，不是更簡單麼？」

「非到迫不得已，何必如此大陣仗？警方如果拉大隊到這裏來，不把他嚇跑了才怪！」呂偉良說。

三個人分先後登山！

那是一處貧民木屋區，這個時候實在是靜得可以，也許人們都出去幹活了。只留下一些小童在山上各處追奔嬉戲！

陳多走得較前，眼睛往四處掃射，目的是要找十三號木屋！

這些山上木屋大都是依山上的形勢而建成，因此很沒有秩序，若按號碼去找，找到了第十號，十一號未必就在眼前。

陳多終於在較高處的山頭上找到了十三號木屋，於是向呂偉良和江强示意！

他們唯一較爲放心的，就是附近似乎見不到其他可疑人物出現。但是其他一些木屋區，就常常可以見到一些瘦骨嶙峋的吸毒者；也許是由於這兒可以逃走的小徑不多，萬一警方封鎖要道，販毒和吸毒者便可能有如甕中之鼈！大概就是爲了這緣故所以這一帶才會這麼靜。

但是，有時太過靜寂，其中可能蘊藏着無限殺機亦未可料。同時更由於山上來往的人太少，這三個陌生人物的出現，會不會早就引起一些人的注意，而展開暗中的跟踪和監視？

無論如何，現在呂偉良就抱着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邁步前進！

十三號木屋就在眼前，陳多是個相當有經驗的探員，他向江强遞了一個眼色之後，江强立即繞到屋後去！他們的意思，是担心大難才可能會由屋後逃走！所以由江强先去那兒把守住！

呂偉良和陳多由正門衝入去！

那麼木門太以單薄了，陳多一腳就把它踢開！

呂偉良拄杖戒備，他以爲起碼亦會有一場糾纏，結果卻是出乎意外池平靜！

呂偉良衝入房中，只見一個人躺在張木板床上動也不動！

這裏所謂房間，實際上只是一板之隔。木屋本來就不大，只是板障從中間開，前面是「廳」，後面是「房」而已！

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和陳多都呆住了！因爲床上的人並沒有絲毫反抗的企圖。再走近一看，原來那是一條屍體！

床褥上有血，他是被人用刀刺殺的！

江强也進來了，他問：「有人嗎？」

「有的，你過來看看吧！」呂偉良說。

江强只看了一眼，就認出他是大難才！

「誰殺了他？」江强吶吶地說，「看情形他死了不會太久，陳多你落山打電話報警！」

陳多離開十三號木屋下山去了！

呂偉良沉吟道：「分明是殺人滅口，大概這傢伙的後台老闆認爲他的利用價值經已完了！既然警方已查出送禮給探長的人是他，留着他當然有麻煩，這就是走狗的悲慘收場！」

江强嘆氣道：「這唯一的綫索也失掉，恐怕以後的偵查工作更困難！」

「無論如何，對方不會就此罷手！」呂偉良說，「夏維和他家人處境依舊危險！」

江强在室內各處打量了一遍，說道：「這裏好像被人搜索過！」

「是的。」呂偉良同意他的意見，「既然有人存心毀滅證據，相信我們想從這裏找出其他綫索也不容易呢！」

二人走出木屋外面，等待着警方派人來！

× × ×

由阿生指揮的國際特警，分別在三處不同的池點暗中監視着三個人！

那三處地點都是第一流的豪華酒店，那三個可疑人物就是：來自美國的布烈治，墨西哥槍手查格里以及日本人大田一郎！

他們全是根據國際特警各池情報組人員的資料，列爲「危險人物」的人！

資料中還有兩個人，他們就是法國人費拉，以及阿拉伯人卡沙！

但是，這兩個人忽然不知所踪！

根據機場服務處的訂房記錄，他們下榻的地方也是一流酒店，但是，當特警們接到巴黎總部的情報，找到那些酒店的時候，那兒已是人去樓空！

現在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他們並無離境的記錄！

換句話說：費拉和卡沙都沒有離開本市。

然則，他們住在何處？

問題是：國際特警的資料顯示出，他們這五個人都是第一流的皇牌神槍手，極之危險的人物！

他們何故會不約而同，都雲集於此？

看情形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會眞的像夏維開玩笑說的開什麼「殺手大會」！

如果他們紛紛湧到此池來，只爲了對付一個夏維探長，似乎又有點說不過去！

如所周知，職業殺手只知道爲錢服務，尤其是世界性的國際殺手，他們殺人的代價更高。假如說已知的五個一流好手都是同一個人聘請到這裏來的，那麼這個人付出的金錢數目一定十分驚人！

誰有這麼多錢？

如果他們眞的爲了對付夏維而來，僱用他們的人一定跟夏維有着十冤九仇，否則亦決不致會花費這麼一大筆金錢！

阿生正回到總部，跟特警首腦們研究這麼

多職業殺手到這裏來的目的，無綫電通訊系統突然收到一名特警的緊急報告！

那名特警是派到希頓酒店去，負責監視美籍神槍手布列治的！

根據較早時的報告，布列治一直留在酒店的房間裏，甚至早餐也是由侍役送入房中去的；他似乎發覺外面有人監視，所以布簾垂下，一切顯得極之神秘！

當特警們正企圖假扮侍役入房查看時，布列治卻在此時離開酒店外出！

阿生也曉得職業殺手們的狡猾程度甚於狐狸，因此急忙趕到無綫電台控制室，與一名特警頭目通話！

阿生問道：「你現在那裏？」

「我們的汽車正在登山的途徑上！」特警頭目說，「看來那傢伙可能到半山區去！」

「別放過他，也不要打草驚蛇，總之千萬不要讓他兔脫！」阿生說，「我現在就趕來會合你們小心點！我回到車上再與你連絡！」

阿生離開了控制室，匆匆帶了一名助手離去！

當他的汽車在登山道上行駛的時候，又接到他的下屬的報告！

那名特警向阿生報告說：「隊長，布列治的汽車沒有停下來！」

「他坐的是什麼車？街車，還是租用汽車？」阿生在無綫電通話機中問道。

「一輛向酒店方面租用的私家車，大概布列治擁有國際駕駛執照吧！」特警頭目道，「當初我還以爲他上半山區，但現在似乎直登山頂！」

交通有點擠塞，以致阿生的汽車遲遲未能與他的下屬們會合。

還好彼此有無綫電通話機，否則他們早已失去了連絡！

特警頭目又向阿生報告，布列治的汽車果然駛入了山頂停車場！

阿生的汽車已逐步駛近山頂，最後終能見到他下屬們所用的另一部汽車。

山頂停車場並不擠迫，布列治很快就找到一個位置把車子停好！

阿生也把車子停在一個車位上，這時他已目睹布列治下了車。

布列治鎖好了車門之後，作了一個深呼吸，很自由自在的樣子，然後抽抽褲頭，這正是



阿生嚴密監視美國殺手布列治的行動。

美國人的常見動靜之一。

布列治似乎沒有一定的目的，只是走向一條山道之上，那兒有許多路邊攤檔，出售油畫和小玩藝，他沒有買任何東西，卻混在遊人中參觀！

即使看來無關重要，但阿生一步也不敢放鬆，他迫了過去，目的是要看看是否有人與布列治接觸。

但是，遊客們大都是外國人，除了一些帶街——嚮導之外！

沒有人跟布列治招呼，不過阿生仍然小心翼翼，他曉得對方是一隻狐狸，他如果與僱主接觸，大有可能用間諜的方法，而不是光明正大的！

結果他走離人叢，到路邊去，倚住欄杆，俯視着這都市的景色！

他似乎漫無目的，也未有人接觸他！

阿生正感到有些失望，忽然有個十餘歲的小童，捧住一疊明信片過去向布列治兜售！

阿生担心小童就是被人利用的間諜，小心地湊近了一點！

布列治似乎很吝嗇，沒有光顧那小童！

但是，這個十三四歲的童子很會做生意，他看見布列治對明信片不感興趣，又捧出一些幻燈片來，還用生硬的英語對布列治說：「先生，你不買也看看，保證你會喜歡！」

布列治開始對他微笑，但是還沒有意思光顧！

他又別過了臉去，看着山下的景色。

小童子又嚕嚕囌囌的說：「先生，買一些吧，這些幻燈片有風景，也有美女……」

小童說到這裏，左右張望，好像担心一些什麼似的。但是阿生知道他只是担心警察！

果然，那小童看看左右沒有警察時，又說：「先生，這些幻燈片十分精彩，有變人的，

三人的，也有單人，為什麼你不開開眼界？」

布列治有些心動了，回頭瞪住小童微笑，然後接過幾張幻燈片，微微仰首觀看！

他終於揀了幾張，付的是美鈔！

童子滿意地走了，他又去向別的外國遊客兜售他的貨品！

布列治走下了山道，跑進山頂餐室去！在這過程中，他曾看看他的腕表！

阿生覺得他可能約了人在餐室中相會！

然則，答案就快有了！

阿生仍然一步也不敢放鬆，他知道山頂餐室有幾處出路！

因此阿生又在接近布列治的池方，揀了一個座位坐下來！

布列治只叫了一些飲料。

他又摸出剛剛買回來的幻燈片在陽光下一再細看！

那是種植了不少花草的露天茶座，陽光太猛烈時，最多在頭頂加上把太陽傘。在這種環境下品茗確是心曠神怡，但價錢卻貴得驚人！

不過，這是遊客區，也難怪的，而且山頂上面只此一家。

布列治把幻燈片收回口袋中，露出一絲神秘微笑。阿生不知道他看見了一些什麼，看樣子極可能是一些裸女！

除了侍應生之外，沒有人接近布列治，看來他不似約好了任何人！

阿生好像想起了一些什麼，低聲對他的助手吩咐了幾句。

阿生的助手去打電話，阿生本人則留下繼續監視那個美國人！

布列治終於結賬離去，他的神情十分輕鬆，如果不是巴黎特警總部轉來的消息特別指出，誰也想不到他是一名職業殺手！

布列治外型像個美國商人。阿生覺得奇怪，因為自始至終未有人與他接觸，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根據資料指出，布列治這三年來，分別在芝加哥和紐約殺過七個人，可惜警方都找不到足夠的證據去提控他。

毫無疑問。布列治是個職業神槍手，根據美國方面的消息，他的殺人代價十分昂貴，目前每殺一人可能是五萬美金。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他是一名皇牌槍手之外，為人頭腦精明。這種不見得光的事，只要留下一絲一毫的綫索，也會負累他的僱主！

因此，在美國那種制度下的國家，像布列治這種人才並不多見。起碼他就令到警方非常頭痛。

據說，美國聯邦調查局曾嚴密監視這個人的行動，但半年以來，他似乎處於「食谷種」狀態。也就是說，他沒有事可做似的！

如果是一般人，半年沒有入息，怕早已餓死了。但在美國有失業救濟金可領，何況布列治本人又是在瑞士銀行有存欵的。

殺人的收入如此可觀，而且又無須付稅，所以美國警方不會担心布列治餓死，只怕他跑到世界各地去幹殺人的勾當！

布列治結賬後又開車下山！

阿生在跟踪他的汽車裏與助手研究布列治此行的目的。

阿生說：「難道登上山頂，就只為了喝一杯咖啡那麼簡單？」

「這是遊客作風。」助手說，「但是，他又何必租車？叫街車豈不更簡單？」

「職業槍手都是好動的，也許他喜歡自己駕車呢。」阿生說。

無綫電通話機內又傳來任如重的聲音：「阿生，已經依你所說辦妥了！」

「好極了。」阿生說，「他正在下山，但不知是否返回酒店！」

任如重座鎮特警總部，親自指揮一切。剛才阿生叫助手打電話回去，趁布列治不在房間裏的時候，叫人混進去做了一些手腳！

阿生又在電話中問任如重：「處長，其他二名有些什麼動靜？」

「眞奇怪！他們一直未有外出。」任如重說，「查格里一直在房間裏睡覺，這似乎不合邏輯。但是，他只到酒店餐室吃餐，此外便是躲在酒店的房間中。」

「他未必是睡覺。」

「我派了一名特警偽裝成侍役，但無法混入房內，他聲明要飽睡，不許任何人騷擾！」

「小心他悄悄溜掉！」

任如重道：「不會的，酒店中的偽裝侍役證明他仍在房內，我們已加派人手到那兒去。我担心他在房內研究着一些什麼。」

「是的，他不可能整天睡覺的。」阿生又問：「那個日本人呢？」

「那傢伙比較胡混，午飯後一直跟一個國際女郎在房間裏鬼混！」

「法國人費拉和阿拉伯人卡沙有消息嗎？」阿生又問。

任如重說：「至今仍無下落，機場碼頭也沒有他們的消息！」

「夏探長平安吧？」

任如重笑道：「還未死掉！」

「我現在卻担心他的家人。」阿生說，「他們才是無辜者！」

「對付國際殺手是我們的任務，我已派人到夏宅附近暗中監視一切！」

汽車到了山脚下！

布列治把車子開入市區！

阿生一直跟踪他，漸漸布列治終於發覺了，於是把車子開出了市郊！

阿生也看得出他已經發覺了他的汽車一直跟在後面，於是用無綫電通話機通知他手下的一輛車子接近跟踪；阿生的汽車則遠遠離開他，只用無綫電通話機與他的手下連絡。

布列治的汽車直駛郊區，而且越開越快！特警的追踪汽車担心失去他的踪跡，一步也不敢放鬆。

也許布列治忘記了這不是美國，他所駕駛的汽車也不是走在美國州際的超級公路之上，因此，他開快車立刻引起警車的追逐！

特警向阿生報告，阿生說：「這也好，就算不能把他關起來，也可以搜搜他身上有些什麼。讓我通知夏維探長吧！」

夏維接到阿生的通知，立即透過警方無綫電台與巡邏車取得連絡，要他們把布列治連人帶車押回警局裏來查詢！

但是，布列治卻對一名警長道：「你們似乎太過小題大做了，我開快車而已，何必帶我返警局，大不了就是抄牌。」

「你是外國人，怎可以在本市開車？」警長以為這就是藉口。

但布列治忍不住笑道：「你眞不識還是假不識？我有國際駕駛執照，你可查驗，這不可能是假的！」

警長十分機智，他看完又看，終於苦笑道：「我還是要請你跟我回去一次，因為上面有些問題我不大明白。而且，不怕老實對你說，我從未見過這種執照，正是眞假難分！」

布列治為之啼笑皆非！

他說：「這怎麼會假的？」

警長笑道：「鈔票可以假，甚至護照亦可以假，為什麼執照不可以假？」

布列治無可奈何，只好與警長一同坐回他自己的汽車裏，那輛警車則跟在後面監視，然

後開返市區，直駛往警局！

警長自從在巡邏車上得到無綫電的指示之後，也意會到這傢伙是個問題人物，所以沿途上故意搭訕着說道：「先生，你第一次來本市嗎？」

「是的，」布列治一邊開車一邊說。

「你對本市環境熟悉嗎？」

「不大熟悉，否則我也不會犯了你們的交通規例啊！」

「那麼，你應該叫街車。」

「我習慣了自己駕駛的，而且，你們的營業車太少。」

「為什麼要開到郊外去？找人嗎？」

「不！試試這車子的性能而已。」布列治說，「在美國，我租了汽車之後，習慣了開一段快速然後煞掣，看看性能如何，否則，很容易闖禍的！」

「你很聰明！」警長很有禮貌池笑了笑！

回到警局停車場，夏維等人已候在那裏！

布列治感到有些不大對勁，他問：「為什麼會出到便衣警探？」

夏維說：「我是總部探長夏維，請到裏面去再說吧！」

布列治左張右望，遲疑不前！

夏維指住一些汽車裏的探員，他們似乎都有武器在手，而且在車場各處佈成了一個包圍的陣勢！

終於他又生氣池問：「這是什麼意思？我只不過開快車，又不是犯法！」

夏維笑道：「開快車就犯法！」

「但是何必這麼嚴重？」

「進去你會明白的，布列治先生。」

布列治又是一怔！

夏維能够直呼他的名字，這件事看來並不簡單。

但是，車場四周佈滿了探員，他想逃走更是難如登天！

布列治無可奈何，只好乖乖的跟着夏維等人，進入警局裏去！

布列治出奇地問道：「據我所知，你們的交通條例並非如此嚴重的！為什麼對我特別例外？」

「我想問你：你為什麼開快車？」夏維反問布列治道。

布列治聳聳肩：「在美國我會開得更快，其實當時時速未及六十哩。」

「這裏不是美國。」夏維又說，「同時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就是你不但開快車犯例，還有別的嫌疑，這些問題你可以有權拒絕作答，但我仍然要問你，在離開市區之前，你到過什麼地方？」

「山頂！」

「還有呢？」

「然後在市區繞了幾條街，才出到郊外去試車。」布列治道。「我打算在這裏住上好幾天，担心這車子機件不靈而誤事，所以才開到郊外去，想不到還是要被你們檢控！」

「有兩件事可能是湊巧，第一件是一家珠寶店發生刼案，匪車在逃去時撞死了一個途人。」夏維說，「布列治先生，相信你現在總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

布列治登時呆了下來！他啼笑皆非地說：「你們怎麼會以為我就是刼匪呢？」

夏維道：「未進行認人手續之前，我們無法把你釋放。」夏維又問：「你有律師嗎？」

「我是遊客，我覺得你們這樣對我太不禮貌了！」布列治有些生氣地說，「我要通知領事館！」

夏維說：「你有權撥電話的。但是，我們要對閣下進行例行的搜身！」

「什麼？搜身？」布列治直把雙眼睜得大大的，「你們把我當作什麼？」

「如果你沒有犯事，我們把你當作上賓，但是如果萬一你就是我們要逮捕的人，那就是犯人！」夏維道，「搜身是無可避免的事，我們要證明閣下身上並沒有携帶武器。」

「嗯……」布列治終於無可奈何地把雙手一攤，「好吧！你們儘管搜好了，我一定要將此事報告領事館。我覺得你們這樣簡直就是侮辱！」

夏維沒理會他，示意一名助手過去搜身。

布列治的身上並無武器或者違禁品，夏維認為滿意，於是讓他去打電話。

一名助手去到夏維身旁，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只見夏維隨即走到鄰室去了！

原來在鄰室等候着夏維探長的就是阿生。

阿生剛才不想在布列治面前出現，所以叫助手去把探長請來！

阿生斬釘截鐵地問夏維：「有辦法把布列治拘押起來嗎？」

「我明白你的用心，你可以看管少一個。」夏維苦笑道，「但是我看沒有辦法，他正向美國領事館求助。」

「難道就沒有辦法栽他一個罪名嗎？」

「其實我早已想到你希望我這樣做了，所以我把一宗差不多同一時間發生的珠寶刼案以及一宗交通失事案連在一起，希望找個藉口羈留他一段時間也是好的。但看來我們可能要失敗了。」夏維嘆了一口氣，「老實說，我不想引起國際糾紛！」

阿生道：「你以為他是美國總統嗎？領事館又怎麼樣？相信領事館的人也知道他的底子，你借故留難他相信不會有事的。」

「盡我所能吧！」夏維說，「據我所知，一切與他無關。唯一與他有關，可以入他罪的，就只有危險駕駛這一條罪名而已！」

阿生束着眉梢，想了想，又說：「探長，你可以用你的辦法，最多留難他若干小時？」

「很難講！」夏維說道，「說不定數分鐘之內，領事館就派人來保釋他出去。你似乎想幹一些什麼，是不？」

「是的，他顯然是個問題人物，說不定將來就是殺死你的槍手！」阿生半開玩笑道，「我並非危言聳聽，所以我們已在他酒店的房間中做了手脚，但仍不够，我想進一步安裝一些更新型的儀器進去，只怕時間不够。如果你有辦法留難他，我們會知得更多！」

「好吧，讓我試一試！」

夏維回到他的探長室去，他的助手正在應付着布列治。

軍火私梟　詭秘莫測

阿生趕到布列治居住的酒店，一組特警技工正在用最巧妙的掩飾，裝置了一些新式電子儀器；另一組特警則在酒店內外候命！

一名有經驗的特警在小心翼翼地，檢驗着布列治的護照及一切用品；甚至小到像袖口鈕那麼小的東西，也絕不放過！

由於夏維探長也沒有把握可以留難布列治，所以阿生分分鐘担心他會闖回來，因此在各處路口，均佈下了他的下屬，彼此用無綫電通話機連絡！

阿生雖然明知布列治是美國警方注意的職業殺手之一，但是他仍然不想引起他的疑心；國際特警須要查明白的，是他來此的目的，而不單只就是為了對付布列治一個人。

如果有人從警局把布列治保釋出來，而他又返回這酒店的話，他應該經東方大道，所以阿生派在那方面的特警，也就份外留心！

國際特警各組人員之間不但隨時用無綫電通話機互相連絡，就是臨時指揮中心方面，也跟警探部的夏維辦公室保持連絡！

座鎮臨時指揮中心的，就是特警首腦任如重！

特警臨時指揮中心已移到一輛大卡車之上，但從外型看，沒有人知道這是滿儎無綫電通訊儀器的特警專用車輛！

車子外殼是漆上一家運輸公司的名稱的，一直停在酒店附近的一處路旁！

夏維探長突然用無綫電電話通知任如重的流動指揮中心，據說布列治已經有人保釋出去了！

但是夏維說，不是美國領事館的人，而是一名律師，律師拒絕說出受誰人聘請的。

任如重聞報，立刻用無綫電通話機問阿生：「攪妥了嗎？」

阿生說：「還沒有。怎麼樣？他要回來了嗎？」

「是的，夏探長說，他已保釋出去了，是有人代請了一位律師。」

「嗯，此人是誰？」

「律師拒絕說出。」

「那麼，進行第二步計劃吧，我們尚須二十分鐘左右便可完事！」

任如重沉吟道：「汽車由警探部來此，大約無須十分鐘，也就是說：我們第二步計劃起碼要阻他十分鐘左右，」

「是的，但我們會儘快，完事後會立即通知你！」阿生說。

任如重這邊關掉了無綫電通話機之後，那邊又用無綫電話問夏維：「布列治他們乘坐什麼汽車？」

夏維說：「他向酒店租用的汽車，暫時被我們扣留在停車場內等候化驗，因此他剛才離去時，是坐律師的汽車。我已派人跟蹤他們。要不要我告訴你汽車車牌號碼？」

「那當然最好不過了！」

「是HH三七一一。」

「謝謝你，探長。」

任如重掛上了無綫電話之後。又忙於通知各處路口的特警！

各處路口的特警們，不但配備了車，還帶了無綫電通話機。阿生把他們佈置在鄰近酒店的各處路口，目的就是担心布列治在他們未完成工作之前返回酒店中來。

國際特警第一次安裝進去的，只是一些竊聽儀器。那是阿生在山頂餐室時想起，叫助手致電總部，由任如重派人潛入布列治房間內安置的。

但是，自從布列治被警方帶入警探部之後，阿生覺得那是不够的，所以他再設法把一些新式電子透視儀器安裝進去！

這些新式的電子儀器，不但可以竊聽房間中的聲音，同時更可以偷窺房內的一切動靜；那是最袖珍的電視原理——即時轉播系統！

爲了保證這些儀器能收到預期中的效果，所以阿生要求極高，尤其是在掩飾工作方面。因爲萬一露出了破綻的話，布列治就會更加提高警惕，那就等於打草驚蛇！

現在阿生一邊留在房間指揮，一邊用無綫電短程通話機與任如重連絡！

其實這時候每一組特警都小心地把無綫電通話機扭開，留心着臨時指揮中心的命令！

不久之後，東方大道上出現了一輛編號：「HH三七一一」的汽車。

特警早已用僞裝於車頂的潛望鏡監視路上的車輛，因此那輛黑色房車還未開到，他們便已開始互相連絡妥當！

一輛貨車突然由路旁開出：這時編號「HH三七一一」的汽車剛好開到，司機顯然沒有想到那貨車突然開動，於是立即煞掣！

但是已經太遲了，「轟隆」一聲。大貨車把黑色房車撞得差點翻倒！幸好另一邊有一列汽車剛好停下來，布列治他們所乘的汽車沒有就此飛了開去！

不過，一幕連串撞車的「交通意外」，就此發生！

這當然不是眞正的意外，那輛貨車的司機是由一名特警扮演的！

交通警來了，「貨車司機」硬說已經打了燈號，只是房車的司機未有注意！

駕駛着編號「HH三七一一」房車的，正是一位柯律師，坐在他身旁的人就是布列治！

這是交通要道之一，所以一旦發生交通意外，後面的汽車就要大排長龍！

警方的巡邏車紛紛趕到現場，警員開始疏導交通。

「貨車司機」和柯律師發生口角爭執，只是苦煞了布列治！

布列治以爲自己今天倒霉，一再出了意外，不受傷已是他好運氣了。

經此一阻，交通警員由「畫位」、「問話」以致「抄牌」等種種例行手續，又何止十分鐘，足足阻了半小時，布列治才可以返到他居住的酒店去！

這時候阿生等人當然早已安全撤退了。現在他們已安坐在酒店附近的一輛大卡車內，利用電視窺探儀器的即場轉播，看着布列治進入他的房間裏。

與布列治一齊回到房間裏的，就是保釋他出來的柯律師。

柯律師進來後，掩上房門就想說話，但是立即給布列治用手勢制止！

阿生和任如重在鏡頭之前看見布列治如此機警，也不由得暗暗吃了一驚！

布列治果然不愧是個職業性的皇牌殺手，他制止了柯律師說話之後，立即在房內動手檢查，看看有沒有被人安裝了偷聽器！

阿生一邊看着電視鏡頭傳眞的情形，一邊在担心；雖則阿生在拆開天花板，把電視傳眞鏡頭隱藏在一盞水晶吊燈上面時，已將收藏在電話等處的電子竊聽儀器換走。但是，阿生看見布列治如此機警，他担心布列治終歸會發覺天花板上面的秘密！

布列治在房內各處展開了搜索行動！柯律師呆在一旁觀看！

任如重和阿生等人，一直留心着螢光幕上的情形。

一名特警頭目說：「早知他如此機警，我們不妨把他連人帶車一齊撞傷，這樣讓他躺到醫院中去總可以少了一重顧慮！」

阿生瞪他一眼說：「只怕撞不傷布列治，反而撞傷那位律師，追究起來，也就更加麻煩了呢！」

螢光幕上的布列治終於停止了他的搜查工作。阿生等人可以看見他除下外衣，斟酒招呼他的客人！

柯律師笑了笑：「你有點作賊心虛！事實上警方沒有足够理由向法庭申請在此安裝偷聽儀器，因爲到底你的身份也是一名遊客。」

任如重在這邊却忍不住笑道：「律師只知道有警方，却不知道有國際特警，見識似乎太淺薄了！」

布列治跟柯律師碰杯說：「謝謝你的幫忙，否則今晚我可能要在警局渡過一宵！」

「不要謝我，應該多謝你的朋友！」柯律師說，「我只是受人所託！」

「請你轉告他，我已被警方注意，叫他千萬不要叫我等得太久！」

「一切會依原來計劃行事，你最好別把今天的事放在心裏。本市的警方就是這樣，如果沒有我們出面，他們甚至可以加多幾條罪名給你！」柯律師把杯中酒一呷而乾！

阿生這時問一名特警道：「那名律師姓什麼？」

「姓柯！」那特警答道，「剛才撞車之後，我看見他摸出駕駛執照交給交通警員的。」

「等一會兒設法跟蹤他，把他的辦事處和住宅的地址、電話號碼等等，一概查明交給我！」阿生命令着！

那名特警領命而去！

「一切依原來計劃行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任如重說。

阿生道：「無論如何，柯律師一定也知道布列治的任務是什麼，否則不會說出這句話。今天我們雖然很辛苦，也總算有一點收穫！」

不久，柯律師向布列治告辭！

布列治關上了房門之後，又摸出那些幻燈片在燈下細看！

由於鏡頭太細小，阿生他們在偷窺儀器中無法看得見那些幻燈片上的事物！

阿生會目睹一名小童向布列治兜售這些幻燈片，他至今仍然以爲只是一些裸女而已，因此並不重視！

× × ×

迷你女俠林愛莉的前身是一位女賊，她雖然在名氣上追不上呂偉良，但也幹過不少驚天動地的事！她自從由加國回來之後，便一直跟呂偉良和阿生一起，市民多數稱她爲女俠了。

林愛莉的想法似乎有些與別不同，本來她和呂偉良約好，大家分頭追查大難才的下落，但現在呂偉良已找到了大難才，而林愛莉却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大難才已被證實，他就是送棺材給夏探長的人，同時也是打電話到夏宅去的人。

現在大難才既然死了，此案本可了結。但是，警方却不以爲然！

大難才是給人用利刀刺殺的，他何故被殺？分明是有人要滅口！

大難才到底在爲誰服務？相信殺死他的人一定會知道的。

呂偉良因爲担心林愛莉的安全，讓江强留在現場向警方人員交代發現大難才的經過，他自己先離開了木屋區。

呂偉良知道林愛莉的自用車上也有一具無綫電話，但是，呂偉良幾次也無法令到林愛莉接聽。因此他更加替她担心！

其實林愛莉當時的處境也確實危險，因爲她就憑着自己的想法，竟然單人匹馬，直闖虎穴！

林愛莉認爲各國皇牌槍手突然雲集於此，既然不會是偶然巧合，自然就是受人僱用的！

無論是誰人僱用他們都好，槍手到底是要用槍的。但是，自從刼機事件一再在世界各地發生之後。各大都市的機場關防森嚴，而且安裝了新式電子測探儀器。因此，這班槍手們，無論神通如何廣大，亦難把槍械帶入口！

何況一般槍手用以殺人的，多數是威力强大的來福槍，這在携帶和收藏方面就更加麻煩了。

於是林愛莉便想到：會不會僱用槍手的人，已經準備好一些槍械？

林愛莉對當地的旁門左道人物，也相當的熟悉，因此她就憑了一名黑道中人的帶路，與一名黑市軍火商會面！

這是一名相當機警的中年人，他雙目烱烱地盯實林愛莉：「你買槍幹什麼？」

「你問得太奇了。」林愛莉不高興地說，「只要我付足欵項，沒有理由告知你眞相！」

中年人笑了笑，說道：「即使你要來用作打刼，我也要知道你的計劃是否周詳，因爲萬一你失手，警方就有可能追到這裏來！」

「嗯………」林愛莉故作遲疑地說：「告訴你也可以，但我先要曉得你是否有我須要的貨色！」

中年人道：「小姐，你須要什麼貨色？」

「附有瞄準器的來福槍，附有滅聲筒的手槍。」林愛莉說，「你有這一類貨色麽？」

中年人恍然大悟，道：「原來妳要來行刺別人！」

「你怕惹麻煩嗎？」

「當然，我做事向來小心，尤其是可能弄出命案的事情，我們是非小心不可的！」中年人又說，「我還以爲你買槍爲了打刼。老實說，我們歡迎那一類顧客，尤其是租用槍械去做世界，更加歡迎之至！」

「租用豈不更麻煩？」

「一點也不麻煩，我們收按金，完整交回只扣去租金，消耗的子彈另計。如果須要用沒有彈頭的子彈，我們一樣有得供應，而且歡迎多採用！」

林愛莉問：「什麼是沒有彈頭的子彈？」

「目的只在打刼時向事主恫嚇！」

「既然收不到實效，何不改用炮仗？」林愛莉笑了笑說。

中年人道：「空彈在刼銀行時最有用，有時連保安人員也嚇呆！我們歡迎採用，是因爲它不會鬧出人命。只要不弄出人命，警方對一般刼財案件總是得過且過的！」

林愛莉笑道：「我以爲閣下只曉得做生意，原來還懂得心理學！」

「小姐，別浪費時間了。」中年人又問：「你到底要行刺什麼人？請先說來聽聽！」

林愛莉十分機智，從剛才一番說話，她已知道這中年人雖然做着冒險的生意，但也有很大的顧慮。因此她說：「本來告訴你亦無妨，但是，你還未答覆我，是否有我所須要的東西呢？」

中年人笑道：「除了坦克車大炮之外，我手上的貨色最齊備！」

「價錢方面呢？」

「長程來福槍每套一萬元！」

「太貴了！」

中年人說：「一點也不貴，一支來福槍，加上瞄準器和紅外綫透視鏡，還有兩枚子彈，一個手提琴型的僞裝皮盒。如果要另外加購子彈，每枚五十元，最多不能超過十枚！」

「滅聲手槍呢？」

「每枝五千元，手槍和滅聲器之外，另有子彈六枚，加購一枚三十元，最多也限購十枚。這一類貨色最搶手。」

「價錢似乎太貴了，你不減一點嗎？」

中年人笑道：「你以爲這是街市嗎？沒有熟人介紹，你也休想找到我。」

「是的，道友洪也說過，你貨色最多最齊備，但我相信別人一定比你便宜！」

「小姐，你以爲做這門生意的人，會有很多嗎？」

「最少還有一兩個吧？」

「據我目前所知，我是獨市的，除非你到外國去買；但是却不輕易携帶入口。」中年人說，「因此價錢聽來雖然貴一些，但物有所值啊！」

林愛莉作出了認眞考慮狀，然後咬咬下唇說：「好吧，我每樣要一支，但我要試槍，有靶場嗎？」

「當然有，我說過了，我的設備最齊全！」」中年人又說：「但是，我仍然堅持要先知道妳計劃行刺一些什麼人！」

「老實說，我們只是頭一次見面，如何可以保證你不出賣我？」

「幹偏門生意的人，最重要就是信義二字，即使我不能保證你不出賣我一樣。不過，你只須告訴我你要殺的人是什麼身份，警察嗎，還是商人？我不須要知道對方的姓名。」

「好吧！那就讓我告訴你！他是我的丈夫！」林愛莉說。

「你的丈夫？」中年人呆了一呆！「殺人動機呢？計劃周詳嗎？」

「我自己動手，相信不會有破綻！」

中年人還是担心地說：「你不是職業槍手，萬一失手被擒，我們就麻煩。所以你不要怪我多管閒事，我只不過爲你着想！」

「我明白的！」林愛莉說：「其實這件事不會如你想像中那麼嚴重？這本來是家事，我的計劃亦無非爲兩個家庭的幸福着想！」

「殺了你的丈夫，可以造福兩個家庭？」

中年人又是一怔！

「我不會眞的殺死他，只是警告性質，這樣可以提醒他回頭是岸！所以，我要求槍械是有高度準確性，否則我丈夫可能會眞死去！」

「我明白了，你丈夫與一名有婦之夫偷情。是不？」

「是的，正是這樣。」林愛莉笑了笑，「我知道他很怕死！這是唯一可以令他回心轉意的辦法，讓他以爲是那個婦人的丈夫買兇要殺他。」

「但是，你何須兩支槍？」

「因爲我還不知用何種方法較爲適當。例如他與情人在郊區別墅幽會，我不妨用長程來福槍。他的郊外別墅沒有人烟，槍聲只會嚇煞了野鴛鴦，決不會驚動警察；但在市區則不同，所以我必須購備一支配上滅聲筒手槍！」

「好辦法！」中年人拍手叫好。「你眞有頭腦！」

「試槍在那兒？」林愛莉又問，「我可能要試幾槍，試到準爲止！費用如何？」

「每試一彈，收費一百元！」

林愛莉呻出了舌頭：「你這獨市生意眞好賺！」

「其實一點也不算貴，你看過就會明白，那個秘密練靶塲單是隔聲設備就比電台的更好，何況還有電動的活靶，以及高矮肥瘦的假人可供選擇。找到了你認爲合適的假想對像，然後再試也未遲！」

「好吧！什麼時候可以試？我不能再等了！」林愛莉道。

中年人說：「只要你交出試槍費用，立刻就可以帶你去。」

「要多少錢？」

「一千元，你可以試十槍，但起碼一千元，超過十枚子彈，每加一枚，便收一百元。這是我們的規矩！」

「好吧！」林愛莉摸出一疊鈔票。她是有備而來的。

中年人收下一千元之後，把一對黑眼鏡給林愛莉戴上！

「怎麼黑漆漆的一片？什麼也看不見，這是什麼意思？」林愛莉說。

中年人道：「我們爲預防萬一，決不能讓你知道秘密練靶塲之所在！」

林愛莉心裏暗想：這傢伙眞謹愼！

中年人摻扶住林愛莉離開那間屋，出到街上，登上了一輛汽車之後，中年人就命司機開車。

車子在行進中，車內的盒式錄音機一直在播放着音樂！

林愛莉當然明白，這是擾亂聽覺的方法之一，大概中年人的目的爲了防止林愛莉憑住她的聽覺去認路。他也眞想得周到！

不過即使如此，林愛莉也一直保持她的冷靜頭腦。她極力記住車子左轉右拐的次數及時間。雖然對方如果狡猾的話，仍然可以將車子到處兜圈。但是這却是目前唯一「認路」的辦法！

林愛莉佯作閉目養神，把雙手交加放在胸前，倚在車子後座的沙發上，盡量避免與對方搭訕！

但是，中年人好像窺破了她的意圖一樣，三番四次的逗她說話；林愛莉爲避免引起對方對他的疑心，也只好敷衍他！

中年人問：「你學過射擊？」

「是的，在飛鏢俱樂部裏面玩過不少了。」林愛莉說。

中年人問：「你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

「不！只是朋友帶我去玩玩。」林愛莉所以要否認，是担心對方會查出她的眞正身份，事實上她確實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因此會員册內必然也有關於她的資料。

「你丈夫是個富商麼？」中年人大概聽林愛莉提及郊外別墅偷情的事，所以想像到他一定相當富有。

林愛莉故作不高興地說：「你們似乎問得太多了，要不要我把他的姓名也告訴你？」

中年人笑了笑：「只是閒聊而已，事實上我們無須知道這些。」

林愛莉其實在心理上已經作好了準備，萬一那個黑社會綫人道友洪引導錯誤，眼前這位中年人並不是一名黑市軍火商的話，那就麻煩了。

林愛莉耳畔開始聽不到汽車聲音，大概他們的車子，已開始駛出了郊外，在感覺上，車子的速度也逐漸加快了。

林愛莉又在內心開始暗自計算時間，那是須要絕對冷靜的頭腦才可以辦得到的，看來非常高深，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做到。

馬塲內騎師試馬快慢自如，練馬師要騎師試出若干秒一個分段，一個有經驗的騎師可以絕對準確地做到一綫不差！

這種功夫乍然聽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難道騎師心裏有個時鐘麼？

是的，一個經驗豐富的騎師，內心不但有個時鐘，實際那是一個秒表！說穿了就是他在腦袋裏數着「的答的答」的次數！每數一次便是一秒！

當然，他不會眞的像時鐘一樣叫「的答」，而是快慢有如時鐘的擺鉈一樣，在內心慢慢的計算着：「一，二，三……」

就是這樣，騎師騎在馬背上可以絕對掌握時間的準確性。

林愛莉現在也用這種方法去計算時間，以確定了車子在郊區公路上大約行駛若干分鐘。

只要知道行車的大約時間，將來就有希望查出秘密練靶塲所在！

當然，除此之外林愛莉還得憑她的經驗和感覺去推測當時的行車速度等等。

但是，她身旁的中年人好像存心要破壞她的思潮一樣，又跟她搭訕。

林愛莉一經開腔說話，正是心無二用，腦袋裏的數字立即就混亂了！

她的努力毫無疑問是白費的，却又不能埋怨那中年人，只好在心裏叫倒霉！

車子的速度減慢了！

似乎在拐彎！

路面可能不平坦，否則不會有如跑馬一樣，坐在車內一抛一抛的，還好車子越開越慢，否則車內的人頭部可能撞碰着車頂！

「轟隆轟隆……砰砰彭彭……」這是甚麼聲音？

似乎是打鐵，又像在拆船，附近難道是一處海傍嗎？

車子最接近時，幾乎敎人震耳欲聾！還好只是一掠而過！

這一段路面比較平坦了，車子也開得比較正常！

大約三分鐘之後，車子停了下來！

林愛莉心裏想：可能到了！

果然，中年人推開車門，把林愛莉摻扶着下車，但仍然不准她除去黑眼鏡——這是一副絕對不能透視的眼鏡。

林愛莉覺得對方的確想得周到。以剛才的過程而言，即使她是個受過訓練的特務，恐怕亦無法憑感覺推測這是離市區多遠的地方。

但是，這必然是郊區地方，則似無疑問。因爲汽車過處，會聽到路旁有樹葉沙沙作響之聲，而且行車速度頗高，這是超出了市區行車速度限制的。所以林愛莉肯定這是郊區！

中年人扶住林愛莉走進一處有石階的地方，進了屋，關上了門，再走一段路，然後才准她除了眼鏡。但四周却一片漆黑！

林愛莉正想問爲甚麼，「拍」的一聲，燈亮了，林愛莉感到一陣眼刺，立即就要閉上了眼睛。這是一個人視覺方面的反應！

即如一個人由黑暗的電影院出到光亮的街外一樣，眼睛一樣感到受不了！但習慣了之後，慢慢又回復正常！

林愛莉用手掌放在眼眉之上，束着眉，放眼四望，只見這是一間長方形的建築物，從見到的設備推測，這就是秘密練靶塲了！

中年人再走過去把一列燈掣按下，室內遠處有更多的燈光放亮！

遠處有人影出現，但細看之下，那些人動也不動的，原來都是假人！

正如中年人早些時對林愛莉所講的一樣，假人是射靶的對象，有高矮肥瘦之分。

中年人笑了笑，驕傲地說：「我的設備，相信飛鏢俱樂部也追不上吧！」

林愛莉道：「你是做生意的，人家只是供會員玩樂的，怎可以相比？」

中年人吩咐一名侍候在側的助手說：「把來福槍拿來，讓小姐揀一支！」

助手跑到鄰室去，那是與射擊室有門可通的數間房其中之一。

不久之後，助手推動着一個不銹鋼製成的企身櫃過來！

那個鋼櫃大約有十八英寸厚，兩英尺那麼濶，高約四英尺左右。下面有滑輪。從助手推動它的情形來看，相當沉重！

鋼櫃的正面和反面都有鎖，櫃身漆上了深灰色，看來相當堅固！

鋼櫃推到中年人面前，林愛莉可以清楚地看見，鎖着櫃門的是一種密碼鎖。中年人用背部遮住了林愛莉的視綫，親自動手去扭動那些密碼盤！

林愛莉心裏好笑，中年人的下意識舉動實屬多餘，莫說她目前根本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即使知道了也不會把這櫃內的槍械偷掉！

櫃門打開，裏面的槍架既精緻又名貴，平擺放着五支來福槍！

每支槍鑲在紅絨的框格之內，配件却在櫃門這邊，同樣是紅絨鑲成的，十分美觀大方！

林愛莉仔細看清楚，其中竟然有一支是美製的新式「M十六」型步槍！

但是，她不敢說出她的想法，如果她就此追問，只怕中年人會生疑心，因爲一般人是不會太過懂得軍火的類型的！

林愛莉看見中年人從中挑選了一支交到她的手上：「試試這支吧，款式雖然舊一些，但非常準確，謀殺甘廼廸總統的也是這一類型的來福槍，加上瞄準鏡，保證你滿意！」

林愛莉接過那支來福槍，把槍托放在肩胛上，單着眼睛試行瞄準。

中年人把瞄準器和子彈取來，交給林愛莉。林愛莉不以爲意地，逐一裝上去！然後又對着遠處的假人目標瞄準。

中年人伸手在一排按掣上按動了其中一個，只見那邊遠處有一個假人竟然自左至右的走動起來！

「砰」然一聲槍响，假人的動作立即停止！呆在那裏不動！

中年人笑道：「好眼力！」

說着，他又伸手過來，把來福槍取回，交到身旁的一名大漢手上，又對林愛莉說：「我們一齊過去看看吧！」

林愛莉相信他的內心有點戒備，否則不會立即把槍取回交給他的助手保管。其實林愛莉心裏想，就算她有天大的胆，擁有三頭六臂，也決不會在這種環境底下有所行動！

但是，中年人幹的既是偏門生意，他步步爲營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中年人陪着林愛莉步至假人前面，只見假人的左臂衣袖被子彈擦破了少許，而彈頭則射進後面的牆壁上面去，隱約可見！

中年人說：「這些假人活靶十分敏感，即使一條頭髮被子彈擦過，它會整個人停頓不來，因此剛才我一看見它停止活動，就知道你擊中了它！」

「你的設計的確新奇得很！」林愛莉打量着那些假人！

分別置於滑動軌跡之上的假人超過十個以上，除了高矮肥瘦之外，還有坐式和站立式等等，但每個都可以電動控制，令它活動起來！

中年人問：「你的槍法一定練了不少時日吧？」

林愛莉說：「是的，我覺得這玩意十分有趣。」

中年人笑指「受槍傷」的假人說道：「如果你丈夫眞的被你這樣擊中左臂，你猜他會怎麼樣？」

「他會靜悄悄的去找醫生。」林愛莉說，「或者回來向我說謊，說這是刼匪幹的好事，但我敢打賭他不會去報警！」

「爲甚麼？」

「因爲名譽攸關！如果報警，警方一定追根究底，他勾搭有夫之婦的醜事，便會被報紙揭發出來。他不會笨到這個地步！」

中年人道：「是的，有錢人的名譽比鈔票更加重要啊！」

林愛莉道：「我們並非大富大貴，只是個商家而已。」

中年人又問：「你滿意這支來福槍麼？」

「最好讓我多揀幾支，剛才一支我嫌它太過笨重！」

其實林愛莉的眞正目的只是想看看他手上擁有多少槍械而已！

中年人似乎很樂意做成她這宗買賣，於是帶她回到鋼櫃前面，說道：「你可以試試其他的。」

林愛莉問：「除此之外，還有嗎？」

「後面還有一些。」中年人去到鋼櫃後面，打開了櫃門，說道：「這是比較新式的，威力極大，但我以爲你用不着！其實以你這種動機，目的只想嚇嚇你走私丈夫，根本無須如此破費，租槍豈不是更加化算麼？」

「租一次，價錢若干？」

「每租一次，配子彈三枚，租金二千，限四十八小時內交還，每過一天，加租一千。」

「你比起那些貪而無厭的業主更可怕！」林愛莉笑道。

她看看櫃後另一面，同樣有五支鑲在紅絨框格內的來福槍，看來確是最新欵式的，就是不知道除了這些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

因此林愛莉又故意問：「還有嗎？」

「這些都不合你的心意麼？」中年人故意問道。

「不！我只是想找一支比較輕盈的。」林愛莉說，「你也知道，我要方便携帶，越輕盈越好！」

中年人說：「這些都是可以拆開放入盒子裏帶走的！」

「你似乎覺得我的要求太討厭！」林愛莉笑道。

「不！事實上目前我只有這些。但我可以讓你參觀一下那些手槍，手槍的欵式則比較多。」中年人又吩咐一名大漢去把手槍拿來！

林愛莉故意說道：「你眞了不起，本市警方綫眼這麼多，你竟敢做這種生意！」

「任何一種生意都有危險，即如拿着眞金白銀去炒股票，風險不是一樣大麼？」中年人聳聳肩，「我所以歡迎你租槍，就是因爲近來風聲太緊，入口不易，正是賣一支少一支。」

「你能運入這麼多，已算你本事！」林愛莉又問：「爲甚麼近來困難增加？」

「政府嚴厲風行進行反貪汚，我們肯花錢也沒有人敢收，有甚麼辦法？」中年人苦笑一下！

這時候，那大漢已將另一個活動鋼櫃由鄰室推了過來！

鋼櫃同樣大小，只是裏面却放置了一些手槍，大約每邊有二十支。由於那些鑲了紅絨的框框大小合適，所以即使是竪直的，也不會掉了下來。何況機掣的部份有個小鋼鈎伸出，那就更加保險了！

中年人取出一支曲尺手槍，用絨布抹了幾下說道：「歐美職業殺手多數採用這一種。」

林愛莉故意問道：「這槍可以加上滅聲筒嗎？」

「可以的。」中年人從櫃門後面的框格內取出一個滅聲筒，又把一排子彈由把手處揷了入去！然後交給林愛莉：「你試一試吧！」

林愛莉接過了手槍，轉身向着靶塲那邊瞄準了。

中年人按動了控制器，一個假人立即在軌道上移動起來！

「砰砰」一連响了兩槍，只見那邊的假人立即停止移動！

中年人說：「好眼力，現在加上滅聲筒給你試試看！」

中年人接過手槍，在槍管上加上了一個滅聲筒，又把槍交還給林愛莉，然後他又動手去弄那些控制假人的開關掣。

另一個假人在軌道上以較快動作掠過的！

「拍拍」兩聲低沉的响聲，那是加上了滅聲筒之後的效果！也只有林愛莉自己才可以聽到！

「那邊假人停下來了，小姐，你眞了不起！」中年人讚嘆道，「我相信你在飛鏢俱樂部裏，射擊的成績一定很高！」

「是的，我經常練活靶！」林愛莉說。

中年人道：「看你出手，你不大像個普通人！」

「難道你以爲我會是個女警嗎？」林愛莉半開玩笑說。

中年人含蓄地笑了笑！

林愛莉在這一剎那間，感到有些害怕！

中年人伸手取回那支手槍，說道：「你前後試了五槍，還要再試嗎？」

「讓我自己揀槍再試！」林愛莉走到儲手槍的鋼櫃另一邊！

中年人打開了櫃門，讓林愛莉自己動手選擇手槍，他則在一旁監視！

這時候，林愛莉因爲改變了站立的方向，無意中發覺一些牆上的裝飾是假的，一個小洞孔之內出現了一隻怪眼！

林愛莉心裏一凜！但表面却故作鎭定。

她若無其事地選擇手槍。她發覺每一支手槍的槍腔之內，都沒有子彈！

她終於選中了一支，交到中年人的手上：「我想試試這一支！」

中年人接過一看，笑道：「小姐，你很識貨！」

他爲她裝配上子彈和滅聲筒，又爲她操縱那邊遠處的假人！

「砰砰」兩下低沉的聲响，似乎並未命中目標！因爲那些假人並未中途停下來，由左至右，一直到盡頭處才停止！

林愛莉嘆了一口氣，苦笑道：「我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了不起！」

「偶然失手也難免的，你到底不是一名職業槍手。」中年人說。

「如果我是職業槍手就無須再向你租槍或買槍了，對嗎？」林愛莉故意這樣說。

「你錯了，你以爲這個地方讓你隨便携槍出入麼？」中年人道，「即使你是職業槍手，也非光顧我不可！」

「爲甚麼？」林愛莉說：「職業槍手當然會用他們自己帶來的槍械！」

「小姐，你以爲帶武器入口是易如反掌的事嗎？」中年人說，「如果沒有門路，相信帶一把刀子也不容易，信不信由你！」

「聽說海員們常常把手槍帶回來。」

「那些多數是舊貨色，附近一些小國的腐化軍人以賤價售給海員，識貨的人才不會購買，萬一失靈如何是好？」中年人又說：「但是我們這裏的貨色不但最多最齊備，而且性能十分可靠！」

林愛莉笑了笑，說道：「剛才就不知道是你的貨色不可靠呢，還是我的眼力不可靠！」

「你可以再揀過另一支！」

「還有其他的嗎？」

「一般來說，這兩個櫃裏的，已經不錯了。」中年人忽然笑了笑說：「小姐，我看你剛才只是胡亂射兩槍，根本未有瞄準。」

林愛莉心裏又是暗暗吃了一驚！

是的，自從她無意中發現那邊牆上有人偷窺之後，便感到有點不妙，她覺得她不能太露鋒芒，否則更易引起對方的疑心，想不到這傢伙冷眼旁觀，竟然會看得這麼淸楚。

「我看，你的眞正目的不過是要看看我到底有多少貨色，是不？」中年人又說：「我不妨坦白告訴你，如果你眞的須要的話，我可以供應你裝備一個師的武器。但是，我看得出，你不是那種客。」

林愛莉担心夜長夢多，中途又有變卦，因此說道：「既然你不高興，我就從中揀一支來福槍，但我担心現金不够，你收支票嗎？」

「我要向老板請示一下。」

「你不就是老板嗎？」

「別開玩笑了！」中年人笑道，「我那裏有這麼大的資本？」

林愛莉不禁又想起她剛才無意中發現的怪眼，那可能就是主持這軍火集團的幕後人。

他是誰？他認識自己嗎？——林愛莉不禁暗自忖測着！

當地許多三敎九流中人都認識這位「迷你女賊」，尤其是跟她作對過的黑道中人，更加印象深刻。因此，萬一那幕後人認識她，她的處境就堪危了！

無論如何，目前林愛莉也是勢成騎虎。她

惟有硬着頭皮說：「如果你担心支票不兌現，我可以立刻向銀行提現鈔，但要煩你派人跟我一齊到銀行去。」

「好吧！」中年人說，「你先揀槍，回頭我再送你入市區去！」

中年人說完，跑到室外去了！留下二名彪形大漢在旁，對林愛莉虎視眈眈！

林愛莉一邊在兩個鋼櫃之間選擇槍械，一邊留意那邊牆壁的動靜。

那洞孔封閉了，表面實在看不出破綻。但林愛莉肯定剛才確實有人窺視過這邊情形了。

林愛莉現在不能不担心了，她不知道中年人跟他的後台老板說些甚麼，更不知那個幕後人是否認識她，然則，等一會兒會發生一些甚麼事？實在沒有人知道。

林愛莉面對着的槍械都沒有子彈，別說還有二名大漢在旁虎視眈眈，就是沒有人監視她，她也會無所施其技！

她沒有辦法知道這是甚麼地方，更不知道如何離開這裏。

林愛莉表面在揀槍，內心却在不斷地想：這販賣軍火集團，到底是否與那些槍手們有關呢？

即使全無關係，那些職業槍手們會不會來此租槍或者買槍？

林愛莉爲了避免引起對方的疑心，一直未敢斬釘截鐵地問那中年人，到底那些外來槍手是否向他這裏取得槍械。

但是即使她有勇氣去問，相信對方也不會坦然告訴她！

林愛莉不知道自己是否摸錯了門檻，但無論這個軍火集團也是當地的罪惡淵藪之一。

如果那中年人不是志在誇大，那麼，職業槍手們假如須要來此殺人的話，看來也只有這裏才可以供應他們殺人的武器！

但是，那一種工作須要同時聘用這許多職業槍手？

各國的職業槍手們突然雲集於此，是否眞的就是爲了對付一個人或者某一個集團的人？

林愛莉正在思想間，那中年人又回到了她的身邊來，中年人對她說：「小姐，對不起，你只可以選擇一支合心意的手槍！」

「爲甚麼？」林愛莉呆了一呆！

「我不知道，原來我們老板已接下了一單大訂單。」中年人說，「所以那些長槍一支也不能賣給你！」

林愛莉道：「這裏有十支，怎麼一支也不可以？」

「老板的主意，他已答應了別人在先，眞對不起！」中年人道。

「你眞令我難明，誰要一次過買下十支長槍那麼多？而且你剛才還親口說過，只要我眞的須要，你可以供應一個師人員的裝備。」

「那不過我故意誇大的。我不是告訴過你嗎？近來風聲緊，我們來源缺乏，反正你只不過是爲了對付自己那走私的丈夫，買一支或者租一支手槍已足够，何必一定長程來福槍？」

「好吧！」林愛莉說，「你既然不肯出讓，那就租一支來福槍給我！」

「小姐，你何必一定堅持要來福槍？」中年人苦笑道，「老板剛才吩咐我，這批長槍一支也不能動！」

「租也不可以麼？」林愛莉是有心試探他的！

「是的，租也不可以！！」中年人肯定地說。

林愛莉笑道：「你可能怕我付不出錢，是不？」

「不！不！絕對不是這意思！」中年人說，「我根本一直未知道老板忽然之間接下了這麼大的一宗生意，否則，我決不會把你帶到這裏來！」

「你好像只是借老板之名，其實你是否有另外一個老板我也不知道。但是，一切早已講妥了，這點却是事實。大概因爲剛才我說沒有現錢在身邊，你可能有些戒心吧？」林愛莉說道。

「不！不！小姐，你千萬不要誤會，我絕無輕視你的意思，錯在我事前未曾與老板連絡好。」中年人說，「其實你買一支滅聲手槍已足够了，最多我信你，讓你開支票！」

「如果只買一支手槍，數千元我身邊有的，何必開支票？」林愛莉又說，「不過我懷疑你所講的老板，是否眞有其人？」

「我何必騙你？小姐。」中年人苦笑道，「誰會有生意不做的，事實上是我們貨源不足，只好請你原諒。現在請你揀好一支手槍，配好子彈之後，我用車子送你回市區去！」

「好吧，既然你這樣說，我也不能勉强你。」林愛莉這時横眼往牆邊瞥了一眼，發覺那兒又好像有隻怪眼在偷窺。

但是，她明白到本身處境的危險，但求能安然離去，她暫時也不想再追究下去！

即使她追究下去，相信也沒有結果，反而可能得到相反的後果！那時就有可能弄巧反拙，甚至打草驚蛇。

林愛莉最後挑選了一支手槍，付了錢，配好滅聲筒及子彈之後，便由中年人再次爲她戴上了眼鏡——那對不能透視的黑眼鏡。

中年人又再把林愛莉帶上那輛汽車，慢慢地離開那秘密地點！

同樣可以聽到一些鐵器敲擊聲，同樣經過一段凹凸不平的路面，也就等於說，他們沿住原來的途徑返回市區！

林愛莉雖然買了一支手槍，但是中年人十分謹愼，沒有讓她立即就裝上子彈，聲明子彈由他暫時代爲保管，入了市區之後才交回給林愛莉，彼此也就算作交易完成了！

林愛莉覺得中年人這做法也相當公道，如果手槍裝上子彈，萬一她作反如何是好？

中年人沿途很少說話，他似乎沒有來時那麼健談，林愛莉反而覺得有些奇怪！

林愛莉開始有些担心，他們會不會在中途把她處決？

這種担心絕對不是多餘的，只要幕後人懷疑她的企圖，或者識破了她的眞正身份，一切不幸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因此，林愛莉在內心暗自戒備。

正當她在胡思亂想之際，車子突然停了下來！

林愛莉眼睛雖然看不見事物，但耳朵却十分靈敏，只要她身旁的人有什麼輕舉妄動，她就會奮不顧身，先發制人。

車子剛停下來，那中年人就說：「小姐，請你在這裏下車！」

林愛莉因爲戴上不透明的眼鏡，根本看不見外間一切事物，所以奇怪地問：「爲什麼在這裏下車？」

中年人道：「小姐，這裏已經是市區，我們的交易也完成了。你今天跟我們的一切，切不可跟人提及，否則吃虧的是你！」

中年人又把手鎗子彈全都給了林愛莉，推開車門讓她下車，同時說道：「別把眼鏡除下，直至聽到我們的汽車離開後才可以，明白了嗎？」

林愛莉從語氣中聽不出對方有任何惡意，因此她也沒有再往壞處想。

她把手鎗子彈納入口袋中，下了車，隨即聽到汽車馬達聲逐漸遠去！

她對那中年人的說話有點半信半疑，到底

這裏是否市區?

她除下黑眼鏡，有一種「重見天日」的感覺，眼前果然是市區，只不過這是一條相當僻靜的街道，所以很少有汽車和人聲而已。

林愛莉小心翼翼地將那副黑眼鏡袋好，然後轉出大街，截了一輛街車離去！

林愛莉吩咐司機把車子開往特警總部的秘密辦事處去。

她把那副黑眼鏡交給任如重，因為她相信上面必然留下那中年人的指紋，這可能就是重要綫索之一。

林愛莉又把她的經歷說了一遍，任如重一邊叫人記錄起來，一邊通知阿生。

呂偉良和阿生一直在替林愛莉担心，想不到現在他發現的似乎更為重要。因為阿生率領的特警人員已先後查過來自各國的皇牌鎗手的行囊，證明他們沒有武器帶在身邊！

那麼，槍手們如果要在本市殺人的話，除非改用利刀，否則槍械供應方面，十之八九就是來自這個神秘的軍火集團。

呂偉良開始覺得事態嚴重，因為林愛莉說，軍火集團那十支長槍均要保留下來。從幕後人臨時作出是項決定這一點看來，證明林愛莉並未摸錯了門路，大概是由於幕後人臨時接到一宗大生意，才會取銷中年人與林愛莉議好了的交易。

有什麼人可以一次過收購十支槍?

根據中年人開出的價錢，這宗交易起碼也超過十萬元。

誰會一次過付出十萬元以上購買軍火?

在多事的國度裏，革命份子可能會大力收購軍火，但這裏似乎不可能有這種事情發生。

任如重，阿生和林愛莉都非常同意呂偉良的想法，他們認為事不宜遲，立刻就要找出神秘軍火集團的軍火庫，以免那些專供暗殺用的槍械落入職業殺手的手中。

林愛莉憑記憶把阿生等人引領至一舊樓，那是一個綽號叫「道友洪」的人，幾經轉折才帶她到那兒去會見中年人的地方。

但是，那兒只是一幢空樓，鄰居說，那兒已丟空半年以上了，業主在外國未返。

林愛莉不難想像到，那是被人利用作會客的場所。事實上中年人如此神秘，又豈肯讓他們常常出現的地方給一個陌生人知道?

現在林愛莉只有試一試她的記憶了。

她把眼睛閉上，然後令阿生開車往郊外，在想像中那可能是北郊。

阿生把車子開至北郊公路之後，又依照林愛莉的指示，把速度加快！

車行至若干時間之後，林愛莉又令阿生把車子停下來。

她睜大雙眼，四下裏張望，看不見附近有分岔路，以為摸錯了門路，於是洩氣地叫阿生把車子重新掉頭開返市區。

但是，當車子掉頭駛了不久之後，林愛莉立刻又叫住阿生！

阿生停車道旁，問道：「你又想到一些什麼?」

林愛莉指指一些路旁，那邊有一個路口，很窄，看來是一條僅可行一列車的單程路，又可能是通往一些鄉村的小徑。

林愛莉對呂偉良和阿生說：「可能就是由那兒入去，剛才我們的車子也許開得太快了，我直覺上總覺得沒有走錯了方向！」

呂偉良也覺得除了車子的速度有快慢之外，還有一些交通燈位的阻延，所以林愛莉在時間上的估計方面也有出入。

阿生把車子開入那條分岔路，只覺得那兒凹凸不平，車子行駛其中，猶如跑馬一般，林愛莉卻興奮地對他們說：「對了，對了，我們找對了方向！」

呂偉良不禁問道：「愛莉，你怎麼知道找對了?」

「我記得路是凹凸不平的，就像現在一樣！」林愛莉說。

阿生笑道：「相信許多通往鄉間的小路都是這麼樣的。」

呂偉良卻說：「我以為未必，有些鄉村小路很平坦，只有未發展的私人地方才是這樣。愛莉，你再細心想想，有其他特徵嗎?」

「有的！」林愛莉毫不考慮地說：「一種金屬敲擊的聲音！」

阿生小心地把車子開進去，但是沿途並未聽到任何聲響！

林愛莉開始有些懷疑，但呂偉良提醒她道：「這是將近黃昏的時候了，如果那是某些工廠發出的音響，這個時候，工廠的工人也收工下班了。」

話猶未完，林愛莉又叫阿生：「停車！」

原來這時候他們都可以看見前面右邊路旁有一塊大空地，上面堆滿了一些廢鐵，鐵桶等物。

林愛莉興奮地說：「我們果然沒有找錯！這裏前面就是目的地了！」

呂偉良令阿生把車子開前少許，然後下車步行。

只見附近是一處僻靜的海灣，一艘躉船停在廢鐵的工場的旁邊一個私人碼頭上。

沿住海岸綫前進，不遠處又是另一處私人碼頭，一艘快艇停在那裏。

阿生將車子在路旁停好之後，走過來說：「有什麼發現嗎?」

呂偉良道：「看情形除了陸路之外，這裏還有水上交通！」

林愛莉這時已越走越遠，她要盡其所能地辨認出秘密靶場之所在，相信那兒也就是一處私人的軍火庫。

毫無疑問，對方是有槍的，所以他們不能不小心翼翼，以防萬一！

當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前進時，林愛莉已經折過來對他們說：「果然沒有弄錯，前面就是我到過的地方了，快通知處長他們！」

呂偉良問道：「你當時看不見東西，怎可以說得這麼肯定?」

「金屬敲擊聲絕對是由工場發出的，工場的空地上只有籬笆圍繞，所以當時我們車子經過時，也聽得份外清楚！」林愛莉又說：「另外，我記得那中年人扶我進屋時，曾走過一些石階，前面一幢農莊式的屋子，前門也有幾級石階。」

呂偉良和阿生瞪目蹺足望過去，那邊果然有一幢頗大的鄉村平房，看來好像沒有人居住一樣，一副黑漆大門，漆油已經剝落了。

門前的石階是用大麻石堆砌成的。

兩扇大門鎖上了。

屋子四周遍植樹木竹林。

就在一處竹林後面，隱隱約約有些發光物體，但由於日落西山，光綫非常昏暗，所以他們看不清楚那是什麼東西！

他們走得較接近才發覺，原來那是一輛頗為陳舊的大房車。

剛才他們看見的發光物體，就是車窗上面的玻璃。

再走得更近門前時，他們又看見那門上的大鎖也是偽裝的，根本沒有把兩扇門扣在一起，但在遠處看卻好像雙門緊鎖一樣。

呂偉良低聲對阿生說：「你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處長，我和愛莉設法進去看看！」

阿生道：「你們手上沒有槍，太冒險了！不如等我回來再採取行動！」

豈料話猶未完，大門突然打開，裏面走出幾個人來！

三俠一時閃避不及，雖然彼此之間並非打個照面，也可以互相看見了。

阿生眼看勢成騎虎，立即先發制人，拔出手槍，揚聲大喝道：「不要動，把雙手放在頭上……」

但是對方的反應極快，只見幾個人影分別朝不同的方向飛竄開去！

有人竄向屋外，有人退返屋中。

阿生迅速發射了兩槍。

一名大漢立刻倒在石階之前。

與此同時，屋外屋內也有人開槍還擊。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明知他們手上沒有槍，一定會吃虧不少，於是紛紛躲向路旁一些凹陷的地方，以避過對方的子彈。

阿生雖則槍法如神，畢竟也明白到孤掌難鳴的道理立即倒退幾步，躲向一處石堆後面。

石堆不高，阿生只能伏在地上，否則好容易頭顱開花。

一時之間槍聲卜卜，呂偉良看見對方火力猛烈，担心他們三人會被包圍，於是一邊吩咐林愛莉爬行回汽車裏去，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任處長，一邊向阿生提出警告，以防他彈絕被擒！

其實阿生十分機伶，他能夠這麼快便獲得任如重的賞識，當然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他不但有勇，同時亦有謀。此刻他並未再開槍還擊，只是靜伏在那石堆後面，伺機而動。

天色越來越黑，雙方都感到視綫朦朧，但阿生不肯往後撤退！

他曉得撤退之後雖則安全，但卻給對方有可乘之機，因為距離越遠，視覺和手槍的射程同樣困難，對方的人便會逃去。

同時屋內的人亦必會冒險出來，把門前石階下的傷者拖入去。

阿生不像呂偉良的地方，也許就是因為他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因此有時他不夠仁慈，甚至有些殘暴，那正是嫉惡如仇的具體表現。

眼前他不許對方把傷者救走，在呂偉良眼中就有些不夠人道，其實阿生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起碼的收穫——縱然屋內屋外的人都逃脫了，留下一名傷者對他來說也極之有幫助的！

天色雖然越來越黑，對方的火力也越來越加猛烈。但是，阿生還是按兵不動！

阿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只有一支手槍，連同口袋中的子彈也只有十餘枚而已，如果消耗得過份，對方便佔盡上風。

現在他只希望以靜制動，在可見的情形底下，只要屋內有人奔出，他便見一個射一個。阿生知道挨下去未必一定吃虧的，因為特警組人員只要接到報告，便乘直升機出發。

但有利必有害，只要對方看準阿生的弱點——只要一支手槍，他們就會由橫門或者後門出來，對阿生展開反包圍，那時的危險程度就更大了。

太陽雖然已經下了山，但戶外的光綫依稀可見，這點對阿生較為有利，否則人家衝到了眼前，他可能還不知道。

呂偉良等到林愛莉由汽車裏回來，便在路旁的隱蔽處急不及待地問她：「通知了任處長嗎?」

「直升機隊一直在待命出發，相信很快就會來了。」林愛莉又問：「阿生怎麼樣了?」

呂偉良說：「他的處境很危險，只怕屋內有人衝出，我們亦同樣受到包圍。」

話猶未完，屋內突然又射出了一連串槍聲，阿生卻未發一槍。

忽然之間屋內大門打開，有二條人影先後奔出，衝向海傍！

「砰砰」兩聲槍响，阿生在黑夜中只擊中了其中一人，另一個迅速消失！

由於阿生開了兩槍，對方發覺了目標所在，立即集中火力向那兒射擊，阿生看來毫無還架之力。同時屋內繼續有人衝出，他們並未遭到射擊。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這邊看見，卻無從加以援手，呂偉良雖然有萬能拐杖在手，但在這種環境底下，卻變成英雄無用武之地。

現在呂偉良只担心阿生的生命安全，尤其是在這種陌生環境中，任何不幸的事情都可以發生。

呂偉良突然想起那部特製汽車來。

對了，那輛汽車是特製的防彈汽車，而且還是水陸二用的，為什麼不加以利用?

呂偉良拄杖竄向汽車停放的地方，那邊已傳來一陣陣馬達之聲。

林愛莉情不自禁地叫將起來：「不好了！他們由水路逃走！」

呂偉良這時已將近竄至汽車旁邊，回頭一望，只見海面上一艘快艇已由岸邊開出。

三俠較早時曾經看過那兒一處私家碼頭停着一艘快艇，但想不到是對方救急的交通工具。眼看對方就要逃之夭夭，呂偉良急忙跳上汽車，迅速開至林愛莉身旁，林愛莉非常有默契地攢進汽車裏去。

呂偉良再將車子開到石堆後面去找阿生，只聽到阿生揚聲大叫：「快去追他們吧！別理我，我會自己照顧自己的了，千萬別讓他們脫逃！」

原來阿生也記起了呂偉良的汽車是一輛水陸二用的特製汽車，他看見那艘快艇就要逃去，心裏為之焦急萬分，所以情不自禁地叫將起來。

呂偉良只担心阿生的安危，至於那些歹徒，反正已有二人倒地受傷，即使逃脫的是要犯，呂偉良也不會着緊。不過阿生既然揚聲嚷着要追，呂偉良也只好迅速將車子開往海傍。

但是，海傍一列石堤高達二尺，呂偉良的汽車雖則是水陸二用的，卻無法越過，靠近碼頭那邊又有幾支石躉，同樣無法衝過。

呂偉良開着車子左衝右闖一會，仍然無法開入海中去，只好折返屋子前面的空地來。

但是，阿生這時卻不知所踪。

門外石階之前倒着二名大漢，其中一人已經昏倒過去，另一人卻在痛苦呻吟。呂偉良亮了車頭燈，示意林愛莉下車去。

呂偉良也拄杖躍下車，竄入屋內。

林愛莉的目的是向二名倒地的大漢繳械，但是二人身上或附近地上均無武器，林愛莉於是也急急衝進了屋內。

呂偉良這時正在屋內展開搜索，他亮了手電筒，四處奔竄，卻找不到人影。

林愛莉曾被人帶到這裏來，她對這裏環境到底比較熟悉，於是帶領着呂偉良去找秘密練靶場之所在。

到達一間房門時，呂林二人已經發現阿生的踪跡，原來阿生進來之後，也在四處搜索，他發覺這兒一度門緊緊閉上，覺得可疑，正設法開啓它。

阿生回過頭發覺是呂偉良他們，忙說道：「怎麼你們不去追踪他們?」

呂偉良道：「算了，我們的汽車無法開進海中去，石堤太高了！」

呂偉良的說話阿生當然相信，他又說：「你發現了一些什麼?」

阿生道：「人可能逃光了，但我們希望找到軍火庫之所在！」

說話之間，阿生已將那度門撬開，呂偉良是個開鎖專家，身為徒弟的阿生自然也不會示

弱。

房門開處，出現在眼前的只是一片黑暗。

阿生用手電筒找到燈掣所在，開了開關，但是，似乎沒有了電流。

阿生順手用電筒往四下裏照耀了一遍，這一間果然就是秘密練靶場。

林愛莉認得室內一切佈置，他帶着師徒二人至橫門那邊。

由於練靶室四周的隔聲設備極似電台的播音室，所以門板特別厚，分前後二度，阿生開了一度又一度，這才到了隣室！

林愛莉記得隣室這邊是存放二個鋼櫃的地方，那些鋼柜也就是活動的軍械庫。

三俠進來之後，在電筒光的照耀之下，發覺二個鋼柜還在着！

林愛莉大喜，指住鋼柜說：「那些槍械就是存放在這裏！」話猶未完，阿生已經走了過去，將柜門打開。

林愛莉記得這些鋼櫃之門是用號碼旋盤控制的，怎麼會這樣容易順手一拉就開？因此她心裏已感到有些不妙！

果然，櫃門打開之後，裏面空空如也。

兩個鋼櫃之內的槍械都不知所踪。

林愛莉道：「他們的交易可能成功了，我們還是先把那二名大漢抓住也許會有綫索？」

三俠跑出屋外，俯望地上，卻不見了二名受傷的大漢，只留下斑斑血漬。

仰首張望，却隱約看見數架直升機找出正確方位降落。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追踪着地上留下的血路，直至廢鐵工塲那邊！

阿生會合了特警組人員之後，首先由一架直升機投下了照明彈，另一架直升機在無綫電的指示下，在海面上追踪快艇。

在照明彈的幫助下，呂林二人終於在廢鐵堆中找到二名受傷的大漢。

原來傷重昏倒的甦醒了之後，與另一名傷者立即逃亡，二人明知傷重難以逃得更遠，只好暫時躲到廢鐵工塲裏去避一避，却想不到傷口流血不止，留下了一條血路。

呂偉良把二人帶到門前，由阿生加以盤問。特警組人員則包圍這農莊四周，大舉搜索。同時警方巡邏車此時亦已接到命令，將郊區一些公路封鎖，海上巡邏隊亦已出動，協助特警組的直升機兜截在逃的快艇。

犯罪集團　驚人陰謀

國際特警組與當地警方配合行動，出動了海陸空人員數百，結果總算成功地完成任務，軍火集團大部份犯罪份子落網，祗是幕後操縱者聞風先遁。林愛莉認出那個中年人，他叫林相成，肯定是個大頭目而已，眞正的幕後老闆據說姓黃，是一名泰籍華僑。不過警方關心的已不是這些，而是對方那批軍火的下落。

國際特警和當地偵探人員分別查問落網歹徒，知道那十支長槍以及一部份配備滅聲筒的手槍，已經落入一批神秘人物的手中。

部份手槍會被軍火集團的歹徒用以對抗警方，現在當然有了下落。

根據林相成的口供，他的幕後老闆會將一批來福槍，瞄準器，行刺用的手槍，滅聲器以及子彈等等，以高價賣給一個集團。

警方固然重視這件事，國際特警更加大為緊張，阿生甚至懷疑那個買入軍火的神秘集團，可能包括了來自各國的神槍殺手在內。

林相成又說：「這一回眞的是黑狗得食，白狗擋災。據我所知，這一宗買賣是最大宗的，我的老闆收益在二三十萬元之間，如果不是交易完成，現在他便可以說是血本無歸。」

是的，現在那幕後老闆已收了錢，逃之夭夭，祇留下這輩代罪羔羊而已。

警方一邊追緝那個軍火集團的幕後老闆，一邊偵查誰人購下如此大批軍火武器，國際特警却注意購買軍火的動機。

這是一個自由商港，許多國家的革命份子都利用這裏官員的弱點，跑到這兒來購買軍火，或者幹其他非法的勾當。

當地官員們的最大弱點當然就是貪污，因此不少非法勾當明知故犯地一再發生，却往往順利獲得通過。但是，自從新任市長嚴格執行反貪污政策之後，情形似乎有多少改觀了，不少犯罪性勾當已相應地減少。

姑勿論是否有了收買民心，或者這位新市長賦性耿直，總之，一個反貪污運動進行得有聲有色，令到人心大快，輿論一致讚賞，却是事實！因此，根據國際特警的情報指出，國際軍火商已不敢在此活動，一般小國的游擊隊祗能依靠某些大國的秘密供應。

阿生為了進一步證實那批槍械是否落入職業殺手的手中，把五名來自各國的皇牌槍手的照片，讓林相成等人辨認。

林相成有些猶疑，但阿生告訴他：「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你不合作，我們也沒有辦法，但可能有許多人要死得不明不白！」

林相成沉思片刻，終於說道：「其中一個金髮的男子很像照片中的人，他的槍法十分準，可以稱得上百發百中，是老闆帶到秘密靶場來的。另一個是阿拉伯人，白頭巾黑眼鏡，我不敢肯定他是否就是這照片中的人，那傢伙佩彎刀，看來十分神秘，槍法也很好，他們當時射的是高速活靶，從未失手！」

阿生暗暗吃驚。

他對夏維探長說：「失踪的法國人費拉和阿拉伯人卡沙，看來都已經跟他們的僱主接觸了。」

阿生回頭又問林相成：「當時還有什麼人陪同着那二個外國人？」

「本地人，一個樣子高高瘦瘦，另一個粗眉大眼，滿面煞氣的！」林相成說，「我不知他們是誰，但老闆跟他們有講有笑，看來很熟絡的！」

夏維插咀問道：「如果你再見到他們，認得出他們嗎？」

「當然認得出！」林相成又說：「我這麼合作，到底有些什麼好處？」

夏維毫不考慮地說：「將來我們會考慮申請法庭，讓你成為控方證人之一。」

阿生私語夏維道：「看來我們還有一綫希望。」

夏維反問阿生：「又用拼圖認人方法？」

「是的。」阿生說：「另一方面搜集一些可疑犯人的照片讓他認，也許會出現奇蹟亦未可料。」

夏維沉吟道：「這倒是個好辦法。」然後又對林相成說：「你盡力幫幫我們，我們決不會虧待你的！」

探長助手把林相成帶到拼圖室，一組有經驗的警探則將一批罪犯的照片拿來，讓林相成逐一辨認，看看是否其中有他見過人物在內。

一切工作都在加緊進行，國際特警的秘密辦事處以及警方總部澈夜展開各項偵查工作。

其實國際特警組人員一直在馬不停蹄地，對三名國際神槍手展開嚴密的監視行動！

這三名國際職業殺手就是：美國人布列治，墨西哥人查格里以及日本槍手大田一郎。

他們都是受到國際特警長期注視的人物，這時候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到本市來，為什麼？

——這就是當地警方和國際特警急於要找出的答案！

看情勢發展，越來越不像是「不約而同」，而是有人用錢收買他們，集中對付某一個人；甚至謀殺某一個人。

這個人是誰？

夏維探長希望這個人就是他，事實上他也一再接到花圈和棺材等不祥之物，如果有人對付他，那是無須再懷疑的事！

萬一不是他又怎麼樣？

萬一出錢收買國際槍手的人要謀殺的對象不是夏維，那麼，必然是個十分重要的大人物，後果當然更為可怕了。

因此，夏維眞的希望對方要殺的人就是自己，起碼懂得如何防備。但現在人海茫茫，別說已有二名國際殺手失了踪，就是要知道那一個大人物須要受保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個都市的大人物包括受封的什麼紳士爵爺，富豪名流，軍政要人等等，如果要逐一加以保護，恐怕警方傾全力亦難以辦得到。

三俠私心底下開始更加替夏維探長担心，他們覺得事情發展至此，夏維可能就是「目標人物」之一。

正當阿生忙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他突然接到一名特警的緊急報告！

那名特警在無綫電話中向阿生報告說：「大田一郎突然離開東京酒店，乘街車外出，地點未明，我們已派人跟踪他！」

「這是什麼時候了？」阿生實在有點兒弄得長昏顛倒，一邊看看他自己的腕表，一邊順口問他的手下。

那名特警說道：「現在是凌晨五點了，隊長。」

阿生在電話中命令道：「只可以跟踪監視，切勿打草驚蛇！」

「是的，隊長。」

阿生又說：「天亮之前我們仍然會留在警探部內，有事隨時通知我吧！」

電話掛斷了！

阿生聽電話的時候，是在夏維的探長辦公室之內，當時夏探長正在身旁，不禁問道：「為什麼不採取行動捕人？」

阿生說：「沒有證據，採取行動等於叫他們以後更小心，同時亦無法知道他們的目標人物到底是誰！」

「是的！」夏維摸着下頷沉吟道：「他們到底要殺死誰？」

阿生也沉思着說：「照這情形看，不是一個，而是要對付二個或者三個以上。」

「是的，如果只對付一個人，何須五名槍手？」夏維同意了阿生的見解。

「但是，布列治和查格里為什麼毫無動靜？」阿生苦苦沉思着！

「等機會？還是未接到命令？」夏維以研討的口吻說。

阿生自言自語道：「五個人之中，兩個失了踪，他們現在已證明有所行動了；另一個正在行動中，還有兩個……難道這兩個不參加他們的行動？然則，他們又何故如此湊巧地出現在這裏？」

「請外國槍手，在本地買槍，而且還要買十支槍那麼多，到底為什麼？」夏維喃喃自語道。

阿生說：「如果三名外國槍手都是他們聘請的，十支槍也不算多，他們可以花費鉅欵到外國去請皇牌槍手，一次過把僅有的十支槍購下，讓槍手們選用，是絕對可能的事。」

這時候，一名探目進來對夏探長說：「林相成已認出了那二個本地人的面目。」

夏維問道：「他們是誰？」

「一個是白虎堂坐第二把交椅的胡老虎，另一個是青龍幫的柳清河！」探目答道。

夏維出奇地瞪住探目：「有沒有攪錯？青龍幫與白虎堂兩個黑幫是勢不兩立的。」

探目苦笑道：「這才奇怪，但是林相成的確認出就是他們；柳清河與胡老虎過去都有案底，我們犯罪檔案中有他們的照片，照計不會錯的。」

夏維回頭對阿生說：「會不會是兩個黑幫決鬥？」

阿生道：「很難說，黑幫之間往往為利益問題而發生衝突，同樣理由，亦可以為利益問題而合作。這是我的見解。」

那探目說：「林相成說當時他們之間有講有笑，有時還用英文與那兩個外國人交談。那二個外國人先後把十支長槍都試過，認為性能良好，於是胡老虎和柳清河才會把十支長槍一口氣購下！」

夏維突然拍腿叫將起來：「阿生，你沒有說錯，他們在為利益而携手合作，目標可能是一宗大買賣，未必就是為了殺人！」

「你以為他們打刧銀行？」阿生苦笑搖頭，「不可能的，外國人根本不熟悉本市的環境，如果我和你想發大財，也不會用到這一着。既然請到外國槍手，又購下長程來福槍，一定是為了殺人！」

阿生還想再說一些什麼，探長辦公桌上的電話又響了起來！

夏維接聽之後交給阿生：「你的。」

阿生知道又是他下屬打來的，對方果然是一名特警：「隊長嗎？大田一郎在一條僻靜的街道下了車，街車開走之後，他竟然幹起偷車的勾當！」

當時探長室內鴉雀無聲，因此特警在電話中的說話，夏維在旁亦可以聽得清楚。

夏維立刻示意阿生：「偷車是一項罪名，可以動手把他抓回來再說！」

但是阿生却在電話中吩咐他的助手：「不要輕舉妄動，繼續監視他，我仍然在等你的報告！」

「嗯！他偷來的車子開始開出郊外了！」特警頭目當時是在一輛配有無綫電話的汽車之內與阿生通話的。

阿生提醒他：「你有沒有留意汽車號碼？我懷疑他未必偷車，也許他到那條街道去，就是為了要找那輛汽車。」

「但是，我看見他剛才在路邊逐輛汽車去找，好像要找一輛沒有鎖好的汽車。」特警頭目在電話中說。

「如果我叫你去找一輛指定的汽車，你也會逐輛逐輛的小心地找！」阿生又說道：「告訴我，他的汽車編號，讓我在這裏查查車主是誰。」

特警道：「車號是ＫＫ九二八七，黑色中型房車，半新不舊。」

「好吧！」阿生說：「小心點，別迫得太近，這是一條大魚，別嚇走他！」

「放心吧！隊長，我們會用接力跟踪的辦法，他不易發覺的。」

電話又掛斷了。

阿生把特警說及的車號記下，交給夏維道：「有辦法查出車主是誰嗎？」

「可以的。」夏維接過了那頁紙，交給一名探員，吩咐他說：「先查失車檔案，明白了嗎？」

探員領命去了！

阿生說道：「大田一郎為什麼要去郊外？如果我沒有猜錯，那輛汽車十之八九是有人預先停在那兒路旁，等他去取用的！」

「天還未亮，他到底要幹什麼？」夏維感到迷惑地說。

阿生也無法明白這日本職業槍手的企圖。

不久之後，那探員捧住一疊檔案回到探長室來了。他說：「ＫＫ九二八七是一輛黑色中型房車，登記車主是胡記商店。」

「胡記商店是胡老虎的。」夏維說，「他在攪什麼把戲？」

「胡老虎為什麼要把一輛汽車事先停在那裏？」阿生極力在思索，「看來車上一定有問題，大概是備了一支來福槍之類，否則，大田一郎大可以向酒店方面租用一輛，又何必如此轉折？」

「對了，你的推測甚有根據。」夏維道：「但是，車子上如果有槍，為什麼他要駛向郊外？會不會現在就去執行任務？」

「大有可能！」阿生一邊吩咐他的助手：「立即通知總部，直升機隨時準備出發！」

阿生回頭又問：「有什麼重要人物住在郊區的？」

「差不多所有大人物都是住在郊區或者山頂的，只是不知大田一郎往那一處郊區而已；南郊碧綠灣和翡翠灣最多別墅式的花園洋房。都是非富則貴的人的居所。」夏維說。

「我看可能是北郊。」其實對於本市環境阿生也十分熟悉，「北郊多數是荒山野嶺！」

電話又再度響起來，是阿生的下屬——一名特警頭目打來的！

夏維把聽筒遞給阿生，阿生接過就急不及待地問：「你們現在那裏？」

「北郊公路上。」那特警說，「大田一郎的車子開入一條分岔路去了，根據路牌的指示，那是前往軍營的小路！」

「軍營？」阿生登時呆了一陣！「他為什麼要去軍營？奇怪！」

夏維在旁聽了也為之大吃一驚！

阿生在電話中問：「那是禁區嗎？」

「不！沒有禁區的標誌，但路牌上面確是寫明由此路前往軍營的。」那名特警說，「到底現在我們是否應該繼續跟蹤監視，抑或採取行動？隊長。」

「繼續跟蹤監視！如果再發現有可疑人物，便立即向我報告！」阿生在電話中命令着！

夏維有點不明白，為什麼阿生不下令採取行動？

等到阿生放下聽筒之後，夏維就問他：「為什麼你不採取行動？他們可能要去打刼軍營呀！」

阿生看看案頭日曆：「這不是發薪的日子，但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報紙似乎刋登過一段消息，軍部在那兒附近一連幾天操炮，當局不是叫市民聽到炮聲切勿驚慌嗎？」

「是的。」夏維似乎也想起了一些什麼，「難道他們以為軍部操炮，便有機可乘，準備械刼軍械庫麼？」

「請外國人前來協助械刼軍械庫，與我想像中的事距離太遠了。」阿生說着突然站了起來，「看來我必須親自前往看看，這件事似乎太過令人難以想像。比如他們眞如你所說，械刼軍火庫，為什麼其他槍手又未見出動呢？」

「也許他們已經出動了，只是我們還未發覺！」夏維說。

阿生道：「不會的，布列治和查格里二人，都受到我們的嚴密監視，如果他們有所行動，我的人一定會立即向我報告！」

夏維也知道國際特警組這次傾全力去對付這班國際職業殺手！因此他不想反駁阿生。事實上阿生的下屬工作效率極高，比起夏維的手下一班探員，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阿生在離開探長辦公室之前，又打了兩個電話，一個是向他的頂頭上司任如重報告的，另一個是打回總部，查問關於布列治和查格里的消息！

但是，總部回覆他，負責監視布、查二人的特警，並沒有任何發現；按時打回總部報告的無綫電話，表示二名職業殺手並未在半夜裏有所行動，當然也不會離開酒店。

阿生在與任如重的電話連絡中告訴他，他要乘直升機飛往北郊軍營，要任如重立即與軍部取得連絡。

夏維這時已有點筋疲力竭，阿生不提出要從中協助，他也不想自告奮勇！

夏維看見阿生徹夜未眠還是那麼龍精虎猛的，而他自己卻恨不得快些上床去先睡一覺再說。他內心不禁暗嘆：歲月不饒人！

× × ×

天色微亮之際，北郊軍營的上空有一架直升機正在盤桓！

附近一些山頭傳出炮聲隆隆，儼如戰場！

但是鄰近鄉民絕不因此而恐慌，因為他們事前已獲得通知，知道這幾天是軍部操炮！

軍營方面已接到通知，知道正在上空盤桓的直升機是國際特警的。但在外人眼中，此時此地反而以為那是軍部的直升機！

直升機上備着的是特警隊長阿生和他的主要助手。

阿生這時正以紅外綫望遠鏡注視地面上的一切動靜，同時用無綫電通話機與地面上的特警連絡！

地面上阿生的下屬們正坐在一輛車子內，車上也配備了各種新式儀器，他們正以長距離紅外綫望遠鏡監視一名日本槍手的動靜！

地面上的特警對阿生說：「大田一郎進入樹林中去了！」

「有其他發現嗎？」阿生在無綫電通話機中問道：「例如其他人等！」

「沒有，暫時沒有。」特警回覆阿生：「但是，我們看見大田一郎把車子停下之後，似乎從車中取出了些物件。」

「是不是來福槍？」阿生急忙問道。

「一個長盒子，可能裏面就是來福槍。但是我們未得你指示之前，不敢迫得太近！」

阿生說：「你做得好極了。根據我現在的觀察，樹林中沒有屋宇，當然不會有人居住，因此你們放心好了。現在我要找地方降落。」

阿生令機師與軍部取得連絡，直升機於是在軍營的空曠地方降落！

除了特警們以及軍部有關人員之外，在外人眼中只以為那是軍部的直升機，卻不知道他們是身負重任的國際特警。

阿生與軍部負責人交談數句，便匆匆乘坐了一輛軍營借出的吉甫車離去！

阿生帶同他的助手在一條分岔小路上與他的下屬會合。負責跟踪日本人大田一郎的一組國際特警，有二人帶備了無綫電話機進入了樹林之內藉住樹林的掩護，監視着那日本槍手！

一名手持無綫電話機的特警人員報告說：「那日本人果然携帶了一支來福槍，還配備了紅外綫瞄準器，看來他正準備射擊！」

阿生接過對講機，問道：「射擊的目標是什麼？」

「一棵樹！」那名在樹林內的特警在通話機中回答說。

「一棵樹？」阿生幾乎不敢相信呆了一呆！「你有沒有看錯？」

特警道：「不會錯的，樹林中既無屋宇也無人，更沒有野獸！看情形他只不過前來練靶而已。他揀這裏大概是因為附近軍部操炮，因為炮聲掩護了他的槍聲！」

阿生恍然大悟！

他又吩咐那名特警：「小心監視他，切勿讓他看見你！」

阿生說完，把講筒交還給車上的一名特警頭目，然後到前面路旁去！

前面路旁停了一輛汽車，那是大田一郎所駕駛的「ＫＫ九二八七」黑色房車。

阿生小心翼翼地檢查了車內一遍，找不到任何可疑物品。

阿生折返特警的汽車旁邊來，負責連絡的特警說：「隊長，大田一郎快要回來了，你的車子要迴避一下，別讓他看見。」

阿生把吉甫車開到一叢林後面。

樹林中的特警這時又在無綫電通話機中說道：「他開始收拾一切，快要離開樹林了。」

特警頭目吩咐樹林中的特警，只要避過那日本人的視綫，而無須再跟踪他；因為這外面已有他們在暗中監視了。

不久之後，果然看見日本槍手大田一郎挽住一個長皮盒子出來，登車之後便發動馬達離去！

阿生仍然不會放過他，吩咐下屬小心離遠監視，隨時報告行踪！

阿生則深入樹林之內，與另外二名特警在樹林中會合。

這二名特警曾目擊大田一郎練槍！他指出那幾棵樹曾被日本人射擊，阿生也過去一一小心看過了，只覺得每一槍都非常準繩！

根據大田一郎站立的位置，由起點至目的物，分別為六十英尺，八十英尺以至一百英尺不等！

阿生覺得事情越來越神秘莫測。假如為安全計，他應該同意夏探長的做法——現在就動手，開始拘捕他們！

但是，阿生認為：現在動手只可以控大田一郎非法藏械的罪名。至於其他槍手，未必有證據可以讓警方拿着的。

根據過去的經驗，非法藏械對一個外地遊客來說，最易獲得法官大人的諒解，因為外國許多地區還是可以讓平民携槍自衛的。屆時他只要未了解本地法律，不知藏械為非法，再加上律師巧辯、求情，相信十九可獲無罪釋放！

這還是其次，阿生主要是怕打草驚蛇，提醒其他皇牌槍手加緊提防，只怕到時要知道他們行刺的眞正目標是誰，也就更加困難了。

阿生看過那些「中槍」的樹幹，又從地上檢回了一些彈殼，然後才回到吉甫車上！

他令助手把車子開返軍營，沿途仍然可以聽到炮聲隆隆！

阿生不禁在想：大田一郎用炮聲掩護他「試槍練靶」固然聰明，但是到底誰供應他汽車、來福槍以及選擇這僻靜的地點？

這一切當然不可能是一位外地人所能做得到的。車主既是胡老虎，那麼，胡老虎幾時又與大田一郎連絡過？

國際特警一直在暗中監視着大田一郎等人，如果胡老虎派人與他連絡，照計不可能瞞得過精明的特警組人員。但從大田一郎由叫街車以至改乘「ＫＫ九二八七」私家車到樹林中去試槍練靶這一點看，胡老虎顯然已派人跟他連絡過了。否則，他又如何知道「ＫＫ九二八七」號車停在那條橫街？

根據剛才所見，「ＫＫ九二八七」號車之內，分明有一支來福槍留下！

大田一郎是日本有名的神槍殺手，要不是當事人對他充滿了信心，也不會請他到這兒來。那麼，他的槍法照計是無須懷疑的；大田一郎之所以這麼早便到郊外試槍，相信主要是接收那支來福槍以及一切設備，還有則是試一試那支槍的性能！

就像一位賽車手一樣，參加一項重要賽事之前，一定要試車。那支來福槍既然不是大田一郎自己帶來的，他為了保證能完成任務，「試槍」是十分正常的事！

奇就奇在大田一郎不是本地人，他如何知道軍部在此時此地操炮？一定是胡老虎派去與他連絡的人給他安排一切。

阿生乘直升機飛返總部。

他首先通知了夏維探長。夏維這時已返家，準備先睡一覺再說！

夏維已超過四十八小時未曾睡過，他返抵家中正想倒頭大睡之際之電話就響了起來！那是比阿生更早一點打來的電話！

「誰？」夏維以為又是總部打來的，但他已吩咐助手辛尼，若非迫不得已，切不可再找他，讓他先睡一覺再說。

但是，對方卻是一個陌生男子的聲音：「夏維，你活得不耐煩了！」

夏探長怔了一怔！「你是誰？」

「我就是送棺材給你的人，還有花圈！」那男子沉聲冷冷地說。

「你眞為我想得周到。」夏維十分冷靜地說：「可惜你小睹了我夏某人，那棺材太小了，我躺不下去，如何可以死得眼閉？」

「你會死得眼閉的，如果你仍然不辭職的話！」

「為什麼要我辭職？」

「你的機會錯過了，除了立即辭職之外，再無選擇的餘地！」

「你這口吻像是我的上司！」夏維反問道：「現在又不想控制我啦？」

「你太頑固！」那男子說，「你不該追查得這麼緊，這令我們反感。本來我們想給你一副金棺木，現在只想送你上西天！除非你立即辭職，夏維！」

「如果我不辭職，又怎麼樣？」

「你會死得不明不白！」

「我想知道你們用什麼方法可以殺死我！」夏維冷然一笑！

「夏維，你的妻子都有危險！」那男子冷聲說。

「你們太卑鄙了，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到底什麼時候開罪過你？」

那男子道：「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心裏該明白的。你可以自衛，但你妻子兒女，不懂得如何防範，我們可以令你一世難過！明白嗎？」

夏維佯作沉思着，問道：「如果我考慮辭職，有討價還價餘地嗎？」

「你要什麼條件？」

「條件只有兩個，第一，我要知道你們是誰。第二，我要獲得足夠下半世生活代價。」

「你早該這樣說的，現在似乎太遲了。」

「為什麼？」

「因為你一直在偵查我們是誰，這表示你仍然死硬到底！現在你提出第一項條件，無疑表示你仍無法查出我們是何方神聖，徒然自暴弱點而已！」那男子又說：「至於第二項條件，你太大胃口了，我們不可能答應你的，因為最近我們已為你花了不少金錢，既然你想趕絕我們，我們要你辭職已是非常大方的做法！」

「你是一等大笨蛋！」夏維突然冷冷地說：「現在你不是等於告訴你是誰嗎？蠢才！我勸你盡量利用這數小時時光去開心一下，因為數小時之後，你一定被我的手下抓住！」

對方「嘿」一聲，立即掛綫！

夏維這一次沒有追查電話來源，只是把電話加以錄音。

他的家人還未醒來，他甚至不想讓他們知道這些恫嚇性的事情。

過了不久之後，便是阿生由特警處打來的電話。

阿生半開玩笑地說：「探長，你現在大可以放心睡一覺！」

夏維苦笑道：「再不能睡一覺我是眞的要睡到棺材裏去了！」

「大田一郎只是跑到荒僻的樹林中去試槍，並非糾黨械刼軍營。」阿生說。

夏維又問：「就只有他一個人？」

「是的，陪伴他的只有一支設備齊全的來福槍，那可能是要來對付你的。」阿生又開玩笑地說。

但是夏維却認眞地說：「是的，你沒有說錯，這班槍手果然是爲了對付我而來！」

阿生覺得奇怪，反問道：「你有什麼新發現？」

「犯罪集團剛打電話來，要脅我立即辭職，否則就殺我及我家人！」

「查出電話來源麼？」

「我倦極了，只把電話錄了音，懶得去查！」夏維打着呵欠說。

「那麼，我立刻到府上來！」

「不！中午在警探部見吧，別騷擾我，先讓我睡一覺再說！」

夏維探長說完立即掛綫！

也是像夏維那麼有經驗的警探才有這種做法，如果換上了一個普通人，只怕這時候已感到忐忑不安，那裏還有心情去尋好夢？

× × ×

夏維探長也不知睡了多久！總之他在噩夢中被一陣叫聲驚醒了！

把他叫醒的是一名助手。

助手對他說：「探長，總部有急事要找你聽電話！」

「什麼事？」夏維睡意正濃，他絕未想到事態是那麼的嚴重！

助手把客廳中的電話按下分機掣，讓夏維可以在睡房中接聽。

電話是辛尼由總部打來的。

辛尼焦急地說道：「探長，剛接到消息，劉議員在南郊別墅被人槍殺，局長要你立刻回來！」

「劉議員？那個劉議員？」夏維問。

「就是劉君直議員。」

「什麼時候發生的？」

「就是今天早上。」

「告訴我地址，我直接到現場去！」

「南郊灣景道一七六地段，君子別墅，那是劉議員的住宅。」

夏維叫身邊的助手記下地址，他起來匆匆穿上衣服；這時夏太太才由外面入來！

這幾天以來，夏太太的神色一直不好，她不厭其詳地苦勸丈夫退休，以致夏維不准她進房騷擾；剛才她在外面知道總部又要找他回去，於是夏太太進睡房裏面來！

夏太太含淚說道：「我知道你討厭聽我嚕嚕嗦嗦，但是，這幾天以來我們一直像坐牢一樣，如何可以挨得過一世？」

夏維輕輕拍拍她：「這只是爲了預防萬一起見，並非長期要你們受保護。聽我說，事情就快要成爲過去了，歹徒就快落網！」

「你不可以退休嗎？」

「不可以，我早已說過不可以！」夏維語氣堅定地說：「如果我退休，你以爲他們就放過我嗎？不會的，犯罪的人是永不知足的。所以，我一定要把他們一網成擒！」

「你該爲我們下一代想想！」

「如果不是爲了他們，我才不會這樣做！」夏維說，「歹徒一天不消滅，這社會便一天不安寧，我們的下一代又如何有好日子過？」

夏維這一番說話在夏太太聽來實屬「似是而非」。她明知勸不來了，只好垂低了頭！

夏維匆匆離家外出，吩咐助手把車子直駛到南郊灣景道去！

沿途上警車聲響個不停！

報紙電台的記者們紛紛湧到兇殺案現場去採訪，因此一向平靜的南郊灣景道，忽然變得熱鬧起來！

夏維的座駕車爲了加速趕抵現場，也拉響了警號，以便其他車輛聞聲讓路！

夏維抵達「君子別墅」時，警方已將現場封鎖，記者羣均不得其門而入！

兇殺案在這個地方經常發生，正是見怪不怪！但是人們對這一宗似乎份外感到有興趣。主要不是由於死者是一位議員，而是因爲他是一位市民心目中認爲罕見的人物！

呂偉良和林愛莉比夏維更早到達這裏，因爲他們所居住的「愛廬」，就在附近！

夏維下了車就看見呂偉良！

但是，他什麼話都沒有說，只離遠跟呂林二人揮揮手，便進入兇案現場去！

林愛莉說：「看來我們想入去看看也不可以，剛才我看見局長已經進入屋內去了。」

「局長到得這麼早，可見他對這宗案的重視。」呂偉良說。

「夏探長又要受到考驗了！」

「不！還有阿生和我們二人，也同樣受到考驗！」

「爲什麼？」

呂偉良道：「如果我沒有猜錯，劉議員可能死於長程來福槍之下。」

「何以見得？」

「這間別墅背山面海，面積相當闊大，兇手只能在遠距離向宅內開槍，那麼殺人兇器當然就是長程來福槍了。」

林愛莉仰首望望一處山崗之上，只見樹木青葱，有些地方却可見岩石嶙峋！

這是一個十分奇特的小島，這一帶既面海，又背山，居住環境是不錯的。

當時呂偉良的車子停在一處路旁，但他們如果走出車外往上望，還可以看見山上有其他屋宇。因此他們現在眼前所見的樹木後面，實際上還有一條蜿蜒而上的山路。

由那條山路居高臨下，可以俯覽「君子別墅」內的一擧一動！

呂林二人在附近居住，自然熟悉這兒一帶的環境，因此他們首先懷疑兇手可能在那條山道旁的樹林內開槍殺死劉君直！

呂偉良開車到路口，只見那兒有個路牌寫住：「私家路，不准擅進！」

呂偉良不由自主地把車停了下來！

林愛莉在旁說道：「爲什麼不開上去？你怕什麼？你儘管開上去，我包你不會有人把你趕下來！」

呂偉良也不是個怕事的人，不過在這一刹那間，他却想到另一個問題，就是兇案發生不久，會不會路上還留下車輪痕跡？

然則，這正是最好的破案綫索，所以呂偉良不想讓他的車子輪胎把可能留下的痕跡加以擾亂。

突然間，後面又傳來一陣警號聲，原來是夏探長的座駕車，看來他也準備登上山道去觀察，所以才會遠出別墅，把車子開到這裏來。

山道不闊，幾乎不能容納下對開的兩列車，因此呂偉良的汽車停在那處路口之上，夏探長的座駕車便不能通過！

呂偉良認得來者是夏探長，探首車窗外跟他打話道：「你大概也想到他可能居高臨下開槍了吧？探長。」

「是的。」夏維盡量把車子靠近呂偉良的汽車，「你發現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道：「我沒有任何發現，只是剛想到兇手可能居高臨下開槍，想上去看看，但又怕擾亂了地上可能留下的車輪痕跡！」

「給你提醒了我！」夏維回頭對他的助手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然後呂偉良看見他走下車來，對呂林二人說道：「我們步行上去看看，我已召專人來印取地上可能留下的車輪痕跡！」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下了車，陪着夏維等人步行上山！

那是一條非常陡斜的山道，他們一邊走一邊觀察道旁的情形，直至將近到達可以俯覽「君子別墅」的地方時，路旁一處坭地上果然留下一條車輪的痕跡！

坭地上沒有草坪，在柏油路面以外，因此車輪痕跡非常之深刻。

「姑勿論這是否兇手的車子所留下，也有研究的價值。」呂偉良說。

夏維小心翼翼地走近路旁，他不想踏亂了地上留下的一些鞋印。

呂偉良也拄杖走到夏維身旁，透過樹叢的空罅，果然可以看見「君子別墅」的後花園。甚至屋子陽台亦在射程以內！

劉君直就是在陽台上作晨早體操時被人射殺的。

下面陽台之上的偵探人員，正在圍繞着劉君直的屍體展開例行性的偵查工作。

呂偉良問夏維：「劉議員何時被殺？」

「晨早六點左右。」夏維道，「他的家人叫他出去吃早餐，發覺陽台門打開了，劉議員倒斃在血泊之中，於是致電報警。」

呂偉良看看腕表，將近十時了。

夏維蹲下去，小心看看地上留下的鞋印，相當闊大，表示在此站立的人相當高大，否則難以穿下這麼大的鞋！

呂偉良說：「劉議員是個怎麼樣的人？」

夏維苦笑道：「即使是好人又怎麼樣？好人就是早死的！」

林愛莉在旁插咀道：「劉君直絕對是個好人，如果我沒有記錯，反貪污法例就是此人提出，而獲得議會通過的。」

「是的，你的記性倒不錯。」夏維說，「他甚得市民愛戴，輿論認爲是一個眞正代表了民意的議員！」

探長的一名助手一直跟隨在旁，手中執住一具無綫電話機與下面連絡；這時助手正通知下面加緊派人上來這裏偵查！

但無綫電通話機隨即又通知夏探長：「探長家中出了事，請立即通話！」

夏維彷若晴天霹靂，他眞想不到這麼快又傳來了噩耗！

他接過通話機，這才知道有人向他的住宅開槍射擊！詳情還未淸楚。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在爲他担心，因爲他們不但是好朋友，也是多年知交。呂林二人不忍看見一位如此耿直的警探栽在歹徒的手中。

他們飛奔下山，局長這時剛在私家路路口與夏維相遇！

夏維正感到有點爲難，到底應該先去呢，還是趕返家中看個究竟？

想不到局長却先開口，說道：「你先返家看看，這裏留下其他人去理吧！」

這位新局長眞開明，令夏維也有些感動！

夏維坐上他的座駕車，司機拉響了警號。趕返市區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的車子跟在後面，也開得相當快！

他們不知道夏探長家中發生了什麼事，萬一他的家人被射殺，對夏維的打擊一定很大。因此，呂林二人一直在默默祝禱，希望他的家人吉人天相！

呂偉良忽然想起阿生，阿生昨夜未返家，大概現在還在總部裏。

呂偉良爲了想知道那幾名受到國際特警監視的職業殺手是否已經出動，於是用車上的無綫電話去找阿生。

但特警總部的人說：阿生早些時已經離開總部，前往探長家中！

呂偉良還以爲阿生也知道夏宅出了事，然後才趕去的。但阿生的助手在電話中却說，特警總部根本不知夏探長家中出了事。

呂偉良順口問問幾名被監視的國際職業殺手有沒有甚麼動靜。

阿生的助手在無綫電話中說：「除了日本人大田一郎最後又回到東京酒店去睡覺之外，其他二名槍手一直未見有甚麼動靜！」

林愛莉已將車子開入市區，他們已跟夏維的汽車越拉越遠。因爲他們到底不是警方人員，開快車會惹來麻煩的。

到了夏宅門外，大批警員在現場封鎖，夏維早已進了屋內去！

門外停了一輛白色的紅十字救傷車，令人看了很不舒服。

呂偉良的車子被警員擋駕，不准開入那段街道去，還好辛尼剛剛駕車經過，把他們一併帶進了現場裏去！

中槍受傷的是夏維的兒子夏志遠！

據說：當時夏志遠正在屋內走動，當經過客廳窗口時，突然被人開槍射擊！

還好只是傷了手臂，不致有性命危險！目前夏志遠還十分淸醒，只是他的母親——夏維的妻子夏太太却嚇得差點昏了過去！

槍手失準的原因是由於阿生及時趕到。原來阿生在總部與夏探長通過了一次電話之後，知道又有電話恐嚇他。

這種事情過去雖然時時有發生，但是，阿生知道今時不同往日，對方未必只是「靠嚇」，所以他交代妥當之後，便偕同一名特警駕車前來。當然，他不知道夏探長當時已離家往南郊。

當車子剛在門前停下來，阿生突然發覺有個影子在前面牆的上移動！

原來夏宅前所在的大厦是朝東的，當時太陽剛由東面照射過來，對面天台上的人影剛好落在屋外牆上。

阿生的警覺性極高，當他回頭一看，發現對面一幢樓宇的天台上有人影移動時，他立即倚住車旁伏了下來！

同時立即命令他的助手應變！

還好晨早的太陽並不太刺眼，阿生隱約看見倚在天台欄杆上的人，正持槍射擊！

阿生當時大吃一驚！急忙朝天開了一槍！

就是這一槍，把槍手嚇得手忙脚亂，來福槍咀一擺，射差了幾寸，否則那枚子彈便會射中夏志遠的心房！

當時夏宅之內有二名便衣探員，他們是奉命保護夏探長家人的安全的，宅外還有一輛警用的車子，坐了二名探員。但是，他們直到阿生開了一槍，才如夢初覺地加入追蹤行列。

阿生的反應固然快，阿生助手的反應也快，他幾乎搶在阿生放槍之前，已衝過了馬路，直撲上對面那樓宇的天台！

當時一名槍手正待撤退，立即跟阿生的助手發生槍戰！

阿生這時已帶着三名便衣探員由其他梯間包抄上來，那名槍手終於中槍倒地，被阿生生擒活捉！現在就被帶到探長住宅內客廳中來！

夏維對阿生眞不知應該說些甚麼好，如果不是阿生，他的兒子實在難逃一死！

槍手是個阿拉伯人，阿生有他的照片，自然知道他就是國際職業殺手卡沙！

夏志遠被送往醫院去，夏維却要就地審問卡沙，但是他甚麼都不肯說。

夏維起初是以爲他不懂講英語，只會講阿拉伯的話。

但阿生說：「根據巴黎總部的資料，他是會講英語的，否則在海關一定發生麻煩。」

於是夏維不再客氣了，他用強硬手段對付卡沙。夏維很少這樣生氣！

卡沙在拳頭下只供出有人出價五萬元，要他來此殺一個人，這人就是夏維。可惜由於距離關係，夏志遠的身裁樣兒與父親差不多，在窗紗掩映下，他弄錯了射殺的對象。差一點兒，夏志遠便做了他父親的替死鬼。

阿生在旁問道：「是不是還有其他行刺對象？」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一定有的。」卡沙又說，「總共有五支簽，我抽中一張寫住『夏維探長』，因此我要負責解決他！」

「誰聘請你？寃有頭債有主，你不可能弄不清楚就動手！」阿生說。

卡沙道：「我只知道是本市黑社會，二萬五千元已由這裏匯往瑞士銀行，事成後還有二萬五千元可收。我打算今晚就走！」

「你逃不了的，你的底子早已給我們起清。」夏維說，「海關不會讓你離境！」

「五個人，他們是誰？」阿生問，「除了夏探長還有四個是誰？」

「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卡沙害怕又要吃警探的鐵拳！

夏維從口袋中摸出柳清河與胡老虎的照片，問卡沙道：「是不是這兩個人跟你接觸？」

卡沙只瞥了一眼就點點頭！

夏維吩咐辛尼道：「立刻派人去抓他們回來！」

辛尼奉命跑到外面去，他親自帶人去抓這兩個黑帮頭子回來！

呂偉良站在一旁，一直沒有作聲，這時却忍不住說道：「會不會劉君直也是五個對象之一？」

「我也這樣想。」夏維說，「然則，殺劉君直的，十九是法國人費拉！」

阿生說道：「其他三名國際殺手看來也快要動手了。他們到底還要殺誰？」

「我和劉議員之外，還有誰最『該死』？」夏維喃喃自語池說。

「市長、局長！」林愛莉從旁插咀道。「新的市長施行新政，新的警察局長對歹徒施行鐵腕政策，所以成爲他們的眼中釘。因此我不妨大胆推測，五名行刺對象之中，必然包括這二位大人在內！」

夏維也覺得林愛莉言之有理，吃驚之餘致電市長府警衛室！

警衛隊長知道是夏探長，忙問發生了甚麼事。夏維却反問道：「市長呢？」

「他的車子剛剛下山！」警衛長道。

夏維只簡單池說：「市長可能有危險，快些派人保護他！」

夏維回頭對阿生說：「快些設法通知你的下屬，小心布列治由窗口開槍行刺市長！」

是的，現在各人才想起了，布列治所居住的酒店，一列窗口對正一條登山要道，那是市長每天必經之路。因此，阿生立刻用無綫電話發出緊急命令！守候在酒店外面的國際特警正感到納悶，想不到阿生的緊急命令却又令到他們手忙脚亂起來！

一名特警頭目正以望遠鏡望上布列治的窗口，窗紗掩映下竟然發現布列治架起一支來福槍，居高臨下池對準登山道道口那邊！

特警頭目再把望遠鏡移向登山道道口，一輛懸上特別標誌大型房車正緩緩池開下山來！

那標誌只有市長的車輛才可以懸出，因此，那名特警發出了一聲警告之後，已急不及待，立即拋下了望遠鏡，提起身旁一支長程來福槍，朝住布列治的房間窗口射擊！

其他特警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人，他們的反應十分迅速，眨眼之間，已有三名特警橫過馬路，撲進了對面酒店中去！

酒店中許多人都不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只見三名大漢持槍衝上樓去，嚇得急忙致電報警，說是打刼！

三名特警沒有時間再作任何解釋，登樓之後立即撞開布列治的房門！

布列治像一場噩夢一樣，首先被特警頭目從窗外開槍擊倒，當時他的來福槍正準備射殺市長，想不到功虧一簣！

布列治被捕，市長也好像發夢一樣，不但不敢相信有人要行刺他，也不敢相信國際特警的閃電行動救了他一命！

特警頭目一邊叫人立即通知阿生，一邊衝上酒店去。這時布列治已被捕！他受了傷，傷口正在流血，一名特警在爲他止血！用手帕爲他包紮傷口。

豈料特警頭目一手扯開了手帕：「除非你立即招供，否則我會讓你流血至死，到這裏來抬走你的，不會是十字車可能是黑箱屍車。」

布列治只好從口袋中摸出一張幻燈片，說道：「這是我僱主的命令，我只爲五萬元而工作，其他一概不知！」

稍後時間，阿生等人也趕來了！阿生這時才知道山頂賣幻燈片的童子是受人指使，爲布列治的僱主傳達命令的。幻燈片經放映後，證明犯罪集團確是有意要殺市長。

幻燈片上有市長座駕車的外貌！

至於來福槍，是經拆開之後，由酒店一名潔淨女工送入給布列治應用的。後來那女工也被警方加以拘捕。

事情發展至此，阿生也不再堅持「等下去」的成見，下令其他兩組國際特警採取行動，把墨西哥人查格里和日本殺手大田一郎都抓下來！結果這二名國際知名的殺手，房間裏都搜出一支行刺用的來福槍！

大田一郎是從「KK九二八七」號汽車中接收這殺人兇器，他任務就是行刺警察局長！

查格里曾到酒店商場購買一副高爾夫球棒，原來裏面也收藏了一支來福槍——這些來福槍都是經過法國殺手費拉挑選過，認爲性能良好才送來的。

查格里的任務則是行刺紀律專員何蒙的。紀律專員正是市長親自委出，專捉貪汚的新官員。

現在五名國際殺手已有四人落網，只有法國人費拉下落未明。不過無論如何他是逃不了的，因爲機場和碼頭早已奉命戒備。

結果辛尼在拘捕柳清河和胡老虎二名黑帮頭子時，終於把費拉一併抓來！

胡老虎不否認他們幾個黑帮集資聘請國際知名的皇牌槍手，他們要殺害五個政府最高級人員就是因爲憎恨他們對當池的非法份子趕盡殺絕！絕不容情！

胡老虎等人知道最難攪的就是夏維，所以，他們想恐嚇他和他的家人，希望夏維眞的辭職，一切就易於進行，想不到，反而因此弄巧反拙！

市長大難不死，却死了一個敢言的好議員。這件事，只有留給良善市民，一個慘痛的回憶！

（全文完）

·預告·

鐵拐盜俠傳奇故事「幸運鈔票」馬雲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世界老千集團奇行錄

足球

倪匡·文
盧令·圖

救美騙藏寶 驅虎噬金剛

以下是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流傳在黃金私梟之中：

「誰都知道印度人民崇拜黃金，印度是黃金走私者的天堂，從外地走私黃金到印度去，可以獲得極高的利潤，於是黃金私梟，就用種種方法，設法將黃金偸運進印度的國境之內，獲取暴利。

「印度政府爲了防止黃金走私，作了種種努力，有着完善的緝私隊組織，使得很多黃金私梟，無所遁形，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走私而來的黃金，還是源源不絕地進入印度國境之內。

「有一單黃金走私案，一直到現在，還爲人所稱道。某年，一隊著名的足球隊伍，應邀到印度去作表演賽，足球隊的教練，職員，正式球員和後備球員，一共是二十個人，足球隊的成員下飛機受到了盛大的歡迎，海關當然循例檢查行李，但絕無可疑之處，可是結果，却有大量黃金走私進口。

「原來，當足球隊成員下機時，每一個球員的手中，都提着一隻足球，著名的球隊球員，手上提一隻足球，當然沒有人疑心，而且又是堂而皇之地通過海關的，所以連最精明的檢查員也被瞞過了。因爲檢查員一般來說，不會注意最當眼的東西，這是利用人類的心理而成功的例子，事實上，每一隻足球，都是純金的，只不過在表面上，用油漆塗成足球的顏色而已，這次走私成功，最爲私梟所樂道，主持這次走私的人，也在黃金私梟中，獲得了極高的地位，爲其它私梟所推崇。」

故事的節縮，自然很粗糙，但是却也概括了整個事情的經過。

這個故事，看來沒有甚麼特別，也不見得特別精采。不過却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這個故事，根本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說，在這個簡單的故事之中，有一處地方，是爲大家所忽畧的，看來故事好像順理成章，但若是揭露了這一點，任何人都可以明白，這種事，根本不可能發生，這個隱藏着的破綻，使得整個故事，無法成立！

這個隱藏着的破綻是甚麼呢？是著名的足球隊不可能被利用來走私？還是精明的關員，不會如此疏忽？還是純金製造的足球，不可能做得如此像眞，還是儀器不應該疏忽了對金屬的反應？

都不是，這一切，都不是絕對不可能的，足球隊可能被利用來走私，再精明的關員，也可能疏忽，純金可以鑄成和眞足球一樣。

而那隱蔽的破綻，是絕對不可能的！

以下是兩個人的對話，不必研究講話這兩個人是甚麼樣的人，事實上也無法知道，因爲能夠聽到這兩個人的對話，只不過是拜錄音機所賜，也就是說，那兩個人的說話，是由錄音機播送出來的。

「你知道最成功的一次白金走私是甚麼？」

「知道，緝私隊已經知道一艘遊艇要走私白金進口，一切全佈置好了，遊艇一到，就登船搜查，可是，結果却一無所獲，只好撤退，但事實上，白金還是運進來了！」

「對了，整艘船的船身，就是白金鑄造的！」

「那很有點像一部電影，一輛名貴的汽車，用來走私黃金，檢查人員也查不出來，原來，整輛車的車身，就是用黃金造的！」

「遊艇的船身全用白金製造，也是電影中的情節，唉，眞可惜，那只是電影中情節，實際上無法做得到！」

「爲甚麼？雖然技術上絕不簡單，但也並不是完全不能做到，金子可以造成任何東西！」

「是的，金子可以造成任何東西，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金子是多麼重？一輛由純金鑄造的汽車，車身會重到甚麼程度？要甚麼樣的馬力才能帶動它？一艘由白金鑄造的船，它的吃水綫，只怕就在船艙的艙頂上！」

「………」

「你聽過那個足球隊利用純金作足球，偷運進印度國境的那個故事？」

「當然聽到過，我還見到過那個主持人。」

「那個所謂主持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說謊者，他將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當成眞的一樣來說，而且，說得每一個人都相信！」

「不可能？我並不覺得，有甚麼不可能！」

「那是你忽畧了這個故事中，有個隱藏着的破綻之故，你忽畧了的，是黃金的重量。」

「黃金的重量？誰都知道，金子很重的！」

「是的，但是究竟有多重？黃金的比重，是十九點六，也就是說，一立方公分的黃金，重十九點六克，一千克就是一公斤，你算算圓球的體積，足球的半徑是多少？算它十三公分，你知道球形體積的計算公式吧，結果是多少？將近九千二百立方公分，再乘比重，等於將近十八萬克，那就是一百八十公斤。一隻純金的足球，重一百八十公斤，除非那些足球隊員全是超人，不然，根本不可能提得動它，這才是黃金眞正的重量！」

對話到這裏結束，再下去，是一連串嘆息聲。

在諦聽着那卷錄音帶的，是一個年輕人。

這年輕人一面聽着錄音帶，一面在學着他的叔叔，用力吸着烟斗，雖然烟斗中燃燒着的烟絲，被他吸得吱吱發響，可是他的舌頭，也有一陣陣疼痛的感覺。

他皺着眉，一時之間，不明白送這卷錄音帶來給他的人，究竟有甚麼意思，不過他却可以肯定一點：他有麻煩來了，他不能再在這裏住下去了，而他實在喜歡這地方，希望多住一會，所以他才會一想到就皺起雙眉來。

他住在一幢完全用巨大的木頭造成的房子裏，當他坐着，只要抬起頭，他就可以看到崇峻的，無可比擬的喜馬拉雅山，山上的積雪，和積雪中露出來的岩石，和那種看來特別青藍的天空，都會令人心襟寬敞，感到說不出來的舒服，在這個尼泊爾北面的小鎭上，他已經住了快半年了，可是他實在捨不得走。

他根本絕沒有要離開的意思，如果不是那卷錄音帶，不是和錄音帶一起來的那封信，和他叔叔轉這錄音帶來的時候附上的便條，他根本不會想到自己要離開這個如此幽靜，美麗的地方，在這裏，完全沒有人來騷擾他，他可以專心欣賞巍峨的高山，和向當地的土人，學習鋒利的彎刀的刀法。

但是現在，這一切好像都要結束了！

年輕人嘆了一口氣，他欠了欠身，又拿起他叔叔的便條來，他已看過很多次了，他住在尼泊爾北部的一個小鎭上，只有他叔叔才知道。

他叔叔的便條上寫着：「我知道你不喜歡人家來打擾你，也知道你不喜歡被人恐嚇，可是我認爲，我還是應該讓你知道這件事，附上錄音帶一卷，和隨錄音帶來的一封信。對不起，我已經看過那封信了，這就是我爲甚麼要將錄音帶和信轉給你的原因。再者，對這件事，我沒有意見，你可以完全憑你自己的意見去處理。」

年輕人又嘆了一聲，他又拿起另一張信箋來，這張信箋，淡米色，在一角上，燙淡金色，印着一個徽號，看來很古怪，信箋散發着一股令人心曠神怡的幽香，信是用法文寫的，字跡極其優美：「送上一卷錄音帶，讓你知道難題的所在，我不知道你在甚麼地方，但是我知道你叔叔在甚麼地方，他一定會代我轉給你，因爲我雖然查不出你躲在那裏，印度老虎一定查得到的，快和我聯絡，我有事要你幫忙！」

年輕人重重放下了那封信，望着錄音機，他自然知道信是甚麼人寫的：奧麗卡公主，那個豹一樣的女人！

年輕人再嘆了一聲，懶洋洋地站了起來，打了一個呵欠，將烟斗中的烟灰倒出來，重新又裝上烟絲，可是他未曾再點着火，就離開那室子。

他駕着吉普車，駛過崎嶇的山路，來到了加德滿都，在那裏，他登上飛機，經過新德里，又開始進入充滿了囂鬧，紛爭的文明世界中。

兩天之後，他見了他的叔叔，他叔叔用力拍着他肩頭，道：「小心點，我不想看見你栽在一個女人的手下！」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如果我需要幫助，你肯幫我麼？」

他叔叔直截了當地回答，道：「不能，你快去見她吧，還好你及時趕到，我看你還得開快車才行，不然，她在酒店會等得不耐煩了，而且，聽說印度老虎也到了這裏，我看多半是她叫來的，好對你造成一種威脅！」

年輕人苦澀地笑了笑，道：「叔叔，你看，她究竟要我做甚麼事？」

他叔叔皺了皺眉，道：「從那卷錄音帶聽來，我看事情和黃金走私有關！」

年輕人又苦澀地笑了起來，他用手在臉上撫摸着，走了出去，他並沒有闖紅燈，因爲他可以肯定，他一下飛機，奧麗卡

公主一定知道他已經到了，而且也一定知道他正是爲見她而來的。

酒店的電梯很擠，天氣還不太冷，可是酒店中的暖氣却已經開放，叫人很不舒服，年輕人踏出擠擁的電梯，在走廊中走了一段，來到一扇門前，停下，他才伸出手要去敲門，門就打了開來。

開門的是奧麗卡公主。

年輕人由衷道：「你眞動人！」

公主眞的很動人，她穿着一襲及地的紗衣，湖藍色，金髮垂肩，有着奶油般皮膚的手背裸露在外，而且柔軟地纏上了年輕人的頸。

年輕人吻了吻她的臉頰，公主迷人地笑着，挽着年輕人進來，華麗的套房中看來只有她一個人。

當虎珀的美酒，開始在杯中蕩漾之際，年輕人已經道：「究竟是甚麼事，你該說了。」

公主斜靠在年輕人的肩上，轉動着酒杯，道：「你該知道，如果是我自己做得到的事，我不會來找你，你只欠我一件事，我不會浪費的！」

年輕人道：「對，應該留來作救命之用！」

公主低低嘆了一聲，說道：「正是如此！」

年輕人陡地挺直了身子，因爲在事前，他無論如何也未曾想到那是性命攸關的事，而且，他剛才那樣說，也只不過是宣洩他受人脅制的一種不憤而已，並不是有意的，可是公主的反應，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望着公主，公主的雙眉蹙着，雖然看來她像是並不想表露她心中的憂慮，但是眉宇之間，還是顯露了出來。當然，年輕人也想到，那可能是她的做作，但是一個人若是能將外表控制得如此之適宜，那麼她無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演員了！

年輕人只呆了片刻，就笑了起來，道：「是麼？是甚麼人在找你的麻煩？」

公主又苦澀地笑了一下，道：「事情一開始，根本是我自己找來的麻煩！」

年輕人只揚了揚眉，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公主又嘆了一聲，道：「你沒聽說歐洲有人出賞格，給一個能克服困難，達到他們要求的人？」

年輕人搖着頭，道：「沒有聽說——」他立時作了一個手勢，不讓公主開口，又道：「在這大半年來，我在喜馬拉雅山麓隱居，這件事可能很轟動，但是我眞的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

公主又嘆了一聲，道：「我可以相信你，因爲如果你知道的話，一定是你出面去幫他們解決難題，而不是我！」

年輕人將坐的姿勢，變得舒服了一些，又道：「那難題是甚麼？」

公主却並不立即說出來，只是將手指甲在沙發的扶手上刮着，看來樣子有點楚楚可憐，她的長睫毛在輕輕閃動着，聲音也更動聽，說道：「或許我太貪心了，做成這件事的酬勞，是一座位於盧森堡境內，十六世紀建成的古堡，有兩百五十間房間——」

她講到這裏，抬起頭來，眼中閃出了光輝，道：「那是眞正的古堡，整座建築，沒有一寸地方，不是古董，在古堡建成之後，至少有十個以上的君主，曾在那古堡中住過或舉行過會議！」

年輕人在公主開始提及那古堡的時候，就一直在搖着頭，直搖到公主停止了說話。

公主望着年輕人，道：「你認爲那不值得？」

年輕人繼續在搖頭，道：「不值得，爲了這座古堡，就算拾一條手帕，都不值得，你可想到，維持這樣一座古堡，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公主咬着下唇，輕輕地笑了起來。

公主一面笑着，一面道：「我知道，我請專家估計過，維持費大約是一年六百萬美金。」

年輕人攤了攤手，道：「是啊，六百萬美金，可以買很多東西了！」

公主直視着年輕人，道：「你想，如果我得了那座古堡，我會讓它空在那裏，每個月花維持費去保養它？」

年輕人又呆了一呆，才道：「我看不出你有什麼別的辦法，盧森堡又不是什麼旅遊勝地！」

公主又盈盈笑了起來，道：「佛羅里達是是旅遊勝地！」

年輕人陡地一怔，隨即現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來，接着，便呵呵大笑了起來，說道：「好主意，像倫敦橋一樣，賣給美國人！」

奧麗卡笑得很高興——雖然她眉宇間看來，仍有點淡然的哀愁，她道：「對，美國人什麼都要，只要那東西比他們的國家歷史更悠久！」

年輕人聳了一下肩，道：「你得先找到一個買主！」

公主道：「我找到了！」

年輕人揚了揚眉，他沒有出聲，但是他的神情分明是在問「什麼人」！

公主的唇，輕輕閃動着，在她豐滿誘人的唇中，吐出了一個人的名字來：「金剛！」

這一次，年輕人不僅是呆了一呆，也不僅是挺了挺身子，而是霍地站了起來，不但站了起來，而且還是大聲地叫道：「金剛！」

奧麗卡公主的神情有點苦澀，仍然低聲道：「金剛！」

年輕人來回走了幾步，誰都看得出，他在那一刹間，心中是如何之震驚和不安，他又道：「金剛，唔，金剛！」接着，他也苦澀地笑了起來，道：「你眞是找到了一個好買主，唔，金剛！」

公主低嚶了聲，道：「是的，他是好買主，他出得起好價錢，他出四千萬美金，購買那座古堡，而古堡的搬遷，完全由他負責，他準備將這座古堡的每一寸都拆下來，照原來的樣子，在佛羅里達，建造起來，作爲他自己的住所，使他自己眞正像一個皇帝！」

年輕人直到公主停了口，才坐了下來喃喃地道：「其實，他早就是皇帝了！」

年輕人說得不錯，金剛就算不是皇帝，也和皇帝相若無幾，金剛其實不是他的姓名，只是他的外號，他可以極有效地控

制他五萬以上手下的生或死，他是他統治的那個集團的皇帝！

金剛的手下有着各種各樣的人才，金剛首次的資金是怎麼來的，也不可考了。但是現在，他却僱用了三十名以上，年薪二十萬美金的專家，專處理他的財產，使他的財產，到達了天文數字，但即使這樣，直到現在，金剛仍然控制着若干不法組織，這也是公開的秘密了。

有一個傳說稱，金剛爲了怕給人買兇暗殺，所以他早就聲言，任何職業兇手，只要能提供對他不利的情報，就可以獲得十倍的報酬，所以前五年，想買兇殺他的人，總是死在自己買通的兇手手下，而近五年，已經沒有人再傻到去和金剛比鈔票了。

金剛也幾乎網羅了世界上所有的第一流的職業殺手，他是一個會動生意腦筋的人，不會白養着那批職業兇手，於是，他也成爲這批一流職業殺手的經理人，接受買兇的委託。他着實幹了幾件轟動一時的暗殺事件，都是無論怎麼調查，也查不到他身上的十全十美的犯罪！

這樣的一個人物，年輕人又不禁搖了搖頭。

公主望着年輕人，道：「本來，事情很簡單，只要我做妥了這件事，古堡到了我的手中，我向金剛收錢，就解決了，可是我——」

年輕人道：「可是你解決不了那個難題！」

公主有點幽幽地道：「是，那也不成問題，問題是我已經向金剛收了定金一成，而金剛最不喜歡被人欺騙，要是交貨的日子到了，而我交不出古堡來，金剛就會認爲我欺騙他，他就會——」

公主說到這裏，面色變得很蒼白，而且，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冷震。

年輕人沒有出聲，公主的聲音，聽來幾乎像是在哽咽，她道：「離預定的交貨日子，只有二十天了！所以我想起了你，只有你能幫我解決那個難題！」

年輕人又站了起來，來到了窗口，道：「究竟是什麼難題？不見得是三等分角吧？」

奧麗卡公主苦笑着道：「我無暇欣賞你的幽默，你答應過代我做一件事的！」

年輕人陡地轉過身來，道：「是，但這件事必需是要做得到的，你叫我上月亮去，或者我還可以躲在太空船裏，但是你如果叫我將整個月亮搬下來，那就是絕無可能的事情！」

奧麗卡公主皺着眉，過了半晌，才道：「你首先得跟我到一個地方去！」

年輕人沒出聲，公主又道：「到南非去！」

×　×

南非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或者說，是僅存的幾個奇怪地方之一，在那裏，有色人等受到公然的排擠和歧視，且成爲立國之根本。

當年輕人步出約翰尼斯堡的機場之際，雖然在他身邊的是一個人人注目的金髮美人，而他也受到了第一流的待遇，但是他仍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異樣之感。

不過年輕人並沒有花太多心思在這方面，在整個旅程中，他只是在想着：奧麗卡公主所遇到的難題，究竟是什麼事？

他叔叔曾經告訴他，事情可能和黃金走私有關，而當他一知道公主要帶他來到南非之後，他也可以肯定這一點。因爲南非正是黃金的出產地。

然而令得他不明白的是，世界上每一個角落，幾乎都有黃金私梟，也幾乎任何黃金私梟，都有他們自己的辦法，將黃金運來運去，奧麗卡公主爲什麼一定要來找他呢？

在旅程中，公主並沒有向他提及任何有關這次難題的事情，即使下了飛機，上了車，她也沒有提。

可是年輕人却可以在公主的臉上，看到她的心事，越來越沉重，年輕人並不心急想知道，因爲他可以肯定，離拂曉的時間，不會太遠了！

車子經過約翰尼斯堡的市區，在一座宏偉高聳的建築物之前，停了下來，那是一家著名的，貴族化的酒店，車子才一停下，酒店門口，穿着鮮艷顏色制服的侍者，就搶過來開車門。

可是，那侍者的手還未曾碰到車門，在他的身邊，就出現了一個穿着雪白西裝，身形高大，皮膚和他身上的西裝相比，看來更顯得黝黑的大漢，伸手將侍者推了開去，接着打開了車門。

年輕人先出了車子，自然而然地，他向那大漢看了一眼，心中也陡地升起了一個疑問。

那大漢的身量極高，超過六尺，深目高鼻，再加上鬈而濃密的頭髮和鬍子，一望而知是雅利安種人，也就是說，是一個印度人！

接着，公主也出了車，年輕人向公主望了一眼，公主像是有着一層歉意，低聲道：「他是我們要來見的朋友的僕人！」

年輕人又略怔了一怔，一句話，已幾乎要衝口而出，可是却在剎那間忍了下來。他想要問的那句話，是：「我們要來見的是什麼人？」而他之所以沒有說出口來，是因爲他立時想到，他要見的是什麼人了！

年輕人在想到自己將會見到什麼人之際，又向公主望了一眼，公主抱歉地向他笑着，將聲音壓得更低，道：「對不起，我事先沒有告訴你！」

年輕人只是微笑着，挽着公主的手臂，向酒店的大門走進去，同時，他用一種毫不在乎的聲音道：「爲什麼事先不告訴我？怕我知道了不敢來！」

公主笑得很迷人，道：「我也不知是爲了什麼，不過我知道，就算我告訴了你，你也一定會來的！」

年輕人又淡然笑着，道：「我以爲，這是你和歐洲集團之間的事情。」

公主微笑着，道：「是的，不過他是原始的委託人！」

年輕人「嗯」地一聲，道：「不錯，黃金只有在他的國家裏，才能賣到最高的價錢！」

公主吸了一口氣，雖然她只是望了年輕人一眼，但是在那一眼之中，眼神之中，也無法掩飾她心中對年輕人的那種由衷的傾佩。

他們穿過大堂，進入電梯，那身高六呎以上的大漢跟着他們一起進來。當電梯門快關上之際，才有一個老年紳士，匆匆趕了進來。

那老年紳士並沒有吸烟，可是手中，揑着一隻烟斗，而且他的身上，散發出一股烟草的香味，那種香味，是年輕人再熟悉不過的！

年輕人笑了起來，向那老年紳士偷偷眨了眨眼，可是那老紳士却像是完全沒有注意一樣。年輕人當然並不會因此而感到有絲毫懷疑，他絕對不用懷疑，那種熟悉的烟草氣味，是他開始學步的時候，就聞慣了的，他的叔叔來了，雖然他叔叔曾對他說過，不能提供任何幫助，但是他還是來了！

年輕人覺得心神舒泰，電梯升到十二樓，老年紳士走了出去，電梯中只剩下了六個人，繼續向上升，到了十八樓，電梯門打開，外面早有一個同樣高大，也穿着白西裝的印度人在等着。

公主挽着年輕人走出電梯，經過走廊，年輕人已發現，這一層，酒店原來的侍者，都已經調開，在走廊中來來去去的人，全是身高六呎以上，穿着白西裝的印度人，而且他們有一個共通的特點，那就是他們的神情，完全像是鑄模製出來的一樣，臉上的肌肉，全是刻板的，不懂得活動的那一類型。

年輕人和公主，一直來到了一扇有兩個白西裝大漢把守的門前，才停了下來。

他們才一停下，守門的兩個大漢中的一個，就側了側身，打開了門，立時又退回到原來站着的地方，公主挽着年輕人，走了進去。

年輕人一進去，還未曾看清楚房間中的情形，就聽到了一聲怒吼，一個粗啞的聲音喝道：「你來遲了，娃娃！」

年輕人停了一停，一個大漢，穿着一件鮮艷的睡袍，已向着他和公主，直衝了過來，公主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低號聲，閃到了年輕人的身後，年輕人也忙伸手向前，按了一按。

他的手並沒有碰到那人的身子，那人已經停了下來，這證明那人的身軀雖然龐大，但是他對於他自己全身的每一根肌肉，都能控制自如。

年輕人望着那人，那人也望着年輕人，那人當然也是印度人，事實上，年輕人還可以知道這個人的準確籍貫，和他過去的一切。

年輕人知道，那人是印度北部無數支那之一，巴哈瓦浦耳邦的人，他出生在一個總管之家，他的父親是巴哈瓦浦耳土王的總管，總管的職位是世襲的，到他父親逝世之後，他却沒有繼續當總管，而是毒死了土王，佔據了土王的三十七個姬妾，足足逍遙了三年，事情才被揭發，在効忠土王的軍隊圍攻之下，他放火燒了土王的宮殿逃走，從此之後，他就成了印度，或者說整個東方最危險的人物之一，他原來叫什麼名字，已經沒有人知道了，但是他的外號，却人人皆知：印度老虎。

年輕人裝着不認識地打量着印度老虎，印度老虎也打量着年輕人。

老實說，世界上最不舒服的事，莫過於被印度老虎這樣的人，用他的眼珠，這樣瞪着來看了。

印度老虎的眼睛不大，向外突出，他的眼珠是一種奇怪的灰色，彷彿不是生在眼眶之內，而是生在眼眶之外，浮在眼白之上，隨時可以落下來的兩塊小石頭。當然，如果眞是兩塊小石頭的話，決不會引起被望的人有如此不舒服之感的，偏偏那兩塊「小石頭」，又是有生命的，迸射出一種難以形容的邪毒，暴虐的神采來！

年輕人和印度老虎對望了約莫半分鐘，印度老虎又吼叫了起來，聲音高而嘶啞，聽了令人牙齦發酸，他向在年輕人身後的公主叫道：「娃娃，你帶這樣一個人來見我，是爲了什麼？」

公主已經定過神來，她居然在看來盛怒的印度老虎之前，還能保持着微笑。

奧麗卡公主微笑着，道：「如果他不能幫你解決難題，那麼，世界上沒有別的人可以幫你解決了！」

印度老虎又瞪了年輕人一眼，陡地怪聲笑了起來，伸手直指公主的鼻尖，道：「娃娃，不是幫我，是幫你的！」

公主苦笑了一下，又向年輕人望了一眼，說道：「如果我早知道那歐洲集團的幕後委託人是他，我也決計不會去攬這件事！」

年輕人儘量使自己的臉上，出現微笑，可是事實上，他臉上的肌肉，却因爲僵硬而有點痲木。

這眞是意想不到的事，他會和印度老虎，面對面地站着！年輕人沒有什麼怕的事，但如果他在上機之前，確知自己要面對印度老虎的話，他眞的可能攷慮逃走，逃到不爲人知的地方躲起來。

他這時，也知道他的叔叔爲什麼要趕來了，他叔叔當然是知道了印度老虎將會和他會面之故，而印度老虎是一個如此危險的人！

就算是同樣危險的人，年輕人此際，也不會如此緊張，但是印度老虎不同。

因爲年輕人曾經偷走了印度老虎黑組織金庫中的藏金，令得這個黑組織瓦解，而在這件事發生之後，印度老虎將他恨之切骨，出了極高的賞格，要取他的性命。他答應奧麗卡公主幫助她，就是因爲公主知道他的這個秘密。可是他再也想不到，因爲要幫助公主，竟會要和印度老虎面對面在一起！

年輕人不由自主，望了公主一眼，公主顯然不太有被人指着鼻尖呼喝的經驗，是以她顯得很手足無措，還是年輕人伸手，將印度老虎的手，推開了些，道：「不管是什麼人的難題，總之是有難題，對不對？」

印度老虎後退一步，瞪着年輕人，陡然以極其急驟的聲音喝道：「姓名，來歷，有關你自己的一切資料，快說出來！」

年輕人聳了聳肩，道：「沒有，什麼也沒有！」

印度老虎的神情，已經很怒，可是當年輕人伸出手來，也指着他的鼻尖之際，他變得眞正暴怒了。

年輕人指着他的鼻尖，道：「聽着，是你有事來求我，不是我求你！」

印度老虎一聲怒吼，伸手來抓年輕人

的手腕，年輕人早已料到這一着，立時反手抓過去，兩個人的手，立時緊緊揑在一起。

兩個人的手緊握在一起，同時向後，用力一拉，誰也沒有將誰拉動，印度老虎一腳向年輕人踢來，年輕人手上的力道突然一鬆，印度老虎的身子向後仰去，年輕人的身子已經趁機躍起，印度老虎一腳踢空，年輕人已在他的頭頂，疾翻了過去，兩個人的手仍然緊握着，年輕人一翻到了印度老虎的背後，將印度老虎的手臂，完全反扭了過來，印度老虎發出一下怪叫聲，四個白西裝的大漢，疾奔了過來，年輕人轉身，鬆手，伸手在印度老虎的肩頭上，輕輕拍了一下，道：「這是小孩子的遊戲，我實在不想再玩下去了！」

印度老虎也疾轉過身來，盯着年輕人，雙眼不斷眨着，足足過了一分鐘之久。

在那一分鐘之間，年輕人揑着拳，拳心不斷在冒汗，因爲根本沒有人可以預測，印度老虎在兇性大發之下，會有什麼行動！

這一分鐘的時間實在太長了，直到印度老虎慢慢轉過身去，年輕人才輕輕地吁了一口氣，印度老虎走開去，伸手推開了兩個穿白西裝的大漢，坐了下來。

公主連忙來到年輕人的身邊，年輕人向公主使了一個眼色，他們也一起坐了下來。

印度老虎望着他們，說道：「我並不是不講理的人，但是我不能容忍被人欺騙，我委託一個歐洲集團做事，這個集團的人答應了我，可是他們又去託別人，託了她！」

印度老虎向奧麗卡公主指了一指，公主立時現出苦澀的笑容來了。

印度老虎又道：「這已經是對我的一種欺騙，所以，我懲罰了這個集團的三個首腦！」

印度老虎講到這裏，公主的身子，不由自主，震動了一下，而且當年輕人向她望去的時候，她側着頭，避開了年輕人的目光。

年輕人心裏明白，她一定早已知道這件事的，只不過像是要帶他來和印度老虎見面一樣，瞞着他，未曾告訴他而已。

印度老虎忽然笑了起來，道：「要知道我怎樣懲罰這三個人麼？哈哈！」

他一面笑着，一面揮着手，一個穿白西裝的大漢，立時遞過了一隻極大的牛皮紙袋來，印度老虎接過，打開紙袋，抽出三張放得足有兩平方呎大的彩色照片來，奧麗卡立時發出了一下驚呼，將臉轉過來，抵在年輕人的肩頭，年輕人也感到了一陣噁心！

印度老虎却像是十分欣賞照片上的形像，他一面看，一面還指着一張照片，抬頭向他身邊的大漢，道：「這一刀砍得不夠直，應該將他的鼻子，齊中劃開來的，左、右完全一樣，不應該是斜的！」他又抬頭，向那年輕人道：「將欺騙他人的人，用刀在臉上砍二十刀，這是我們家鄉的一種習俗！」

年輕人「哼」地一聲，他也不想多看那些照片一眼，因爲照片上，那被砍成血肉模糊的臉，實在令人噁心。

印度老虎得意地笑着，將照片放在几上，盯着年輕人，道：「她接受了委託，要是也不能完成，那麼，她所受的懲罰，就完全一樣！」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到現在爲止，他總算完全知道，奧麗卡公主的處境了，也明白了奧麗卡公主，眞正是在生死關頭之間。

年輕人伸手，將几上的照片，翻了過來，他顯得很鎭定，道：「一個人要是做不成這件事，就算你威脅着要在他臉上砍八十刀，也一樣是做不到的！」

印度老虎陰森地道：「不一定，那至少會使得這個人拚命地去做！」

公主已經坐直了身子，面色十分蒼白，當年輕人向她望去的時候，她眼中的歉意更甚，年輕人在她的手背上，輕輕地拍着。

年輕人道：「我看黃金走私，並不是什麼大難題，何以你看得那麼嚴重？」

印度老虎瞪大了眼睛，道：「問題是在於多少，一百公斤？一千公斤？我全可以運回去！」

年輕人道：「你不見得想將南非金鑛，搬回印度去吧！」

印度老虎點頭道：「你猜對了！」

年輕人陡地站了起來。

將一座金鑛，搬到印度去，如果不是他的耳朵有毛病的話，那就一定是印度老虎在發神經病了，那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情！

印度老虎冷冷地望着年輕人，道：「那是一座小型金鑛，我已經經營了十年，沒有人知道我是這座金鑛的主人，這座金鑛，每年生產純金四千六百公斤，十年來所生產的接近五萬公斤，而現在，已經採完了，金鑛也已經封閉了，我要將這個金鑛中提出來的金子，全運回去！」

年輕人吁了一口氣，是的，這種情形，可以說是要將整座金鑛運回印度去，但形式上當然不同，所要運的，是五萬公斤黃金，而不是整座金鑛！

年輕人又坐了下來，在刹那間，他迅速地在轉着念，他是在計算，五萬公斤的黃金，體積是多少，體積並不大，大約是兩點五立方公尺，如果將五萬公斤黃金，鑄成一塊，和一張普通寫字枱所佔的空間差不多，可是它的重量，却是五萬公斤，超過七萬磅！

年輕人眨着眼，道：「這些黃金，你放在什麼地方？」

印度老虎突然發出了一連串的咒罵聲，他在罵的時候，所用的語言，是印度北方的土語，年輕人一個字也聽不懂，可是從他面肉抽搐的那種神情來看，可知他的心中，一定十分憤恨。

公主低聲道：「別問他，他做了一樁蠢事，他相信了那個足球隊走私黃金的故事——」

年輕人陡地縱笑了起來，道：「他不是將所有的黃金，全鑄成了足球吧！」

公主也忍不住笑了起來，道：「正是，一共是兩百八十二個。」

要不是印度老虎的臉色，變得如此之難看，年輕人一定會忍不住大笑而特笑，兩百八十二個純金的足球，只有白痴才會

想到用這種方法，可以將這五萬公斤黃金，運進印度去！

印度老虎面色鐵青，惡狠狠地道：「別笑，這是你們的事情，黃金到不了印度，你們的臉上——」

他講到這裏，陡地翻回几上的照片來，神情更加兇狠。

年輕人又將照片翻回去，道：「你想要這批黃金到印度，首先就要停止對我們的威脅，這件事，在你看來，好像是做不到，但是在我看來，却再簡單也沒有，不過，我需要時間！」

印度老虎用極疑惑的眼光，望着年輕人，然後問道：「你要多久？」

年輕人道：「你在這裏，將金子移交給我，一個月之後，你在印度收黃金！」

印度老虎的神情，更加疑惑，年輕人立時伸出手來，道：「不必問我用什麼法子，那是我的秘密！」

印度老虎笑了起來，道：「你應該知道，如果你欺騙了我的話——」

年輕人冷冷地道：「別再多說了，我知道你吃過大虧，你的賞格再高，到現在也還沒有什麼結果！」

公主現出吃驚的神色來，印度老虎的臉色鐵青，雙手緊握着拳，年輕人却神色自若，印度老虎緩緩鬆開了緊揑的手，向一個大漢揮了揮手。

那大漢提着一個公事包，走了過來，放在几上，印度老虎道：「拿去，全部資料，全在裏面，你可以憑裏面的文件，得到那批黃金！」

年輕人笑了笑，道：「兩百八十二隻金足球！」

印度老虎的神情有點尷尬，但立時又兇狠地道：「從今天起算，我給你一個月時間！」

年輕人嘆了一聲，手按在公事包上，奧麗卡公主望着他，年輕人的心中在苦笑，一邊是印度老虎，一邊是金剛，而他只有一個月時間！

印度老虎面上的肉抽搐着，公主不由自主，向年輕人靠近些，印度老虎重複地道：「一個月！」

年輕人提着公事包，站了起來，道：「好吧！」

印度老虎的神情，既兇狠又不放心，他盯着年輕人，又加了一句，道：「你要知道，如果你不能爲我做到這件事，會有什麼後果！」

年輕人已經挺直了身子，他直視着印度老虎，並且，緩緩地伸出手指來，在印度老虎的肋骨上，輕輕戳了一下，印度老虎的一生之中，顯然很少遇到這樣的事，是以他陡地後退了一步，怪聲叫了起來。

年輕人已經冷冷地道：「你要記住兩點，第一，我不是爲你做這件事，我是爲奧麗卡，第二，你自己做不成的事，要求別人做，最好就是完全相信別人！」

印度老虎的雙眼睜得極大，眼珠轉動着，面肉在不住地抽搐。

年輕人說完之後，向奧麗卡望了一眼，就提着公事包，向門口走去，當他和奧麗卡來到門口的時候，才聽得印度老虎發出了一聲怒吼，道：「站住！」

年輕人站在，但是並不轉過身來，奧麗卡公主緊張地握住了年輕人的手，印度老虎的聲音之中，充滿了憤怒，大聲道：「我不是做不成這件事，而是我太出名了，不能做，而你能做，因爲你是一個無名小卒！」

年輕人只是聳了聳肩，並沒有其他任何表示，打開門，輕輕推開了站在門外的一個穿白西裝的大漢，奧麗卡公主緊緊挽着他，走廊看來好像特別長，好不容易來到了電梯門前，進了電梯，公主才吁了一口氣，低聲說道：「對不起，眞的，對不起。」

年輕人沒有出聲，只是皺着眉，他們一起出了酒店，一路上，公主大約說了十遍以上「對不起」，聲音一次比一次低，眼中流露出來的歉意，也一次比一次爲甚，可是年輕人却始終不出聲。

一直到公主第十五次說「對不起」之際，他們已經來到了另一間酒店的房間中了，年輕人才道：「沒有什麼，我知道你現在有點後悔了！」

公主咬着下唇，低下頭去。

年輕人放下手中的公事包，托着公主的下頦，令她抬起頭來，道：「你像是一個頑皮的孩子，專喜歡玩危險的遊戲，我不相信你在乎出賣那座古堡所得的錢，你早就知道你做不成這件事，你也早想到了我，你的目的，只不過是想看看，我是不是做得成這件事而已！」

公主垂着眼，長睫毛在輕輕抖動着，年輕人顯然已說中了她的心事。

年輕人繼續說道：「你可能會失望，因爲有一些事情，在想像中，很熱鬧有趣，可是，在實際進行之中，可能乏味得很的！」

奧麗卡公主沒有出聲，只是後退了幾步，坐了下來，仍然垂着頭，低聲道：「現在我們可以退出麼？」

年輕人忽然笑了起來，他的心中忽然起了一股衝動，很想衝過去了，拉住公主金色的頭髮，將她提起來，在她的面上，狠狠摑上兩掌——這是懲治頑童的最好方法。

可是他沒有那麼做，只是有點僵直地站着，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

就在這時候，房門上傳來了敲門聲，年輕人揚了揚眉，走過去，將門打開。

站在門口的，是一個身形十分魁梧的中年人，年輕人攔在門口，並不準備讓這個人進來，而且，用一種疑惑的眼光，打量着他。

那中年人伸手，取出了一份證件來，打開，送到年輕人的面前，道：「我是弗烈警官，可以進來麼？」

年輕人沒有出聲，只是讓了讓身子，弗烈警官走了進來，銳利的目光四下掃射着，又向公主禮貌地行了一個禮，年輕人站在他的身後，道：「怎麼樣，不是我的旅行證有問題吧！」

弗烈警官有點誇張地道：「不是，當然不是，歡迎你光臨！」

年輕人笑了笑，道：「你們的歡迎方法很特別，我相信我一踏上你們的土地，就已經受到了特別的照顧！」

弗烈警官也笑了笑，道：「先生，那是因爲你是一個特別的人物，我們花了很

多時間，和各地聯絡過，可是完全沒有你的任何資料！」

年輕人陡地放聲笑了起來，而且坐了下來。

年輕人坐了下來之後，指了指身邊的沙發，示意弗烈警官也坐下來，然後他道：「警官，根據聯合國最近的統計，世界上的人口，是三十一億三千六百萬，不見得每一個人都在警方有資料！」

弗烈警官直視年輕人，道：「當然，但是也不是每一個人一到就和印度老虎見面的！」

年輕人將身子靠在沙發背上，道：「如果印度老虎在這裏犯法，你們應該去對付他！」

弗烈警官忙搖着手，道：「沒有，他在這裏，完全是合法的——！」

他講到這裏，身子向前略俯了俯，壓低了聲音，道：「不過我們知道，過去十年來，他一直擁有一個金礦，這個金礦所生產的黃金，從來也未曾申請過出口，估計十年來，已到了三萬公斤這個數字，朋友，如果你想將這批黃金私運出口，那麼，我們的監獄中，日子並不怎麼好過，和這裏差得遠了！」

年輕人神態很悠然，道：「我想世界上不會有什麼監獄是有趣的，多謝你提醒我，不過，作為一個好的警務人員，你的做法，好像有點不對頭，因為我很可以告你恐嚇我的！」

弗烈警官略怔了一怔，但隨即笑了起來，道：「謝謝你提醒我，為了報答你，我再提醒你一件事，不但將三萬公斤黃金私運出口，是不可能的事，想將三萬公斤黃金，運到印度去，更是不可能的事，你很聰明，奧麗卡公主也是世界上最可人的女友，朋友，你自己想想吧！」

年輕人伸了一個懶腰，道：「警官，我百分之一百同意你的話，要是誰想那樣做，那麼，他不是超人，就是白痴了，對麼？」

弗烈警官站了起來，道：「完全同意！對不起，打擾了兩位，我告辭了。」

他轉過身，向門口走去，年輕人也站了起來，說道：「等一等，我忘了請問一句——」

弗烈警官轉過身來，直視着年輕人，年輕人道：「如果將三萬公斤黃金，要公開申請運出貴國，有什麼手續？」

弗烈警官略怔了一怔，攤了攤手，道：「很困難，每年黃金出口的數字，有一定的限制，只怕要全部運出口，至少要等上十年八年。而且，還未必批准！」

年輕人「呀」的一聲，道：「原來是這樣！」

弗烈警官又瞪了年輕人一眼，看他的樣子，像是想說些什麼，但是他未曾講出來，就走了出去。

弗烈警官走了之後，年輕人又坐了下來，奧麗卡公主低聲說道：「你準備怎麼辦？」

年輕人又呆坐了一會，才抬起頭來，道：「你可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躲藏起來，不被人找到？」

奧麗卡公主咬了咬下唇，道：「那要看找你的是什麼樣人，才能有答案！」

年輕人道：「印度老虎和金剛！」

公主苦笑了起來，道：「據我知道，世界上還沒有這樣的地方！」

年輕人站起來，來回踱了幾步，來到了電話旁，將電話聽筒拿了起來，伸向公主，道：「打電話給玲瓏手，他或者會想到有這樣一個地方，他一定要替你找到這樣一個地方讓你躲起來！」

公主的神情有幾分驚訝，也有幾分尷尬，年輕人冷冷地說道：「快，我早就知道，你是在玲瓏手那裏，知道我的秘密的了。」

公主走了過來，在年輕人的手中接過電話來，年輕人立時提起公事包，向門口走去，一面走，一面道：「你一找到了可以躲藏的地方，就立即去躲起來，直到聽到印度老虎和金剛不再找你為止！」

公主有點焦急，道：「你——」

年輕人道：「別理我！」

公主吸了一口氣，道：「我怎麼和你聯絡？」

年輕人繼續走向門口，道：「根本不必要再聯絡！」

年輕人已經來到門口了，公主的聲音更焦急，道：「你至少應該知道我躲在什麼地方！」

年輕人已經抓住了門柄，他並不回頭，道：「不必要，我不知道你躲在什麼地方，不論在什麼情形之下，危險的只是我一個人，你是安全的，只求玲瓏手不要像出賣我一樣出賣你，那就好了！」

公主呆呆地站着，年輕人已經拉開了門，走向外，公主的神情更焦切，她實在想說些什麼，再將年輕人留住一會，可是她發覺心頭一片茫然，竟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年輕人走出了房門，反手將門關上，房門關上的聲音並不大，可是那「拍」的一聲，却像是在公主的心頭，造成了重重的一擊。

她呆呆地站立，又好久，才按了按電話，用低沉的聲音，道：「接綫生，請替我接羅馬的長途電話。」

然後，她放下了電話，坐了下來，雙手支頤，坐着發怔，心頭感到一片空虛。

弗烈警官接到的報告是：曾和印度老虎會晤的年輕人，當日就離境，目的地是肯雅。

第二份報告是，奧麗卡公主在第二天離境，目的地是羅馬。

這兩個人離境之際，全都受到特別的「照顧」，但是在他們身上，別說沒有三萬公斤黃金，連三公斤黃金也找不到。

弗烈警官很有點大惑不解，不過他是一個很有韌性的人，他知道，印度老虎一定會將那批黃金運出去，他只要等着，魚兒就會落網，所以，在他接到報告之後，只是奇訝，並沒有什麼別的表示。

而印度老虎在接到報告之後，却大不相同，年輕人一走，他立時打電話給公主，不過公主的回答很冷淡：「一個月的限期，是你自己訂下的，在這一個月之內，如果他的行踪，能讓你知道，警方還有不知道的麼？」

等到奧麗卡公主也失了踪之際，印度老虎又會跳了一陣雙腳，可是一個月的期

限，是他自己訂下來的。他花了很多工夫，動員了世界各地的手下，和與他有聯絡的各組織，來調查那年輕人，可是所得的資料，却少得可憐。

當然，印度老虎其實根本不必擔心什麼，他絕不必擔心他那批藏在秘密地方的黃金，會有什麼失閃，因為根本沒有什麼人搬得動它們，就算有人能搬得動它們，也決計沒有辦法運出去，要是有辦法的話，印度老虎他自己早就這樣做了，還用在歐洲招請高手嗎？

印度老虎耐心在約翰尼斯堡住了下來，等候消息。

奧麗卡公主一到了羅馬，就和玲瓏手見了面，玲瓏手看到公主的時候，上身向後仰着，因為他唯恐又像上一次一樣，公主突然在他的臉上，用力抓上一下，臉上貼上一個星期的膠布，究竟不是怎麼體面的事。

玲瓏手立時用私人飛機，將奧麗卡公主送到了意大利北部，小飛機在飛行途中，奧麗卡公主跳傘着落，印度老虎和金剛派出來的跟踪人員，當小飛機在機場降落，而未見奧麗卡公主下機之際，都知道自己上了當，可是他們却無法知道公主在何時何地離開飛機的。

玲瓏手的安排十分妥善，他的身子雖然胖得行動不便，但是身子還很靈活。他將奧麗卡公主，安排在一間建造在高山之山巔，要靠吊籃才能上下，幾乎與世隔絕的修女院之中！

當然，玲瓏手所負責的，只是奧麗卡公主的安全，讓印度老虎和金剛的手下找不到她，至於修女院中的生活是不是舒服，玲瓏手是管不到的了！

在南非角城的碼頭，日夜不分，都是鬧鬨鬨的，在高大的貨倉的隙縫中，開設着低級的酒吧，各種國籍的水手，混雜在一起，烟霧騰騰，廉價香水和劣等酒的氣味，混雜在一起，年華老去，還在賣弄風騷的吧女，發出充滿凄酸的笑聲，夾雜在沙沙發聲的舊唱機聲音之間，這種環境，或許也是最安全的了，因為在這裏，誰也不會問誰的來歷，完全沒有人來管你！

年輕人在離開約翰尼斯堡之後，的確到了肯雅，只不過他一下機，就擺脫了監視他的人，然後，他偷上了一艘開往角城的貨船，在悶熱的貨艙中過了四天，當他再偷出那艘貨船之時，他頭髮凌亂，神情疲倦，雙目無神，鬍子很長，已經十足是一個落魄和混跡天涯的水手了。

年輕人就住在一間這樣低級酒吧上的一間低級酒店之中，當他打發了三個想來自薦的妓女之後，開始化裝，在天還沒有十分亮之時，他就離開了那酒店。

那種酒店也是最安全的，出入的人，完全沒人過問，只要進門的時候，交出當天的房租就行了。

年輕人在離開酒店之時，經過精妙的化裝術，使他看來更像是一個水手，他在角城的碼頭上，走了一個小時，來考驗他自己的化裝。

要是在那一小時之中，有人向他額外地多望一眼的話，那麼他一定會考慮更換化裝的，但是完全沒有，他普通得沒有人肯多望他一眼！

年輕人在將近中午時分，離開了角城，他採用了最廉價的旅行方法，乘搭貨車，三等火車，有時候在一起，有時候和貨物作伴侶。

兩天之後，他又來到了約翰尼斯堡，他離開了足足一個星期。在這一個星期之中，他所做到的只是一點：當他再進入約翰尼斯堡時，可以肯定的是，弗烈警官絕對不知道他已經來了！

不過他還需要克服一點：他的到達，連印度老虎都不能知道！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他一定要先去檢視那批黃金，而印度老虎的得力手下，一定在守護着那批黃金。

印度老虎給他的那公事包中，有着詳細的指示，他知道黃金是藏在市內一幢大廈的地窖之中。他早已詳細地研究了那幢大廈所在的地址，所以他有辦法，不讓印度老虎知道他的到達。

他住在黑人區的下級旅店中，一連兩天，忙着購買或者偷竊他需要的東西，例如一具強力風鎬，就是偷來的。

另外一樣，他根本不能買得到，只好偷到手的東西，是一份那幢存放金子的大廈附近的地下下水道系統圖，那花了他不少時間，在工務局的檔案室中，進出了兩次，才算弄到手。

第三天開始，他就一直在下水道中，與污水為伴，他弄了一條直徑三十公分的地道，僅僅可供一個人爬過去，直達那幢大廈的地窖。由於地窖的水泥牆十分厚，最後的一呎，他需要使用炸藥，然後，他進入了那個地窖，這已經是又一個星期天後的事了！

當他進入了那個藏金的地窖之後，他實在忍不住想笑起來，地窖很大，三萬公斤的黃金，或者說，兩百八十三隻黃金鑄成的足球，並沒有佔據多少空間。

他在一隻金足球上，坐了下來，腳踢着另一隻足球，那隻「足球」只是略為移動了一下。

他才一見那麼多黃金鑄成的足球之際，心中只想笑，笑印度老虎的愚蠢，但是當他坐下之後，笑不出來了。這批黃金，他能用什麼方法運出去？

他甚至無法改變這些黃金現有的形狀，因為這麼多黃金一離開這裏，弗烈警官立即就可以知道的，他不待有任何行動，就會鋃鐺入獄了！

地窖中極度黑暗，年輕人仍然坐在金足球之上，燃着了一支香烟，地窖中也很靜，他可以聽到地道外面，下水道中，污水流過的聲響。

在打通那條地道之際，他已經有過計劃，所以他那條地道是斜的，斜向上。而且，地道也可以供金球滾過去，他也帶備了小型起重機，可以將金球吊起來，從地道中滑到下水道去。

當然，他也查過這一系統的下水道最近的出海口，下水道中，污水的流動，可以減輕黃金的重量，他攷慮過，將兩百八十三隻金球，運到下水道的出口，以他一個人的力量，日夜不停地工作，至少也要五天！

他再吸了一口烟，然後怎麼辦呢？那決不是他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够負担得了

的！

他吸了一口氣，他的叔叔，約翰尼斯堡的，他的叔叔，應該能帮他解決再下去的困難。

他又爬出了地窖，離開了地下水道，回到了低級酒店，打了一個電話，半小時之後，在路邊，他和他的叔叔見面，年輕人先將這些日子來的經過，講了一遍，他的叔叔咬着烟斗，用心聽着，在年輕人講述的過程之中，他一點也沒有表示他的意見。

年輕人講完，他的叔叔仍然不出聲，年輕人道：「我要一艘貨船，和靠得住的水手！」

年輕人的叔叔，敲了敲烟斗，將烟斗裏的烟灰敲了出來，又吹通了烟斗的管子，道：「貨船？我看你弄錯了！」

年輕人瞪大了眼睛，道：「我已經計算過了，我將這些金球，全由下水道，一直推到下水道的出口處，是在海邊，如果有一艘船的話，我可以將這些金製的足球，用起重機吊起來！」

年輕人的叔叔又在烟斗中塞上烟絲，慢條斯理地道：「你想過沒有，用起重機將金球吊起來，難道不會有人看到，看到的人又不會起疑？」

年輕人略怔了一怔，可是他隨即笑了起來，道：「叔叔，你別忘了，那些球，外面上看來，完全和足球一樣，人家就算看到了也不會起疑的！」

年輕人的叔叔望着年輕人，年輕人知道他叔叔這樣望着他，一定是他的想法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了，可是一時之間，他卻又想不出來。

他叔叔在望了他近一分鐘之後，嘆了一聲，道：「你太疲倦了，這不能怪你。你想，要是你看到有人用起重機，在水底將足球吊起來，你會怎麼想？」

年輕人「啊」地一聲，伸手在自己的額頭上，拍了一下，道：「眞的，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看來，我不應該要一艘貨船，應該要一艘——」

他停了片刻，在想着應該要什麼，他叔叔已經接上了口，道：「一艘挖泥船！將金球連海底的泥，一起挖上來，那樣才行！」

年輕人忽然笑起來，道：「不，一艘駁船，有起重機設備的駁船，我又想到了運輸的方法，我們根本不必將金球吊到船上來，只要吊在水——」

年輕人的叔叔陡地一拍手掌，道：「對，利用水的浮力，減輕重量，將金球吊在水中航行！」他又用力拍着年輕人的肩頭，道：「看來不可能的事，已經做了一半了，我會去準備一切，駁船，潛水人，當然全用我們的人，最可靠的！」

年輕人搓着手，說道：「我還要設計一點機械，可以將金球推着，在下水道前進！」

他的叔叔笑着，道：「我已經準備好了，這是圖樣！」

他取出一份圖樣來，從圖樣上看，那是種機械，像是小型的推土機！

年輕人和他叔叔互望着，會心地笑起來。

年輕人對他叔叔，有着衷心的佩服，他從下水道，進入那個大廈的地窖，從計劃到行動，他未會和任何人談起過，但是他叔叔卻早已帮他準備了應用的機械，證明他叔叔早已料到他除了這個方法之外，根本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

年輕人也可以肯定，印度老虎一定猜不到這一點，就算他將地窖中的金球全運走了，印度老虎也不會知道，以為他那一批黃金，還在地窖之中！

年輕人想到了這一點，心中陡地一動，他心中陡然之際所想起的那件事，是如此之大胆而危險，以致不但令得他心中一怔，而且身子也不由自主，震了一震。

他立時向他的叔叔看去，他叔叔也正望着他。從他叔叔的神情中，他立時知道，他所想到的是什麼，已經被他叔叔料到了。不但料到，而且，他叔叔一定早已經想到了這一點！

年輕人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氣，道：「行得通麼？」

他叔叔的態度很悠然，道：「天下沒有什麼行不通的事情！」

年輕人站了起來，來回踱了幾步，他叔叔笑着，道：「當然，如果你不同意的話，我不會做的！」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叔叔，你已準備了什麼？」

他叔叔伸了一個懶腰，道：「你還用問？當然是兩百八十三個足球！」

年輕人大聲笑起來道：「鉛製的？」

他叔叔點了點頭。

年輕人又來回踱了幾步，皺着眉，鉛的重量和金的重量不同，如果拿起一個足球去秤一下重量，印度老虎當然立時可以發現他那批黃金，叫人掉了包。

但是，印度老虎不會這樣做的，因為印度老虎對着這批黃金，束手無策，當他答應替印度老虎弄走那一批黃金之際，印度老虎也不帶他自己來，由此可知，這件事，是不會揭穿的，金製的也好，鉛製的也好，那批「足球」，可能永遠躺在這個地窖之中！

而且，更有利的是，印度老虎不敢來檢查這批黃金，因為當地政府正在注意他，要是為當地政府知道了這批黃金的所在地點，他更是永遠無法將之運出去了！

以上幾點，全是對他有利的！

當然，要進行這種大胆的措施，也有不利的因素在。

不利的是，他如何去回答印度老虎，說他無法運走那一批黃金呢？

年輕人想到，不但要對付印度老虎而且要對付金剛，他眉心的結，越來越緊，

他叔叔卻笑了起來，道：「是不是覺得印度老虎不容易對付？」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說道：「還有金剛！」

老頭子瞪着他的姪子，忽然笑了起來，年輕人起先還不明白他叔叔為什麼要笑，只是發着怔，可是不到半分鐘，他明白了，他也笑了起來，兩叔姪笑成一團，而且互相拍着對方的膝蓋，看他們的樣子，好像是得到了最新玩具的小孩子一樣。

年輕人伸了一個懶腰，道：「我要好好睡一覺！」

老頭子道：「你沒有公主的消息？」

年輕人搖頭道：「沒有，我也不希望有，連我也不知道她在那裏，印度老虎和金剛，自然也找不到她！」

老頭子也伸了一個懶腰，道：「你休息吧，我已經休息够了，我帶兩個人去工作，你不用担心了！」

年輕人笑了起來，當他的叔叔離去之後，他實在忍不住繼續地笑着，因為這是他在一小時之前，未曾想到過的，在一小時之前，他所想的，還只是如何把這批黃金運到印度去。

老實說，他想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將這批黃金安然私運進印度境內，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這批黃金，將永遠不會到達印度境內！

年輕人笑了許久，才痛痛快快地洗了一個淋浴，然後，躺了下來，安然進入夢鄉。

他完全可以放放心心地去睡，因為他相信他的叔叔會替他完成那一部份工作。

等到他睡醒之後，他也去參加了金球的推運工作，那種機械設計得很實用，當時他聽到印度老虎眞的將黃金鑄成了足球，只覺得滑稽和好笑，但是現在，他却不得不感謝印度老虎，因為球體總容易推動得多。

小型油壓起重機，將金球從地窖中吊出來，放在下水道中，然後那種機械就發揮作用，以每分鐘十二公尺的速度，向前推進。

要將那兩百八十三隻金球，一起由下水道中推得跌進海中去，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雖然工作的人數增加了三個，但是時間上反倒超出了預算兩天。

不過，一切總算順利，年輕人潛水下去看過，金球大都陷在海底的污泥之中，只要有潛水人參加工作，將之吊在船下，並不是什麼難事。

接下來的幾天中，事情分頭進行，年輕人在駁船上指揮潛水人工作，他的叔叔，則一個一個，將鉛製的足球，由下水道運進那大厦的地窖中去。

一切全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下進行，為了盡量減少印度老虎發現金球被掉包的機會，鉛球運進大厦地窖之後，完全照原來的樣子放着。

等到一切都做妥當之後，他們更肯定，在短期內，印度老虎是決不會發現的，因為這些日子來，大厦地窖的門，只是鎖着，完全沒有人進來察看一下，他們去觀察過印度老虎派來守門的幾個人，那幾個人除了喝酒之外，就是賭錢，顯然他們都以為藏在地窖之中的，是不能被搬移的財富！

金球用特製的網，懸在駁船的底部，駁船在緩緩駛出海去之際，年輕人從駕駛艙走出來，伸了一個懶腰，和他的叔叔相視而笑。

他叔叔道：「別以為事情完了，如何安排印度老虎和金剛起衝突，你還要下一點功夫！」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那……我看不太難吧！」

他叔叔望了他一眼，可是還沒有開口，年輕人已經搶着道：「有的時候，難的事情做來容易，而容易的事情，做起來可能會很難！」

這正是他叔叔的口頭禪，他叔叔笑了起來，在他肩頭上拍了拍，年輕人跳下了一艘快艇，解開了纜，快艇向前駛去。

年輕人在快艇中，望着海面上，被快艇切開來的水花，他的心中已經有了決定，先去見印度老虎！

他沒有回到自己的廉價酒店，而是回到了他叔叔的酒店房間中，緩緩地喝了一杯酒，又將他的計劃，想了一遍，然後換了衣服，離開了酒店，他再三警告自己，在見到了印度老虎之後，千萬要忍耐着，不能發笑，印度老虎雖然兇殘，但也決不是好愚弄的人，只要一不小心，他就會露出馬脚來的！

年輕人在離開酒店還有幾十碼的時候，就開始「培養感情」，使得自己的臉上，現出一種十分激憤的神情，可是，他才走進酒店的大堂，就陡地呆了一呆。

一個他在預算中並沒有想見到的人，然而出現在他的面前，那個身形高大的弗烈警官！

弗烈警官仍然穿着便裝，他的樣子看來實在很普通，可是年輕人的心中，對於弗烈警官是一個極其精明能幹的警官，這一點，却從來也沒有懷疑過。

年輕人想不去看弗烈警官，可是弗烈警官已經向着他，逕直走了過來，他只好也停了下來。

弗烈警官向年輕人笑了笑，年輕人無法猜測他這樣對自己笑是什麼意思，而在這樣的情形下，最好的辦法，自然是也對之毫無意義地微笑，而且年輕人不讓弗烈警官先開口，就道：「你在這裏，不是為了保護印度老虎的安全吧，難道你沒有別的任務？」

弗烈警官望着年輕人，道：「不妨坦白告訴你，我的專職，就是對付印度老虎，監視一切和他有來往的人！」

年輕人攤了攤手，道：「眞不幸，我看不出這個任務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年輕人一面說着，一面向電梯口走去，可是弗烈警官却跟在他的後面，道：「有趣的地方，不能說沒有，例如我發現了你，就極有趣！」

年輕人皺了皺眉，他仍然不知道弗烈警官這樣說，是什麼意思，但是他却不得不停了下來，道：「我有趣？我什麼地方有趣？」

弗烈警官道：「有趣得很，例如你是什麼人？你叫什麼名字？你從事什麼職業的？」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我想，在我的入境記錄上，要查到這些，並不是十分困難吧？」

弗烈警官也笑了起來，道：「你以為我會相信你叫王三，職業是中學教師，到這裏來，是為了搜集魚類標本？」

年輕人攤攤手道：「如果你不是想指責我的護照是假的，你只好相信這些！」

這時，電梯門打了開來，年輕人走了進去，弗烈警官竟然也跟了進來。

年輕人按了按鈕，道：「警官先生，我想印度老虎不見得會歡迎你吧！」

弗烈警官却不理會年輕人的這句話，

電梯門關上，電梯開始上升，弗烈警官說道：「先生，雖然我找不到你正式的資料，但是，我從私人方面，得到了你的一些資料，我想，在蒙地卡羅那次，你一定得了甜頭，你還記得那個流亡政客的保險箱麼？」

年輕人又不由自主地皺了皺眉，弗烈警官一直纏着他，這使他感到十分困擾，他去見印度老虎，心情至不輕鬆，是不是能夠成功，他自己也沒有把握，弗烈警官再來纏之不已，自然更增加他的麻煩。

可是他又知道，弗烈警官像是一隻機警的警犬一樣，稍為聞到一點異味，就會使他警覺起來的！

年輕人裝成淡淡地一笑，道：「當然記得，我想你一定也知道，結果，那個流亡政客自己也打不開那具保險箱，我怎能得到什麼甜頭？」

弗烈警官向年輕人擠了擠眼，道：「旁人怎麼想我不知道，不過我倒可以肯定，那四億美鈔，一定不在那隻保險箱之中了！」

年輕人竭力控制自己的肌肉，才能使自己的震動，看來不太顯著。

而這時電梯已經在印度老虎所住的那一層停下來，門打開，兩個穿白西裝的大漢，神情緊張地望着。年輕人向外走去，弗烈警官這一次，沒有再跟出來，只是在他身後大聲叫道：「和你談話很有趣，再見！」

年輕人才走出兩步，電梯已經向下落去，在走廊的轉角上，又過來了兩個穿白西裝的大漢，四個人攔在他的身前，用充滿疑惑的目光望着他。

年輕人立時道：「通知老虎，我有要緊的事要見他！」

兩個穿白西裝的人在年輕人的身邊走過，然後轉身，一邊一個，挾住了年輕人的手臂，另外一個上來，在年輕人的身上，迅速又熟練地輕拍着，看他的身上，是不是藏着武器。

以年輕人的身手而論，他原可以輕而易舉地將眼前四個人擊倒的，但他卻並沒有那樣做。

那個檢查他身上是不是有武器的人迅即後退，那兩個挾着他的人，卻並不鬆手，半推半架着，將年輕人向前推去，一直來到了房門口，其中一個，才伸手敲門，接着，就推開了門。

門一推開，年輕人就看到了印度老虎。印度老虎懶洋洋地坐在一張寬大的沙發上，一個身形健美，幾乎是半裸的金髮女郎，正在替他修着指甲。

年輕人走進來，他連頭都不抬，只是冷冷地問道：「你已經成功了麼？」

年輕人在被推着在走廊上走進來時，已經有足够的時間，培養憤怒的情緒，所以這時，突如其來的發作，對他來說，並不是什麼難事了。

印度老虎的話才出口，年輕人便發出了一聲大叫，同時，雙肘向後一縮，「砰砰」兩聲響，手肘撞在他身後兩個人的胸口，撞得那兩個人發出了一下悶哼聲，倒退了開去，同時，他陡地踏前一步，抓住了那女郎的手臂，將那女郎提了起來，手臂一揮，道：「出去！」

那女郎站了起來，一臉不知所措的神色。

年輕人又發出了一聲大喝，道：「出去！」

那女郎嚇得連修甲的工具都來不及帶，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

房間中幾個穿白西裝的人，神情都顯得很緊張，但是印度老虎畢竟不同，他仍然坐着，反着手背，看着被修剪得十分齊整的指甲，道：「不錯，我喜歡你這樣的作風！」

年輕人「哼」地一聲冷笑，伸手直指着印度老虎，道：「起來，別坐在那裏，自己以為是一個大亨！」

印度老虎抬起頭來，在他的臉上，掠過了一絲怒意，但是他顯然對自己極具信心，他沉聲道：「我是一個大亨，你說對了！」

這樣的回答，是早在年輕人的意料之中，而如何對付印度老虎的這句話，年輕人心中也早就想妥了，是以他立時一聲冷笑，手指得更近，道：「大亨？在那裏你是大亨？在印度北部的茅屋裏，還是在酒店的豪華套房之中，大亨，哼！」

印度老虎被激怒了，霍地站了起來，厲聲道：「你說話要小心一點！」

年輕人的聲音更大，道：「你可知道，我去過了一次美國，為了你的事？」

印度老虎吼叫道：「你去過地獄，也不關我的事！」

年輕人冷笑了起來，道：「或許在地獄，會有人怕你，我是為了需要一些機械，才到美國去的，我是在為你做事，可是我卻得到了極不堪的待遇，在美國的同道，說你根本已經是一個死人，不值得為你做任何事情！」

印度老虎的面肉抽搐着，聲音聽來淒厲，道：「誰那麼說，誰？」

年輕人坐了下來，道：「我不知道，可是只要我去請求幫助，誰都那麼說，後來，奇事來了！」

印度老虎道：「別對我說廢話。」

年輕人道：「一點不是廢話，那天晚上我的車子被人截阻，兩個人立時蒙上了我的眼，說是有一個人要見我，接着，我就被送到機場，蒙着眼上了飛機，足足飛行了六小時才降落——」

印度老虎的神情，有點緊張，道：「你見到了什麼人？」

年輕人直視着印度老虎，道：「我不認識他，他身形很臃腫，說話有德州口音，他說你一定認識他的！」

印度老虎的面肉抽動着，也坐了下來，他雖然沒有說什麼，可是看他的神情，他的心中，一定已經認定了一個人，那是毫無疑問的事了！

年輕人又道：「那人一見了我，就向我吼叫，道：『滾回去見印度老虎，而且，我有一件東西，要託你帶給他，希望他看到了不要氣死』！」

印度老虎的臉色鐵青，道：「什麼東西？」

年輕人說道：「我不知道，那是密封的！」

印度老虎看着年輕人，面肉抽搐着，道：「拿來！」

年輕人伸手入袋，他的手才伸進去，兩個穿白西裝的人陡地跨前去，同時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年輕人怔了一怔，笑容有點苦澀，道：「別緊張！」

那兩個人將年輕人的手腕握着，將他的手慢慢提了出來，印度老虎悶哼了一聲，作了一個手勢，其中的一個人伸手入年輕人的袋中，取出一個信封來，交給了印度老虎，印度老虎接過信封來，先看了看信封上的火漆封口。

在那個紅色的火漆封口上，有一個印鑑，看來很模糊，但是印度老虎一看之下，面上的怒意更甚。

年輕人的心中暗暗好笑，不過臉上卻不動聲色，他假造金剛所用的那個印鑑，故意弄得很模糊，反正只要形狀相類，印度老虎是沒有懷疑的。

印度老虎立時扯開了信封，在信封之中，抽出了一張紙來，那是一張上面有許多圈的銀行本票。

而印度老虎在看到了那張銀行本票之後，所發出的那下吼叫聲，是如此之駭人，以致令得抓住了年輕人手腕的那兩個穿白西裝的人，不由自主，鬆開了手，向後退去。

印度老虎瞪着那本票，雙眼的眼珠，像是要自他的眼眶之中擠了出來一樣。

年輕人裝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氣，向印度老虎走過去，來到了印度老虎的身前，向那張本票看了一眼，才大驚小怪地道：「三千萬瑞士法郎，看來，金剛一定有什麼事求你了！」

印度老虎又發出了一下吼叫，突然一拳向年輕人兜胸打了過來，年輕人並不躲避，只是陡地吸了一口氣，印度老虎的那一拳，看來重重打中了他，但是事實上，早在他一吸氣之間，力道已全被卸去了。

不過，年輕人還是向後連退了幾步，坐倒在沙發上，而且，裝出痛苦而且受了委屈的神情，叫了起來，道：「我做了什麼，為什麼要打我？」

印度老虎像是根本未曾聽到他的叫嚷，只是抓着那張本票，來回踱步着，神情越來越怒，牙齒和牙齒磨着，發出「格格」的聲響來，又發出一下接一下的怒吼，最後，重重一拳，敲在一張茶几之上。

印度老虎那一拳，打得茶几上的東西，一起震得跳了起來，有的落在地上。

這時候，房間中所有穿白西裝的人，都嚇得一動不動地躲在角落處，望着印度老虎。印度老虎大口呼着氣，抬起頭來，道：「好！好！我終於找到他了！是他，我一直在找的人是他！」

他一面叫着，一面又嚷起來，道：「快訂機票，我們到美國去！」

他叫了幾下，陡地又揮手，道：「不，我們先回印度去，我有辦法對付他，我一定有辦法對付他的！」

年輕人站了起來，看來像是有點快意，問道：「那批黃金，我的意思是——」

印度老虎立時又吼叫了起來，道：「別理會那些黃金，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滾，你替我滾！」

年輕人裝出一副還想說話的神氣，可是印度老虎的手，已然直指着門口，年輕人只好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向外走了出去。一直到他來到電梯的門口，他還可以聽到印度老虎的吼叫聲。

× ×

海上很平靜，駁船行駛得很慢，年輕人和他叔叔坐在船舷上釣魚，優哉悠哉。

年輕人道：「那張本票，我藏了兩年，現在才找到真正的用處，印度老虎絕想不到我會將那張本票交出來，我想這時候，他和金剛，已經正面接觸了！」

他叔叔雖然一面在釣魚，一面仍然咬着烟斗，道：「你真的不想知道公主的下落？」

年輕人搖頭道：「不想知道，我想，她要是聽到了印度老虎和金剛火併的消息，一定嚇得更不敢露面了，像她這種女人，躲起來不敢露面，世界太平得多！」

他的叔叔「呵呵」笑了起來，道：「你嘴裏雖然這樣說，心裏只怕未必吧！」

年輕人略怔了一怔，他的心中，真正是怎樣想的呢？這一點，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既然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好嘆了一口氣，以臂作枕，躺了下來。

前面已經可以看到一個小島的影子，在那個小島上，他們已準備了熔金的設備，現在似乎該想一想，那一批黃金該被改成什麼形狀才好了！

（完）

功夫

空手道可剛可柔

神光・文

假如你正在學「空手道」，就會覺得「空手道」的入門，就有不少地方與中國的拳術很脗合的。根據武術理論家的解釋，可能是每一種拳術在始創時，都設想着敵人是如何地進攻的。他這一拳打來，該如何招架？在招架之中又該如何還擊？他這一腳踢來，該如何躲避？在閃避之中又該如何回敬他一下？這麼一來，便不謀而合地想出一些相近似的拳法來了，這一個推論比較合理，是可以相信的。再進一步看看空手道中的象形拳便可以看出一個事實。即是空手道中的奧妙招式跟中國的所謂「絕招」底招法很相似，而且彼此所攻擊的位置和出手都很相似的。

請勿以為「空手道」是一種霸道的拳術，其實練成高手時，可剛可柔，又可以剛中帶柔，柔中帶剛，說認眞一點，就是剛柔結合在一起的。

中國太極拳的「陰陽訣」，就很能表達了空手道的剛柔底結合：「太極陰陽少人修，吞吐開合問剛柔。正隅收放任君走，動靜變化何須愁。生尅二法隨着用，閃進全在動中求。輕重虛實怎的是？重裏現輕勿稍留。」

明白這個道理，練過空手道的人，去兼習中國的太極拳，不但不會使原來的「空手道」，受到揚棄，而且還會使空手道的技業得到進境。

三期完俠情中篇故事

金瑤·文
盧令·圖

傷心俠（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藍世傑藝成下山，奉母命要踏遍江湖，找尋失踪二十年的父親龍俠藍景豪，一月後，在一山中遇龔騰龍率二堂主圍攻一花甲老人，藍世傑仗義伸手，把龔除去，老人引他往一洞中歇息，那老人自稱傷心人，認識白衣秀士白希，藍世傑知道白希曾是父親好友，後因事二人反目，雙雙失踪，藍世傑遂擬找白希探詢父親下落，傷心人告訴他明日俟其友返洞，當可告知白希下落，留藍住宿一宵。長夜漫漫，傷心人向藍世傑提議，要說一故事給他聽聽，藍世傑面呈喜色，連聲讚好，催傷心人快講——



龍鳳獲重聚 公子探胡營

傷心人連飲下二杯酒潤潤喉嚨，然後開始說道：「以前……大約距今二十多年前吧，武林上同時出現了兩個年青武人，他們不但人都長得英挺瀟洒，而且文事武學兩方皆有很高的造詣，同時也都具有副鋤强扶弱的俠義心腸。

「他們各自不同的地點崛起，爲善良的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因此頗受各方普遍的敬重。

「二人出道不久，聲譽日隆，他們由於彼此仰慕而相約印證武功，在難分高下之後，又互試文墨，彼此在互相欽佩之餘，終於成了一對好友。

「之後，他們結伴遊俠江湖。一天，他們於某地遇到了一位二八佳年的女俠。原來，這位女俠是一位武林前輩的孫女，來頭頗不小，不但武功非常了得人也長得秀麗無比。她這次闖走江湖的主要目的，乃是因耳聞新近武林上出現了兩個年青的俠士，聞悉二人武功文學都很出色，而且人亦甚英俊脫俗。她由於家學淵源，一向對自己的成就自視甚高，故得悉之下，心中頗不服氣，於是乘乃祖出門訪友之隙，便偷偷離家，天南地北的訪尋，意欲找那二個青年俠士鬥他一鬥，看是否傳聞確實，是否比她强？

「當她在同一個時候遇上他們時，雖然感到非常意外，但她毫不猶豫的說明來意，即時約他們到一處僻靜的地點，與他們一一比鬥起來！

「兩個年青俠士在一見面時，都無不爲她的美貌傾倒，眞可謂一見鍾情，但當那年華絕代的女俠直截了當的說出來意後，只好奉陪和她出手過招！

「印證之下，那位女俠由衷的佩服了，因爲她發覺兩個年青的俠士不但功力上都勝過她，而使出的招術也極正派，出手均甚涵蓄，毫無使她難堪的打法，尤其是在比試武功和文墨之後，她給二人出了個難題，限制時刻要他們各人繪出自己的肖像來，這本是她一項故意的刁難，不相信他們不藉銅鏡照看就能把自己的肖像繪得很像，但結果，他們却毫不費力的依時繪出唯妙唯肖的肖像來！

「她感佩之餘，繼之而來的她自己的難題來了。

「原因是她這時正值情竇初開之年，早就在心中暗自有個打算，若所找的那二個年青俠士之中，確如風聞中的那種正派的後生，武功文學也都很優異，便想就中擇一將終身託付與他。怎料，老天爺好像有意使她爲難，偏偏這兩個年青俠士湊巧在同一時候見了，又偏偏兩人的人才，武功，以及文事的造詣都是樣樣那麼好，好得不相上下，難分軒輊，眞使她不知選擇誰爲好？一時陷於迷茫之中！

「何況，就他們各人的神情語態觀察，兩個年青俠士也都是一派傾心愛慕的神氣，也都在或明或暗的在爭取她的芳心，似乎有互不相讓的樣子！

「這可怎麼辦？她爲此困惑了好幾天，終於她又想出了一個『難題』來了。她含羞地說道：我祖父只有我這個獨生孫女，他老人家視我如他的性命般，時常說這世界一片黑暗，唯有我像似一顆夜明珠，使他感到還有一綫光明，所以，我也很想自號爲夜明珠，因此極望能够得到一顆夜明珠，做個名符其實的夜明珠，我雖也知道這種稀世之物是不易入手的，如果兩位肯幫小妹訪求，以三年爲期，誰先得手，就請送到臨安，在西湖雷峯塔第三層背面的塔牆上畫下一個圓圈，並在圈內寫下一個『明』字，三天之內，小妹必在塔下和他見面，屆時若驗明確是夜明珠，小妹便終身與伴……」

傷心人說至此暫頓住，又拿起酒壺飲了兩杯。藍世傑聽得頗覺有趣，趁他飲酒時插咀笑道：「這位女俠倒頗會刁難他們，不過她這樣做，也許是想藉此看看他倆的機智和是否不畏艱難的精神吧？」

傷心人點首微笑道：「嗯，你猜的不錯。」藍世傑迫不及待地催道：「後來怎麼樣？」

傷心人放下酒杯，站起身背着雙手，一邊踱起方步一邊講道：「當時那兩個青年一聽那女俠提出這樣難題，雖然都明知此事委實不易辦，二人無不當場猶豫了片刻，其中那個大一歲的更是苦着臉說道：『這種東西是可遇不可求，那裏去找？』

「可是那小一歲的青年却說：『好，我一定替妳找來！』說後即告辭而去！大一歲的青年見他說得甚是有把握的樣子，猜想他對尋取夜明珠已有了決定的目標，於是，便也匆匆離開那女俠，暗地跟着早一步離去的朋友身後追去了！

「原來，那個先走的青年俠士以前曾聽他師父說過：早年有一個獨行大盜，攔途搶刼了一位告老返鄉的官人，這個大盜不知從何得到消息，竟洞悉那官人囊中有顆夜明珠，別的金銀和貴重古玩他都看不上眼，只要刼取那顆夜明珠，那官人視珠如命，拚着命也不肯献出，結果被那盜賊當場殺死，藏於身上的夜明珠也被所刼，當那些官眷呼天喚地哭得死去活來的當兒，其師恰路經該處，問明情由即急追那盜賊，追到後經一場惡戰始將那大盜重創。但那盜賊却狡猾異常，臨死前竟將那顆夜明珠揮手一拋，把它丟進一個又深又冷的黑水潭中！

「他師父爲此事曾一再告誡說：『這種寶物常會給人帶來禍患，無福之人得了它反成爲不祥之物，嚴囑切勿去撈取』，但那青年俠士此時爲了爭取美人芳心，竟把乃師的戒言抛到腦後，一心一意的想去撈取那顆夜明珠了！

「然而，他却不知那黑水潭的地點，原因是其師深怕消息傳出後又要引起無謂的禍患，故說時只說是一個極深極冷的黑水潭，因此，那青年俠士遍找了很多處名叫黑水潭的地方，費盡了千辛萬苦始找到那顆被獨行盜丟下的夜明珠！

「珠是被他得到了，然而人却病倒了，病得快要死了……」

「啊！他是不是受傷了？」藍世傑不禁焦急地叫起來！

傷心人輕嘆一聲，道：「不，他中毒了！因爲那黑水潭是個千百年來未流通的死水潭，不止極深極冷，而且是一潭毒水！這一點他事先太過疏忽了，是以招致了這個意外，幾乎把命送掉！

「當他正陷於昏迷危態時，那個暗跟着他到處奔跑的朋友，就在此時出現了！他這個朋友似乎不忍見他這樣死去，便把他帶到鎭上一家客棧，替他延醫施救，方才挽回了一命！

「可是當他脫離性命危期後，却發覺自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得來的夜明珠不翼而飛了！而那個好友則在他房中留下一字條道：『時間寶貴，恕不能侍候至康癒』便逕自走走了！

「他這一急眞是非同小可，顧不得身體還未康復，便匆匆朝臨安趕去。當他趕到西湖雷峯塔，見到第三層的塔牆背面上，已寫着一個環有圓圈的『明』字時，雖然並未使他感到意外，但是却使他氣憤不已！他一氣之下，便去找那個朋友大吵了一場，但吵又有甚麼用，他欲得之爲快的那個美人兒，已在半月前業已投入那朋友懷抱了！他雖然對那朋友的極口否認未拿走夜明珠一節，感到萬分憤怒，但回心一想，當自已中毒時，設非這個『好友』及時施救的話，只怕此命早已不保，何況，自已雖然沒能娶到那個女俠爲妻，但相信她嫁了這個朋友，照樣也可得到幸福，如今生米已成熟飯，自已萬萬不能讓她知道她的郞君得到夜明珠的實際內情，因爲她沒有錯，自已斷不能使她受到絲毫的刺激，應該讓她永遠幸福地生活下去！

「他想通了之後，就抱着一顆破碎的心走了，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過着寂寞的鰥夫日子，從此即不再涉足江湖了。然而，他雖決意把過去的一切忘却，不再去想它，但思慕那位女俠的戀心痴情却始終無法消除，失意之餘，他終於無目的地走，痛苦地走，走，也不知將走向那裏去……」藍世傑聽傷心人講完故事，甚爲那個費盡千辛萬苦始得到寶珠而未能娶到美妻的青年俠士的自我犧牲，玉成他人的美德，感到無比的敬佩，但也爲他感到無比的同情，不禁慨嘆一聲道：「唉，那個人實在够可憐！」

傷心人也吁了一口氣，苦笑道：「可不是，所以說，這種稀世之物，往往會給人帶來禍患，像故事中的那年青武人，他的遭遇就是因夜明珠而惹來的！」

藍世傑腦中思潮一陣翻騰後，不覺垂頭默然半晌，然後道：「老丈，你要相贈的夜明珠，小可不想要了，不過小可仍願履行替你做一件事！」

傷心人笑道：「那怎麼可以，我不能平白讓你爲我做事，你別誤會我故意講這故事刺激你，想賴掉贈珠之事，我只是說這東西有時會給人引起禍患，却不是人人都會如此，如果得者是有德之人，自是不能一概而論了！」

話音一頓，又道：「再說，我已決定近期內將離此他往，一個山夫野老携此物也不相配，何況，你我既成忘年之交，不贈與老弟，難道要留它在洞中等別人來取？哈，你別再替故事中人空悲傷，就在這洞中歇歇，我出去找些山果很快就回來！」說後，逕自出洞而去。

這一晚，藍世傑便在洞中過夜，由於洞中清淨涼爽，也不知睡了多久，一覺醒過來時，卻不見傷心人在洞裏，翻身跳下石牀時，一眼發現石桌上放着一張字柬，走去拿起一看，只見字柬上寫道：「老弟：因皮貨亟待脫手，恕不告而去，養心洞主人昨夜已返洞，醒來請用膳後即進左洞求見可也，右邊壁下有松枝可作火炬，去時取用一二支作照明之用，以免在暗中摸索。」

藍世傑看後方知傷心人已下山，於是畧盥洗後吃些東西，即依言取了二支松枝便向左邊洞道走去。

他走到養心洞口，舉目望向洞中，只見洞口數尺因由傷心洞中透出的光綫還可看清之外，洞道中一片黑暗，根本看不出有多深，畧一思量後，只好掏出火熠子點着了一支松枝，藉着火光瞧清洞道中情形，才小心地一步一步慢慢跨入。

只見洞道曲折甚於傷心洞，地面凹凸不平，如非有火炬在手確是寸步難行呢！

一腳高一腳低的前進了十多丈，忽見洞道漸漸彎向右方，凝目察視，卻見三丈前處已爲一堵石壁擋住，似乎這條洞道已到了盡處，但當走到那洞壁前始發覺又是一個轉彎處，領着右轉的洞道再進二丈，只見映入眼簾的是一條往下直伸石級。

這段石級約有二十餘級，層級整齊，顯然人工鋪設。走下石級，即見有一間依洞壁而築的石室，門框上嵌着一扉高六尺寬四尺的鐵板門，門上掛着一副重鎖！

藍世傑瞧得大感詫異，輕步移至石室前，舉起火炬掃了一眼，只見鐵門上端的石壁上刻着三個斗大草書：「養心牢」。

他驚奇地把目光移到鐵門的一個碗大窗孔望去，驀見一個披頭散髮，滿面爲鬚鬚掩遮得只露出眼鼻的可怕面孔出現在眼前，不禁陡地驚退兩步，愕愕地直注望，半晌說不出話來！

「年青人你是誰，來這裏幹甚麼？」

愕然間，忽見那出現在鐵窗口的可怕面孔開聲發出問話了！

藍世傑弄不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時之間爲這眼前的情景攪糊塗了！

可不是麼？那傷心人說此洞名叫「養心洞」，洞中主人乃是他的「朋友」，昨夜甫回此洞，但如今看到的卻是一座叫「養心牢」的石牢，其中還禁錮着這樣一個面目可怕的人，而且到此時爲止，除了見到此人之外，卻未發現第二個人，難道說，傷心人要自己來見的就是此人不成？

他呆呆地靜立了片刻，才開口反問道：「喂，請問你，這洞中還有沒有其他的人住在這裏？」

那牢中人面上抽動了一下，吐出沙啞乏力的語音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

藍世傑雖不知眼前的人究竟是怎麼個人物，但他天性敦厚和平，故此聞言後不由暗暗自責了一下，即時歉然答道：「小可藍世傑。」

不料，那牢中人一聽，竟陡地面容大變，高「啊」了一聲，顫抖着雙唇道：「甚麼，你說你姓『藍』，名叫『世傑』？你是何方人氏？快說！」

藍世傑見他滿臉驚異和激動，又是一呆，迷惑地道：「敝籍金華府。」

「啊！你母親可是鳳姑孫玉璇？」

「咦，那正是家母的名號，你怎麼知道，你到底是誰？」

「嗚嗚嗚，孩子，我就是你父親『龍俠藍景豪』啊！嗚嗚……」

「甚麼！你說……你說……你就是，是……」藍世傑如逢霹靂，腦門轟然一響，「登登」又驚退了兩步，吱吱吧吧地連話都說不下去了！

他萬分驚疑地射出兩道銳利的目光，現出不相信之色，凝目注視對方起來，久久不言不動！

那牢中人瞧着藍世傑一臉驚疑交迸的神態，又哭道：「孩子，我確確實實就是你的父親啊！唉，這也難怪你不敢相信，當我離家時！你還在襁褓之中，從那時起，咱們父子就沒能再見過一次面，你自然不認識爲父了……」

稍稍一頓，接着又道：「你娘如今算來該是四十四歲了，想當年她憑一對鳳凰刀和一套家傳的上乘刀法，行道江湖的時候，鋤奸除惡，不知受到多少讚譽，而且生具麗質，加以右唇角上有着一粒美人痣，被譽爲武林第一美人，唉，可是爲父卻使她愁苦了念載歲月，此事若是被她祖父九華半仙知悉，不知將如何心痛呢！」

藍世傑離家之前，曾見過父親自畫的肖像，雖然這時見他一臉鬍鬚和亂髮披肩，形同野人的容貌，和那肖像上英挺洒脫的風貌截然不同，但一想時隔二十年，由青年轉入中年，且因被禁錮多時，長年髮鬢不修，心境不佳，影響所及，容貌自然較前有所不同了！尤其是母親早年爲了某種原故，不欲外人知道她是九華半仙之孫女，故此她的身世除了父親知道以外，外界可說絕少有人知曉，然而這時見他竟連母親以爲「秘密」的身世都如此透澈，自然所說不假了！

想到這，不禁悲從中來，大叫一聲「爹！」即時跳至鐵門前，雙膝跪落地上，淚如泉湧道：「爹，你爲何被關禁在這荒山野洞中度苦呀？娘好可憐地盼望着你呀！是誰把爹關起來的啊？」

龍俠藍景豪長長一嘆道：「此事說來話長，你先打開這道鐵門，待爹出來後咱們才慢慢談！」

藍世傑跳起身拔下長劍，便欲向鐵鎖斬去，卻見龍俠藍景豪出聲阻道：「不必斬，斷也無用，此門乃是以機關控制的，你只要轉身登上石級，在第十二級左端踩了九下，再登上第六級在右端踩上兩下便可。」

藍世傑「哦！」了一聲，即時依言施爲，登時一陣「軋軋」之聲響起，隨見那扉足有半尺厚的鐵門緩緩往上昇起，轉眼工夫整扉鐵門便見沒入門楣上的石壁中！

只見龍俠藍景豪一腳跨出石牢房，雙手搭上藍世傑的肩膀，上下端視了一陣，然後現出一絲欣慰的笑紋道：「爲父以爲今生不能再見到你們母子了，想不到上蒼有眼，還能有這一天，哈哈……」

高興地笑了一陣，又問道：「傑兒，你是怎樣找到這裏的？」

藍世傑即把藝成返歸浯洲島，未幾即動身到處訪查父親說起，路上一切經歷，

一直說到傷心人叫自己來此洞見他一位朋友打探白衣秀士白希的下落，才意外地與他相遇的事詳細說出。

龍俠藍景豪聽後雙眉一皺，面呈迷惑之色道：「奇怪，這傷心人的行爲委實令人難以捉摸？」

藍世傑點頭道：「是啊！他說這洞中住的是他的一位朋友，而事實上卻是爹被關禁在這裏，他到底在弄甚麼玄虛？」

「你說誰把爹關禁在這裏？」

「孩兒正急想知道啊，你快說！」

「就是那個『傷心人』！」

「啊！就是他？可是他怎又肯讓孩兒來見你呢？」

「他究竟懷着甚麼心機，爲父現在也猜不透，走，咱們去找他算這筆帳！」

「他走了。」

「走了，幾時走的？」

「在孩兒沒醒以前，他留下一字柬，說明帶虎皮下山去出售，但說很快便會回來！」

「哼，他不會再回來了！」

「爹，他到底是誰，爲甚麼把你關起來呀？」

「他到底是誰，爹也和你一樣，只知他叫傷心人，至於他關禁爹的原因，只因爹不肯把眞實的住處告訴他，他說爹不够朋友，一氣之下就把爹關禁了二十年！」

「爹是怎樣遇上他的？」

「唉，說來慚愧，要不是他，爹這條命可以說早就曝骨荒山了！」

「他救過爹麼？」

「是的，那一年爹經過了半年的偵查結果，才探明加害你師祖的乃是黑衣幫幫主惡閻羅和他屬下的白虎堂堂主陰陽筆二人所爲。後來在巫山遇上了這雙仇家，爲父以一敵二力鬥了一陣後，正在節節敗退時，恰好那白衣秀士路經該地，助了爲父一臂之力方把惡閻羅殺卻，並創傷了陰陽筆，但爲父卻在厮鬥中不愼被惡閻羅擊中了一掌，受傷極重，不料，那白衣秀士卻於幫助斃傷惡閻羅二人後，竟爾不顧爲父重傷即揚長而去！」

說至此，稍微一頓又道：「爲父那時正陷於無力運功自行療傷，眼看得只有閉目待斃之際，幸好這個自稱傷心人的神秘人物出現，把爲父帶回此洞及時施治，才算檢回一命！唉，那想得到，這傷心人在爲父脫離險境時即一再探問爲父住處，而爲父因對他尚無充分了解，故不肯輕意相告，因此他便把爲父未復元之前關進石牢中，每隔十天送來一次食物時又不斷追問爲父的住處，爲父對他此種行爲，嫌疑越深越不肯說出，因此……」

「因此爹便被他一關關了二十年？他一再追問爹的住處到底是何目的？」

「爲父也不止一次問過他，但他總說只想知道而已決無不利於爲父的企圖！」

「這就太奇怪了，如此說來，他顯然並無加害爹或娘的意圖，否則的話，爹已被他關禁石室中，形同籠中鳥，要如何處置，可說隨心所欲便成，何必要費這許多手腳呢？可是，他卻一意想知道爹的住處，這眞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爲父也是這樣想！傑兒，現在那傷心人已然離此而去，這樁恩怨只好留待改日再找他了結，咱們先趕快回家，好讓你娘放心要緊！」

「爹說得是，我們這就起程吧！」

於是，父子即時離開石洞，歸心如箭地一路急趕。

當日黃昏，來到一處頗熱鬧的鎮甸，藍世傑爲免父親一身破爛髒衣惹人注目，故先在街上選購了幾件現成的衣服，然後進入一家客棧後即吩咐店小二去找來一個剃頭匠，意欲替父親修飾一下那滿頭臉的髒亂髮鬚，但意外的卻爲龍俠藍景豪所堅拒，他的理由是要待至找到那傷心人了結彼此恩怨後才要修剪，藍世傑雖以父親此舉未免太過固執，但也只好遷就他不再强勸，因此趁着父親在沐浴時匆匆出店去選購了兩匹健馬。

翌日天剛破曉，父子二人便已策騎上路。

一路上，藍世傑向父親問了許多想知道的事，但龍俠藍景豪卻只告訴他那座禁錮自己二十年的山頭叫「白虎嶺」，距巫山不太遠，其餘問題待抵達家裏再慢談。

藍世傑對父親這種不肯多言的舉態，不免起了一種不應在久別重逢時應有的感覺，但他很快就暗暗自我解釋道：父親也許因在那不見天日的黑洞中被關了二十年，已經養成了「沉默寡言」的習性吧！所以……想及此，也就不以爲怪了。

但是，他心中總想說些甚麼來引起父親的興趣，使他能和自己多講話，即使不多講，能使他欣悅而現出喜色也是好的，是以時常自動地說出自己如何拜在天機道長們下學藝，現在武功文事各方面有多少成就，以及母親如何收了小芸爲徒，小師妹又如何聰明伶俐，而且長得如何討人喜歡等等的事都一一詳細地述說給父親聽。

然而，龍俠藍景豪的反應卻只是「哦」，「原來如此。」「很好！」等幾句簡單而平淡的答話而已，連藍世傑心中期望的那一點「喜色」都不見現露出來！

藍世傑見自己的期望完全落空之餘，不禁把那傷心人更恨入骨髓，暗忖以後找到他，一定要替父親討回這二十年牢災和母親多年受苦的一大筆帳！

日行夜宿，半月後的一天黃昏，他們父子已然來到浙境沿海的溫州了。

藍世傑這時心情興奮異常，他喜的不止是因距此只一水之隔的家遙遙在望，明日便可見到母親，最使他心悅的是自己幸能在短短的兩月內找到了失蹤二十年之久的父親，明天渡海抵達了浯洲島，母親不知將高興成甚麼樣子？還有小芸妹也是，她一定會爲自己如此快速便回來和她重聚而欣喜若狂……

這晚，他們住進城中一家旅店，他無意間發現多日來不多言也不笑的父親，面上瞬綻一絲喜色，這更加添了他一層無比的安慰！飯後即吩咐伙計去向一家漁戶定妥了明晨搭船過海的事，並將寄存馬匹的事也交待清楚，便提早熄燈就寢了。

×　×

次日過午，龍俠藍景豪父子已踏上了浯洲島。

藍世傑見父親面上露出更明顯的喜色，益發興奮地道：「爹，孩兒先一步去告訴娘！」說着一馬當先如飛地向前面一條

小街道奔去！

龍俠藍景豪臉上驀地現出一種奇異的微笑，日光緊緊盯着兒子飛跑而去的背影，隨也舉步急跟邁去！

藍世傑一口氣跑到將近家門前的那口六角井時，便迫不及待地高聲喊叫道：「娘！娘！爹回來了！」聲甫落，隨見自石屋中跑出一個綠衣少女！

少女一眼瞥見藍世傑，頓時美臉兒現出無比驚喜之色，歡聲嚷道：「啊，世傑哥你這麼快就回來了？」

藍世傑見是小芸師妹，也喜應道：「是啊，妳想不到吧？不止我回來，我爹也回來了！」

小芸雀躍道：「眞的？那太好啦！現在那裏？」

藍世傑舉手正要指向身後時，已見父親由井旁徐徐踱來，於是隨口接道：「我爹來了。」

小芸一見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個狀極可怕的老人，不由驚退兩步，抖聲道：「他……他就是……」

藍世傑跨前握住她的手臂輕聲道：「芸妹別怕，他是我爹，我娘在屋裏麼？」

小芸雖知藍世傑不會騙她，但心頭還是「突突」地跳，趕快把視綫移到師哥的臉上，仍帶着微抖的聲調道：「在，在，我去告訴師父！」

說着一腳剛跨入門檻，卽見師父——鳳姑孫玉璇已掀開門帘迎面走了出來了。

隨着兒子走進石屋的龍俠藍景豪，這時一眼看見闊別二十年的愛妻，一個箭步衝上前去，感慨萬千地悲聲喚道：「玉璇！玉璇！累你受苦了……」

鳳姑孫玉璇剛才從兒子的喊叫中得知良人歸來的消息，抱着一顆無比興奮的心走出廳來，但見這時顯現在面前的却是個狀似野人的陌生人，不由神色大變，面容一凝冷冷地喝道：「傑兒，他是誰？」

藍世傑心頭一跳，但登時明白母親何以有此一問，正欲開口應答，龍俠藍景豪已先開聲道：「玉璇，我是景豪啊！妳難道不認得我了麼？」

然而，鳳姑孫玉璇仍然一臉冷悛之色，藍世傑看在眼裏，心中一急，走到母親身前，着急地叫道：「娘，爹是因被人關禁在一個不見天日的山洞裏，二十年來髮鬚都不曾修剪，才變成了這個模樣的！」

鳳姑孫玉璇一聽，神色又是一變，目光凝盯着「丈夫」的面上端詳了一陣，之後，似乎已漸漸從那一張滿長着亂髮鬍鬚的臉龐上，找到了舊日熟悉的輪廓，但仍不敢十分肯定似地一皺柳眉問道：「你的『龍刀』呢？」

龍俠藍景豪重重吐出一口氣，道：「被傷心人拿去了！」

鳳姑孫玉璇踏前半步，問道：「誰是『傷心人』？」

龍俠藍景豪黯然說道：「他是誰，我一直到現在還是不清楚，唉，此事說來話長……」

藍世傑搶着接道：「娘，爹的遭遇讓孩兒來告訴您吧！」說着便拉父親坐下椅上，同時亦請娘親坐下，於是卽把自己在白虎嶺巧逢黑衣幫幫主陰陽筆龔龍騰三人合攻「傷心人」，自己由他們對話中獲知那陰陽筆卽是當年謀害師祖的兇手，自己如何出手殺了黑衣幫主，之後又怎樣被那傷心人邀往他的居處，到次晨才怎樣在那山洞中發現父親的經過情形，詳詳細細述說出來。

鳳姑孫玉璇一直靜靜地聽完兒子陳述，才恍然悲「哦」一聲，淌淚道：「原來你爹竟是遭受了這樣莫須有的災難，怪不得你爹變成這個模樣，那『傷心人』眞眞豈有此理……」說着把臉移向丈夫，不解地問道：「你難道果眞一點也看不出那傷心人是誰麼？」

龍俠藍景豪長吁一聲道：「唉，說來萬分慚愧，到現在我還是想不出他是誰，最令我不解的是他旣肯在我重傷垂危時援手施救，却又把我禁錮起來，我眞不懂他安着甚麼心？」

鳳姑孫玉璇見丈夫受到這種無妄之災，感到萬分委屈，悲怒交迸道：「你對此事有何打算？」

龍俠藍景豪一凝臉容道：「這二十年的牢災，我當然要設法找他討回公道，不過，當務之急，應先尋找以我師父的仇人才是！」

鳳姑孫玉璇迷惑道：「怎麼，那殺害他老人家的兇手『惡閻羅烏乃飛』和『陰陽筆龔龍騰』不是已經先後給你們父子宰了麼？」

龍俠藍景豪道：「不錯，可是那最重要的幕後主使人却是惡閻羅烏乃飛的師叔『假聖人薩天化』，此人不除，殺師之仇還不算完全雪報！所以……」

鳳姑孫玉璇岔道：「你已知道那假聖人薩天化現在那裏？」

龍俠藍景豪道：「不知道，但我相信再假以時日訪查一定會找到他！」

鳳姑孫玉璇道：「那假聖人薩天化的行蹤我倒知道，不必再訪查了！」

龍俠藍景豪頗感意外地「唔」了一聲，道：「妳知道他的行蹤？」

鳳姑孫玉璇道：「此事我還是前天由天機道長口裏得知的——」

「甚麼，我師父來過這裏了，他現在那裏？」

藍世傑霍地跳到母親面前，露出一臉急勁兒等待回答！

鳳姑孫玉璇展顏微微一笑道：「嗯，你師父前天來過，祗是他當天就走了！」

藍世傑頗失望地喃喃道：「何必這樣匆匆忙忙就走？要是多留兩天多好……」

站在鳳姑身邊一直沒有說話機會的芸兒，突然綻開櫻唇搶着道：「世傑哥，有個天大的好消息你還不知道呢！天機道長帶來一顆靈丹給師父吃，現在師父的功力已經恢復過來了！」

藍世傑聞說，高興得雙目閃耀淚光，握住母親的雙臂，急聲問道：「娘，眞的麼？」

鳳姑孫玉璇點點頭含笑道：「是眞的，你師父說是遇到了一位多年不見的故友『醫俠東方雲』，向他要來的，你師父給我們一家的恩德委實太大了……」

她微微一頓又道：「據你師父說，他得到可靠的消息，那『假聖人薩天化』因作惡太多之故，這幾年被武林白道人士追迫得無法再在中原容身，已潛往塞外投靠

胡邦居然當起彼邦的軍師，訓練軍旅，準備在近期內攻侵我中原，你師父此番正是爲了此事，邀約了醫俠東方雲等幾位好友，要趕往塞外把那陰謀搧動叛亂的薩天化除掉，並且盡力設法防阻胡人的入侵！」

龍俠藍景豪聽到這裏，以堅決的語氣說道：「現在已然知道那萬惡的魔君，竟又變本加厲不惜勾結外邦要來殘害我們中土，此事我們當然不能延緩，我想決定明天一早便舉家離開這浯洲島，趕赴塞外找那魔君討還血債，如果能得與天機道長諸人會合，便可合力瓦解其不軌企圖，豈不是一舉兩得，不知你們可贊成？」

鳳姑孫玉璇卽口贊同道：「正合我意，老實說，蟄居此島一晃廿年，眞够悶煞人呢！能够藉此機會再入江湖走動走動，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們就決定明晨走好了！」

她說話間，站於身邊的小芸一臉興奮神情早已落入她眼裏，是以擺臉一笑又道：「芸兒，妳日夕夢想要到各處去闖動，如今可讓妳遂心如願了！不過妳先別高興，在離此島之前，還有很多事情要妳做，要是妳沒做好，妳得個人留在此島……」

芸兒一聽大急，叫道：「我不要，個人留在這島上，師父您要我做甚麼？請快說，芸兒一定會做的！」

鳳姑孫玉璇凝容道：「好，第一件事：妳先去左隣告訴王大嬸說回頭王大叔的漁船返回之後，請他到咱們家來一下，咱們明早要雇他一條船，去吧？」

芸兒那敢怠慢，嬌聲應了聲「是」，蹦跳着出石屋去了！

藍世傑不知母親所說的「要是芸兒做的事沒做好，就要把她留在這島上」是否眞有此意，心中着實替她着急，不由眉宇微微一皺，問道：「娘您要芸妹做的事很難麼？」

鳳姑孫玉璇見兒子也是滿面焦急相，不禁笑道：「不難，娘只是唬她，除了今晚要她多做幾樣菜和打點行裝之外，還會有甚麼事，只是這丫頭時常埋怨娘，總不帶她上對岸去各處玩玩，老說像隻井裏蛙甚麼似的！」

藍世傑暗暗透了一口氣，這時他才明白母親會對芸兒「開玩笑」乃是因爲父親無恙回來，內心高興的表現了！

鳳姑話剛講過，只見芸兒手上拎着一條大黃魚轉回，一跨進門檻便叫道：「師父，王大嬸已經答應了，您看，這黃魚好大，是王大叔剛從海上帶回來的，我就向他買回一條！」

鳳姑笑道：「妳頂會自己出主意。」

芸兒嬌聲道：「咱們今晚不是該多加幾個菜，好好慶祝一番麼？」

鳳姑含笑道：「好啦，鬼丫頭你這就趁早下廚去吧！」

芸兒喜應一聲，扭身便朝內屋快步走去，但走出幾步又停住，轉過臉來問道：「師父，做好飯菜您還要我做甚麼？」

鳳姑故意裝模做樣地笑道：「現在還不告訴妳，先做好飯菜再說！」

芸兒噘起櫻唇嘀咕：「現在說不也一樣麼？」現得很委屈似地向屋後走去！

藍世傑心想父親離家廿年，今天回來，和母親自然還有許多久別重逢的話兒要傾談，自己何不趁此到廚房和芸妹聊聊，心意一決，便起身道：「娘，我去給芸妹幫點忙吧！」

鳳姑微笑道：「好吧，你也該進去先洗把臉！」

藍世傑應聲「是。」便朝屋後邁去。走到廚房，正看到芸兒兩手各捉着一隻大鵝，準備宰殺的樣子，於是上前微笑道：「芸妹，我來幫妳！」

「哎呀，廚房裏的事是女人做的，你能幫甚麼？」

「妳別小看我，我除了不會養孩子，甚麼都會！」

「…………。」

「噫，我說錯了？」

「我不跟你說了，你要是眞那麼能幹，你替我宰這兩隻鵝吧！」

「今晚只是四個人吃飯，我看就宰那隻公鵝够了！」

「不，連母鵝也一起宰！」

「爲甚麼？」

「爲甚麼？你把公鵝宰了，只留下母鵝，你要把牠寂寞死麼？」

「哦，我倒沒想到這一點，那麼我來宰母鵝妳宰公鵝如何？」

「行……哦對啦，你知不知道我師父還要我做些甚麼事？」

「我不知道。」

「你去問問她，然後偷偷來告訴我，好不？」

「問過了，我娘不肯說！不過……」

「不過甚麼？快說。」

「她說妳雖然聰明能幹，但是又任性又調皮，不够端莊……」

「她是不是怕帶我去會招惹是非？」

「好像有點怕的樣子！」

「不會的，世傑哥你相信我，從今以後我一定乖乖聽她老人家的話，絕不任性也不調皮，舉止也會改得端端莊莊，你相信我嘛！」

「不是我不相信，那要看我娘肯不肯相信妳呀！」

「世傑哥，你看她老人家會不會出難題把我留在這島上？」

「那我就不知道了！」

「要是把我一個人孤伶伶的放在這裏，我也不想活了！」

「妳是說我娘若是不讓妳一起走，妳要死……啊，妳不要哭，我最怕見女孩子流眼淚！老實告訴妳，我娘不會給妳出難題的！」

「你已經知道了？」

「是的，我娘說只是要妳回頭打點行裝罷了！」

「你壞啦死，該打！」

「別打，別打，說眞的，要是我娘眞要把妳留在這裏，我第一個就反對！」

芸兒這時知道師父會帶自己司行，心想從此無論走東跑西都會跟世傑哥在一起，心中一高興，做起事來精神百倍，不到半個時辰工夫，已弄好了一桌豐盛晚餐。

這一晚，老少四人在極歡悅的氣氛下吃過了一頓團圓飯，飯後，鳳姑孫玉璇命芸兒去整備行裝，藍世傑也跟着進內屋去幫她收拾隨身用物，然後二人又登上了上次去過的山崗，作一次離島前紀念夜遊。

龍俠藍景豪老夫妻則因久別重逢，自不免有說不完的別後離情互相傾訴，兩人談到夜闌人靜，月色西斜，龍俠在臨睡前却堅持要單獨睡在柴房，其意是說在師仇未報以前，不敢貪圖安樂。鳳姑孫玉璇雖然覺得丈夫性情變多了，但終於聽任其意罷了。

翌晨，四人照預定時刻坐上王大的漁船離開浯洲島，鳳姑孫玉璇回望漸漸遠去的那住了廿年的海島，朝夫婿道：「想當年我們帶着傑兒渡海而來，一晃廿年的歲月像夢一樣的過去了，幸好今天你還能回來接我們母子返回中原！」言下之意，頗多感慨。

龍俠藍景豪却不知心裏在想些甚麼，只輕描淡寫地「嗯」了一聲，默然凝視她半晌後，才開口低聲道：「別再去想它，過去那些使妳寂寞的歲月，今後不會再有了！」

鳳姑孫玉璇道：「但願那暗淡的日子從此結束！」

龍俠藍景豪仰望天空，道：「苦盡甘來，以後的日子應該像正在昇高的太陽，光明而壯麗……」

微微一頓，又道：「我想順道先到白虎嶺洞中找回那把『龍刀』，然後再從長計議遠赴塞外的事！」

不久，上了岸後藍世傑即時去客棧索回寄存的兩匹馬，並再選購了兩匹，然後四騎即時朝向白虎嶺出發。

藍世傑像識途老馬一騎當先走在前頭，芸兒雖是初次騎馬，但她武功基礎甚厚，不到半天工夫便已學得能隨意控御自如，因此仍可緊緊的跟在藍世傑身傍並駕齊驅！她這是第一次出門，外界的許多事物無不使她感到新奇，是以一路上向「世傑哥」問這問那，有說有笑，高興極了！

十天後，一行四人已踏上白虎嶺。這時整個山嶺正籠罩在層層的朝霧中，通往那「傷心洞」的山谷深深的沉在濛濛的霧氣下，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

衆人來到洞口，見四下無人，但他們都不知那「傷心人」此刻是否在洞中，是以不敢冒然入洞。龍俠藍景豪示意衆人提高警覺，凝神蓄勢先在洞外默察一番，然後才領頭緩緩向洞中邁去。

來到傷心人居住的洞室，見一切景物依舊，那顆放射出柔和亮光的夜明珠還高高的嵌在洞壁上，但却不見傷心人影跡。

龍俠藍景豪目向週遭巡掃了一匝，然後對老妻低聲道：「我識得一秘道可通往另一洞室，你們在這兒稍停，不要亂動，待我進秘道去看看，或能有所發現！」

鳳姑孫玉璇輕聲道：「你要千萬小心，別再上了那傷心人的當！」

龍俠藍景豪情深地向她一瞥，道：「妳放心，我不會再上他的當的……玉璇，我去了！」說後便走至那張石牀前，彎下身伸手向牀底下摸按了幾下，忽見那張看來和石壁貼連在一起的石牀，竟徐徐向左邊移動過去，轉眼即見石壁上現出另一個洞口，寬僅可容一個人彎身而入！

只見他又向衆人吩咐一聲「不要亂動」，便彎身穿進秘道口而去！鳳姑三人只好依照吩咐靜待着他探回究竟。

芸兒目光不停的投向壁上的那顆夜明珠，現出萬分欣賞和喜愛，她想以前世傑哥曾答應要找一顆這種寶珠給她，不知他有沒有辦法弄到手，本待開口問他，但看看師父和世傑哥此時都默然凝神，注意那秘道口，知道不宜在這時候開口問這些無關緊要的事，是以只好忍住靜待。

時間一刻一刻地過去，大約過了半個時辰之久，還不見龍俠出來，衆人不由開始有些焦慮起來，但鳳姑仍抑制兒子和徒兒不要亂動，再等着看看。

一個時辰去了，却仍不見龍俠回來，至此鳳姑已感到極度不安了！藍世傑眉頭大皺，啓口低聲道：「娘，我看我們不能老這樣『不要亂動』了，待我進去看個究竟可好？」

鳳姑道：「要進去咱們都一起進去吧，你倆跟我身後，但須提高警覺，千萬小心！」

於是三人魚貫走入秘道口，由於洞室中夜明珠的光照下，走進了二丈長還能看清秘道內的一切，這條秘道漸入漸向左方彎曲，洞道也愈入愈寬大，足够挺直身子行走，但却愈深入愈黑暗，幾乎相對不見面！

藍世傑見洞道一片漆黑，恐生危險，故阻止走在前頭的母親暫停前進，折返洞室中取了兩支松枝，點着了火再走入秘道。這時手上有了火把，秘道中的情形頓時一目了然，三人小心地深入十餘丈，忽見眼前有一片石階，石階下是一排整齊石級。藍世傑執着火把走在前頭，輕輕的一步一步走下三十餘級的石級，鳳姑孫玉璇和芸兒也小心翼翼地跟着走下，走完了石級忽見洞道又向左方彎去，轉過彎，映入眼簾的是洞壁上一排三扉的鐵板門，門的上端刻着三字「養心牢」！

藍世傑登時心頭一震，運目掃視了眼前的環境，已認出這地方原來就是自己上次來過的「左洞」，他沒料到傷心人所住的右邊洞室竟能由秘道直通到這裏，他吃驚地向前望去，即時認出那敞開的第三扉鐵門便是自己救出父親的一間石牢，但不知緊閉着的三扉鐵門內有沒有關着人？

他好奇地走到第一扉鐵門前，舉起火把向門上圓孔內一瞥，陡地驚「啊」一聲大叫道：「爸，你怎麼又被關起來了？」

隨後而至的鳳姑，玉璇和芸兒聽他這一驚叫，即時奔到鐵門前，鳳姑一眼看清現在鐵門窗前一張滿臉鬚髯的面孔，確是丈夫龍俠藍景豪，這一驚眞個非同不可，不由慌惑地叫道：「景豪，這是怎麼回事呀？」

却見那被關在石牢中的龍俠藍景豪這時一眼看見鳳姑孫玉璇，竟亦現出一臉驚悽之色，失聲叫道：「玉璇，竟會是妳，妳怎會找到此地來？這年青人就是我們的兒子傑兒麼？」

藍世傑急聲道：「爸，你怎麼一下子又不認識我了？」

鳳姑孫玉璇也大感意外地道：「你在一個時辰前由傷心洞一條秘道進入，我們久等你不出，以為你有了意外才大家跟進而來，想不到你又被關禁起來，你難道把一個時辰前的事都忘了？」

龍俠藍景豪面容一沉，道：「玉璇，二十年沒見了，妳怎麼一見面就跟我說這

些奇奇怪怪的話呢？」

藍世傑聞言更感詫異，忙道：「爸，你月前是被關在那邊第一間牢房，是孩兒把你放出後，咱們一起回到浯洲島一趟，今天咱們正是要同赴塞外去找那假聖人薩天化為師祖報仇，便道到這裏找取龍刀的，這些事你都忘了？」

龍俠藍景豪一聽，竟大為驚怒地叫道：「糟了，你們都受了那偽君子騙了！」

鳳姑孫玉璇慌張道：「甚麼，你說我們受騙了？你說偽君子可是那傷心人？」

龍俠藍景豪長嘆一聲道：「不是他是誰，我那會和傑兒回浯洲島，必是他化裝成我前去無疑……」

鳳姑孫玉璇心頭大大一震，怔忡一陣後，方冷靜地道：「那麼，你又怎能證明你確是龍俠藍景豪呢？」

龍俠藍景豪道：「妳看這是甚麼！」說着即由鐵板門上的圓孔送出一柄古色斑爛的單刀。

鳳姑孫玉璇接過一看，即時認出正是與自己佩用的「鳳刀」合稱龍鳳雙刀的「龍刀」，但她還不敢十分相信，又問道：「你還記得傑兒是那時生的麼？」

龍俠藍景豪即口答道：「丁亥年正月九日酉時。」

鳳姑孫玉璇湧出兩行清淚，悲聲道：「想不到我日久盼望的人，竟是在這荒山野洞中過着這樣苦難的日子，怎不叫人心痛！」

在龍俠藍景豪夫妻對話間，芸兒發現鐵板門下端落地處塞着一條小字柬，便彎身取起一看，只見柬上，道：「由此登石級，在第一級下右端踩五，再登第三級踩左下端三下，牢門當自開。傷心人啓」！

芸兒看罷字柬，即時遞交給藍世傑低聲道：「你看這個！」藍世傑接過一讀後，旋對母親說道：「娘，你先不要難過，待孩兒打開鐵門讓爹出來一切再慢慢談吧！」說着便依柬上所示登上石級踩踏起來。當踩下最後一脚時即聽一陣「軋軋」之聲隱隱自地底下響起，同時便見鐵板門緩緩向上昇起，轉眼即已縮進門楣中了！

龍俠藍景豪緩步走出石牢，萬千感慨地長嘆一聲道：「萬萬沒想到我還有走出這石牢的一天，玉璇，這長長的二十年眞叫妳受苦了……」

鳳姑孫玉璇見他整個頭臉幾乎被鬚髯所掩蓋，全身衣服髒爛不堪，心中大為不忍，心痛地道：「不，你在這不見天日的黑洞中渡過了那漫長牢山歲月，才眞正受苦了……」

藍世傑因想及傷心人的許多令人摸不透的行為，很担心再發生其他意外的變化，是以極力壓抑心中澎湃的情緒，開口道：「爹娘，依孩兒之見，我們還是先離開此洞為宜，有話待出洞後再談如何？」

鳳姑孫玉璇道：「傑兒說得對，我們還是趕快先出洞再說！」

於是，一行四人即時離開了石洞後，龍俠藍景豪在一處山洞裏洗去一身髒垢，換上乾淨藍袍，然後走回衆人之前，朝愛妻說道：「我想那偽君子此刻定然已離此而去了，大約暫時還不會向我們施出甚麼詭計，我們先來談談別後發生的事吧！」

鳳姑孫玉璇先命傑兒和芸兒二人上前見了禮之後，旋即提出一個問題問道：「景豪，二十年前我們行俠江湖時，並未聞有『傷心人』其人，更談不上與我們有何過節，可是他為甚麼要把你關禁起來，又為甚麼要冒充你到浯洲島上引接我們來此救你出來，你知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龍俠藍景豪「唉」了一聲道：「玉璇，妳先將我們別後一切和這一次被引到這裏的經過情形詳細說一說吧！」

鳳姑孫玉璇說聲「也好！」便將傑兒為天機道長收為徒弟，在山學藝十四年，返島後即行離島，四處尋找父親下落，上月來至此白虎嶺巧遇傷心人戰陰陽筆龔龍騰等人，傑兒如何殺却陰陽筆，又如何為查探白衣秀士白希行踪企望找到父親下落的綫索，而隨同傷心人來到洞中，以及接回了冒充的父親返島，而後同離海島便道來此擬先取回龍刀後再走塞外找假聖人薩天化報仇的一切經過情形，詳詳細細的陳述一遍。

龍俠藍景豪當聽到冒充自己的傷心人到浯洲島的一段話，神情有些焦急，但當知道那傷心人只在島上停留一夜，而且獨自睡在柴房中，才像放下心頭石似的焦急之色盡消，等聽完鳳姑述說後，才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那陰陽筆龔龍騰可說是惡貫滿盈，才被傑兒碰上，這一來更可省却了我一番心力。」

鳳姑孫玉璇道：「現在你說說因何被關禁在此的一切經過吧！」龍俠藍景豪道：「那傷心人說的一點沒有說假！」微微一頓又道：「如今我們可以專心走塞外找那假聖人薩天化了，可是如今這報仇的重担子只好由傑兒來挑了……」

鳳姑孫玉璇道：「景豪，那『假聖人薩天化』的武功雖然和你師父刀聖九如老人很接近，但我現在武功已復，憑我倆的『龍鳳雙刀』，難道還怕對付不了他一個老頭兒麼？怎見得這担子就要由傑兒一人來挑呢？」

龍俠藍景豪長嘆道：「唉，那偽君子早把我一身武功廢掉了！」

鳳姑孫玉璇一聽大怒道：「好狠的人，我非找他算帳不可！」說着便欲轉身向山洞奔去！

龍俠藍景豪阻道：「玉璇，別衝動，他此刻定然離開此地了！當前最急要的還是先趕快往塞外出發，及時趕去和天機道長諸人會合，免得那假聖人薩天化賣國求榮的陰謀得逞，如果我們能及時趕到把那魔君除掉，不但可為師父他老人家報雪深仇，還可以阻擋了咱們中原一次浩刧，我雖然一身武功已失，但我還是要追隨你們前往塞外，親眼見一見那魔君的下塲，至於那假君子的帳待回來後再算不遲！」

鳳姑孫玉璇無可奈何地道：「好吧，就依你的話辦就是！」話後即命芸兒從行囊中取出乾粮，大家就在林蔭下用過午飯，然後各上了馬，於是四騎便往塞外的方向進發！

旅途中，龍俠夫妻把一套早年蜚聲武林的「龍鳳刀法」詳細地指點給傑兒和芸兒，而兩小也都是絕頂聰穎的年青人，學來毫不費力，一點便通，僅僅一月之間已把整套絕藝練得滾瓜爛熟了，芸兒雖然在功力上還難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但大約

也已達到鳳姑當年的七八成火候了！

這種成就，不但兩小高興非凡，龍俠夫妻更是暗暗欣喜，心想那假聖人薩天化除非這些年來另已練就更厲害的藝業，否則的話，眼下這一對後生聯起手使出「龍鳳刀法」對付他，當可擊敗他無疑……

日行夜宿，一個半月後，一行四騎已進入賀蘭山區。這天黃昏，他們來到一處名叫黃梁橋的山鎮，當夜就在鎮上一家漢人開的客棧停歇下來。

晚飯後，龍俠藍景豪正給大家講述早年遊俠塞外之事時，忽見店小二持着一封信函走進房來，哈腰問道：「請問客官尊姓可是姓藍？」

龍俠藍景豪答道：「不錯有事麼？」

店小二雙手捧着信，上前恭聲道：「剛才有個中年漢子送來這封信，說是奉一位道長之命要我們店裏轉呈給貴客的！」

龍俠藍景豪接過一瞥，封面上確寫着自己姓名，寄信人則署名「天機」，心中雖頗覺突然，却不太感意外，於是抬眼又問道：「送信人此刻是否尚在店中立等回信？」

店小二道：「沒有，他送來信後便卽離去了。」

龍俠藍景豪揮手道：「好，明天一起加賞，這裏已沒有事，你退下吧。」

店小二出房後，龍俠藍景豪隨卽把信拆開一看，只見信箋上寫道：「薩天化領胡兵現紮營河拐子，似將於近日有渡河之勢，吾等定後天夜二更會集山麓山神廟，三更偷營除魔，茲轉贈『復功丹』一顆，屆時除魔雪恨當可期。　天機稽首」

閱罷，旋卽由信封中倒出一粒龍眼核大的蠟殼丸藥，拿在手上端視了一陣，見白蠟殼丸印着「復功丹」三個金字，登時面呈喜色望傑兒道：「你師父贈送如此珍貴的靈丹，爲父此生不知將如何報答他復我武功之德呢？」

藍世傑一聽是師父天機道長命人給父親送來恢復武功的靈藥，不禁雀躍道：「啊，那太好了，爹此後又可和娘結伴遊俠江湖了！」

鳳姑孫玉璇自丈夫手中接過書信和丸藥一看，也是萬分欣喜，感慨地道：「天機道長對咱們一家實在恩重如山，我能得以恢復武功，也是得自他所贈的此種靈丹之賜，如今又再度承此隆情，此恩此德，咱們將來自當要設法報答他！現在你快把藥服下，好好安睡一夜，明晨當可恢復功力了！」說後卽命芸兒向店家要來一碗白酒，旋把復功丹的蠟殼揑破，讓丈夫和酒服下靈丹。

一夜無話，次晨天剛破曉，龍俠藍景豪一起牀後，卽覺全身舒暢，精神充沛，視力大增，四肢充滿力量，知道所服靈丹業已奏效，心中一喜，不禁在牀前擺起架式，卽時舒展拳脚試着打起一路拳來！

這一舞動拳脚，頓覺拳出風生，呼呼有聲，馬步沉穩而驕捷，跳躍自如，神定氣平，了無氣喘見汗之象！

這現象，不僅說明了他的武功已完全恢復，甚至於功力還比以前畧見增進了！

他欣喜若狂地哈哈大笑一聲後，目覷窗外含笑道：「你們不進來，還想偷看什麼！」

「咿呀」一聲，房門開處卽見藍世傑當先跳進房裏，滿臉喜色道：「恭喜爹功力復原，爹的聽覺好靈啊！」

龍俠藍景豪笑道：「爹剛一醒過時，便已察覺窗外有人了，在這清晨旅客紛紛起牀之際，還敢在窗外窺看的會是別人麼？哈哈！」

隨後進房的鳳姑孫玉璇，見丈夫月餘來從未曾這樣高興過，是以心中感到無比的安慰，眉開眼笑地說道：「眞是一件可喜可賀，今天我們應該叫店家備一席酒宴爲你慶賀一番……」

芸兒接口道：「師父說得對，我去吩咐店家備辦。」說着扭身便欲出房，龍俠藍景豪搖手阻道：「別忙，今天我們要趕二百里路，還是趁早走涼爽，待正事辦完再一併祝賀不遲，我們畧用些早點卽起程吧！」鳳姑孫玉璇也覺有理，於是大家草草吃了東西後便卽時就道，望北趕去！

×　×　×

烈日高掛青空，火辣辣的陽光晒遍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充分顯出塞外原野的粗獷而壯麗的雄姿！

這時在燙膚的火傘下，正有四騎人馬成一條線的由南向北馳騁着，這四騎正是龍俠藍景豪一行人，他們一路馬不停蹄地奔馳了大半天，到這時，不但人人被晒得汗流浹背，坐騎也都已氣喘吁吁！

走在最前頭的龍俠藍景豪忽於此時擺頭朝後面的妻子望了一眼，開口說道：「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此地距河拐子大約只有五十里地了，我們乾脆再趕一程，到了目的地再打尖吧！」

鳳姑孫玉璇却道：「我們再趕一程才打尖倒不要緊，但是據天機道長給我們的信說，那薩天化已領着胡兵紮營在河拐子，我們在這大白天抵達那裏，若是落入他的眼線，只怕會打草驚蛇，難免生出其他枝節？」

龍俠藍景豪道：「我一時倒疏忽了這點，已然有這個顧慮今天就不去河拐子好啦，就在前面『石嘴子』停歇！」

不久，石嘴子到了。入鎮後，龍俠藍景豪發覺鎮上一切似乎和二十多年前無大改變，只是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好像比以前熱鬧得多，乍看之尚不覺有何異樣，但等到一連問了幾家客棧都告客滿時，才知道因胡兵已到了下一站的河拐子，禁止行旅隨便來往，住在河拐子的旅客因怕不勝其擾，都退到此地來投宿，候機北上，因此這鎮上便突然形成繁榮的景象了！

他們在街上兜了一陣，好不容易的才在一家叫五福客棧找到兩間單房，總算有了安身之所。這時只是午未之交，大家就在店中用過午飯後，雖然時光尚早，但爲免過分露相惹出無謂枝節，何況大家都因在太陽下奔馳了大半天，着實也有點累了，故此龍俠父子與鳳姑師徒便分開各據一房，享起月餘來第一次的午睡了。晚餐後，藍景豪把大家叫到面前，輕聲向傑兒道：「你知道爹要你們午覺的意思麼？」

藍世傑道：「是不是準備夜裏有所行動？」

藍景豪道：「對，我們雖然已得到你師父馳信約定明夜二更在河拐子山神廟中會晤，但爹猜想你師父也許事先並未料到

河拐子一地已被封禁，因此他諒也無法在那裏落脚，或者他此時也正住在此鎮，但一時却無從知道他的落脚處，此事儘可放在明日白天再設法和他聯絡，爲父的看法是說，那薩天化引領的胡兵駐紮在河拐子數天尚不拔動，其中或有某種原因，但相信他已決定進侵中原，自然不會老長紮在那裏，若是等他們一拔動反而對我們的行動增加不便，所以爲父想趁今夜咱們父子先偷進胡營中去探個究竟，倘能探知他們停而不進的原因，以及除了薩天化以外有無其他可怕人物，了然彼方情形之後，我們便可預籌對策了……」

鳳姑孫玉璇接口道：「你這打算我贊同，但要去大家去不是好照應麼？」

藍景豪不以爲然地道：「今夜只是要暗探敵情，並不擬作進一步的任何行動，人去多反而易露形踪，妳和芸兒還是留在這店中吧，我大約四更以前便可回來？」

鳳姑知道他一向做事非常謹愼，無把握的事決不輕易下手，是以終於同意了。

這幾天，因爲胡兵南下的消息傳來，白晝雖見滿鎭熱鬧非凡，但一入夜，卽全鎭關門閉戶，路上行人絕踪，連客棧也都在夜飯過後，不久便鎖起店門熄燈了！

因此，此刻雖只是起更時份，但整個石嘴子鎭已陷入萬籟無聲之景，加以今晚星月暗淡，四處更顯得一片死沉沉！

龍俠父子裝束停妥，輕輕托起後窗，卽時穿窗飛出，輕靈地縱上屋脊，畧一審視週遭後，再度脚尖一頓，像二線輕烟似的直朝北方投去！

時約二更天，父子二人已從賀蘭山腰繞至河拐子西北方一片廣大的原野，藍世傑陡地發現半里前方的原野上隱約現出無數的圓狀物，一排一排像覆碗般排列着，還有一面面旗子在夜暗中隨風飄舞，不覺擺頭向身邊的父親輕聲說道：「爹，前面諒必是胡兵的營地吧？」

龍俠藍景豪張手一攔兒子，停身答道：「嗯，地上那一大遍飄舞着旗子的圓丘狀物體，正是胡兵的營包，你看，紮在那山坡下幾個形體較大的必是胡國國王的帳幕，想那薩天化也許就住在其中之一，但是這週圍一定派有兵士巡邏着，我們可借着這山腰林木的掩遮，繞到西北角，小心靠近營帳的背後窺看，你要特別注意，千萬可不能在營帳的東南一面露出身形，因爲他們這種帳幕的出入門戶照例都設在這一面，切不可弄錯方向！」

藍世傑面授機宜後，便依言卽時展開上乘輕功，一路朝西北一面掠飛而去。轉眼，二人已先後縱落到山坡前一排三座大營帳後五丈處，停身畧一俯視，見中間大帳幕圓頂上透出一線燈光，龍俠藍景豪一打手勢命兒子伏下身子，貼地向那帳幕游行過去，接着他亦如法隨後慢慢從山坡爬下來！二人悄悄貼地爬到帳幕背面，靜靜地察視了週圍一番，確定已完全避過了守在帳門前那八個衞士的耳目之後，才把耳朶緊貼在帳幕之上，傾耳細聽起來。

起初只聽到一陣「嘰哩咕嚕」的話音，但因說的似乎是胡國的語言，一句也沒聽懂，只覺帳幕裏似有不少人！

藍世傑由身上拔出一柄七首，輕輕把帳幕劃開一條二寸長的裂口，凝目貼近裂口往裏看去。這一看，他驚得幾乎叫出聲來！龍俠藍景豪見他神色大異，也自掏出七首劃破一個口子，運目往裏一看，頓時心頭大大一震，神色大變！

你道他們父子看到甚麼？

原來，這時帳幕裏共有八個人，都盤膝坐在地上一張大紅毛氈上，中央鋪着一張條紋鮮明的大虎皮，虎皮上坐着一個方面大耳相貌威嚴的中年人，這人穿着一身極其華貴閃閃發光的黃金色錦袍，顯然就是胡王，左邊是兩個身披盔甲的武者，就裝束看，似乎是地位極高的兩位將帥，右邊第一個是個年逾七旬的漢裝老人，這人一臉狡黠之相，雙目射出懾人的兇光，兩片薄而無輪的嘴唇緊緊地閤着，令人一見便知是個城府極深的陰險人物，但這人有個很顯明的缺陷，就是缺少一隻左耳，此非別人，正是龍俠藍景豪欲得之爲師報仇的「假聖人薩天化」是也！

其次就是坐在他身邊的兩個約莫五旬出頭的漢裝人，這二人一高一矮，一樣長着一臉强悍之相，目中神光灼灼，顯然也是黑道上的兩個高手，但不知與薩天化是何關係，再下去坐在末端的也是一個漢裝的中原人，此人面上斜掛着一條很長傷疤，背上交叉着一對一長一短的鐵筆，他正是使暗伏於帳幕外窺看的龍俠父子大大吃了一驚的人物——陰陽筆龔龍騰！

陰陽筆龔龍騰不是旣已於兩月前在白虎嶺被藍世傑一劍穿胸殺死了麼？死後不是被「傷心人」一脚踢落深澗去了麼？而今爲甚麼又會出現在帳幕中呢？這豈不是見鬼麼？無怪乎藍世傑看得驚呆了，龍俠藍景豪也驚呆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龍俠藍景豪父子儘管心中感到萬分不解，但却同樣的不相信陰陽筆龔龍騰會「死而復活」，也萬萬不相信眼前所見的是他的「鬼魂」！因此決意要看個究竟……

二人一邊留意身邊的環境，一邊凝神窺視帳幕裏的情形！只見剛才所聽到的「嘰哩咕嚕」話音，乃是發自左邊兩個胡軍將領，但見這二人咕嚕了一陣後，卽見那坐在虎皮墊上的胡王望向身右的薩天化開口以漢語道：「薩軍師，孤王今番承你鼎力扶持，並且還約邀來貴邦幾位高人前來助我，我想此番進軍中原，在你的高明韜畧和諸位高人相助之下，相信定可收到攻無不克，馬到功成之效，將來事竟，孤王當履前言與大軍師共享富貴，至於幾位高士也決予以封王賜地，以酬大力扶助之勞！只不知薩軍師決定幾時拔營南下？」

只見那假聖人薩天化上身微微一躬，說道：「啓奏聖王，我們浩浩十萬大軍，數年來埋頭訓練，而今已成精旅，個個都是驍勇善戰，但精兵也須良將來領帶，如以每萬兵設將領一人，十萬大軍則需十位將領，而今連同午間前來報到投効的『龔幫主』計算在內，共只五人，只及半數，所以卑職之意，尙須畧候幾天，待邀約之人到齊，屆時按計劃安排妥當，然後一鼓作氣分路進攻，如此，自可收破竹之效，遂心所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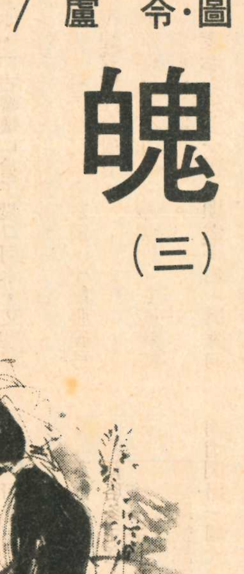
胡王點了點頭道：「薩軍師所慮自是萬全之策，不過依你看，那另幾位高士大約可於何時抵此？」

（下期續完）

一月完俠情中篇連載

高庸·文
盧令·圖





虎魄（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斬珞護着小琴往追駝伯，途遇老花子應三青，誤認小琴為小金華，截刼小琴而去，斬珞急追，强奪三義堡少堡主呂信雄坐騎代步，為三義堡師爺所擒，被帶返三義堡，囚於刑室，目覩同室被囚者慘受酷刑，斬珞自忖此番絕難逃出生天，詎迄午夜，突有自稱呂玉梅女子潛來囚室，揑斷綑綁斬珞的牛筋，並賜予三粒解毒藥丸，着他急速逃生，斬珞逃出囚室不久，來至一條大街，驀聽身後人聲喧嚷，街上兩旁屋內燈火大明，唯未見有人現身，他驀地記起呂玉梅囑咐不論見到什麼聽到什麼，切不可理會——



兩番伸義手　三脫鬼門關

斬珞仔細再看那些矮屋，才發現矮屋修築得十分奇特，長長兩排屋子，左右分別，臨街這一面，却見不到一扇門戶，所有的燈光，全是從離地六七尺一個個方形洞孔中射出。

敢情這些矮屋只是兩列石砌的甬道，所有出入門戶，全在一個方向，屋中人要想外出，勢必都得從遙遠的一端通行，當然，這條所謂的「街」，也並非眞正的街道，只不過夾在兩列石甬道之間的巷子而已。

這就是只見燈光和人聲，而無人現身攔截的原因。

斬珞不禁懊悔自己太緊張，若等這些矮屋中的人繞出甬道追來，至少得半盞熱茶之久，自己若不驚駭失措，庸人自擾，這時早已遠離山坡，到了河邊了。

他既然看出了端倪，心裏畧定，拔脚向山坡下便跑。

當他抵達河邊，約有二十名提刀壯漢，已由石甬道蜂湧而出，到了他方才站立的地方，為首正是郝師爺。

壯漢之中已有人望見了斬珞，用手指着道：「師爺你瞧，那不就是脫逃的囚犯麼，他還在河邊，沒有渡過河去。」

郝師爺領首道：「所言不謬，擅自逃走者，人人得而擒之，速追可矣。」

壯漢們發一聲喊，飛也似追下山坡來。

斬珞面向滾滾河水，東張西望，却未找到呂玉梅所說的馬匹，不由大感慌張，眼看那郝師爺領着手下壯漢，已經奔下山坡一半，不得已，只好順着河岸向下游飛奔。

他心裏可把呂玉梅恨苦了，怪她言而無信，將自己陷在進退兩難之境，前有大河，後有追兵，叫人如何是好？

幾次，他都想冒死涉水下河，但眼見那寬廣的河面，心裏又凉了半截，這條河水雖不深，但水流湍急，只怕無法徒步涉過。

正奔之際，忽聽左側有人輕喚：「斬珞！斬珞！」

他循聲望去，原來竟是那混身紅衣的呂玉梅，正牽着一匹健馬，從河邊一叢蘆葦中伸出手來向他招手。

斬珞大喜，兩個騰身奔了過去。

呂玉梅一把將馬韁塞在他手中，低聲催促道：「快上馬，過了河就不要緊了，咳！你怎麼遲到現在才來？」

斬珞剛才還在恨人家，如今接着馬韁，頓感愧慚萬分，無奈此時已無暇多作解釋，只訥訥道：「多承姑娘這樣冒險相救，斬珞但能不死，他日必報姑娘大恩……」

呂玉梅臉一紅，道：「這些話說它幹嘛，現在有人追來了，還不走，等死嗎？」話一說完，自己先縮身悄然隱入蘆葦中去了。

斬珞望着那搖曳的葦蘆草尖，眞是又感又敬，急忙上馬，一提韁，衝入河中。

壯漢們遠遠望去，齊聲喊道：「不好，那逃犯不知從那裏偷了馬匹，已經渡河啦！」

郝師爺揮手道：「活捉既不得，死的亦差强人意，爾等速用暗器與我急射！」

衆人應諾，剎那間，飛鏢飛刀，漫天向斬珞射來。

斬珞揮動手中尖刀格擋，漸漸地，人和馬已遠離了暗器射程。

直到現在，總算從閻王殿上檢回了一條性命，斬珞低頭見河水已低過馬腹，距對岸不遠

，這才仰天長長吁了一口氣……

却聽對岸一個粗嗓子冷冷道：「小雜種，且慢得意，老子還在這兒等着呢。」

相距丈餘的對岸上，赫然立着一個混身黑衣，滿頭紅髮的粗矮老人。

斬珞猛想起呂玉梅口中的「三師叔」，不禁機伶伶打個寒噤。

但此時坐下馬匹正奮力向岸上衝刺，畧一驚惶遲疑，斬珞和岸上那紅髮老人相距已接近到一丈以內。

那老人口中嘿嘿怪笑，抖手一掌，向斬珞迎面劈了過來。

掌力呼嘯之下，斬珞連念頭也來不及轉，慌忙一帶馬韁，伏身想躲……

「蓬」，一聲巨响。斬珞祇覺左腿上一陣劇痛，連人帶馬，被那紅髮老人掌力劈得在水中連翻了兩個滾，再被湍急的河水一捲，人和馬分了家，順着激流，直向下游冲去。

斬珞知道左腿已被掌力震傷，祇靠雙手和單足划水，「古嚕嚕」嗆了幾口河水，又聽那紅髮老人怪笑連聲，沿着岸邊直追下來。

岸這邊，郝師爺又喝令放箭，十餘張硬弓，箭如飛蝗般向江心攢射。

可憐斬珞呼天不應，入地無門，在兩岸夾擊之下，當眞是無路可走了。

那紅髮老人追了一程，顯然不耐，厲聲向對岸道：「郝壽春，帶人到下游口，準備撈屍吧，老子不要活的了，今天索性成全了這小雜種。」

一揚袍袖，三點寒星遙奔斬珞後背射來。

這老人手法又快又準，未容斬珞來得及閃躲，三根細如牛毛的毒針，已掃數釘進他的肩頭。

斬珞右肩一麻，突又記起呂玉梅贈送自己的解毒藥丸，忙伸手向懷裏去摸……

這一摸，不覺心中一凉。

原來那三粒解毒救命的藥丸，在他脫身之際，本來已經揣在衣袋裏，後來因不忍見殷三娘赤身露體，匆匆脫下外衣替她掩蓋，竟忘了將藥丸從衣袋中取回。

陰差陽錯，失去了救命靈丹，這時急需之際，伸手却掏了個空。

天南門毒針上的毒性奇重，解藥既失，除死別無他途，斬珞直覺肩後麻痺，瞬息間已擴展到右邊半個身子，雖然左手尚能划水，但他百念俱灰，已失去求生的意志，人在水中滾了幾滾，便失去了知覺。

江水在他耳傍嗚咽，雜着紅髮老人得意的狂笑，夜空如洗，波光徵漾，斬珞就像一段漂木，隨波逐流，漸去漸遠……

× × ×

江邊十餘匹快馬，風馳電掣般向下游趕去，領頭的正是師爺郝壽春。

他們知道，再往下游三里多，有一處廻水淺灘，河道經過那兒正好轉向，要撈取屍體，祇有那兒最方便。

正因他們目的在兜撈屍體，是以並未對江心的斬珞多注意，馬蹄翻飛，遠遠超到前面去了。

當這羣快馬掠過不久，岸側蘆葦叢中，却悄悄閃出一個人。

這人混身紅衣，背揷鋼刀，飛身來到江邊，用一隻手攏目向江心張望了一眼，便匆匆由腰間解下一柄帶繩的飛爪，一手握繩，一手掄動飛爪，呼呼在頭上轉了兩轉，手一鬆，飛爪直射江心，鈎住了斬珞的衣服。

紅衣人臉上立刻現出一抹微笑，潔白的牙齒咬了咬下唇，脚下拿樁站穩，兩手輪換着將斬珞扯到岸邊。

然後，從身上掏出個小磁瓶，拔出瓶塞，將瓶裏藥物一下子倒了大半瓶進斬珞口中，收好磁瓶和飛爪，揹起斬珞拔步便跑。

這紅衣人輕功極佳，揹着一個人仍然十分快捷，不多久，越過一座小山巒，像一隻機警的野兎似的，分開山壁間草叢，帶着斬珞鑽了進去。

草叢裏有個山洞，洞中鋪着柔軟的野草，角落裏，一隻瓦罐內尚有半罐清水，靠洞口的石壁上，還掛着一盞未點燃的油燈。

看情景，這兒縱然無人居住，也是紅衣人常來的地方。她將斬珞平放在草堆上，又小心翼翼替他起出肩後毒針，在傷處敷了藥，自己盤膝坐在他的身邊，用兩隻柔軟的小手，在他胸前輕輕推拿起來。

大約過了盞茶之久，斬珞仍未醒轉，紅衣人推拿一遍，力氣似有些不繼，暫時歇手，坐在地上喘息不已。

歇息了一會，試試斬珞呼吸已經正常，這才稍覺放心，一面又開始再度替他推拿，一面却無限憐惜地喃喃說道：「傻東西，你為什麼不肯聽話呢？快醒醒吧，你要是還不醒，被人查覺，咱們兩個都死了。」

剛說到這裏，洞外草叢，突然傳來一聲輕响。

紅衣人猛然警覺，一翻身子，閃電般跳了起來，翻手拔出肩後鋼劍，左手又迅速扣了兩枚毒針，晃肩閃到洞口。

洞外一個冷冰冰的聲音，問道：「裏面是誰？」

紅衣人混身一震，忙不迭又將手中毒針揣回懷裏。

皆因她從那喝問的聲音，已經聽出洞外正是三義堡那位陰狠毒辣的少堡主呂信雄，毒針是天南門獨有的暗器。倘若冒然出手，人未現身，必先被呂信雄猜出自己的身份。

她回頭看看斬珞，急切間眞想不出如何方能救得他脫身出困，這石洞雖然隱密，但只有一個出口，如今被呂信雄堵在洞外，兩人揷翼也難飛逃。

呂信雄喝問之後，傾耳細聽，洞內並無回應，便翻腕抽刀，撥開草叢，跨到洞口。

洞門不過三尺高低，左右亂草掩遮，若非行到近前，倒的確不容易發現。

呂信雄見洞口黑暗陰森，宛如一頭張大了口的野獸，不敢冒然涉險，鋼刀橫護胸前，又沉聲喝道：「洞裏是誰？我早已看到你了，識趣的自己出來，否則，別怪我要不客氣啦。」

紅衣人不答，只緊緊的捏着鋼刀，屏息而待。

呂信雄本是心機深沉的人，心念疾轉，鋼刀暫交左手，俯身拾起兩粒桃核大小的石子，一抖手，先射出一粒。

「撲」地一聲輕响，石子擊在洞壁上，距斬珞頭頂不過兩尺。

紅衣人怕傷着斬珞，忙轉身後退，想將斬珞搬移一處地方，陡然，耳傍銳風又起，呂信雄的第二粒石子也緊跟着射了進來。

她一揮鋼刀，「噹」地將那石子格飛，那知呂信雄聽得聲音，嘿嘿兩聲冷笑，刀影閃動，人如猛虎般搶進洞來。

紅衣人脚下橫跨半步，攔在洞口，鋼刀一式「橫掃千軍」，向呂信雄迎面砍了過去。

呂信雄只覺得眼前一花，寒光業已臨頭，慌忙揮刀格拒。

那紅衣人怎容他緩過手來，呼呼呼一連三招快攻，刀光霍霍，宛如急浪飛濤，細小的洞口，頓時被一片寒光遮蔽。

洞口高不過數尺，呂信雄雖然借着先射石子，弓身搶進了山洞，腰才直起，就被人一輪快攻所阻，一時鬧了個手忙脚亂，不得已，只

好倒地翻滾，才狼狽退出洞外。

這口氣，如何按捺得下，哇哇叫罵道：「不知死活的東西，你等着，本少堡主就要你好看。」

他匆匆從附近割來許多野草堆在洞口，又厲聲向裏喝道：「本少堡主限你立即出洞受擒，不然，就用火烟燻你小子出來。」

叫了三遍，洞中無人回答，呂信雄一面咒罵，一面便掏出火種，將野草引燃。

片刻工夫，火頭竄起，一陣陣濃烟趁風直向洞口蔓延，那山洞原不甚大，刹時滿洞盡是烟霧。

紅衣人只得收了鋼刀，退到靳珞身邊，自己屏住呼吸，却從懷裏取出手絹，在瓦罐裏浸濕，搭在靳珞口鼻上。

但這方法也只能支持一會兒，時間一久，別說她自己閉不住呼吸，靳珞重傷未醒，更經不起烟霧燻蒸，勢非悶死在洞中不可。

呂信雄橫刀守在洞外，臉上遍佈得意的獰笑，喝叫道：「我看你小子，究竟能悶多久，只要你受不住逃出洞來，本少堡主便叫你知道厲害……」

誰知話猶未完，黑暗中突然兔起鶻落掠到六七條人影，領頭的正是郝師爺，一到近處便急聲呼叫道：「少堡主還不趕緊弄熄火光，堡外已有強敵現身，堡主下令盡熄燈火，囑少堡主速往前堡門禦敵。」他大約因事情太過緊急，以致連一向掛在口上的「之乎者也」都暫時免除。

呂信雄道：「你們來得正好，這裏躲着有人，我正在用烟燻他出來。」

郝師爺道：「少堡主知道洞裏的是什麼人嗎？」

呂信雄道：「不知道。」

郝師爺道：「敵手甚強，現在全堡燈火俱滅，少堡主既然連對方是誰都不知道，千萬不可因小失大，誤了堡主嚴令。」

一揮手，後面五名跟來的壯漢一擁上前，三下兩下便將火頭撲滅。

呂信雄正要叱責郝師爺，遠處忽然傳來「噹噹噹」三聲鐘响。

呂信雄頓時變色，道：「咦！連十餘年未曾用過的警鐘都响了？是些什麼棘手人物侵襲本堡？」

郝師爺道：「這倒不太清楚，少堡主還是儘快趕去的好。」

呂信雄向山洞望了一眼，道：「洞裏的人我交給你，千萬不能讓他跑了。」掉頭如飛離去。

郝師爺皺皺眉頭，吩咐手下合力從山壁下滾來一塊大石，將洞口封住，只留下兩人把守，自己率領其餘的人，也匆匆趕回三義堡去。

這段經過，紅衣人在洞中聽得十分清楚，起先郝師爺傳訊和三聲警鐘，她就料到呂信雄必然無法久留，正自欣慶，但聽郝師爺喝令以巨石封住洞口，心裏又不禁一涼。

大石封洞，相信還有方法可以弄開，如在洞外留人把守，那就麻煩了。

要怎樣才能弄開大石偷偷溜走而不驚動把守的人呢？

她苦苦思索，想不出一條可行之策，而靳珞雖有濕巾覆蓋口鼻，此時却已胸膛起伏劇烈，喘息頻頻，不時發出一兩聲微弱的咳嗽。

紅衣人知道靳珞體內藥力已經行開，不久便會醒轉，但這滿洞烟霧，對他一個傷後的人，份外不利，忙把瓦罐裏所餘清水，全數潑在靳珞臉上。

靳珞被那冰涼的冷水一浸，登時兩眼一睜醒了過來。

洞中烟霧瀰漫，又無光亮，靳珞雙眼睜開，看不清前後左右，當然更萬萬想不到是置身在山洞，一個鯉魚打挺，想從地上躍起——

他突覺與一個軟綿綿的身子撞在一起，耳傍一聲輕呼，有一股似蘭似麝的暖氣，直吹向他的鼻頭。

靳珞駭然，不由自主兩手一抱，果然軟玉溫香抱了個滿懷，而那人，也是同樣吃驚，拚力在掙扎抗拒，同時氣吁吁道：「死人！快放手……」

靳珞慌忙鬆手，同時當胸一掌推了出去，沉聲道：「是誰……」才開口，一股濃烟直灌進喉嚨，嗆得大聲咳嗽，語句不得不中斷。

紅衣人措手不及，被靳珞一掌推出四五步，險些撞在石壁上，但她見靳珞咳得上氣不接下氣，非但沒有責備，忙又拾起那條濕手絹，遞到靳珞面前，低聲道：「死人，快掩着咀和鼻子。」

靳珞却不伸手來接，喘息着道：「你究竟是誰？」

紅衣人嘆道：「你還管我是誰，好心救你脫身，三件事，你就沒有依我一件事……」

靳珞驚呼道：「啊，你是呂…呂姑娘？」

「是又怎樣，反正你不肯聽我的話，不但放了人，把藥也弄丟，要不是我放心不下，躲在河邊偷看，唉——」

靳珞大感羞愧，自己與這位姑娘素昧生平，竟承她兩次救了自己性命，大恩未報，剛才還不問皂白打了人家一掌，忙柔聲道：一兩次救命之恩，靳珞此生此世都難報答，剛才那一掌，不知可會傷着姑娘了？」

呂玉梅道：「還好，現在不用說這些了，我哥哥堵住洞口，你我別無出路，遲早會被他們捉住，到那時，誰也逃不掉捱一刀，多捱一掌又算得什麼？」

靳珞驚道：「這烟也是他們放的麼？姑娘，請把兵刃借我一用，由我衝出洞去，好歹跟他們拚一拚。」

玉梅搖搖頭道：「沒有用，他用大石堵了洞口，又留下人看守，咱們一動那大石，立刻就會被查覺。」

靳珞用力從地上爬起來，提一提眞氣，覺得內臟已無大碍，便摸索着向洞口走去。

誰知剛舉步，左腿却奇痛如折，險些摔倒地上，他怕被呂玉梅看見，忙咬牙忍住，扶着石壁定一定神。

玉梅兩眼已經習慣洞中黑暗，早看出他左脚不靈，急急探手扶住他道：「你已經被我三師叔的無極氣功打傷，千萬不要勉強用力，咱們慢慢另想別的方法吧。」

靳珞道：「不碍事。」順手拔了玉梅的鋼刀，以刀尖拄地，一拐一拐向洞口行去。

玉梅道：「靳珞你不要逞強了，還是由我先試試看，也許他們以爲洞裏只有我一個人，不會再進來搜查。」

靳珞苦笑道：「呂姑娘，你就看我如此不濟？你已救了我兩次，這一次，不能再連累你了。」

他用力掙脫了玉梅的攙扶，咬牙摸到洞口，雖然痛得額上汗珠盈盈，却倔強地不肯哼了一聲，一到洞口，單腿跪地，將鋼刀藏在肘後，右手按住大石，用盡平生之力向外一推，可是那大石竟紋風不動。

靳珞不肯罷手，喘息了片刻，反手將鋼刀挿在地上，力貫雙掌，功行兩臂，奮力又是一推……

這一次，總算被他將大石推得晃了晃，但靳珞力已用盡，兩手一軟，伏在石上頻頻喘氣不已。

玉梅低聲道：「讓我來試試好麼？我不搶先，只幫你弄開這塊大石。」

靳珞突然聽了這幾句話，竟被激起滿腔豪念，也不知道從那裏來的一股力量，猛可挺腰而起，將全身力氣運集在左肩，一聲怒哼，向大石撞去。

那知這一撞，却撞了個空，那塊封洞大石，不知何時已失去蹤跡。

靳珞一時收勢不及，整個人變成了一個皮球，直跌出洞外翻了六七個觔斗被樹幹擋住。

玉梅驚呼失聲急忙拔刀緊跟着搶出洞來。

出得洞口，却見那兩名三義堡弟子，一左一右，分躺兩側，手中揑着鋼刀，人已沉沉昏睡。

四野空空，竟未見有人影。

洞口大石分明是被人移開，兩名留守弟子已被點了睡穴。怎麼自己和靳珞相繼出洞，却沒看見人？

玉梅立生警覺，急忙奔向靳珞。

她剛將靳珞扶坐起來，忽聽頭頂上有人吃吃笑道：「小伙子，那石頭不很重吧？」灰影一閃，由樹頂掠下一個身材高大的老和尚。

這和尚穿一件灰土色寬大僧衣，頭上光溜溜直如禿子，滿臉乾癟直如骷髏，却有一對閃閃發光的眼睛，落地輕若飛絮，點塵不揚，足見得一身功力精深絕倫。

呂玉梅和靳珞俱都不識這和尚是誰，唯和尙面帶笑容，似乎並無惡意。呂玉梅只要他不是三義堡的人，先已放了一半心，低聲對靳珞道：「你認識這和尚是誰嗎？」

靳珞尙未回答，那老和尚已搶着道：「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就像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一樣。」

呂玉梅不理他，又對靳珞道：「我替你擋住和尚，你趕快循左邊山徑下山，沿河向南，有一處馬房，趕快搶一匹馬渡河逃走吧！」

那老和尚接口道：「不成，那馬房剛才被我開了柵門，馬匹早已跑光了，他去了也是白費。」

呂玉梅怒道：「我又沒跟你講話，要你多什麼咀？」

老和尚笑道：「出家人誰不多咀，不多咀怎麼能吃四方？」

呂玉梅瞪了和尚一眼，又催促道：「死人，你還不快走，再遲叫人發現，就走不掉。」

靳珞突然挺身站起，道：「還是你先走的好，只要不被人發覺你放了我，縱然我脫不了身，也還可捨命一拚，而你却萬萬不能担上關係。」

玉梅氣得直跺脚，那和尚又哈哈大笑起來，道：「有意思，有意思，那就乾脆都別走了，被人抓住，頂多一刀兩顆人頭，在世不能結連理，且到陰間做夫妻吧！」

就在此際，夜空中忽然傳來一陣急劇鐘聲，先快後慢，敲了五下。

玉梅吃驚道：「不好，這鐘聲是指示此地位置，搜查的人立刻就會找到這裏來，唉！一定是這混蛋和尚剛才大笑大叫招惹出來的，死人，你還不快走！」

那和尚哇呀叫道：「眞的麼？那我也得趕快走，他們找了半夜，找的就是我，碰上了可不是好玩的。」話落人動，一幌肩，從玉梅頭上掠過。

玉梅見這和尚輕功如此了得，慌忙縮頭橫移兩步……

不料那和尚說走是假，掠過玉梅頭頂，身子突然一沉，恰巧落在靳珞身後，一探手，便來扣拏靳珞的曲池穴。

靳珞吃了一驚，急忙閃身圈臂發出一掌。

那和尚變招極是快捷，指爪落空，陡地沉腕上步，大袖一拂，卸去靳珞掌力，右脚飛起，恰恰踢中「白海穴」。

靳珞身上一麻，被和尚一把抓住，扛在肩上就跑。

這只不過霎眼間的事，待玉梅扭轉身，靳珞一招未到，已被和尚擒住。

玉梅失聲尖叫，掄刀向和尚便砍，同時叱道：「賊和尚，趕快把人放下來。」

那和尚連頭都沒回，反手一抖僧衣，輕笑道：「刀劍無眼，傷了和尚不要緊，千萬可別傷了你的心上人兒！」

鋼刀被他大袖一拂一揮直飛出四丈以外。

和尚却似不想跟她多纒，大笑着向前堡飛奔而去。

玉梅自負武功不弱，不料一招之下，兵刃即告脫手，又驚又急又愧，楞楞站在那裏忘了行動，眼睜睜看着和尚扛了靳珞漸去漸遠，心一酸，流下淚來，哽咽着道：「靳珞啊，靳珞，你爲什麼會有這許多仇家？我再也無法帮你了……」

一條紅色人影如飛而至，低喝道：「玉梅，你一個人在這裏哭什麼？附近已有強敵侵入，還不趕快帮忙搜查。」

來的人，赫然竟是少堡主呂信雄。

玉梅很機智，忙破涕笑道：「哥哥，你來得正好，我就是聽見鐘聲才趕到這兒來，誰知碰上個高大和尚，一招不到，把我的刀已震飛了，現在那和尚正向前堡逃走，我追不上他，才氣得在這裏哭……」

呂信雄駭然道：「有這等事，那和尚去了多久？」

「剛去不過片刻工夫。」

呂信雄一揮手，道：「你就在此地等着知會爹爹和師叔們趕來應援，我從捷路去追那和尙，這賊禿好生可惡，不但打破刑室放了囚犯，而且連馬匹都被他放跑光了……」

他顯然比玉梅更氣更急，話未說完，已急急掠出數丈，轉瞬人影已杳。

這嶺上亂石嵯峨，若循向河的一邊出堡，必須繞個大圈子，呂信雄身爲少堡主，對附近地勢自然熟悉，捨嶺邊正路不走，專在亂石中穿行，沒多一會已到堡門。

師爺郝壽春正在堡門前把守。

這時，三義堡奉命熄滅燈火，全堡一片黑暗，呂信雄並不進入堡門，低聲囑咐郝壽春幾句，兩人一左一右，挺刀守候在黑暗的道傍。

果然，一條碩大高偉的人影，像輕烟般疾奔而來。

呂信雄待他奔到近處，認出正是個高大和尙，肩上横扛着一個人，忙向郝師爺點手示意，自己先提刀搶出，攔住去路，沉聲道：「何方鼠輩，還不站住。」

高大和尙及時止步，身形就像釘子似的停在路中，露牙一笑道：「小伙子，你說那裏有鼠輩？我和尙去弄一隻貓來。」說完，轉身便跑。

呂信雄倒被他問得一楞，錯顧之間，和尙已奔出丈餘遠，到了郝師爺守候的地方。

郝師爺銅烟袋一横，冷喝道：「大和尙留步。」

那和尙一收脚，又將身形止住，衝着郝師爺直搖手，笑道：「裁縫師父才會『留布』，老夫子，你要找那偷布的，千萬別問我出家人。」說完話，轉身又要跑。

師爺大喝一聲，人如箭矢撲了過去，銅烟袋一招「指天誓日」，向和尙腦後點去。

他這一招用的十分歹毒，明點和尙，暗中實在算計靳珞，假如和尙稍作閃避，他只要輕輕一帶烟袋桿，便能將靳珞傷在手下。

可是，那和尙並沒有閃躲，直等郝師爺的烟桿遞到腦後，脖子突然一歪，銅烟袋頓時一滑戳空。

郝師爺正想帶轉烟桿斜砸靳珞，却被那和尚把頭一側，竟用頸脖子將烟袋上的銅烟鍋頭夾住，笑道：「嘻嘻，好癢，老夫子別拿出家人開玩笑啦，嘻！好癢！」

郝師爺死勁地扯了兩扯，銅烟袋在他頸脖子上，就像天生的一樣，紋風不動。

郝壽春也是個桀敖不馴的人，嘿地吐氣開聲，用盡平生之力向後一扯……

這一次，和尚却出人意外，忽然鬆開了頸脖。

郝師爺不防他會來這一手，頓時失却重心登登登直退了四五步，仰面一交，摔倒地上。

和尚扭頭笑道：「二十四孝裏有個『老萊子斑衣弄彩』以娛雙親，老夫子這麼一把年紀，孝行倒是很可嘉。」

郝師爺氣得臉孔鐵青，從地上躍起，一掄烟袋便準備要拚命。

當他低頭一看手中烟桿，急忙停住了前撲之勢，怒容也突然轉變爲恐懼之色。

原來他那愛逾性命的水磨銅桿烟袋，被那和尚脖子一夾，竟夾得平平扁扁，別說用作兵刃大不如前，就算再拿來吸烟，也沒法吸得動了。

呂信雄也爲之變色，心裏突然想起一個人，忙抱拳道：「來人莫非是名滿宇內的大愚聖僧麼？」

和尚笑道：「少堡主，何必如此客氣，和尚就是爲了怕戴高帽子，才把頭髮剃光，咱們沒有什麼交情可攀，失陪！」說着，身形一閃，奪路便走。

呂信雄提着鋼刀，竟不敢攔阻。

皆因這位大愚聖僧不僅名頭太響亮，而且有些瘋癲，行事喜怒無常，當今之世，無論黑白兩道，誰也不能招惹他，如果跟他結了樑子，他是死纏活扯，陰魂不散，非鬧到你自殺不肯罷休，天南門雖然狂妄，也不顧爲了小事，開罪一個瘋子。

但和尚扛着靳珞要走，呂信雄又不能甘心，只得硬着頭皮道：「老前輩要去儘管請，這人乃是本堡囚徒，還請老前輩賜回。」

和尚打個哈哈，道：「三義堡並不是官府衙門，那兒來的囚犯？何況，這人又不是你們天南門下，我和尚要帶他走，跟你們三義堡有什麼相干？」

呂信雄道：「老前輩話是不錯，但此人關係咱們天南門太大，咱們絕不能够讓他一走了之。」

和尚突然臉色一沉，喝道：「這麼說，你是決定不給我和尚面子了！你以爲和尚不敢殺你？」人影一閃，已到呂信雄面前。

郝師爺沉聲道：「和尚休得無禮！」

那和尚回頭道：「好！你要插手，和尚就連你一齊超渡了吧。」左掌突然揚起，便要對郝壽春下手。

一聲高吭嘯聲，劃破夜空，直投堡前。

和尚似已被這嘯聲所懾撤掌倒退了兩步。

嘯音歛處，現出一個身軀修偉，年約六旬的錦衣老人。

這老人非但像貌威猛，氣度也甚威嚴，那雙精光激射的眸子，閃電般在和尚身上掃了一下，緩步走了過來。

呂信雄連忙躬身叫了一聲：「爹！」郝師爺也稱了聲：「大堡主！」

原來這人正是三義堡主，人稱「雲裏金剛」呂長泰。

呂長泰微微頷頭，算是還了二人的禮，眼神一轉，向和尚冷冷一笑道：「老禪師貪夜進了我三義堡，因何連呂某等人薄面也不顧見，就想走了麼？」

和尚道：「你們三義堡是吃人的地方，出家人只怕被你們囚在刑室，受那刀山油鍋的無邊苦楚。」

呂長泰不但不氣，反而縱聲大笑，道：「老禪師風趣不減當年，語中禪機，尤是發人深省。」

說至這裏，突然笑容一沉，接道：「不過，呂某人也非江湖中無名無姓的人，禪師這等隨意來去，傷人刼囚，似乎也太看不起三義堡了，天南門不是畏事之徒，禪師要走不難，總得給咱們三義堡留下什麼才行。」

和尚笑道：「出家人本想跟堡主化個善緣，不料反被堡主搶先開了口，這樣吧，和尚就當着堡主的面，帶走令公子，權當化緣，也算留下什麼。」

話落，閃電般穿身上前，一探左臂，逕來扣拿呂信雄的手腕。

這一手，不但狂妄，而且陰狠，試想言明要從人家身邊擄走人家的兒子，別說呂長泰是成名人物，就是市井之徒，也忍不下這口氣。

果然，「雲裏金剛」呂長泰陡地變色，隨着一聲冷哼，人已攔在呂信雄前面，雙袖交揮，發出一股勁風，反拂和尚面門。

呂信雄也奮力揮刀，舞起一片刀幕護身。

父子二人，幾乎在同一瞬間發動。

那知大愚禪師却全沒放在心中，哈哈一笑，兩腿忽然一曲，竟從呂長泰的袖風空隙下疾穿而過，左臂伸出，直探進刀光之內，將呂信雄的肘一把扣住。

呂長泰厲聲大喝，反手一掌拍了過來。

却不防瘋和尚早想到他會出手反拍，手上一用力，旋身半轉，竟抱着呂信雄的身子向掌上迎去。

呂長泰急忙挫腕收勁，將已發出的掌力硬撤回來，但那一巴掌，已掃在兒子右臉上，清脆一記耳光，衆人皆聞。

大愚和尚笑道：「打得好，如此不成材的劣子，早該管教管教了。」

抬起左肘，在呂信雄「乳泉」穴上撞了一記，反手抛在左肩頭，大步向外就跑。

郝師爺忙扣了一掌毒針，攔着去路道：「禪師前輩高人，怎的與一個年輕人一般見識，咱們可以同意你將姓靳的帶走，但望留下少堡主，三義堡不願傷和氣。」

大愚和尚道：「出家人說明要化善緣，剛巧貴少堡主跟和尚有緣，我就化了他去吧。」

郝師爺急道：「堡主僅此一子，老禪師縱要渡化……」

大愚和尚道：「放心，就憑他這副臭皮囊我還不屑要他削髮出家。」說着話，人已由郝師爺左側掠過。

郝師爺緊緊握着一把毒針，却不知是否應該出手。

此刻若是從後發針，要傷和尚自非難事，但他總覺得對這位名滿天下的瘋僧，有一種說不出的顧忌，既怕誤傷了呂信雄，又怕和尚中針不死，替三義堡惹來無窮後患。

突然，堡門前平地一聲暴喝，在場衆人，齊都一震。

一個滿臉紅髮的老人，已橫身攔住了大愚和尚。

紅髮神君荀君一。

這位三堡主天性暴躁，剛從堡外返回，又不認識大愚和尚，攔路叱道：「禿驢，你好大的胆！」

大愚和尚笑道：「胆倒不很大，也不過幾兩重。」

荀君一不覺一楞，接着又喝道：「你是什麼人？」

大愚和尚道：「是剃光了頭的人。」

荀君一怒道：「你敢戲弄老子？」

大愚和尚聳聳肩，笑道：「你弄錯了，和尚是唸經的，不是要猴戲的。」

這句話，引得堡門上的天南弟子，個個想笑又不敢笑。

荀君一何曾受過這種氣，怒喝一聲，「排山運掌」，對準和尚當胸撞去。

大愚和尚一扭身避過掌勁，揚眉道：「怎麼？矮子，你想打架？」

荀君一也不答話，雙掌呼呼，一連劈出三掌。

大愚和尚雙手都不得空，但腳下一陣亂轉，竟被他將這一輪急攻讓過，荀君一凌厲的內家勁力，飄得他身上僧衣獵獵作響，却分毫傷不了他。

呂長泰和郝師爺担心荀君一有失，分從左右而出，三人一圈，將大愚和尚圍在核心。

呂長泰仍不願過於開罪他，正容道：「禪師是空門中人，何苦涉足江湖殺刼之中，咱們但得劣子獲釋，不願跟禪師結怨。」

和尚嘻嘻一笑，道：「堡主何必前倨而後恭呢？我和尚軟硬全不吃，這個怨，咱們是結定了。」

荀君一厲聲道：「大哥，對一個禿驢，何須如此客氣，你暫請退開，看兄弟好好的教訓他！」

大愚和尚一翻眼珠子，道：「喂，你這矮子最好咀裏放乾淨一些，再要老禿驢長禿驢短，出家人可跟你沒完。」

荀君一叱道：「那你要怎地？」

和尚突然向前衝了兩步，毗牙道：「我要吃了你。」

荀君一氣得哇哇怪叫，掄拳向和尚就打。

大愚和尚滴溜溜一個轉身，拳頭早已落空，却大叫大嚷道：「好呀，要打架？瞧我和尚的。」嚷着，飛起一腳，向荀君一踢了過去。

荀君一內外功俱都精湛，展開拳法，雨點般向和尚罩落，拳上帶起的勁風，嘶嘶作響，聲勢驚人。

大愚和尚也不敢怠慢，兩臂緊緊夾着靳珞和呂信雄縱高伏低，閃躍騰挪，不用雙手，全仗雙腳，居然也攻守兼備。

紅髮神君荀君一是功力精純，和尚則全仗着身法靈巧，時間一久，終是無法以取巧制勝，何況大愚和尚雙手挾着兩個人，身法難免滯鈍，但他却另有一椿法寶，那就是呂信雄，危急時就拿呂信雄當作肉盾，迫得荀君一投鼠忌器，不得不撤招。

轉身打了二十餘招，竟然弄得不勝不敗，平分秋色。

大愚和尚顯然不願久戰，虛幌一「腳」，跳出圈子，道：「矮子，有種你別走，等和尚找地方把包袱放下，咱們再較量個高低。」

他叫人別走，自己却腳底抹油，拿腿跑。

呂長泰大喝道：「留下人來！」飛身急追下去，郝師爺射出一蓬毒針，直奔大愚和尚後腰。

毒針未帶一絲破空聲響，但才到近處，和尚却好像背上長了眼睛，忽然一頓腳，懸空打了個觔斗，恰巧將大蓬毒針避過，待腳落實地，依然奔跑如故，連頭也沒回。

荀君一的輕功不佳，眼見和尚逃去，氣得頓腳道：「你們快跟大堡主追那賊禿，這裏由我守護，快！快！」

郝師爺跟着呂長泰緊追瘋僧大愚和尚，不一會來到河邊，和尚扛着兩個人，向那滾滾急流望了一眼，便掉頭沿河向上游奔去。

呂長泰喜道：「上游是絕地，壽春，咱們別放鬆了他，管叫他自入甕中，乖乖的放下信雄。」

郝師爺道：「但和尚功力驚人，若等他放下了肩頭上的人騰出雙手，咱們只怕反會吃虧，堡主，你緊跟一步，待屬下用暗青子餵他兩支。」

原來郝師爺除了一支銅烟袋外，還有一種獨門暗器，名叫「攝魂釘」，是以極薄上好緬鐵精工打造，形同茉莉花，尖端被葉片包着，內有機簧，淬有天南門秘傳毒液，不須直接命中人體，只要以特殊手法射至對方面前或頭頂，那能自動散開花瓣，噴出毒液，方圓三尺的人畜都難倖免，郝壽春仗着七枚特製「攝魂釘」，不知毀了多少成名高手，平時愛逾性命，輕易不肯一用。

這時，他取出了兩支攝魂釘，分握在兩手中食二指之間，目光凝注，蓄勢待發。

呂長泰叮囑道：「出手千萬要當心些，信雄就在他肩頭上。」

郝師爺道：「屬下理會得。」左臂一揚，攝魂釘便待發出……

忽聽和尚大聲道：「你理會得？好！那你就出手吧，反正我和尚有肉盾牌，你往那裏射，我往那裏擋，咱們且看誰是眞正理會得。」

郝師爺心頭一凉，忙又停手。

呂長泰低聲道：「咱們還是直追他到青牛峽吧，那裏四面絕壁，能進不能出，咱們堵住出口，不怕他插翅飛上天去。」

這話說得低而又低，若非大家全在奔跑，幾與耳語相彷，誰知呂長泰話才說完，那和尚却好像比郝師爺聽得還要清楚，大叫一聲道：「呀！不好，青牛峽是絕地，我和尚幹嘛還往此路跑，趕快掉頭！」

說掉就掉，一扭身，轉了個一百八十度，反向呂長泰奔了過來。

這突然的舉動，倒把呂長泰嚇了一跳，相距不過六七丈遠，相對而奔，眨眼已到面前，慌得他急打千斤墜，才將身子定住。

郝師爺見和尚對面而來，前胸和面門全無掩護，心中大喜，左手屈指輕彈，第一支攝魂釘已脫手射出。

就在第一道黃色光華破空飛出之後，右手微抖，第二支攝魂釘也電射而出。

兩朶淡黃色花朶，一前一後，逕奔大愚和尚面門，前面一支飛至身前四尺左右突然向下一沉，恰好與跟蹤射到的第二支釘兩下相觸，「叮」地一聲輕響，兩朶花瓣忽然張開，從花朶中激射出兩股朱色毒液。

和尚身形急止，尖聲叫道：「要命，這是啥玩意？」

使一個「金針定海」，左腳尖點地，右腳一個飛旋，又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返身再向原路奔去。

呂長泰大驚，皆因和尚轉身之際，正將肩上的呂信雄迎着毒液，眼看呂信雄整個頭臉，勢將在攝魂釘下。

呂長泰不忍目睹愛子中毒液慘狀，兩眼一閉，却聽耳傍傳來和尚的笑聲，漸去漸遠。

好一陣，他再緩緩睜開眼睛，已不見大愚和尚人影，只有郝師爺呆若木鷄，怔怔站在身傍。

呂長泰心酸不已，嘆口氣道：「萬事莫非前定，看來老夫命中註定絕後，才偏偏遇上這可惡的瘋僧……」

郝師爺恍如從夢中醒來，訝道：「堡主說什麼？少堡主並未傷在毒液之下呀！」

呂長泰驚喜地道：「你是說，信雄他並沒有死？」

郝師爺道：「非但沒有死，連肌膚也沒有傷，屬下正在奇怪，那賊禿不知有什麼邪術，居然能使已射出的毒液停在空中無法下落。」

呂長泰道：「眞有這種事？」（未完）



新派武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小虎子賣身古家堡爲小廝，數日來，只探出古家堡有三處禁地，守衞森嚴。周宗良故與古劍秋親熱，隨他往古家堡作客，古劍菡對周宗良早生情愫，引周見母，古夫人對周宗良似頗投緣，古堡主亦青眼相待，大有招作東床之選之意，古夫人設宴欵待，古劍秋介其女友葉雅慧與衆，周宗良見葉雅慧莊麗脫秀，系出名門，定非與古家堡同流合污之輩，果然，葉雅慧夤夜到訪，直說來此目的並托周宗良相助，葉雅慧走後，小虎子現身與周相晤，周宗良說出對葉雅慧的觀感，小虎子問他剛才就是想此問題——

一波三浪折　九曲十徑分

周宗良道：「你以爲我想甚麼？……」話聲出口，也明白了小虎子的意思，一張俊臉頓時漲得緋紅。

小虎子一笑道：「我想回去睡覺了。」身子一躍，跳出窗外去了。

小虎子年紀小，自己沒有專用房子的，是和四個二十歲以下的半大孩子，共住一個房間。

年輕人本來就愛睡，小虎子溜出來時，又在他們睡穴上加了一指，回去之後，自是放心大胆的向自己牀上鑽。

可是，當他拉自己的被子的時候，不由得一震，愕住了，半天說不出話來。

敢情，他發現自己牀上，由他用枕頭做的假人，變成一個眞人了。

幸而，自己回房時，輕手輕脚，還沒有被那人發現，但，這還是一個相當困難的難題。

如何才能掩蓋過去呢？小虎子這精靈鬼，一時之間也拿不定主意了。

殺他不是辦法，放他更不是辦法？

驀地，耳中忽然飄來一個女人的傳音神功道：「小弟弟，不要心慌，交給姐姐我好了。」

隨着話聲，身後掠來一道涼風，小虎子一側身，一條人影已向牀上撲到，伸手抓起牀上那人，又從小虎子身邊，飛掠而去。

小虎子暗暗吁了一口氣，自己的問題是解決了，可是心頭上又泛起了更多的問題。

她是誰呢？是不是那位葉姑娘呢？

她怎樣處理那人呢？

那人發現我不在房中，會不會和別人有連絡呢？

問題一個連着一個接踵而來，小虎子被擾得整晚沒有闔眼。

好在他練得一身功力，一晚不休息，第二天照樣精神奕奕，不致被人猜疑。

第二天，小虎子特別留心周圍的人，奇怪的是沒有一個人減少，也沒有聽人說晚上發生過甚麼事情。

他所遇見的那件事，就像是夢幻一般，沒有留下一絲痕跡，簡直叫人大不可思議了。

小虎子開始意識到這古家堡不是想像中那樣簡單了。

古家堡不會少了一個人都不知道，單憑這份不動聲色的功夫，就叫人心裏不安，疑神疑鬼了。

小虎子提心吊胆的過了一天，到了晚上大家入睡之後，想去找周宗良談談，又怕昨天的故事重演，以致暴露了自己身份，而增加周宗良的困難，因此種種顧慮，小虎子只好暗暗的嘆了一口氣，不敢向外面亂跑了。

可是，他不向外面亂跑，人家可不讓他安安靜靜的偷懶下去，又是昨天那女人的聲音，細如蚊蚋般透入他耳中道：「小鬼頭，快起來吧！」

小虎子翻身坐了起來，聽聲辨位，對準來人發話方向，同樣以傳音神功喝道：「你是甚麼人？」

那人一笑道：「你這不是問得多餘，我告訴了你，你準能知道我是誰麼？你出來見了面，自然知道我是誰了。」

小虎子道：「出來就出來，你等着好了。」翻身下牀，穿好衣服，又用枕頭放在被子底下，裝作假人，這才飄身而出。

他走出屋外，只見丈遠開外暗影之中，有一道淡淡的白光閃了一閃，凝神望去，原來是一隻纖纖玉手，在向他擺動着。

小虎子藝高人胆大，暗中吸了一口眞元內力，雙足一點搶了過去，他身形一動，前面那人影接着也向前面射了出去，就這樣，兩人一前一後，小虎子隨着那人一路下去，經過了好幾重院落，最後，到了一座精巧的紅樓之前，穿窗進入了一間房間。

小虎子暗暗一咬鋼牙道：「管你是那裏，我要怕了就不是小虎子了。」週身佈滿護身神功，立掌當胸，身子一躍，向房中射了進去。

這是一間佈置得非常精美的閨房，房內點了一盞綠濛濛的琉璃燈，引他而來的那人，就站在他對面。

奇怪的是，那人對着他的是背部，而不是正面。

小虎子輕輕嘆了一聲，抱拳道：「前輩將在下引來，不知有何指教？」

那人道：「報上你的眞名實姓來。」

小虎子暗攷慮着忖度道：「我雖然是利用別人的身世冒名頂替而來，身世上經得起攷驗，可是，原來那孩子是不會武功的，至今我的馬脚已露，對面那人如果存心不善，我那假身份，已是毫無作用，哼，男子大丈夫，敢作敢當，事到如今還有甚麼可怕的，說就說罷！」

心念一決，劍眉微微一挑，道：「在下小虎子是也。」

那人嬌軀微微顫動了一下道：「『小虎子』二字，不是眞實姓名吧！」

小虎子道：「我只能告訴你『小虎子』三字。」

那人道：「我也認識一個小虎子，你既然自稱『小虎子』，我倒要問問你，你有沒有一位乾娘和四個乾姐姐？」

小虎子心情猛然震動了起來，暗叫了一聲道：「莫非她就是我乾姐姐之一？」心情激動的難以自制的接口道：「奇怪，我也有四位乾姐姐和一個乾娘。」

那人似乎比他更是激動，聲音忽然顫了起來道：「你能說出她們的名字麼？」

小虎子應聲說道：「我的乾娘姓莫，我的四位姐姐是：茵茵，菲菲，莉莉，茜茜……」

話聲未了，對面那人忽然歡呼了一聲道：「你果然是我們的虎弟弟！」身子猛然旋了過來，雙手一張，就要向小虎子抱來。

但，她旋身得快，停止得也快，身子猛然一刹，驚愕的說道：「你眞是小虎子麼？」

那人轉過來，小虎子已看出她就是他的二姐菲菲，叫了一聲道：「菲姐姐，小弟確實是小虎子！」

菲菲驚訝地道：「這些年來，你爲甚麼還只有這樣大小呢？」

小虎子苦笑一聲，道：「小弟別有隱情，所以始終保持原來的身形。」

菲菲道：「你原來不會武功，怎麼一下子練成了這樣高明的身手呢？」

小虎子道：「小弟是因緣遇合，碰上了一位武林奇人……你……不是原來的武功也不怎樣麼？」

菲菲面色陡然變了一變，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你眞是我的虎弟弟了。」

姐弟二人高興得擁抱了起來。

小虎子抱了一抱菲菲，盡了情禮之後，輕輕的放開菲菲道：「菲姐姐，你有這樣華麗的房子，在古家堡的身份地位一定了不起了吧？」

菲菲玉容倏變，慘慘的道：「虎弟，你我姐弟久別重逢，你爲甚麼問出這樣大煞風量的話來呢？」

小虎子一楞道：「我問錯了麼？那菲姐姐不說好了。」

菲菲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道：「你既問了，菲姐姐自然得說，你道我這份享受與這身功夫是那裏來的？……」

小虎子當然無從置答，木然地望着菲菲，菲菲凄然流下兩行清淚道：「虎弟，不怕你見笑，姐姐這身功夫和這份享受，都是用姐姐的身子換來的！」

小虎子非常瞭解菲菲的痛苦，陪着嘆了一口氣道：「菲姐姐不要難過，一個人總要婚配，縱然遇人不淑，我們再慢慢想辦法規勸他吧！……姐夫是那位堡主？」

菲菲更是悲慟起來道：「甚麼堡主！姐姐只是他們招待貴賓的工具啦！」

小虎子喉嚨一塞，他也不知該說甚麼來安慰這位不幸的菲姊姊了。

菲菲見小虎子心情沉重，非常難過，先自忍住切身之痛，打起笑容道：「虎弟，別難過，姊姊忍辱偷生，目的就是想練好武功，出這口怨氣，現在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已騙到了不少武林絕學，而且也練得差不多了，該是我重見天日的時候了，虎弟，咱們姊弟好好聯起手來，將來在江湖上大大的幹他一場！」

小虎子勉強的笑了一笑，道：「是的，菲姐，我們要好好的幹他一場。」

菲菲道：「姊姊私底下已經結交了不

少武林高手，將來他們都可以幫助我們，現在我們只要設法奪下古家堡，有了立業基礎，將來一定大有可爲。」

小虎子一聽菲菲野心勃勃，口氣大得很，暗暗一皺眉頭道：「菲姐，你構想這樣大，準備幹甚麼？」

菲菲一怔道：「你不是說，我們要好好幹一場麼？這就是我們的計劃，將來揚眉吐氣，逐鹿武林的步驟呀！」

小虎子暗暗嘆了一口氣，忖道：「菲菲這種心理，顯然已經失了常態。認識不清了，我要慢慢規勸開導她才是，……」

小虎子暗暗打定主意，搖了一搖頭道：「小弟倒沒有逐鹿江湖，爭雄武林的壯志，我只希望能盡我之力，爲不幸的人，打開一條生活，替武林之中剷除一切惡勢力，讓大家和平相處，共享太平盛世之樂，我就心了願了。」

菲菲點頭道：「對，我也就是這個意思，不過，我認爲要爲大家謀福利，自己就要有替大家謀福利的權力，不然空口說白話，誰聽你的，所以我主張首先要建立自己的力量，有了自己的力量，才能爭取最大的權力，有了最大的權力，才能替大衆除暴安良，建立和平相處太平盛世。」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虎弟，當我死裏逃生之後，就立下了這種志願，來到古家堡之後，便朝着這條路上努力，虎弟，你我雖非同胞手足親兄弟，但我們的感情卻遠勝於同胞手足親姊弟，難得我們今天重逢了，你一定要幫助我達到這個目的，然後，我們把乾娘，大姊，三妹，四妹統統找來，大家再樂樂陶陶的住在一起，那才不負我這些年來忍辱偷生的一片苦心。」

小虎子見她口氣越說越大，顯然不僅是發牢騷，而是蓄志已久的野心，當下不便與她抬槓，以免把話說僵，將來不好進言，趁着她提起乾娘等人，馬上接口問道：「是了，想起四年前那場血光之災，於今小弟已經見到四姊與你都已平安無事，但不知乾娘和大姊三姊她們怎樣了？你有她們的下落麼？」

菲菲道：「沒有，誰的消息也沒有，我還只道只有我一個人幸逃不死哩，敢情你已先見到四妹了，她還好麼？她現在怎樣了？」

小虎子不敢把茜茜的眞像告訴她，只隨便道：「四姊她很好，可惜只是匆匆一會就和她分手了，……二姊，你又是怎樣來到古家堡的？」

菲菲道：「那天的事，我本來受了重傷，昏死過去，據古老三說，是他救了我，最初我感恩圖報就跟了他，誰知他竟然騙了我的感情，他把我一帶回古家堡之後，不但沒有娶我，而且强迫我替她迎賓接客，受苦到如今，因此，我是不是他救的，我都不敢相信了。」

小虎子嘆息了一聲，道：「古老三可惡！……二姊，你在古家堡住了不少年，這裏的一切情形，你很清楚吧？」

菲菲一笑道：「關於古家堡的一切情形，二姊不是吹牛皮，我不但清楚，而且了解得比他們古家二個老兒更深入。」

小虎子搖頭笑道：「你這句話未免說得太過大了，我就不相信，你能比古家三老兒自己知道得更多。」

菲菲笑道：「兄弟，你那裏知道我在這方面下的功夫，我不但隨時打聽他們古家三老兒的一切作爲，同時更注意堡中其他的人人事事，古家三老兒，只顧自己發號施令，爲所欲爲，他們卻不完全清楚替他們奔跑賣命的人的感覺，就以你二姊我來說吧，表面上我是這裏桃花院的領班，暗中還是古老三的情婦，必要的時候，我又幫古老三賣命做事，而且做得古老三非常滿意，目前，我在古老三眼中是一個完全被他控制了的行屍走肉，道道地地的心腹死黨，其實，他又那裏知道我的眞正心意呢，由此類推，這裏人人各懷鬼胎，瞞着他們的事情還多哩！可是我卻知道這些事情，你說我知道的是不是比他們多？」

小虎子恍然而悟，「啊！」了一聲，道：「二姊，小弟眞佩服你這份心機和苦心。」

菲菲道：「所以，我們要把握這個機會，替自己打下一份基礎。」

她又想把話題轉到她的大前題上去，可是小虎子不願意和她談那一套，笑了一笑道：「二姊，你既然甚麼都知道，那我倒要考一考你……。」

菲菲格格一笑道：「小弟，在二姊面前你要耍心機可差得遠哩！你考我不如說請我吧，你想知道甚麼，你二姊能不告訴你麼？你要知道甚麼？你說吧！」

小虎子確是想激她一激，被她一口道破，只好老着面皮笑道：「二姊，你眞厲害，小弟認輸了，不過小弟雖然認輸了，要問的還是要問。」

話聲頓了一頓，道：「前些日子，古堡主他們把黃山萬老先生他們賺了來，到底怎樣了？」

菲菲日光一閃道：「你問這個做甚麼？你和他們有甚麼關係？你這次是不是爲了他們而來？」一口氣問了一連串的問題，由這一點猜測，她不會不知道萬老先生他們的事情。

小虎子道：「二姊，你問這麼多幹甚麼？你是不是想找藉口不告訴我？」

菲菲道：「我奇怪，你怎會問到那件事上去。」

小虎子道：「說穿了一點也不奇怪，因爲他的女兒，是小弟的一位大嫂，所以，小弟不能不管這件事。」

菲菲一怔道：「你這小孤兒，甚麼時候又來了一位大哥？」

小虎子笑道：「二姊，你要不是健忘的話，你該曉得，小弟另外也有異姓手足呀！」

菲菲一怔道：「你是說那個甚麼……姓廖的小無賴，……。」

小虎子搖頭道：「不是！」

菲菲一怔道：「那會是誰？」

小虎子道：「李百萬兒子李長春。」

菲菲一笑道：「是他呀！這件事你該管，而且對我們也有好處，他們家裏錢多，將來我們正用得着。」

小虎子暗暗一皺眉頭，嘆了一口氣，忖道：「二姊的念頭眞賴，唉！……」

小虎子心裏說不盡的感慨，可是，他卻不敢表示出來，只催着道：「那你就快

說吧！」

菲菲道：「他們還在古家堡。」

小虎子一愕道：「他們還在古家堡！怎會呢？我明明親眼看見他們離開了古家堡。」

菲菲道：「你見到的是一套障眼法，完全是僞裝的。」

小虎子苦笑一聲道：「我早就該想到這一點。要不他們怎會消滅的無影無踪，……二姊，他們現在那裏？」

菲菲笑着道：「你先猜一猜！」

小虎子沉思了一下道：「在那座黑牆的別院裏？」

菲菲道：「不是！」

小虎子又道：「在墓地裏？」

菲菲道：「也不是！」

小虎子變眉一皺道：「難道他們會在石牢裏？」

菲菲道：「當然不會在石牢裏。」

小虎子搖着頭道：「除此之外，小弟想不出古家堡還有關人的地方。」

菲菲道：「你要想得出，那還成甚麼機密，別說你想不出，就是住在古家堡的人，也沒有幾個人知道。」

小虎子笑道：「好了！好了！別吹了，你請說吧！」

菲菲聲音一低道：「古大堡主書房底下有座暗牢，他們就關在那暗牢裏面。」

小虎子懷疑地道：「不會吧？我看那裏的戒備最是鬆懈呀！」

菲菲道：「你別看那裏戒備最是鬆懈，你要想下去救人，可比登天還難哩！」

小虎子道：「怎樣一個難法？」

菲菲道：「第一，那入口處不容易找到，第二，你找到了那入口處你也無法把門戶打開，第三，就算你打開了進入門戶，你也無法通過裏面的重重機關和險阻，第四，說到最後，你就是通過了重重機關，到了囚禁他們的地方，你也只有望門興嘆，一籌莫展，……。」

小虎子一笑截口道：「不要說下去了，我想總歸一句話，天大的困難，也一定難不到二姊你！有了二姊你，我還担甚麼心。」

菲菲面色一正道：「虎弟，你錯了，二姊就是對那裏面不大清楚，所以絲毫幫不上忙。」

小虎子道：「那誰最清楚呢？」

菲菲道：「老二老三都不成，只有老大一個人最是清楚，……。」

小虎子心中一動，截口道：「不對。他們的三餐飲食總得有人料理，難道也都由大堡主親自動手？」

菲菲道：「是不是他自己動手，我就不知道了。」

小虎子道：「這樣看來，要救萬老先生他們，只有先制服古老大了。」

菲菲道：「恐怕只有這樣了。」

小虎子一望菲菲道：「二姊，你有甚麼辦法可以制服古老大？」

菲菲道：「古老大是個怪人，不但人怪，脾氣也怪，我的法寶在他身上全用不上，目前，我就是對他沒有辦法。」

小虎子微微一笑，想道：「你剛才還說大話哩！你甚麼都知道，……。」

菲菲眼睛快，腦子也快，接着就問道：「虎弟，你笑甚麼？」

小虎子支吾地道：「沒笑甚麼。」

菲菲道：「你笑我對大堡主沒有辦法是不是？那是因爲你要我想的辦法不同，你如果要他的命，我馬上就可以叫他立時屍橫就地。」

小虎子道：「絕不能要他的命，他要死了豈不把萬老先生他們也坑了。」

菲菲道：「就是這樣說嘛！」

小虎子腦念一轉，想起一事，「啊！」了一聲，問道：「二姊，我還有一件事，請你指教。」

菲菲笑道：「怎麼突然客氣起來了，甚麼事？你說吧！」

小虎子道：「聽說那黑牆別院裏面的那瘋婆子，是古老大的師母，這話確不確實？」

菲菲一笑道：「甚麼師母！完全是騙鬼的話！」

小虎子道：「二姊，你見過那老太婆沒有？」

菲菲道：「見過，……那是二年以前的事，她逃出過別院一次，費了很大的勁，大家才又制服她。」

小虎子道：「你見過她，她長的是甚麼樣子？」

菲菲道：「這倒不知道，因爲她頭上戴了一具面具，看不見她的面目。」

小虎子心中一急道：「甚麼？她臉上戴得有面具。」

菲菲一怔道：「她臉上戴得面具與你什麼相關，你急個什麼勁？」

小虎子望着菲菲一笑道：「二姊，與我有好處的事情我怎能不急。」

菲菲道：「她與你有什麼好處？」

小虎子道：「事情是這樣的，有人出了我一萬兩銀子，要打聽那瘋婆子的面貌，她要是整天戴着面具，我又怎能賺到那一萬兩子啦！」

小虎子看出菲菲已經不是早年的菲菲了，她有她的構想，因此不得不防她一着，能不告訴她的，還是保留着好。

菲菲一蹙變眉道：「你這一萬兩銀子可能賺不成了，據我知道的，她那具面具就是整天戴在臉上。」

小虎子道：「連睡覺也戴在臉上？」

菲菲道：「好像是這樣！」

小虎子道：「我看，她一定是有神經病！」

菲菲笑道：「要不人家怎會叫她瘋婆子！」

小虎子眨了一眨眼睛，道：「是了，我們把話越扯越遠了，你剛才不是說，她不是古老大的師母麼，那她是古家的什麼人？」

菲菲道：「什麼人也不是。」

小虎子疑訝地道：「這就怪了，古家憑什麼這樣養着她？」

菲菲冷笑一聲，道：「這有什麼奇怪，因爲他們在她身上有所圖謀呀！」

小虎子接着問道：「他們圖謀她的什麼？」

菲菲日光一凝道：「虎弟，這個與救萬家夫婦沒有關係呀！」

小虎子一笑道：「但與我的一萬兩銀子有關係呀！」

菲菲道：「這個消息最少值五十萬兩銀子，你不覺得太賤賣了麼？」

小虎子道：「你告訴我之後，我不告訴人家好了。」

菲菲搖着螓首道：「我看你還是暫時不要知道的好。」

小虎子生怒地道：「二姊，你不相信我！」

菲菲道：「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相信你的嘴巴，你要知道了，人家兩句好話一說，你忍得住麼？」

小虎子不便過於緊迫，哈哈一笑道：「算你眞知道小弟的脾氣，不說就不說吧，我要回去了！」他說走就走，話聲未了，人已搖肩而起，踪跡頓杳。

小虎子離開菲菲之後，心裏激動非常，身子一折，便向周宗良房中掠去，他到得周宗良窗外，運氣凝神一聽，房內微聞呼吸之聲，表示周宗良正在房內，他輕輕一推窗戶，人便閃身一掠而入，接着口中輕輕叫了一聲：「周大哥！」

忽然一聲輕笑接口道：「你周大哥不在啦！」

小虎子一震，喝道：「你是什麼人？」內力猛然一提，準備隨時應變。

「別怕，是二姊我！」人影一閃，菲菲從床後走了出來，而且也恢復了自己的聲音。

小虎子倒抽了一口冷氣，搖頭苦笑道：「二姊！你這是爲什麼呢？」

菲菲含笑道：「不爲什麼，只是不放心你胡亂闖！」

小虎子苦笑道：「你還以爲我是小孩子。」

菲菲忽然笑容一斂道：「你和他也有關係，剛才爲什麼不告訴我？」

小虎子道：「他是萬老先生的師侄，小弟是爲了萬老先生的事而來，其中有無關係，我以爲你一想就知道，所以沒有提起他，這有什麼不對？」

菲菲一怔，笑道：「你說得對，是二姊錯怪你了。」

小虎子目光一掠，道：「他人呢？」

菲菲道：「我怎知道呢？我只比你早到片刻。」

小虎子道：「去，我們找找他去，同時也替你們正式介紹一下，以免將來發生更大的誤會。」

菲菲點頭道：「也好………」話聲出口之後，馬上心意一變，接着又一搖頭道：「你還是先告訴他，有我這麼個人好了，這時去和他見面，萬一被別人知道了，反而不好，在這古家堡之內，除了你之外，我的身份最好不讓第三者知道。」

小虎子一點頭道：「這樣也好，那小弟去找他去了。」

菲菲忽叫住他道：「且慢，有件事情，你見了他後，最好早早的告訴他。」

小虎子道：「什麼事？」

菲菲道：「他和劍菡之間的事。」

小虎子道：「這件事，他自己心裏有數。」

菲菲道：「問題就在這裏，他要不是眞的喜歡劍菡的話，最好不要利用劍菡，趁早離開古家堡爲上，不要將來誤了人家也誤了自己。」

小虎子眞料不到菲菲會說出這種話來，當下心中一震，暗叫了一聲，忖道：「對呀！以周大哥的前途計，他實在不該和古劍菡接近……。」

小虎子思念中，只聽菲菲又道：「古家堡的人不是呆子，他的一切不但誰也瞞不過，而且，人家已做好圈套等他自己把頭伸進去。」

小虎子越聽越心驚，連連點頭道：「二姊說得是，小弟馬上告訴他。」轉身急急的躍出窗外而去。

小虎子對於周宗良的去處，心中有兩種猜測，一種是他已在古劍菡身上下工夫，和她談情說愛去了，另一種是他冒險去摸那黑牆別院去了。

小虎子一路奔行一路思放，人已向那黑牆別院附近滲去。

他一點沒猜錯。周宗良這時正暗中在那別院附近梭巡，守候進去的機會，小虎子找來得正是時候。

小虎子放輕身形，向着周宗良身後欺去，將接近周宗良之際，周宗良竟然有了警覺，而且起了殺機，猛然將身子一旋而轉，面向着小虎子來處，俊目電射的向着小虎子望來。

小虎子暗暗叫了一聲：「好！」接着傳音吐話道：「周大哥，我是小虎子！」

周宗良吁了一口氣，輕聲道：「你不該來的。」

小虎子道：「我不是來冒險的。」

周宗良一怔道：「那你來做什麼？」

小虎子道：「我有一些事情，想現在告訴你。」

周宗良說道：「你的話，等下說好不好？」

小虎子道：「爲什麼？」

周宗良道：「我和古姑娘說好了，她在替我製造機會，助我進入那座別院之內去。」

小虎子道：「不必冒這險了，你所要的消息，小弟現在都有了，同時，你就是進去了，也看不到那瘋婆子的眞面目。」

周宗良劍眉一凝道：「眞的麼？」

小虎子道：「據小弟得來的消息，那瘋婆子終年戴着一具面具，就是睡覺也不取下來，試問你有什麼辦法可以看到她的眞面目？」

周宗良沉思了一陣，道：「可是我和古姑娘約好了呀！」

小虎子道：「就當你發生了意外，不能如約好了。」

周宗良正色道：「虎弟，人以信義爲命，爲人行事，豈可虛言搪塞。」

小虎子道：「大哥，你的意思小弟完全明白，但那得看對什麼人來說，常言道：『與文王談禮義，逢紂桀動干戈。』目前我們處身在古家堡，所爲何來，你還能和他們談什麼信義。」

周宗良道：「你說的話不無理由，但我們不能這樣對待古姑娘，因爲她是眞心眞意在相助我們……。」

話聲方了，小虎子正要答話的時候，忽然前面暗影之中，傳來三聲彈指之聲，周宗良一揮手道：「時機到了，我要去了，有話回頭再說吧！」

說着，身形一伏，三起兩落，向着牆根掠去。

小虎子傳聲叫道：「周大哥，我陪你一道去！」身形緊跟着射了出去，當他追到牆根時，只見牆根下面有一個洞口，周宗良已矮身向那洞口鑽去。

小虎子暗暗緊提了一口眞氣，加快身形，緊接着向洞口之內射去，他身形剛一射入洞口之內，只聽身後察的一聲，外面洞口自動關上了。

這時前面的周宗良已然停下身來，回頭一歎道：「小虎子，你怎能可以跟來呢？萬一出了事，豈不同歸於盡！」

小虎子訕訕地道：「那你進去吧，我守在這裏好了。」

忽然，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既然來了，就一同出來吧！」

人家已經出口叫破了，只怕想回去也回去不了，周宗良一咬鋼牙，拉了小虎子一下，兩人一前一後向前走去。

這下面是一條狹狹甬道，僅可容一人行走，如果有人在這時候出手暗算的話，那是死路一條，別想活命。

幸好，那只是一種過慮，他們平平安安的走完了那條甬道，跳出甬道，上面是一間漆黑的房子，那間房子黑得點光不透，因此，小虎子他們功力雖高，因無亮光可借，也是什麼都看不見，自然也看不見出來的門戶。

周宗良顯然早已經知道這種情形，暗中要小虎子不要亂動。

等了片刻時光，前面射來一道亮光，周宗良一拉小虎子跟着那道亮光出了那間暗室。

暗室外面是一間簡陋的臥室，兩把椅子一張床，床上盤膝坐着一個鷄皮白髮的老太婆，雙目神光的注視着他們，周宗良暗示小虎子不要理會老太婆，一直走了過去，穿房而出，那老太婆竟然沒有理會他們。出了那老太婆的房門，外面又是一間房子，古劍菡赫然站在那間房子中間。

古劍菡見了小虎子秀眉一皺，不樂地埋怨周宗良道：「周大哥，你怎麼又帶了個人進來？」

周宗良忙道：「古姑娘，他因爲碰巧趕來了……。」

一語未了，只聽裏面房中傳來古夫人的話聲，問道：「菡兒，周大哥來了麼，請他們進來！」

周宗良一震，道：「怎麼令壽堂也來了。」

古劍菡一笑道：「沒有家母的話，小妹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讓你進來，出去吧！」當先走了出去。

周宗良隨在古姑娘身後，小虎子又隨在周宗良身後，走出房門外面是一座小廳堂。

廳堂上除了古老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居中而坐外，左右兩旁又各坐了一個老婦。

明明說好了是暗探的，看這情形完全不對了，周宗良劍眉微微一軒，臉上已現怒色，星目一凝，望了古劍菡一眼，古劍菡螓首一垂，讓過了周宗良目光。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叫了一聲，道：「賢侄，你不要怪責菡兒，沒有我的話，誰也進不來，同時，你儘可放心，老身也不會用這種圈套加害你，……。」

日光一轉，射向小虎子，話鋒一轉，問道：「你就是小虎子麼？」

小虎子胸膛一挺，抱拳一禮道：「不錯，晚輩就是小虎子，見過夫人有禮。」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笑一笑道：「你師父近來可好？」

小虎子一楞道：「夫人知道晚輩的師父？」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含笑道：「老身看少俠藝業不凡，舉手投足，深得『鬼面人狼』眞傳，老身沒看錯吧？」

小虎子日泛精光打量着古夫人，暗暗忖道：「這老婆子還不簡單，只怕比那三個堡主還厲害，我要加倍小心了。」

笑了一笑，欠身道：「夫人神目如炬，晚輩不敢相瞞，家師正是他老人家，不過近年來他老人家已洗心革面，不叫『鬼面人狼』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面容微微一動道：「他現在如何稱呼？」

小虎子道：「他老人家現在自號『恨海遊魂』。」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啊！」了一聲，便沒有繼續問下去，微微一招手道：「兩位坐吧！」

周宗良與小虎子謝了坐，併肩坐在一排，古劍菡却轉身站到古夫人背後去了。

周宗良與小虎子坐定後，古夫人微微一笑替周宗良他們引見左右兩旁那兩個老太婆道：「這兩位老大姊連前面你們見到的那位老姊姊，併稱風陵三姥，這位是蔡姥；這位是洪姥；前面那位是年姥。」

周宗良臉色微微一震，暗示小虎子一齊起座，重新向蔡洪二姥行了禮。

蔡洪二姥只無聲無息的點了一點頭，顯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

小虎子暗暗忖道：「好大的架子，機會到了的時候，我就要你們嘗嘗『神武神功』的厲害！」

周宗良似乎看出小虎子神色不愉，輕輕的拉了小虎子一下，要他冷靜忍耐。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微微一笑道：「賢侄，蔡洪二姥，是老身亦師亦友的至交，爲人外冷內熱，兩位看在老身薄面原諒一二。」

周宗良笑道：「豈敢！豈敢！」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輕吁了一聲，道：「賢侄，現在這裏沒有外人，老身請你坦誠的回答我一句話，不知你願不願意？」

周宗良暗暗一皺眉頭，咬着牙齒道：「伯母有什麼問，小侄都坦誠回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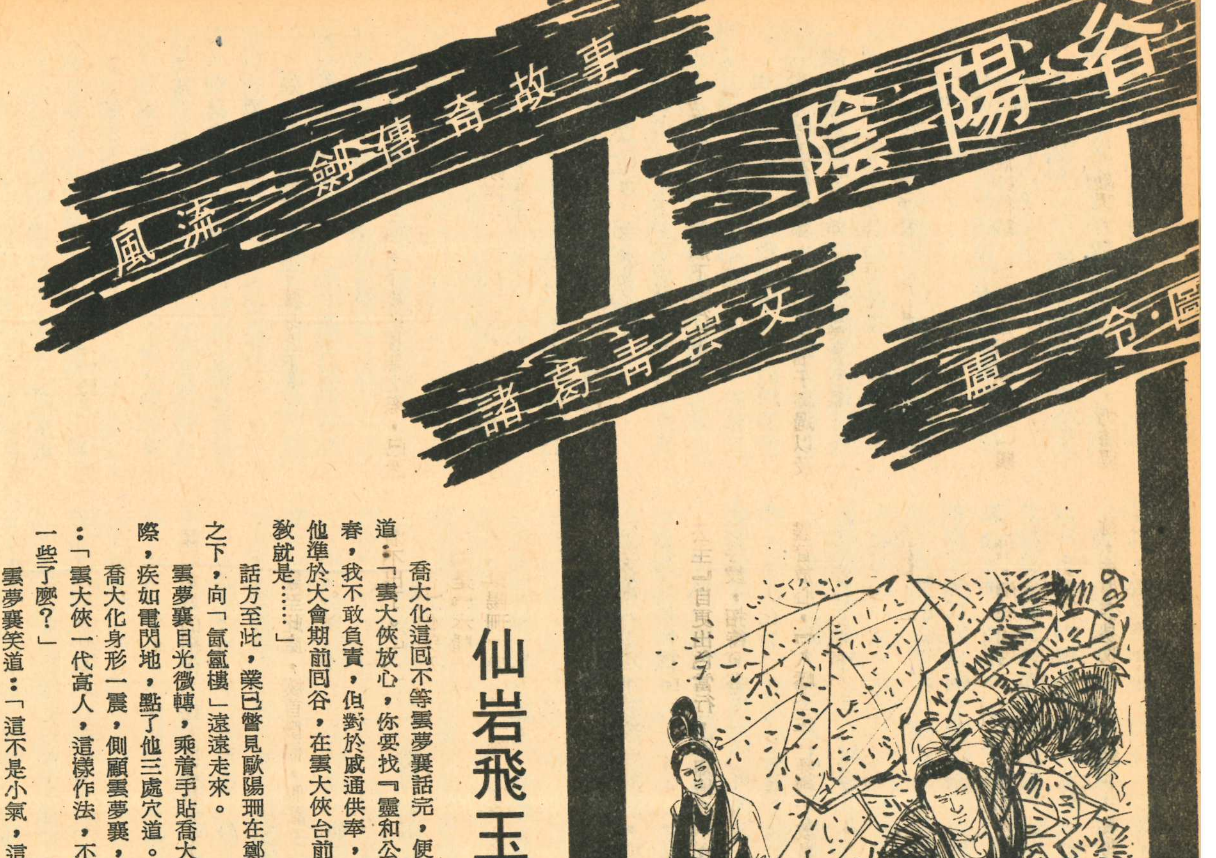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笑了一笑，道：「首先我問你，你到敝堡來，是不是另外還有別的目的？」

光棍眼裏不夾砂子，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既然問出這些話來，說不定心裏早已有數，如果要矢口否認，這就太不聰明和不够光明磊落了。

周宗良微微一笑，道：「小侄在伯母面前不敢說謊，小侄實是爲了敝師叔而來，也許那僅是誤會，已經古伯父解釋清楚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你相不相信你古伯父的嗎？」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陰陽谷主氤氳神君喬大化設宴爲雲夢襄及靈和公子柳長春洗塵，席間，柳長春提議要與雲夢襄在風流事上一較雌雄，雲夢襄認定其中定有奸陰謀，遂在與柳長春分別進入房中後用計使侍女紅紅供出柳長春與喬大化的陰險毒計，就在雲夢襄獲悉他們的酷辣手段時，喬大化與柳長春已知事洩，柳長春一走了之，喬大化則將陰謀毒計全推在柳長春身上，雲夢襄不願再在險地躭下去，乃出其不意制服喬大化，脅迫他傳令請歐陽珊到來，同時並着喬大化，陰陽大會之日，交出感通，以了斷一段公案——

仙岩飛玉鳳　虎穴走游龍

喬大化這回不等雲夢襄話完，便自接口笑道：「雲大俠放心，你要找『靈和公子』柳長春，我不敢負責，但對於感通供奉，却可保證他準於大會期前回谷，在雲大俠台前，竭誠討教就是……」

話方至此，業已瞥見歐陽珊在鄭天彪帶路之下，向「氤氳樓」遠遠走來。

雲夢襄目光微轉，乘着手貼喬大化後心之際，疾如電閃地，點了他三處穴道。

喬大化身形一震，側顧雲夢襄，揚眉問道：「雲大俠一代高人，這樣作法，不嫌太小氣一些了麼？」

雲夢襄笑道：「這不是小氣，這是爲喬神君保全顏面，免得少時在你送我和歐陽仙子出谷之際，我老是用隻手掌，按在你『脊心穴』上！」

說完，他果把右手收回，含笑又道：「喬神君是大行家，總該知道我這點穴手法，乃獨門秘傳，最忌胡亂運氣衝解！」

喬大化苦笑道：「我當然懂得利害，不會自取其辱地，亂找罪受……」

這時，歐陽珊業已走近了樓前，雲夢襄含笑叫道：「珊妹，你在羣仙小築之中，可安好麼？」

歐陽珊老早便目光遙注「氤氳樓」上，看出雲夢襄神情瀟洒，似乎無甚危機，遂含笑答道：「我……我還好，雲兄在深夜找我來此則甚，你……你沒有甚麼事吧？」

雲夢襄雖能聆音察理，聽出歐陽珊在第一個「我……」字之後，好像有點文章，但已不暇細問，只向樓下笑道：「珊妹不必上樓，我這就下去，有勞喬神君親自送我們出這『純陽谷』外！」

歐陽珊聽得一怔，詫然問道：「雲兄不是特意前來，參與『陰陽大會』的麼？爲何期未到，便要離去？」

雲夢襄笑道：「不行，我在此處，食不甘味，寢不安枕，還有兩日光陰如何過法……」

語音至此略頓，向「氤氳神君」喬大化，側臉看了一眼，含笑又道：「故而，我向喬神君暫時請假，等會期正日再來，已蒙喬神君批准，他並異常客氣地，執意要親自送我們出谷呢！」

歐陽珊何嘗不是玲瓏剔透之人，她也聽出雲夢襄所說「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兩句話兒中，必有蹊蹺！

礙着喬大化在場，她也不便細問，微揚螓首，嬌笑說道：「雲兄既然要走，怎不下樓？我們且去『純陽谷』外，眺覽這『野人山』的蠻荒月色也好。」

雲夢襄點了點頭，向喬大化笑道：「喬神君請！」

喬大化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雲夢襄決不放心讓自己走在後面，遂毫不客氣地，從「氤氳樓」的三層樓閣之上，飄身而下。

雲夢襄果然儘量爲喬大化保存面子，不先不後地，與他一齊飄身。

但喬大化就在飄身下樓的提氣之際，已然覺出自己的體內眞氣，果然受制，有輕微阻滯情況。

他是內家高手，武術行家，知曉雲夢襄的點穴手法，果是獨門秘技，絕頂高明！

在自己不思蠢動之下，體內氣血，只是輕微阻滯，但若一妄提眞氣，過份用力，可能血管立爆，當時喪失性命！

他們一到樓下，鄭天彪便陪笑恭身說道：「谷主送客，要不要屬下隨行？」

喬大化搖頭道：「你不必隨行，可傳口令，由此處直達『純陽谷』外的所有明樁明卡，一概撤去，在我與雲大俠，歐陽仙子經過以及我送客回轉之際，均不必有甚繁褥禮節……」

鄭天彪喏喏連聲，但似忽然想起一件事，又向喬大化肅立稟道：「啓稟谷主，適才『八幡公主』曾說，若是歐陽仙子離去，她也要親自送客。」

喬大化眉頭微皺，向懸掛在「氤氳樓」頭一隻鴿籠，看了一眼說道：「你以飛鴿傳書，通知『八幡公主』，就說歐陽仙子與雲大俠有事出谷，在『陰陽大會』的會期以前，仍將趕回，我已親自送客，不必再勞動她了。」

鄭天彪恭身領命，走上「氤氳樓」，準備放鴿傳書之事。

雲夢襄舉步前行，並向喬大化含笑問道：「喬神君恕我多口，這位『八幡公主』是何等人物？」

喬大化尚未答言，歐陽珊已先笑道：「是傾國傾城的絕代尤物，也是喬大化的準夫人，聽說他們就打算在『陰陽大會』以上，確定名份，舉行嘉禮……」

說至此處，螓首微偏，側顧喬大化道：「喬神君，我只看出那位『八幡公主』，不是漢人，但她究竟是苗？是猺？是獞？是玀？我就看不出了。」

喬大化笑道：「非苗，非猺，非獞，非玀，她是『水擺夷』。」

歐陽珊「哦」了一聲，嬌笑說道：「『水擺夷』中，一向多出美人，難怪『八幡公主』會具有那等迷人艷色……」

語音至此，略略一頓，又向喬大化笑道：「喬神君，風聞『水擺夷』中，尤其婦人女子，多半都精『放蠱』暨『降頭』之術，『八幡公主』自更出色當行，不知她會不會用這些特殊手段，招待賓客？」

喬大化連連搖頭，含笑說道：「歐陽仙子儘管放心，『八幡公主』雖擅『放蠱』『降頭』等技，但這種法術，太耗心血精神，除非爲了對付誓不兩立的深仇大敵以外，平時最忌輕易施展！」

他口中雖在這樣說法，心中却暗自後悔！

因爲喬大化被歐陽珊一語提醒，覺得下錯了棋，倘若利用「八幡公主」的「放蠱」「降頭」秘術，來對付雲夢襄，或許更比「靈和公子」柳長春的「風流傳毒」之計，來得不見痕跡，來得容易收效，更免得平白犧牲了覓來不易的八名美艷侍姬！……

就在喬大化心頭懊恨之時，歐陽珊忽然聽到雲夢襄用「蟻語傳音」功力，向她耳邊，悄然囑道：「珊妹，你暗自運氣行功，把臟腑各處，都仔細查察一遍，看看可有異常狀況？」

歐陽珊聞得秘語，自然不敢怠慢地，立即如言施爲。

但她雖運功暗察內腑，足下却未停留，仍與雲夢襄，喬大化一同緩步前進。

一路間的明樁暗卡，顯已獲得鄭天彪代傳諭令，絕無任何人出面干擾。

行了一段不太短路兒，歐陽珊行功已畢。

她覺得一切如常，並無異狀，遂向雲夢襄微注秋波，嫣然一笑。

女人委實是種極神奇的動物，往往不必開口，僅靠眼皮眉語，便能暗通靈犀！

雲夢襄如今便是見了歐陽珊的嫣然一笑，便知她安好無恙。

再過片刻，已出「純陽谷」口，喬大化止步笑道：「雲大俠，此處已非『純陽谷』範圍，你要我再送多遠？」

雲夢襄笑道：「無須再送了，有勞喬神君貴步，你我於『陰陽大會』會期正日再會！」

他一面說話，一面却伸過右手，似乎欲與喬大化握別。

喬大化雖不知雲夢襄爲何表現得如此親熱？但也不便拒絕地，同樣伸出右手。

兩掌才一交握，一股奇熱氣流，便衝入喬大化的掌心之中！

跟着雲夢襄又握緊喬大化的手兒，抖了幾抖！

喬大化全身一震，氣血全開！

他這才知道雲夢襄是藉着握手爲名，替自己解開了被制穴道。

雖然左近並無別人，只有歐陽珊在側，雲夢襄仍秘密施爲，替喬大化保存顏面，這份大俠襟懷，委實使得那位分明與他站在敵對地位的「氤氳神君」，也不禁好生佩服！

穴道既解，雙方自然一笑而別。

雲夢襄知曉歐陽珊滿腹疑懷，急於向自己問話，遂向她含笑說道：「珊妹，我們再往前走，選擇個距離這『純陽谷』稍遠的所在，暢叙一切。」

歐陽珊嬌笑道：「雲兄，我怎麼剛才看你在與喬大化握手時，似曾暗運功力？」

雲夢襄道：「珊妹法眼無差，我是在替喬大化解開被制穴道。」

歐陽珊「哦」了一聲，點頭笑道：「原來喬大化那廝已被雲兄制住，怪不得他肯親送我們出谷，並對雲兄有點唯命是從模樣！」

說至此處，覺出內有蹊蹺，又急目注雲夢襄問道：「雲兄是怎樣把喬大化制住？爲了何事制他，再加上命人傳言，要我連夜與你離開『純陽谷』，顯然曾生事端，這事端並不在小呢！」

雲夢襄目光一掃，見前面數十丈外，有片茂密松林，遂揚眉說道：「我們到了那片松林之內，再叙詳情，總而言之，薰蕕不宜共器，冰炭不能同爐，爲了我們本身的安全起見，寧可到了『陰陽大會』的會期正日，再復趕去，也不能再住在『純陽谷』內了！」

歐陽珊聞言，因急於獲知究竟，遂施展上乘輕功，向那片松林趕去。

數十丈距離，自然轉瞬到達。

一入林內，歐陽珊便急不及待地，向雲夢襄問道：「雲兄，你快點說，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兒？」

雲夢襄道：「是『靈和公子』柳長春與『氤氳神君』喬大化互相串通，對我作最下流，也是最陰毒最難防的謀害！」

歐陽珊吃了一驚，訝聲問道：「那『靈和

公子』柳長春來得好快，他也到了『純陽谷』麼？」

雲夢襄笑道：「珊妹不要急於問我，我所問你的兩個問題，要你先給我詳盡答復。」

歐陽珊白他一眼，佯嗔說道：「雲兄不許放刁，有話快問！」

雲夢襄道：「第一個問題便是我適才在途中，以『蟻語傳聲』功力，要珊妹暗察臟腑之事……」

歐陽珊聽至此處，「咦」了一聲道：「我方才不是已有暗示，安好無恙，雲兄好似也已領會了麼？」

雲夢襄含笑說道：「我雖有領會，但不能完全放心，因爲那些毒蠱，降頭等術，委實太以厲害，珊妹是否仔細察遍臟腑，切忌有絲毫大意疏忽之處！」

歐陽珊知道箇郎對自己關懷深切，遂嫣然笑道：「雲兄儘管放心，我一接聽到你的傳音密語，便知事非尋常，不敢怠慢地，立即運氣行功，勘察得十分仔細。」

雲夢襄含笑道：「第二個問題是我於『氤氳樓』上，初見你時，問你在『羣仙小築』中是否安好？你的答話似乎有點吞吞吐吐，欲言未盡……」

歐陽珊微頷螓首，瞟了雲夢襄一眼道：「雲兄感覺十分敏銳，我因那是一件小事，無甚妨碍，故而覺得不說也罷！」

雲夢襄指着松林以內的一段枯木樁兒，向歐陽珊說道：「珊妹請坐下講，不管是甚小事，你也該說給我聽。」

歐陽珊如言坐下，緩緩說道：「就在喬大化派遣那名叫鄭天彪的壯漢，持他『陰陽令牌』，來到『羣仙小築』中，請我前往『氤氳樓』，與你相見之前，那位『八幡公主』，恰巧請我到她私人所住的『百花殿』內飲酒……」

雲夢襄聽得劍眉一揚，含笑接道：「照說這是賓主之間的應有酬酢，那位『八幡公主』不會在飲酒之中，出花樣吧？」

歐陽珊笑道：「有點花樣，第一壺『百花酒』飲罷，除了覺得十分香醇可口以外，毫無異狀，但等第二壺酒兒，飲下以後，我卻覺得全身發熱，有些綺思如潮……」

語言頓處，歐陽珊有點不好意思地，兩朵紅霞，飛上雙頰！

雲夢襄劍眉雙蹙，目注歐陽珊道：「珊妹既有此異樣感覺，可曾向那『八幡公主』發作質詢？」

歐陽珊道：「我因當時只有我與『八幡公主』兩個女人在座，別無男子，遂一面暗運玄功，慢慢控制神思，一面等待對方進一步暴露陰謀之際，再把她一擊立斃！」

雲夢襄看她說至此處，頓住話頭，遂急加追問道：「後來怎樣？珊妹竟拚耗眞元，把所中媚精毒力，由全身毛孔中，逼出體外麼？」

歐陽珊點頭道：「我本意確想如此，誰知，就在『八幡公主』春情滿面，媚眼如絲，似欲對我有所敘述時，那名叫鄭天彪的壯漢，恰好持着『氤氳神君』喬大化的『陰陽令牌』，到了『羣仙小築』的『百花殿』中，要我立刻隨行，與你相見！」

雲夢襄失笑道：「一台假鳳虛凰的好戲，正將上演，却被那鄭天彪煮鶴焚琴地，煞風景了。」

歐陽珊知他意存調侃，遂飛過一瞥嫵媚白眼說道：「那『八幡公主』驗過『陰陽令牌』，證明無誤以後，便賜了鄭天彪一盃香茗，並說那是採自武夷絕頂的罕世妙品，功能明目清心，要我也嘗上一盃，品味品味！」

雲夢襄笑道：「珊妹原來有盧仝之好，你品得怎樣？茶中不會再有花樣了吧！」

歐陽珊道：「雲兄這回却猜錯，茶中又有花樣，我一盃入口，心神立淸，先前那種莫名其妙的煩躁綺思，頓被消除得乾乾淨淨！」

雲夢襄咀角一披，含笑說道：「這事顯而可見，是那『八幡公主』深恐你我相晤以下，拆穿她所弄詭計，遂趕緊在香茶之中，暗暗加了解藥！」

歐陽珊秋波一轉，含笑說道：「我也如此想法，但因毒力已解，對我無碍，遂未再向雲兄提起！」

她把自己遭遇情況說畢，遂向雲夢襄急急追問，他是遇到了甚麼樣的異常變故，才不願再在「純陽谷」勾留。

雲夢襄因此處顯已脫離喬大化爪牙的監視範圍，遂絲毫無隱地，把「氤氳樓」中的奇妙經過，向歐陽珊細加敘述。

歐陽珊聽得雲夢襄以特殊風流手法，使紅紅於欲仙欲死的極度享受以後，傾吐隱秘，不禁啐了一口道：「雲兄，你……你……你用這種手段，對付那紅紅姑娘，豈非太以缺德？」

雲夢襄嘆息一聲，向歐陽珊苦笑道：「珊妹不要罵我，你試易地思之，有沒有更好的刺探秘密方法？」

歐陽珊想了一想，果無善策，遂點頭笑道：「好，算你有理，雲兄請說下去。」

下面的情況，自然越來越是精彩，等歐陽珊聽到紅紅等八名侍姬身上，全被「靈和公子」柳長春傳染了「痳瘋」，暨特殊「花柳」劇毒，以暗害雲夢襄之際，不禁全身一顫，嬌軀微縮，對雲夢襄攬住自己纖腰的那隻右手，瞟了一眼。

雲夢襄懂得她的心意，含笑低聲說道：「珊妹不要害怕，我已運聚純陽眞火，替這隻會使紅紅蝕骨銷魂的右手，消過毒了！」

歐陽珊搖了搖頭，失聲嘆道：「那『靈和公子』柳長春，與『氤氳神君』喬大化二人，狼狽爲奸，眞是旣極歹毒，極又下流，倘若雲兄一時把握不住，不是用手對付紅紅，而竟是用……」

不是用「手」，竟是用甚麼？歐陽珊語音忽頓，滿面嬌紅，因爲她才經人道，初試新硎！雖是只與雲夢襄單獨相處，她也不好意思把下面那話兒說出來。

雲夢襄微笑道：「珊妹，我怎會一時把握不住呢？你難道不知我外號『滄海巫山』之意，便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麼？」

歐陽珊白了這位風流劍客一眼，偎在雲夢襄的懷中，靜聽他把以後經過，娓娓說完，不禁抽出一方絲巾，拭去眼角珠淚！

雲夢襄詫道：「珊妹怎麼會傷心起來，你是在爲誰流淚？」

歐陽珊低聲一嘆道：「我是覺得那位紅紅姑娘太以可憐，竟在柳長春與喬大化的狠心毒手之下，死得屍骨不賸！」

雲夢襄俊目之中，神光電射地，哼了一聲，正待說甚話兒，忽然似有所聞，邊自凝神側耳，邊自向身畔一株粗可合抱，高聳入雲的參天古木以上，閃身縱去。

歐陽珊也聽得隱隱有馬蹄聲息，遂向業已縱身樹梢的雲夢襄，仰頭問道：「雲兄可看見來人是誰了麼？聽那蹄聲，似朝向『純陽谷』，只不知是赴會豪雄？抑或喬大化的手下黨羽而已。」

誰知雲夢襄並未答她所問，竟用「蟻語傳聲」功力，向歐陽珊悄然叫道：「珊妹，痳煩你一件事兒，請你快點替我尋找三朵花兒，無論是甚麼草花均可。」

歐陽珊知曉事非尋常，遂也以「蟻語傳聲」說道：「這松林之中，那裏來的草花？雲兄

就用我鬢邊所插的三朵小小珠花好麼？」

雲夢襄縱身下樹，點頭道：「可以，可以，珊妹請快把珠花給我，並用解藥塞住鼻孔，預防遭受甚麼迷魂香氣暗算！」

歐陽珊一面遞過這三朵小小珠花，一面如言向鼻間塞了解藥，並詫聲問道：「來人是誰？雲兄竟如此愼重？……」

雲夢襄於樹上飄身之際，業已戴上了副人具面具，如今伸手接過三朵珠花，目閃神光，道：「是我舊友之仇『銷魂太歲』戚通，此人功力已頗不弱，更擅用各種無色無香無味的迷神暗器，故而我才要珊妹事先預防，特別謹愼一些！」說至此處，突然發出一聲長嘯，這聲長嘯，旣似鳳噦九皋，又似龍吟瀚海，顯然傳送極遠。

歐陽珊側耳凝神，聽出那馬蹄聲息，果然聞嘯轉向，已朝松林奔來。

她秀眉微挑，對雲夢襄低聲笑道：「來的共有三騎，不止『銷魂太歲戚通』一人，雲兄要不要我遮掩本來面目？」

雲夢襄道：「戚老賊不識珊妹，你旣作預防，是否遮掩本來面目便無關緊要的了……」

話方至此，一陣蹄聲，已到松林之外。

雲夢襄與歐陽珊屏息靜聽，聽得有個陰惻惻的語音，在林外問道：「是那位武林同道，江湖高人，適才在此長嘯遣興？」

雲夢襄不答所問，只是朗聲吟道：「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春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歐陽珊雖不懂雲夢襄爲何突然朗吟這首李太白的名詩，却知他必然含有甚麼深意在內？

林外人聽了林內吟聲，似又怔了一怔，方再問道：「林內究竟是那位高人？容不容在下入內一見？」

雲夢襄冷然道：「風月無今古，林泉執主賓？只要你高興進來，誰還攔你則甚？」

林外人狂笑一聲道：「尊駕旣然如此說法，在下就不揣冒昧，入林拜謁了！」

發話人在語音一住以後，果然立即入林。

這三條人影，似乎藝高胆大，十分狂傲，並非意存警戒，緩步入林，而是疾閃身形，電掠而入。

他們業已下騎，把馬匹留在林外，等看見雲夢襄與歐陽珊身形以後，方收住疾掠之勢，止步互相打量。

來人是一男二女，男的是個五旬開外的瘦削老者，除了身上穿着一件雜具紅黃藍白青橙紫等色澤的七彩長衫，十分扎眼以外，相貌之上，還有兩樁惹人注目的特異徵象。

第一，是他那鼻子，又尖又彎，簡直彎得像一枚巨型魚鈎。

第二，是他那兩條眉毛，奇粗奇黑，濃密得直似兩把倒插掃帚。

若依相書來論，眉濃主好色鼻鈎主多機，故而歐陽珊雖不識此人，也一望而知，定是那以凶淫陰毒，名震江湖的「銷魂太歲」戚通。

戚通相貌雖醜，但他那同行二女，却國姿替月，秀靨如花，具有美艷姿色。

最妙的是這兩個二十來歲的黃衣女子，無論衣着，貌相，高矮，肥瘦，均完全相同，令人知是攣生姊妹。

雲夢襄與歐陽珊不約而同地，各竭目力，想發現這兩個黃衣女子，究竟有無甚麼不同之處？

總算他們細心如髮，觀察入微，看出兩個黃衣女子的唯一區別，是髮上所插的一隻小小鳳釵，一個插在左鬢，一個插在右鬢。

這兩個女人雖美，但只美在容顏，她們的氣質風神，却不高華，顧盼之間，飛揚蕩逸，有種說不出來的淫賤意味。

她們在打量人家，人家自然在打量她們。

雲夢襄臉上雖戴了人皮面具，但他那猿臂蜂腰，佼佼不羣的英挺身材，却使稍有經驗的江湖人，看得出他年歲不大，人品極俊，並具上乘武學！

歐陽珊因未掩飾本來面目，自然更搶眼！

她那宛如仙露明珠的絕代姿容與高華風格，直看得「銷魂太歲」戚通，從一雙眼目中，閃射色慾貪光，兩個黃衣女子，也妬火暗騰，自慚形穢！

雙方打量之舉，寫來雖慢，看來却只一瞬之間。

戚通把兩道充滿色慾的陰險目光，從歐陽珊身上移注雲夢襄道：「尊駕上姓高名？」

雲夢襄哼了一聲，不予答理。

戚通道：「咦！在下並無開罪之處，尊駕爲何如此冷漠，不加理會？」

雲夢襄冷冷說道：「我生平對於失諾寡信，說話不算數之人，最是討厭……」

戚通不等雲夢襄話完，便訝然接口說道：「尊駕此語何來？老夫曾在甚麼時候說話不算話了？」

雲夢襄道：「戚朋友……」

「戚朋友」三字才出，「銷魂太歲」戚通便覺一震，接口問道：「尊駕認識老夫？」

雲夢襄嘴角一披，哂然道：「『銷魂太歲』戚通，算不得甚麼了不起的名頭，『純陽谷』中『供奉』之一，也算不得什麼了不起的職位！」

說完，又是冷冷一笑。

他這話聲，和語氣之中，對「銷魂太歲」戚通，充份流露出藐視之意！

戚通把兩道濃黑掃帚眉，連挑幾挑，似想發作。

但他畢竟還有個鷹鈎鼻子，是極富心機之人，知道對方旣知自己來歷，仍敢如此挑逗，必有所恃，應該等摸清底細以後，再有舉動不遲。

故而，他在濃眉連挑之下，仍然按納下來，向雲夢襄不動聲色地，含說笑道：「尊駕怎不見教，戚某何事說話不算？」

這位「銷魂太歲」，着實老奸巨猾，懂得見風駛舵，他因對方對自己聲威，毫不賣帳，遂把老氣橫秋的「老夫」二字，改稱「戚某」，免得自取其辱。

雲夢襄把嘴角咧了一咧，緩緩問道：「你方才在林外不是聲稱要『入林拜謁』的麼？旣然說話算話，却見我如何不拜？」

戚通縱是泥人，也有土性，禁不起雲夢襄一再挑逗，遂打了個「哈哈」，目閃厲芒道：「不是戚某食言，入林不拜，是怕尊駕德薄能鮮，禁受不起！」

雲夢襄冷笑一聲，道：「帝王聖賢的屈尊下拜，我或許會消受不起，生怕折福！但對於這種凶邪妖孽，却縱受百拜千叩，也未必肯饒你一條性命！」

戚通縱聲狂笑，軒眉叫道：「罵得好，罵得好，戚通生平尙是第一次遇見尊駕如此自命不凡的高傲人物，且請受我一禮！」

語音頓處，立向雲夢襄抱拳一揖！

一揖之下，滿林風生，有股陰寒勁氣，向雲夢襄等兩人狂捲而至。

雲夢襄嘴角微噙冷笑，傲然不屑地，巍立如山。

勁氣捲處，林木蕭蕭，飄下不少落葉，但雲夢襄以及與他併肩同立處的歐陽珊等兩人，却似絲毫不受影响，連衣袂都未擺動一下！

戚通這才大駭，知曉眼前乃是絕對高人，緊趕再度抱拳陪笑問道：「尊駕無論與戚某有

何過節，先請賜告名號好麽？」

雲夢襄吟道：「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春風幾萬里，吹渡玉門關……」

歐陽珊聽得雲夢襄再度朗吟太白名詩，越發知道其中必有奧妙！

但戚通卻聽不出奧妙所在，慍然叫道：「戚某是在請教尊駕姓名，你何必吟詩，附庸風雅？……」

雲夢襄聲冷如冰，注目說道：「戚通老賊，你太健忘了，我所吟的太白名詩，與我今日尋你之事，互相有莫大關繫，你毫不知曉？還是在裝胡塗呢？」

戚通聞言，怔了一怔，似在思忖這首太白古風，究竟關繫到甚麽事宜？

但想了片刻，仍無所得，遂向雲夢襄苦笑問道：「尊駕究竟與我有何過節，只管明言，戚某既是江湖人物，懂得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但我生平足跡，雖常到西北邊陲，卻始終想不起這『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

雲夢襄冷笑一聲，截斷戚通的話頭說道：「你懂得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就好，可知道『北天山』中，有個『穿雲頂』麽？」

戚通毫不遲疑地，點頭答道：「『穿雲頂』是『北天山』中的景色絕佳勝地，戚某當然知道……」

雲夢襄聲冷如冰，接口說道：「約莫八年多前，我有位崑崙舊友，遊覽『北天山』，在『穿雲頂』上，朗吟太白名詩，吟到『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春風幾萬里，吹渡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之際，你這老賊突然出現，巧言令色地送她三朵花兒……」

雲夢襄語至此處，便頓住話頭，戚通也悚然一驚，全身微震，接着便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

打破這沉默的，仍是雲夢襄，他雙目中煞芒如電地，冷哼一聲，恨聲連連地說道：「你這老賊，太以歹毒下流，在三朵花上，用了無形無色的『銷魂毒粉』，我那崑崙舊友，持花一嗅，便知上了惡當，遂以一記『天龍重手』，把你這萬惡老賊，震傷臟腑，跌下『穿雲頂』去……」

戚通靜聽至此，臉上微紅地，接口說道：「尊駕既悉當時經過，則戚某並未在令友『崑崙玉女』身上，佔了甚麽便宜——」

雲夢襄沉聲叱道：「老賊，你休要狡辯，當時你雖然不曾佔得便宜，並被震下『穿雲頂』去，但直到如今，卻仍然還活着，我舊友『崑崙玉女』夏侯瓔，卻從此天山埋玉，雪谷留香……」

戚通驚道：「聽尊駕這樣說法，莫非夏侯姑娘已逝？」

雲夢襄咬牙答道：「你用的是下流藥物，夏侯瓔一經毒發，綺思如熾，知道若偷生便無以存貞，若全貞便無以偷生，終於修下一封血書，將經過詳情告我以後，自行掘雪埋香，保存清白！」

戚通聽得臉色連變，突然猛笑，說道：「尊駕說來，頗似對舊友關情，其實，卻是一片謊言！」

雲夢襄怒道：「老賊還出此語？」

戚通「嘿嘿」陰笑幾聲，揚眉說道：「據我所知，『崑崙玉女』夏侯瓔一向玉面冰心，冷傲絕頂，從不結交異性……」

雲夢襄不等他往下再說，便自厲聲大喝道：「你說得不錯，夏侯瓔一向厭惡男子，但對我卻青眼獨垂，我大概是她生前的唯一異性知己！」

戚通又似吃了一驚，目注雲夢襄不瞬，說道：「如此說來，尊駕竟是名震天下，位列『風流三劍』之一的『滄海巫山』雲夢襄，雲大俠了？」

雲夢襄道：「不錯，正是雲某，你這老賊知曉夏侯瓔遭你暗算，自行埋雪全貞之後，應該深爲愧疚，替我作個了斷了吧？」

戚通何等江湖閱歷，深知自己如今便愧悔求情，雲夢襄也不會輕輕饒過，遂凶性大發地，狂笑說道：「可惜……可惜……」

雲夢襄詫道：「你可惜甚麽？」

戚通目閃凶光，獰笑答道：「我是可惜當時我竟不知道『崑崙玉女』夏侯瓔業已自埋雪中，否則，我定要來個掘雪姦屍，使她雖死也不能保全清白！」

此時慢說雲夢襄把滿口鋼牙，挫得格格作響，就連歐陽珊也覺這「銷魂太歲戚通」，委實惡性重大，萬死不蔽其辜！

戚通見得他們二人面上神情，失笑說道：「你們不必咬牙，也不必怪我把話兒說得過份刻薄！反正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今日之事，終須放手一搏，就看你雲大俠的討債手段如何？最多，也不過血債血還，你還要得我兩條命麽？」

雲夢襄鋼牙一挫，厲聲說道：「戚通，你想得太輕鬆了，像你這樣罪大惡極，生平不知糟塌過多少婦女清白之人，一死焉足蔽辜？故而，我今日不是要你兩條命兒，而是要你三條命兒！」

戚通打了一個「哈哈」，挑眉說道：「妙論，妙論，老夫倒要看看你這三條命兒，是怎樣要法？」

雲夢襄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昔日你是以『三朵花』，向『崑崙玉女』夏侯瓔暗下毒手，今日我卻要光明正大地，也送給你三朵花兒！」

戚通莫明其妙地，訝聲問道：「雲大俠要送我三朵花？……」

話方至此，站在戚通身後左面的一個黃衣女子，接口嬌聲笑叫道：「戚太歲，我姊妹有椿請求！」

戚通瞟她一眼，微笑說道：「姑娘莫動雅掌，一來雲大俠乃『風流三劍』之一，神功絕藝，威震八荒，不是尋常人物！二來，你已聽見，雲大俠是爲他崑崙舊友，向我尋仇，這種血債血還事兒，更不是局外人可以代庖……」

黃衣女子笑道：「我姊妹接受邀請，離了『勾漏』，萬里西來，爲了何事？如今好不容易遇見景仰已久的『滄海巫山』，怎能放過機會，不領教領教雲大俠名震八荒的風流手段？至於你們之間，不論有何深仇大怨，少時均可了斷，彼此均是盛名震世之人，誰還會胆怯心虛地，夾着尾巴，不應戰麽？」

這黃衣女子，好生牙尖咀利，明面雖在調侃「銷魂太歲戚通」，暗地卻拿話扣住雲夢襄，使他無法不接受自己挑戰之舉。

就在這黃衣女子含笑陳詞之際，另一黃衣女子，卻嘴皮微動地，以「蟻語傳聲」功力，向戚通耳邊，悄然說道：「戚太歲，對方既是難纏人物，你何不讓我姊妹先替你擋上一陣，一來看看對方功力，究竟如何？二來可乘機把你的拿手制敵手段，暗中準備準備。」

幾句耳邊密語，提醒了「銷魂太歲」戚通，遂「哈哈」一笑，向那高聲發話的黃衣女子，點頭說道：「好吧，姑娘既然如此說法，戚某只得先讓你們一陣！……」

語音微頓，向雲夢襄抱拳笑道：「但不知雲大俠是否……」

雲夢襄不等戚通再問，便自冷笑說道：「戚通老賊，我讓你緩死片刻無妨，但你卻不許像隻夾尾巴的狗兒一般，來個胆怯逃走！」

戚通凶名蓋世，何曾受過人如此奚落？鋼牙一挫，獰笑道：「雲大俠請不要把話兒說得太滿，少時我們鹿死誰手，尙未能定……」

話完，便悻悻然地，退立一側。

另一黃衣女子扭動腰肢，幾個春風俏步，走到距離雲夢襄約莫七八尺處，與先前那黃衣女子，併肩站定。

雲夢襄道：「兩位姑娘打算怎樣賜教？」

站在左面的，是先發話的那名黃衣女子，嬌笑說道：「在未曾決定動手方式之前，我姊妹却有椿請求！」

雲夢襄道：「甚麽請求……」

他一語方出，歐陽珊已在後側冷笑接道：「這請求還不好猜？她們大概是慕於『滄海巫山』的『風流三劍』之名，想瞻仰瞻仰你勝過衞玠，妬煞潘安的英俊本來面目！」

左側黃衣女子聞言，望了歐陽珊一眼，嬌笑道：「畢竟還是女孩兒家才懂得女孩兒家心理，雲大俠是倜儻不羣的風流俊客，你總不至於怕羞得不敢見人吧？」

雲夢襄劍眉方蹙，歐陽珊業已叫道：「雲兄，你既已顯露本來身份，何妨再顯顯本來面目？昔人詩云：『得嗅餘香死亦甜』，我來替這兩位姑娘改爲『得睹廬山死亦甜』好了！」

雲夢襄聞言，知道歐陽珊是叫自己莫動憐香惜玉之心，對這兩個顯係蕩婦淫娃的黃衣女子，須下絕情辣手！

他既已會意，遂點了點頭，伸手摘下人皮面具。

兩個黃衣女子，頓覺眼前一亮，仍由左面那個，嘖嘖連聲，發話讚道：「好一位美男子，俏英雄！不單『風流三劍』，名不虛傳，便連那位姑娘適才所說的『勝過衞玠，妬煞潘安』二語，也決非溢譽的了！」

雲夢襄冷然道：「燕姑娘，我已答應了你的請求，你們可以決定較量方法……」

話方至此，左面那黃衣女子，便已驚「咦」一聲，訝然問道：「雲大俠，你怎知我們姓燕？」

雲夢襄語聲平淡地，笑了一笑說道：「雲某風聞『勾漏山』中，有處世外洞天，名爲『天慾谷』，谷中有『雙鳳三嬌，一花四葉』等十位紅粉奇人，適才聞得兩位姑娘來自『勾漏』，又是語音面貌，衣着身材無不相同的孿生姊妹，遂猜出定是『天慾雙鳳』燕風燕月等二位姑娘了……」

左面那黃衣女子嫣然笑道：「雲大俠雖然猜出了我姊妹的姓名來歷，但卻多半猜不出誰是姊姊燕風？誰是妹妹燕月？」

雲夢襄嘴角微披哂然說道：「未見得猜不中吧，至少我有一半機會。」

左面那黃衣女子秋波流媚地，嬌笑說道：「好，我們來賭上一賭，倘若雲大俠能猜得中我是燕風？或是燕月？少時在較藝之際，我便給你一項便宜！」

雲夢襄搖頭答道：「雲某生平不愛佔人便宜，但却猜得出姑娘乃姊姊身份，芳名是個『風』字。」

黃衣女子呀了一聲，道：「我是燕風，這場賭兒，算我輸了，但雲大俠能否告訴我，你是有特殊觀察方法，看出我姊妹有甚不同之點麽？」

雲夢襄道：「你們姊妹的身材容貌，以及語音，衣着，雖然完全相同，但髮上鳳釵，却一個揷在右鬢，一個揷在左鬢，我根據通常習慣，稍加推斷，便猜出你是姊姊燕風，另一位姑娘是妹妹燕月。」

這番話兒聽在旁觀的「銷魂太歲」戚通，和歐陽珊的耳中，都使他們好生佩服雲夢襄的眼力！

燕風更是連頷螓首，目注雲夢襄道：「雲大俠眞是心細如髮，觀察入微！但我却想翻本，還要和你再賭一次。」

說完，便與妹子燕月先雙雙伸手，拔下了髮上鳳釵。然後，再手拉手兒，像風車兒般的轉了十七八轉，旋成一片黃雲。

等到黃雲斂處，這兩個黃衣艷女，並肩站在一起，由右面一個，發話問道：「雲大俠，我們再賭一次，你猜，我們誰是妹妹？誰是姊姊？」

歐陽珊認爲雲夢襄這回定是遇到難題，無由回答。

因爲鳳釵一去，兩人成了完全相同，以雲夢襄的身份，除了有特殊方法可以辨識外，怎好意思胡亂加以冒碰？

誰知那右面黃衣女子的語音才落，雲夢襄便立即接口說道：「燕大姑娘，不必賭了，你雖摘去了左鬢鳳釵，我却仍然認得出你。」

燕風大驚叫道：「雲大俠，我只知道你精於文武，擅於風流，却不知道你還通於卜巫占算之道，否則，你怎能認得這樣準呢？」

雲夢襄道：「我不是通甚卜算之道，只是對兩位姑娘另有所聞……」

燕風不等他再往下說，便自接口說道：「雲大俠有何耳聞，請說來以解愚昧！」

雲夢襄「嗯」了一聲，緩緩說道：「據我所知，兩位燕姑娘除了被稱爲『天慾雙鳳』之外，姊姊另有個『多口鳳』，妹妹另有個『多手鳳』的別號，如今，姑娘一再發話，顯然『多口』，豈非可以令我猜出，你是燕大姑娘了麽？」

燕風向雲夢襄送過一瞥眼波，吃吃笑道：「高明，高明，雲大俠着實高明！我們應該言歸正傳，設法在雲大俠的俠駕之前，討教兩手驚人絕藝！」

雲夢襄點頭道：「無論兵刃暗器，軟硬輕功，儘管由大姑娘出題，並由你姊妹，合手齊上。」

想不到燕風居然不加接受地，搖頭說道：「不行，雲大俠讓我出題之舉，燕風可以接受，但『天慾十女』却從來不屑以二戰一，倚多勝少，希望雲大俠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我姊妹，瞧得太扁！」

雲夢襄聽了她這番語兒，只得向這「多口鳳」燕風，頷首說道：「好，我不敢恃技驕人，燕大姑娘請出題吧！」

燕風回手指着自己胸前左乳部位上，所揷的一朵金色小花，向雲夢襄嬌笑道：「雲大俠，你既打算向戚太歲爲貴友討還『三朵花』的舊債，我想也湊湊趣兒，便以這朵花兒爲題好麽？」

雲夢襄向那朵小小金花，看了一眼，揚眉說道：「我已說過，任憑燕大姑娘出題，你儘管……」

話方至此，燕風便嬌笑接道：「好，我如今請雲大俠估計一下，你在幾招之內，能把我這朵金花奪去？」

雲夢襄未料到她會有此一問，不禁劍眉雙蹙，略覺躊躇難答。

歐陽珊因看出這「勾漏雙鳳」燕風燕月姊妹，似乎有點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模樣，生恐雲夢襄有所驕敵托大，遂在旁接口發話地，目注雲夢襄道：「雲兄，這位燕大姑娘，既然要你奪取她胸前金花爲題，必精輕功身法，擅於閃躲，我看，你若想達到目的，最少也要一百招吧！」

雲夢襄何曾不懂得歐陽珊從旁揷口之意，但目光微瞥那站在一旁，倚樹觀戰的「銷魂太歲」戚通，却搖頭說道：「我與戚通老兒，還有舊債待了，如今不便消耗太多時間，珊妹所說的百招之數，有點不適合了……」（未完）

練武樓隨筆

少林根基十大外功

文．半禪居士
圖．盧令

中國之武術，可謂精深已極，小之可以强身壯體，防身護己，大之足可捍御外侮，爲國効命，其能使懦夫强，弱者立也，誠非虛語。在以往槍砲不發達之時，未嘗不加重視，迨至庚子拳匪之役，始漸就衰微，由此時起，我國武術就陷入此厄運，是因爲學者無高尚知識，且江湖賣技者流，妖言惑衆，以致演成今日之局，以後國人竟視之爲畏途，致視練習武術爲非上流之擧。誠是無識之士也。

在今日社會中及世界各地，對中國武術又起了熱狂，漸爲有識之士發起提倡發揚國術。

蓋目前社會宵小猖獗，鼠輩横行，治安不寧之時，練武固足可以防身護己，無事不可與人較技，方是上策，但有時出於無奈，非以武力解决不能了事者，亦視當時情况而與之抗衡，有較技者，有刼奪者，其對付手段，應有輕重，最好寃仇宜解不宜結，小創之，勿遽下毒手，最爲重要，蓋江湖中人，均尚義氣，偶一被辱，必設法爲之復仇，則互相傾軋，殊不值也。

練習武技三年一小成，十年一大成，無論是何種功夫，如果能有十年純功，未有不能結束者，蓋功夫亦無苦習數十年而無止境之理。爲想博涉其他門派功夫，則天下之技藝無分，即竭畢生精力，亦未能盡也，這又當別論也。

練習武功，全憑拳脚，而無根本練習之基功，欲求深造，實不可能也，原因習拳可以活動筋骨，操練身法，苟不求防身御敵則已，否則，即擊於敵方身上，亦不感苦痛，終歸失敗，如能兩者兼修，則成功不可道里計，昔日少林寺之「木人」「梅花樁」「鐵沙掌」等等，雖有識知之者，然其練習方法，多失其眞傳，今所列擧少林寺根基技藝十大外功所傳下根基功夫如后，俾習者幸有所選擇也。


木人

木人：木人功夫，乃是少林寺根基藝業，幸勿忽視，即取直徑半尺，長八尺圓木一根，（以司碼尺計算）三尺埋於土中，自下向上之第四尺外，穿一横木，上餘一尺高度，横木長三尺，直徑一寸二分，頂端有一頭，此樁全體有如一個人，横木即其手，上頂端即其頭，腰爲腹部，接地面處爲脚，故此等處均用以皮包紮，人立横木前，雙手擺之，即如擺人也，以指或掌點擊上部以作練習，胯打中部，脚掃下部或用靈貓上樹等式打法練習，均無不可，此擧可習全身勁力，但凡習此種功夫，必須有恒心，忌用暴力，應於每清晨舒筋後練習之，然後再練拳脚。如上圖也。

沙袋：練習沙袋，是操練手，眼，身法，步法，及肩肘，腕，胯，膝之應敵打法，切忌用拳，必須用掌，不可死打，須要活打，而前所述之木人，則需死打，死打者樁要埋穩，不可動搖也，活打者，先推開活動的沙袋，然後俟其來時發掌擊之，因沙袋不平，則練拳傷骨也，如欲專操習拳時，可以用五寸厚之毛邊紙本，懸半柱上練習則無所妨矣。

沙袋須以上好白帆布造袋，內盛細沙，勿加石礫，須四隻，前袋重一百二十斤，左八十斤，右六十斤，後則四十斤，作一四方木架懸之。

前袋應與胸齊，所以合適操習肘掌，後袋與迎門骨齊宜於操習駢黏用，左右皆適中，人立中央，前掌後脚，左膝右胯，隨意練習，或加拳式亦無不可，初則每袋重二三十斤，漸漸增加，架高丈二，寬七尺，木之直徑在五寸以上，這才是練習沙袋的情形。

其中或有以一袋，內盛「鐵沙」熬藥水洗手來打練習，成功後，名爲「神沙掌」，非沙袋也，練習者，每晨打三四分鐘便可。

沙袋

揷沙：插沙即插鐵沙，是練習指功上直徑，功成後便是「鐵沙手」，但其步驟，却非練習鐵沙，先是插綠豆一年至綠豆被插成半粉碎狀，再換新豆加黃豆大鐵沙混合，如鐵沙中有棘或稜角者可檢出，一年後所加之綠豆漸少，去豆加沙，復二年，功即成，如驟然習沙，則非傷指骨不可。盛沙之盤可高尺二，寬八寸之方木盆，（尺寸以司碼尺計算）每手插二十四次，切忌用力，能沒入手腕即可，（又有懸穀兩年，距離地面三尺餘高，內置鷄旦一枚，躍起插穀取之，其意亦是如此也。）有以用五毒藥水練成者，名爲「五毒神沙手」。筆者亦知之，不過今日殊用不上也，此功夫多爲邊疆人多習之，故拳譜上中之拳諺曰：「南方多桶子，北方多八式，川湘多沙手」。

上罐功：此功夫是練習抓勁的，要用有兩隻耳大酒罈爲宜，可以盛二三十斤酒爲宜，練習時將罈盛細沙首爲一二斤，每十日加二两，切不可多，一直練習到能加至三十斤足頭。

酒罈兩耳繫一粗如筷箸的絲繩，再作一七寸五分長，直徑一寸五分之木棒，中成一槽，寬一寸，正中穿一孔，孔如繩大小，另取一繩穿之，而酒罎上，繩長約六尺，最適合者，則視習者身高低而定增減。初習時，成馬步，兩手抓棒上轉落之，肘需直，腰宜正，頭宜平，氣往下沉，如覺疲倦立即稍歇，此罎亦有人以布袋替之亦可，但不如罎爲佳。又有人站在兩椅之上習之，均無不可也。


上罐

鐵沙掌：該掌法之練法甚多，但都不出以藥水洗手後再練之一法也，有練三年者，其藥方與此不同，本方練習一百日，每日早晚兩次，不可間斷，每三十三日換藥一次，百日共換洗三劑，（第三劑洗三十四日），用時將藥温熱，洗後將手摔乾再練，下用如膝高之方櫈一具，上置一方鐵沙袋，重約七八斤，沙需平均，縛以櫈上，馬步摔批之，臂勿用力，只摔開，先右掌正反摔過（用掌前之半）再左掌摔批如前，照此法練習，功成雖不及數載之練習可比，但是功成後，雖堅如胡桃亦不難一拍即碎，因爲此功夫是練習揮拍之勁力。

又有人練習硃砂掌的，功成必須忌女色，而犯有貪者其手腕自下爛去，有此一忌，故少有人習之，如習「狗皮掌」的，可以避邪，但必須要用藥水洗手後習之，否則恐中狗皮風，則手骨奇癢難忍矣。亦有人練到掌不畏沸水，原因是習於少林「易筋經」之藥方也，由温水而至沸水，此外練法甚多，恕不備載。

茲將洗手藥方錄於如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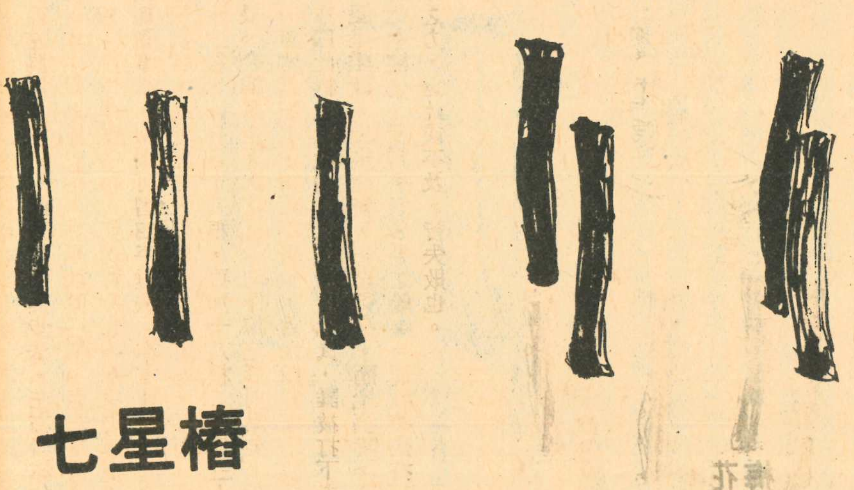
川烏一錢	草烏一錢	南星一錢
蛇床一錢	半夏一錢	百部一錢
花椒一両	狼毒一両	透骨草一両
藜蘆一両	龍骨一両	海牙一両
地骨皮一両	紫花一両	地丁一両
青鹽四両	硫磺一両	劉寄奴二両

以上各藥物，用醋五中大碗，水五碗，約熬至七碗爲準。即可用之洗手練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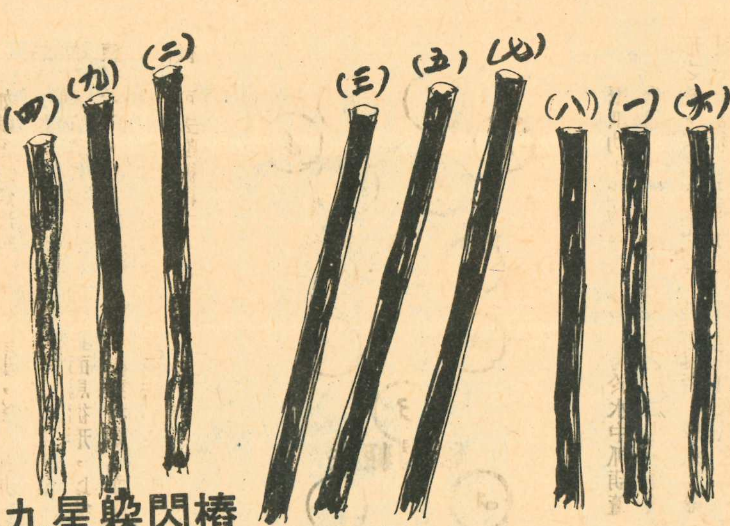
懸錢功：此功夫乃是練習耳目與防身暗器襲擊，練者可取康熙或嘉慶年度值一文之大白銅錢二枚，孔下之角，以細絲繩緊縛，上角以長粗絲綫繫之而懸於樑上，高與日齊，練時先立於銅錢將及目珠之地，以手摧錢，使自眼前飛過，而習不瞬，再行背身練習聽風之功。

練此功時，有以小段竹筒繫上小紅布條習之，宗旨亦與上述相同。（不附圖）

七星樁：七星樁乃以天上七星位形成，以練習腿上掃掛之勁也，樁之直徑一寸五分，長三尺，釘一尺五寸於土中，自斗柄（第一星處）連環綑掃之，但勿過於用力，久之自能一一將樁掃斷出土，樁上或裹以𣯶繩亦可。手上則比打式，亦如對敵之勁也。




七星樁



九星躲閃樁

九星躲閃樁：練此功者，要有樁九根，按八卦數排列，分東南西北中及五方，內含八門之形，各順序即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五中，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宮，練時自一至九，自九退一，下襠隨意躲閃，練到有如飛燕投林之際，功即成矣。此為練習身法步法也，閃則用輕勁，躲則用詭勁，學習者幸識之，樁之直徑一寸，高八尺，埋下尺五，蓋人並不碰樁，練至一年可漸漸將樁鋸矮，矮至胸前，而躲閃時，頭仍不出樁上，則襠自下去矣，其他門派亦有練習此樁，但與本法大異也。附圖如前。

一着膠：此功習五指黏揑之勁也，傳於湖南寶子蓋山于老道士，凡二具，以鐵所製，各重四十斤，左右各一，初習者，可先各二十斤，形如兒童遊樂之德律風，每日提揑之，功成之兩指有如鐵鏟，着處如腐，亦是數十年之苦功也。

一着膠

梅花樁：此樁功乃是練習腳下之穩勁，樁成梅花形，凡五根，長七尺，入土三尺，直徑二寸，平頭，外以鐵圈箍緊之，以免劈裂，每樁距離兩尺，中樁即置於四樁之中央，站用馬步，兩手交叉，先站腳心「湧泉穴」三十三日，再站腳後跟三十三日，再站腳前掌三十四日，合共一百天，此一百天當中，均不能移動，過此即習換步之法也，完全是用腳前掌落樁，不再復用其他處，換步之法，即如腳踏一，二兩樁，左腳踏中心第五樁，右步即踏三樁，而左腳回於四樁，此乃對面換步法，左右者亦如此，如右足踏第五樁，右足即踏三樁，而右足落於一樁，總以向前中樁，切勿背身也，漸次則可在樁上練習拳術，初則可習四平錘法，亦有練習「九滾十八跌」，此皆非有十餘載功夫不可也，再則可增樁十三根，即合為十八根，再加十八根，即為三十六根（合稱為罡天梅花樁）均作梅花形則足矣，所謂一百零八根者，實用不着也，古代設擺擂比武者，亦即此樁也。武士二人在樁上比武，誰被打下者，便是誰敗，故走此樁，切忌背身，而比藝時，即爭此中樁也，所謂兵家必爭之地矣，而該樁是打二寸之力，過此或不及，皆失敗也。



梅花樁

又練（金鷄獨立式）亦是換步法中之站立法，按習少林功夫，練三年後，乃可不習，因為有勁，乃是生根之勁，因為久練之下，腳跟便會有不靈活之毛病，故有三載功夫即可也，而且，今非昔比，有誰以畢生精力，而從事於「梅花樁」者，實在是稀矣。

移閃輾法：此輾法，即練躲閃圓滑之巧勁，可取長輾之牛，成三角形，以學習者與步大小為距離，漸以稍小者為佳，三月後，再習四方形，又三月後，再習六角形，其練習法，在三角形中為過步，如三角為1 2 3，先站1 2兩角，左腳過步移於第3角，右腳即提出站於第2角上，如此反覆行之，兩手作招架式。

如練四角形時，亦為過步，即如站1 2兩角上，左腳過於四角，右腳即落於第3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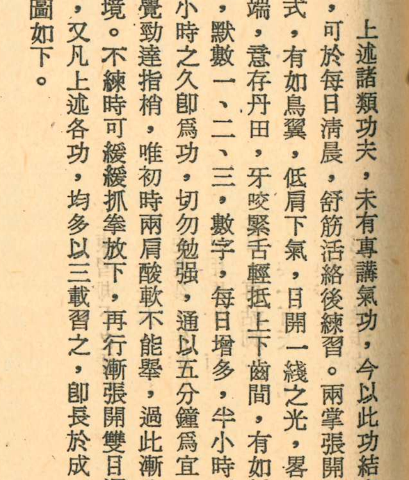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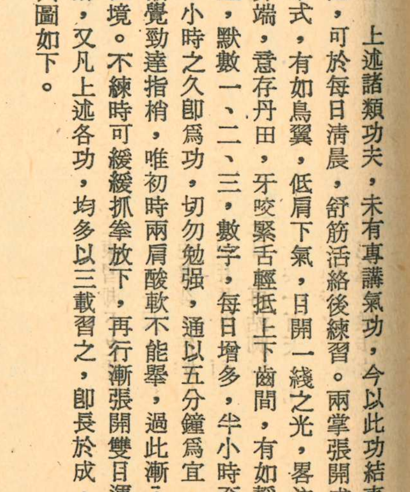
如練習六角形時，先為移步，後為過步，即如站1 2兩角上，右腳移於6角，左腳即過於5角，而右腳又落於第4角，仍成正面馬襠形，以後則專練習六角，功成如遇敵，即可借勁打勁，而漸入懂勁地步，功勁最能醫治身法及步法不良之弊，兩年後，可去輾練習之，如後圖。

4 5
3 6
2 1
3 4
2 1
3
2 1

移閃輾法

鷹爪功：此功練法甚多，有於水中抓葫蘆，亦有抓圓球，此均為練習鷹爪功之初法也，是為練有形之物，未落無形之境，茲所述者，以氣為歸，不假一毫器物，三年功成，屈指可如鷹爪之鉤，非虛語也。

上述諸類功夫，未有專講氣功，今以此功結束之，可於每日清晨，舒筋活絡後練習。兩掌張開成掌式，有如鳥翼，低肩下氣，目開一綫之光，署注鼻端，意存丹田，牙咬緊舌輕抵上下齒間，有如靜坐，默數一、二、三，數字，每日增多，半小時至一小時之久即為功，切勿勉强，通以五分鐘為宜，漸覺勁達指梢，唯初時兩肩酸軟不能舉，過此漸入佳境。不練時可緩緩抓拳放下，再行漸張開雙目運動，又凡上述各功，均多以三載習之，即長於成，其圖如下。

凡以上所列功夫，學者可選擇愛好者練習一，二法，不必過多，古云：貴精不貴多，熟能生巧，如欲多習，亦使緩緩增加可也。

新派武俠長篇

高皐·文
盧令·圖

黑獄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章君佑大破少林羅漢陣，本身也爲枯禪擊傷，孟輕虹負着他逃至一山洞療傷，遇幽冥一號、二號路過，爲章君佑治好傷勢，問知蕭夢喬的去向，聯袂追去。蕭夢喬妒火焚心，一路不辨方向狂奔，至懷玉山區遇狼羣圍襲，蕭夢喬饑疲之身力搏狼羣，脫逃狼吻後人也昏倒，爲山居連勇、連么鳳救起，翌日，鐵太歲向連勇找碴，蕭夢喬代爲解圍，從鐵太歲口中獲知章君佑往杭，蕭夢喬擬往杭找尋，連氏兄妹要請隨行，蕭夢喬婉拒後，傳授連勇和連么鳳兄妹內功心法和武功——

夜泳出危城　揮劍敗快刀

一晃兩個時辰，他們對武功的研習才告了一個段落，但月湧東山，已是夜幕重重了。

連么鳳道：「姐姐，乾脆明天走吧，妳白日怕光，咱們可以坐車。」

連勇說道：「不錯，去年咱們在山脚下，拾到一輛車，趕明兒我去買兩匹馬來，蕭妹子同么鳳坐車，還可以省掉不少麻煩。」

蕭夢喬道：「好吧。」

翌晨天剛破曉，連勇就牽來兩匹馬，他們帶了一點隨身的衣物，立即沿着婺源至開化的大道驅車急馳。

這天到達義烏，是會稽山脈西麓的一個縣城。

連勇在車轅上回頭詢問道：「蕭妹子，咱們要不要到城裏打一個尖？」

此時剛過晌午，是應該進食的時間了，因此蕭夢喬道：「打個尖吧，也好讓馬兒休息一下。」

連勇道：「好的。」

他驅車入城，找了一家酒樓將車停下，他沒有鬆開轡頭，只叫店伙供給馬料及飲水，然後陪同蕭夢喬、連么鳳登上了二樓。

這家名叫「聯捷」的酒樓，生涯十分之好，樓上樓下一片喧嚷之聲，幾乎是座無虛席。

連勇好不容易找到一張空桌，位置雖不理想，也只得將就一下。

原來它位於整個酒樓的中央，而且是人客來往必經之地。

他們的形像也容易引人矚目，自從他們現身樓上開始，幾乎所有的目光都被他們引來。

一個像鐵塔似的粗壯大漢，偏偏帶着一雙嬌小玲瓏，貌美如花的妞兒，那能不引起別人的注意？

尤以蕭夢喬那張宜嗔宜喜，吹彈得破的嬌靨之上，竟蒙着一塊黑巾，這難免使人興起一種遺憾的感覺。

這還不算，巧的寃家路狹，他們竟在這酒樓之上遇到了鐵劍門主。

鐵劍門主關宏達原籍義烏，他住在離

城十里的鐵門莊上，現在是應友人之邀，在這裏與幾位江湖名人歡叙。

第一個名人是尋夢谷主司馬玉蚨，這個女人雖是徐娘半老，但風姿依然迷人，勿怪武林盟主孟南湖會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之下了。

第二個是三十六金星特使的九星特使官任俠，此人是孟南湖的拜弟，在當代武林中算得是一個頂兒尖兒的人物。

第三個是十八省鏢局聯營的總鏢頭梅毀，單憑他這份名銜，就不必再問他的武功了。

這幾位都是名震一時的當代高人，論身份，誰也不會含糊，然而他們的注意力却全部集中在一個公子哥兒的身上，每一個人幾乎都是一副奴才的嘴臉。

這位公子哥兒長像够俊，衣着也高人一等，遺憾的是目光過於邪惡，嘴唇也薄了一點。

顯然，此人必然是一個六親不認，薄情寡恩之人。

他第一個發現蕭夢喬一行上樓，立即目光一亮，沉聲喝了一聲好。

鐵劍門主關宏達扭頭一瞥，忍不住驚噫一聲道：「是她！」

那位公子道：「關門主認識？」

關宏達道：「盲煞淫魔之名，尹公子必然有過耳聞吧？」

尹公子道：「她就是盲煞？好，本公子總算不虛此行。」

關宏達道：「這個女人一身功力可是邪惡得很，尹公子千萬不可大意。」

尹公子冷哼一聲道：「當今之世，還沒有本公子不敢碰的人物。你莫非瞧不起本公子？」

關宏達心頭一震，急忙分辯道：「老朽怎麼敢瞧不起公子，只是對公子提個醒兒。」

十八省鏢局聯營鏢頭梅毀立即打着圓場道：「尹家堡威鎮江湖，無往不利，關門主實在是過慮，不過，聽說盲煞淫魔形影不離，那個大個子有點不像……」

關宏達道：「不錯，此人的確不是淫魔。」

尹公子道：「管他是誰，我只留下盲煞，那一男一女將他們廢了就是。」

尋夢谷主司馬玉插口說道：「尹公子！我有一項不情之請，不知道公子能不能俯允。」

尹公子哈哈一笑道：「司馬大姐太客氣了，有什麼事妳說。」

司馬玉蚨道：「我還少一個貼身的丫頭，那個女娃兒就賞給我吧。」

尹公子道：「司馬大姐要她那還有什麼話說？咱們走。」

官任俠道：「別忙，老弟，此間人多，鬧起來不太相宜，我想他們打過尖就會走，咱們不如在城外相候。」

尹公子道：「好主意，就這麼辦。」

他們這般人是坐在臨窗的一邊，距蕭夢喬的坐處相隔四張桌面。

除了尹公子的嗓音，其餘的嗓音都十分之低，在嗓音吵雜的酒樓之中按說是不易聽到的。

但蕭夢喬却字字入耳，將他們的對答聽得一字不遺。

她柳眉掀動，面籠殺機，本待立即發作，但顧及此地人多，恐怕一旦動起手來，會傷及無辜之人，因而她忍了下去。

他們匆匆吃過午餐，便相偕離開酒樓，仍由連勇駕車，出北門直奔諸暨。

離義烏不過五里，有一座長滿翠柏的山丘，馬車距柏林還有一箭之地，連勇忽然雙腕一收，硬生生將奮蹄狂馳的馬匹勒得停了下來。

蕭夢喬道：「是有人攔路？」

連勇道：「是的。」

蕭夢喬道：「一共三十一人？」

連勇一怔，道：「這個……讓我數一下。」

蕭夢喬道：「不必數了，小妹，咱們下車。」

她們在掀簾下車，連勇却在細數攔路之人，不錯，不錯，十五雙零一個，不多不少正是三十一人。

蕭夢喬身在車內，而且目難視物，她是怎樣知道對方有三十一個的？難道她當眞是天仙化人不成？

蕭夢喬走下車廂，向呆坐車轅上的連勇微微一笑道：「這沒有什麼稀罕，如果你內功達到我現在的程度，而又對聽覺經過特殊訓練的話，百丈以內落葉可聞，你自然會不必瞧看就知道對方的人數了。」

連勇搖搖頭：「我今生只怕沒有這個能耐。」

蕭夢喬道：「不要灰心，慢慢來。」

連勇苦澀的一笑，援着躍下車轅，他將馬匹在柏樹上繫好，再跟着蕭夢喬向攔路之人走去。

蕭夢喬緩步前進，同時以嚴肅的語氣向連氏兄妹道：「這羣人中，有五個功力極高，但除了一個姓尹的，你們兄妹都可以在三百招內保持不敗。」

連么鳳道：「是那五個？」

蕭夢喬道：「待他們出場之時我會告訴你們的，不過我想這五人由我來打發，你們兄妹對付其餘的。但要記住，咱們是以寡擊衆，出手決不留情。」

連么鳳道：「好的。」

在對方丈外之處，蕭夢喬停了下來，她的眼上仍然蒙着黑巾，但對敵人的情況却能瞭如指掌。

她柳眉一挑，冷哼一聲道：「姓關的，是你在搗鬼？」

關宏達心頭一震，暗忖：「她是怎麼知道的？」

不管蕭夢喬是怎樣知道的，堂堂鐵劍門主可不便示弱，何況他還有一個有力的伏侍。

因而他嘿嘿一聲冷笑道：「是又怎樣？別忘了平魔衞道是本門主的職責。」

「那就不必多說廢話了，那位先來賜教？」

孫揚，是鐵劍門的總管，也是鐵劍門第二號人物。他趨前一步，向關宏達雙拳一抱道：「稟門主，讓屬下會會那瞎眼的女人。」

關宏達道：「好的，不過孫總管要小心一些。」

孫揚點頭道：「門主放心，屬下理會得。」

他摘下肩頭的鐵劍，向場中踏出五步

，然後面色一沉，對蕭夢喬叱喝道：「過來，瞎女人，讓大爺侍候侍候妳。」

這位鐵劍門中的總管，似乎很喜愛宣揚別人的短處，揭揭別人的瘡疤，只是他這兩聲瞎女人却爲他導致一場終身的痛苦，與可怕的不幸。

因爲他叱聲甫落，一片黑影忽然向他的眼前捲來。

他瞧見了一片黑影，但却是他今生今世最後一次的瞧着。

他揮出了一劍，也是最後一次使用鐵劍。

接着他雙眼一陣劇痛，一對眼珠被蕭夢喬掏了出來，同時吧吧兩聲輕响，他的雙手也齊腕而折。

他罵蕭夢喬是瞎女人，現在他自己却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瞎子。

這是報應，而且還饒上了雙手。

他痛得滿地亂滾，最後，終於暈了過去。

也許姓孫的是罪有應得，不過，論手段，蕭夢喬確是毒辣了一點，因而一聲怒叱，兩條人影同時撲了出來。

左邊的是鐵劍門主關宏達，右面的是十八省聯營總鏢頭梅毀。

關宏達不愧是鐵劍門主，一劍揮出，罡風震耳，功力之深，不是孫揚可以望其項背的。

梅毀使用的是左刀右拐，刀拐同時出手，分襲蕭夢喬的關節要害。

十八省聯營總鏢頭，刀拐上的造詣，較關宏達更具幾分，這兩大高手同時進攻，威力之强，足可使風雲變色。

但黑影急盪，他們三件兵刃竟同時走空，名震當代的兩大高手的全力一擊，連蕭夢喬的衣角也沒有碰到一下。

關宏達呆了一呆，忽然旋身吐臂，逼出一股劍炁，看情形，他已使用了壓箱底的本領。

梅毀一聲長嘯，身形冲霄而起，刀拐化成一片精芒，然後以天河倒瀉之勢，猛襲蕭夢喬的頭頂。

蕭夢喬面色微變，眉梢一挑，湧起一股殺機。

她不再避讓，反臂拔劍，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振腕揮出。

劍光像一條銀龍，在萬里晴空中一閃即斂。

這條微閃即斂的銀龍，却爲蕭夢喬寫下一頁輝煌的戰績。

鐵劍成了廢鐵，關宏達空手呆立在八尺以外，他的胸衣裂開了，紅色的血水正沿着裂隙滲了出來。

在另一個角度散落着兩截斷拐，一柄破劍，梅毀當眞毀了，他坐倒一片草地之上，嘴角正沁出一縷血絲。

這結果實在驚人，如非親眼目覩，誰也不會相信。

現在人們相信了，但除了那位尹公子，每一個幾乎都噤如寒蟬。

良久，官任俠大吼一聲道：「咱們一起上，除了這個妖女。」

一起上實在是一項好辦法，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而且他們是衞道平魔，也勿須顧慮以衆凌寡的過節。

當代武林盟主座下的九星特使，當代成就最高巾幗女俠，還有鐵劍門的十二弟子，一起向蕭夢喬展開了亡命的攻勢。

餘下的江湖豪俠，白道羣英，也找上了連氏兄妹。

一場血淋淋的搏鬥展開了，喊殺之聲，數里可聞。

惟一例外的是尹公子，他始終袖手旁觀，迄無參與的意圖。那種悠閒的神態，令人有點莫測高深。

九星特使官任俠，尋夢谷主司馬玉蚨，這兩人的成就都較關宏達及梅毀爲高，再加上鐵劍門十二弟子的捨命拚鬥，蕭夢喬所遭受的壓力自然較適才爲高。

縱然如此，她並不在乎這些，只要她橫下心腸，壓力再加一倍，她仍能從容的打發他們。

說也奇怪，打從離開南昌，離開章君佑起，她就沒有一刻不在想着章君佑，眞箇是魂牽夢繞，片刻難忘。

現在她面臨强敵，刀光劍影不斷的在向她進襲，只要她微一疏神，就可將一條美麗的生命丟在這兒。

但，她還是忘不了章君佑，因而也想到他勸她的言語。

「得饒人處且饒人，姊姊，上天有好生之德，咱們不可亂殺無辜……」

想到這些，她的心腸軟了，鐵劍門主關宏達，十八省聯營總鏢頭梅毀能够留得命在，全是拜章君佑所賜。

只不過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這般以平魔衞道者自居的白道豪俠，是存心要將她除去而後快。

因此，當她一劍劈向官任俠之際，强勁的劍器，已經使這位九星特使技窮力盡，只要她將長劍向前一送，官任俠縱然不死，今後武林之中將不會再有他這麼一號人物了。

然而，她臨時心軟，難免舉棋不定的微微遲疑了一下，誰知這一遲疑，幾使她遺恨終身。

原來尋夢谷主司馬玉蚨，是一個心腸狠毒，陰險無比的女人，她在下場之際，已暗中扣了一把尋夢谷的特產辣菽釘。

辣菽釘長約一寸，鮮艷奪目，雖是生長於一人高矮的小樹之上，其硬度却不亞於鋼鐵。

它最爲奇特之處是見血卽化，而且毒性十分怪異。

中了辣菽釘的人，每日子午二時必然大熱大冷，寒熱交加，然後暈睡過去。

以後每日暈睡的時間加長，百日之後便長睡不起。

司馬玉蚨將辣菽釘作爲暗器，算得是武林中的一絕，而且它沒有解藥，較任何暗器都更具震駭之力。

當蕭夢喬舉劍不前之時，她竟一聲不响的撒出一把辣菽釘，每一顆辣菽釘都貫注眞力，以滿天花雨的手法，打向蕭夢喬背部。

雖然這一把暗器快如閃電，雖然蕭夢喬正在神思不屬，但她依然有了警覺。

她旋身吐劍，立卽响起了一片叮噹之聲。

可惜她還是慢了一點，左臂之上還是中了一枚。

辣菽釘透過衣衫，像燒紅了的鐵枝猛

然插在左臂之上，她痛得幾乎跳了起來。

而且那奇特的劇毒，使她有一種癢酥酥的感受。

蕭夢喬出身黑獄，由於地理關係，黑獄一派對袪毒防毒之能，武林中應該首屈一指，因而辣菽釘在左臂上發生的現象，使她大吃一驚。

這位姑娘實在够狠，她竟然銀牙一咬，換取了壯士斷腕的斷然行動。

自然，她不斬斷條左臂的，只是長劍急揮，向中釘之處削了過去。

辣菽釘還沒有隨血變化，已被她連肉帶釘一起削了下來，接着出指如風，封閉了傷處四週的穴道。

她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司馬玉蚨只不過微微一楞，一片寒光已捲地而來。

她猛然一驚，想要避讓爲時已遲，同時右臂一凉，整個一條臂膀已齊肩被蕭夢喬一劍劈落。

一記辣菽釘換來一條臂膀，蕭夢喬够了本。

再說，她雖是削掉一塊肉，仍然中了些微的奇毒，自己療傷要緊，不得不放過他們。

「姑奶奶今天發點慈悲，留下你們幾條狗命，今後如果再被姑奶奶碰到，就再也沒有這麼便宜了，滾！」

滾，這般白道英雄果然連爬帶滾的逃了，剎那之間走得一個不存。

連氏兄妹立卽奔了過來，連么鳳急道：「姐姐！妳傷得怎樣？」

蕭夢喬道：「不要緊，咱們上車再說，走吧，連大哥。」

在車行之際，蕭夢喬呑服了黑獄特製袪毒靈丹，傷處也敷了藥，並由連么鳳代爲包紮妥當。

然後她闔目運功，將餘毒一起迫出體外。

當他們到達杭州之時，蕭夢喬的傷勢已經痊癒。

他們沒有進城，就在鳳山門外，鳳凰山的東麓租了一幢房屋，因爲此處距西湖還遠，遊湖較爲方便。

蕭夢喬自然不是爲了遊湖，來杭州的目的，不過是爲了尋找章君佑而已。

在到達杭州的次日，連氏兄妹就開始尋找，按說找章君佑應該十分容易的，因爲盲煞淫魔之名，已然人人皆知，只要他一出現，必會成爲茶樓酒肆的話題。

但一晃多日，章君佑如同石沉大海一般，難道他遭遇到什麼意外不成？

不錯，他確是遭到了意外。

當章君佑傷愈之後，由幽冥一二號及孟輕虹陪同尋找蕭夢喬，在閩清縣城，他們得到了一項消息。

據客棧的伙記告訴他，三天前有一名身着黑衣，十分美麗的少女曾經住過這家客棧，而那名少女的雙目之上，正是蒙着一塊黑巾。

問她去了何處，據說是去了長樂。

長樂濱臨東海，難道她要泛海遨遊不成？

不管怎樣，旣已知道她的去向，章君佑就一刻都不能等待，他們買了幾匹坐騎，連夜向長樂出發。

趕到長樂之後，章君佑跑遍了所有的客棧，終於獲得了證實，蕭夢喬在兩天之前已經僱船出海。

這一下可難爲章君佑了，大海茫茫，應該到那裏去找？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好請教幽冥一號了。

「前輩！蕭夢喬她，是不是回到黑獄去？」

「不，黑獄不靠海，我想她不是回黑獄去的。」

「你猜猜她會去那裏？」

「這就很難說了，不過咱們可以向船帮打聽一下。」

經向船帮打聽的結果，說她是沿海北上，目的地是嵊泗列島的花鳥山。

沒有人知道她爲什麼要去花鳥山，不過既然有了目標，尋找自然較爲容易，於是，他們也僱了一艘海船，由長樂出海北上。

船伕是老少兩對，老的約莫五十出頭，少的也在三十左右。

也許由於平素操勞的關係，他們對行船的技能熟練而敏捷。

第一天航行半日，天色已經黑了下來，只是明月在天，繁星點點，夜景十分迷人。

海，是美麗的，白天如此，夜間也不差。

章君佑此時獨坐船頭，瞧着天邊動盪不定的星星，以及船頭衝起的浪花，正在悠然神往。

忽然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及身而止，海風還帶來一股淡淡的香味。

他知道是誰來了，但他沒有回頭，也沒有打一聲招呼。

「相公！有件事我想跟你談談。」

「什麼事？」

「那船伕……」

「船伕怎樣？」

「他們似乎不是常人。」

「哦！」

「如果我沒有猜錯，他們老少兩對全會武功。」

「船帮的人會武功有什麼稀罕？」

「江湖之上，波譎雲詭，我只是提醒你一點。」

「知道了。」

章君佑的語氣冷冰冰的，有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

現在如此，過去也是一樣。

自從蕭夢喬憤然而走之後，他就恨上了孟輕虹，無論她怎樣低聲下氣的遷就，他總是毫不睬理。

孟輕虹幽幽一聲輕嘆，只得快快的退了回去。

船行多日，總算找到了花鳥山。

這是嵊泗列島最北的一個大島，它旣以花鳥爲名，應該是樹林葱鬱，野花遍地才對。

但章君佑擧目一瞥，不由大吃一驚。

敢情，花鳥山不僅沒有樹，連草也不多。

它原是有樹的，此時却一株也找不出來。

最使章君佑觸目驚心的，是花鳥山滿

山灰燼，還有不少地方在冒着濃烟，顯然，這座島嶼，必然是遭到了一場驚人的刧難。

是蕭夢喬做的，還是別人對付蕭夢喬呢。

不管什麼原因，花鳥山遭到了浩刧，必然與蕭夢喬有關。

章君佑待船伕下碇之後，迫不及待的躍上了海灘。他只帶着幽冥一二號上去，要孟輕虹留在船上。

他此擧是有用意的，第一是不想蕭夢喬見着孟輕虹生氣，另一點是要她監視船伕，因爲他們必須船隻才能回去。

章君佑上了沙灘，立卽與幽冥一二號分三路向島上搜索。

他剛剛登上一座山峯，忽然聽到孟輕虹的驚呼及叱喝之聲。

他暗道一聲不好，果然被孟輕虹不幸而言中，可能是那船伕出了問題。

及旋身一瞥，心頭不由猛的一震。

船已離開了碇泊之處，正揚帆向大海駛去。

那一對年老的夫婦，正在船頭與孟輕虹惡鬥。

章君佑只是匆匆一瞥，就知道孟輕虹必然鬥他們不過，那麼，如不及時援救，孟輕虹固然生命堪慮，他與幽冥一二號也要困在島上了。

此時船隻離岸已在百丈以外，他無暇多想，便將輕功展至極限，向海邊一陣狂馳。

待他衝到海邊之時，孟輕虹忽然發出一聲慘呼，接着，嬌軀一晃就栽到大海之內。

章君佑不會游水，也沒有一葦渡江，登萍渡水的經驗，但他縱身一躍，足點波峯，逕向孟輕虹落水之處急撲。

好在此時的風向正吹向海灘，孟輕虹的嬌軀已被海浪捲近了不少距離，當他一口眞氣衰竭之時，他已抓到了孟輕虹的軀體。

「妳傷得怎樣？」

「我不要緊，你快搶船。」

「來不及了，除了脅生雙翅，誰也無法追及。」

「是我不好。」

「這怎能怪妳。」

「唉……」

這確實不能怪孟輕虹，她早已向章君佑提出了驚告，現在她又奮力阻止，只是力難從心。

他們游回海灘，已經費了不少氣力，還虧得幽冥一二號趕來支援，雖然失去了船隻，他們總算安全的回到島上。

孟輕虹負了兩處刀傷，一在左肩，一在右臂。

兩處都是衣裂肉現，差一點就會傷到筋骨。

幽冥一號取出黑獄的療傷靈藥，叫章君佑替孟輕虹包紮。然後留她在沙灘歇息，他們再繼續向島上尋搜。

其實章君佑已經知道搜尋的結果了，那只是失望二字。

因爲由島上滿目瘡痍，及船伕逃走的情形猜想，這只是一個有計劃的陰謀。

船隻逃走，是要他們無法離開這座孤島。

放火燒山，不留一草一木，是要他們陷於絕境，餓死在孤島之上。

由此種情形看來，也許他們一路上所獲得蕭夢喬的消息，全是子虛烏有，說穿了只是敵人引誘他們的一套安排。

那麼蕭夢喬不在花鳥山已是無可置疑之事。

敵人太卑鄙，也太歹毒了，如果此等之人也算是白道的俠士，豈不是一項聳人聽聞的極大諷刺！

不管怎樣，他們還是要搜查全島，這是盡人事，以求得心靈的安寧。

搜尋的結果，果然不出章君佑所料，連一隻飛禽野獸也尋找不到，那裏會有半絲人跡？

天色已然接近黃昏，他們只得先找一個山洞渡過這個夜晚再說。

幽冥一二號沒有跟章君佑孟輕虹住在山洞，他們還要利用夜色再尋找一次，因爲黑獄的人是將夜晚當作白天的。

現在山洞之內只留下章君佑與孟輕虹了，在正常的情形來說，應該是他們夫婦親熱一下機會。

但章君佑沒有此一打算，孟輕虹也不敢啓齒，而且她身負兩處刀傷，全身都遭海水浸濕，那份難受就不必說了。

良久，孟輕虹幽幽道：「相公……」

章君佑道：「什麼事？」

「這海水十分難受。」

「我也一樣。」

「如果有淡水洗一下就好了。」

「可是，妳的傷……」

「傷處不要緊，洗後換一次藥就可以了。」

「好，咱們走。」

在一個瀑布之下，他們洗了一次痛快的沐浴，雖然夜晚寒氣頗重，好在他們都有一身上乘的內功。

第二天問題來了，他們找遍全山，竟找不到半點充飢之物。

這島上曾經有過居民，也有耕種過的田地，但所有的房屋全都燒毀，耕地上也沒有留下任何農作物。

孟輕虹却在那些廢堆之中找出了幾樣東西，鐵鍋，鐵鏟，破網，魚鈎等物，她一起帶回山洞。

幽冥二號覺得奇怪，忍不住詢問道：「姑娘！這些東西能够充飢？」

孟輕虹微微一笑道：「差不多。」

幽冥二號詫異地道：「那妳就吃給我瞧瞧。」

孟輕虹道：「輩晚不是吃這些，是用它們去尋找食物。」

幽冥二號道：「哦，怎樣找法？」

孟輕虹道：「這兒四週都是茫茫大海，咱們只有從海中去找了，現在正是退潮的時候，相公，咱們快去。」

章君佑從來沒有見過海，自然不知道退潮的時候能够找些什麼，幽冥一二號同樣不知道，只得跟着她趨向海灘。

其實天地間的食物俯拾卽是，問題是人們有沒有辨別的知識而已。

孟輕虹在退潮的石縫中拾到海參，蛤利，蚌，瓦楞子，蝦，海蜇，螺，蟹等，片刻之間，便已滿載而歸。

她用泉水將那些海產煑了一鍋，雖然沒有佐料，仍然鮮美可口。

這一下不僅幽冥一二號服了，連章君佑也對她生出了好感，如若沒有她，他們三個大男人只好坐而待斃了。

然後她又教他們釣魚，叉魚，長日無事，這樣也可以打發無聊的時光。

現在飢餓的問題解決了，接着是如何離過這個孤島。

人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他們不能以能够活下去就爲滿足。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在海邊瞧着落日。晴空晚照，巨海落日，這幅無邊美景，如果不是被困孤島，是很難大飽眼福的。

當巨海吞掉落日之後，章君佑感慨的長長一吁道：「咱們如果天天瞧看，這景色就不足爲奇了。」

冥幽一號道：「天天瞧看對你們並不要緊，只是咱們兄弟就慘了。」

章君佑道：「此話怎講？」

幽冥一號道：「你們夫婦可以生兒子，然後子生孫，孫生子，一代一代的傳下去，這花鳥山就是你們姓章的王國了，咱們兄弟呢？絕了根不要緊，沒有完成門主的交待，至死也難以心安！」

章君佑苦澀的笑了一聲，忽然一躍而起道：「你們瞧，那邊有船。」

幽冥一號道：「不錯，咱們快升烟火向他們呼救。」

孟輕虹道：「那邊有船，別的地方也有，只要是船隻能够航行的海面都有，不過，它是爲了阻止咱們逃脫的，不信就升烟火試試。」

幽冥一二號還是昇起了烟火，結果別人視同無睹，相應不理。

他們爬到山頂上瞭望，果如孟輕虹所說，只要能够航行的水道都有船駐守，他們已被嚴密的監視。

幽冥二號生性急躁，忍不住破口大罵道：「龜兒子，老子要不給你們一點顏色瞧瞧，就枉稱幽冥二號了。」

幽冥一號微微一笑道：「不要急，老二，咱們想想辦法整那些龜兒子。」

幽冥二號道：「有什麼辦法？」

幽冥一號道：「慢慢來，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

幽冥二號道：「還是廢話一句，等你想出辦法，咱們不餓死也老死了。」

孟輕虹道：「晚輩倒有個法子，可是緩不濟急，只怕前輩沒有這個耐性了。」

幽冥二號道：「妳說說看。」

孟輕虹道：「本島西南有一個小島，距本島十分之近，再過去就是嵊泗縣衙所在的大島，咱們如果能够到達嵊泗，一切問題豈不迎刄而解？」

幽冥二號哼了一聲道：「又是廢話，難道妳能脅生雙翼，飛到嵊泗去不成？」

孟輕虹道：「咱們雖然不能飛，前輩別忘了海，如果咱們會游水，以咱們的一身功力，逐島游到嵊泗還不致有太大的問題。」

章君佑雙掌一擊道：「好辦法，我想學游水並不是件難事，咱們明天開始。」

第二天他們選了一個淺灣練習游水，由於他們都有武功，因而進步得十分神速，七天以後，他們已經能够沿花島山的海島作長途游泳了。

第十天的夜晚，月黑星稀，視綫極爲模糊。要逃離這座孤島，應該是一個最好的時辰。

章君佑領頭，孟輕虹跟進，幽冥一二號分開護駕，一左一右的投進了大海。

到達西南小島，赫然發現那兒竟隱藏着一艘小型快艇，自然，它是負責監視他們的，如非本晚月黑風高，他們的行動只怕早已被人發現了。

他們悄悄接近快艇，發現有兩名大漢正在呼呼大睡，幽冥二號冷冷一哼，就待向那兩人痛下煞手。

章君佑急忙阻止道：「別忙，前輩，咱們要活的，也許能問出夢喬的所在。」

幽冥二號道：「好，讓這兩個龜兒子多活片刻。」

他像一隻大鳥，兩臂微微一振，便已輕飄飄的落在快艇之上，接着出指如風，連點那兩人的幾處穴道。

一陣奇痛，使那兩名大漢由夢中驚醒，他們睜目一瞧，幾乎嚇得暈了過去。

幽冥二號嘿嘿一陣冷笑道：「龜兒子，你們是要死還是要活？」

那兩名大漢翻跪在艇上，向幽冥二號哀求道：「請大俠饒命，小人是上面差遣，身不由己。」

幽冥二號道：「是誰差遣你們的？」

大漢道：「小人是鐵劍門下，奉門主之命在這裏負責監視的。」

此時章君佑已走上小艇，聞言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他，你們門主現在在那兒？」

大漢道：「在杭州。」

章君佑道：「跟你們門主在一道的還有誰？」

（未完）

編後話

暌別已久的「沈勝衣故事集」，下期將會刋出該故事續篇：「白蜘蛛」。這是青年作家黃鷹君繼「十三殺手」後之最新巨著，欲知沈勝衣在「白蜘蛛」故事裏險厄遭遇，和他在生死存亡邊緣的掙扎，請看下期本刋。

× × ×

編者敬向讀者諸君報告一個大喜訊：本刋爲維護讀者諸君的權益及保持忠誠服務的一貫宗旨，處玆紙張油墨日益高漲的今天，本刋不特保持原有篇幅，更煞費周章把每期的首篇大型小說改以新六號字排版，俾作者能有充份發揮寫作技巧的園地，也使讀者諸君更能獲得精神粮食的享受。

× × ×

「神眼遊龍」作者身體欠恙，宜需短暫時間療養，未克執筆，因而該故事今期又告脫稿，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並請體諒原宥。

× × ×

半禪居士今期撰寫之「少林根基十大外功」，功式繁多，圖文並茂。各位如以暇閑之餘依式恆心練之，非但可收防身護體之功，更可獲却病延年、身心舒泰之效，不妨一試。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雲、古素蘭被無雙堡饒有天擒往八卦山，往見正與八卦道長研討陣法的金龍老人歐陽天，關山雲無辜受辱，毫不胆怯地向歐陽天頂撞。歐陽天碍於八卦道人在場，不願有失風度，命人釋放關、古二人。食骨魔假扮河北老漢暗算歐陽天，幸八卦道人及時趕到，歐陽天雖受傷而不致喪命，事後，歐陽天趕上關山雲和古素蘭，告知食骨魔假扮河北老漢行刺經過，及向關山雲詢問二魔向孔成麟等行兇經過。關山雲担憂在十個月內不能練成龍鬚劍法，風雷推浪掌及蝴蝶飛，以在明年武會擊敗歐陽天——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文·紅令　圖·秦盧

大豪傑



心粗陷絕地　意外揭陰謀

古素蘭想了想，道：「我有個主意，咱們不要再去杭州，現在就去覓地隱居練武，如何？」

關山雲沉吟道：「杭州不去亦可，但在這風起雲湧的時候，咱們却不能爲武林做些有意義的事，豈不是很慚愧？」

古素蘭道：「你錯了，下苦功練武，便是最有意義之事，沒有驚人之藝，如何能够行俠義之事？」

關山雲聽了不覺點頭道：「這話倒也有道理，那麼妳認爲咱們去何處的好？」

古素蘭道：「我有個叔叔，住在北峽山，他是一個樵夫，咱們去他那裏借住如何？」

關山雲道：「方便麼？」

古素蘭道：「我叔叔很貧苦，咱們每月給他一些銀子就是了。」

關山雲道：「北峽山在哪裏？」

古素蘭道：「距此約只有一百五十里，往南趕一天就可到了。」

關山雲道：「好吧，明天咱們便去北峽山。」

古素蘭道：「明早那歐陽天若問咱們將去何處，你可不要實說啊。」

關山雲道：「當然。」

×　　×

翌晨。

關山雲起床盥洗一畢，覺得在禮貌上應去向歐陽天問候問候，便來到他的房門口，擧手敲門。

但敲了一會不見歐陽天起來開門，正感詫異，有個店夥計過來問道：「客官，你找誰？」

關山雲答道：「找一位昨夜住在這裏的歐陽老先生，他——」

店夥計道：「他走了。」

關山雲一呆道：「走了？」

店夥計道：「是的，他老人家天剛破曉就結帳走了。」

關山雲一哦道：「有沒有什麼話留下來？」

店夥計道：「沒有啊。」

關山雲心頗不樂，暗忖道：「哼，好大的架子，要走也不打個招呼！」

他轉回自己住的客房門口時，正見古素蘭開門出來，便將歐陽天已離店的事情告訴她，古素蘭道：「他走了正好，免得跟他嚕囌。」

關山雲道：「咱們什麼時候走？」

古素蘭道：「吃過早飯就走吧。」

於是吃過早飯後，他們即結帳離開客棧，照昨晚的決定，朝北峽山出發。

這天午後，他們來到一處名叫「桃溪」的，風景頗爲美麗的鄉村上，古素蘭覺得肚子餓了，說道：「咱們該找個地方打尖了。」

關山雲縱目前矚，道：「這地方恐沒有可以打尖的館子吧？」

古素蘭道：「大約五年前，我曾走過這條路，記得前面不遠的地方，有爿小館子，現在不知還在不在。」

關山雲道：「那就過去——」

一語未了，忽然面色微變，低聲急道：「快到樹林裏來！」

說着，一撥馬頭馳入路旁的樹林中。

古素蘭跟着馳入，滿臉迷惑道：「怎麼啦？」

關山雲示意她勿作聲，接着指了指前面路上，暗示前面路上有人行來。

路上有行人，乃是極之正常而平凡的事，有何可驚奇之事呢？

但古素蘭是個心思敏捷冰雪聰明的姑娘，立刻明白來者必非普通人物，當下不敢開口說話，跟隨關山雲馳入林中數丈，見關山雲停下，她也才跟着停下來。

關山雲隨之輕跳下馬，藏入一株樹後，再探頭向林外路上窺覷。

古素蘭見他那麼神秘兮兮，也連忙下馬躲入樹後，學他向林外窺望。

俄頃，她便瞥見有個人自林外路上飛奔而過，其人行動如風，宛似飛掠而過的一隻鳥，她再想看第二眼時，那人已消失蹤影了！

她在心中暗叫一聲：「好快的身法！」便轉向關山雲問道：「他是誰？」

關山雲道：「妳沒看清楚？」

古素蘭道：「沒有，那傢伙行動太快了。」

關山雲道：「他是歐陽天！」

古素蘭一驚道：「眞的？」

關山雲道：「沒錯。」

古素蘭驚訝道：「這就奇了，他原說要去杭州，怎麼會走這條路？而且又是往合肥那邊走的？他今早才剛剛從合肥出城的呀！」

關山雲面呈凝重道：「不錯，他今早離開客棧，現在却又從這條路往合肥方向趕，這表示他必是趕去前面某地處理事情——再往前走是什麼地方？」

古素蘭道：「就是北峽山呀！」

關山雲道：「他去北峽山幹什麼？」

古素蘭道：「正是，莫非他已知咱們將去北峽山？但即使他知道咱們將去北峽山，他也沒有理由趕到那邊去呀！」

關山雲沉思有頃，道：「依我判斷，他大概不是因咱們而去北峽山的……」

古素蘭道：「不然他去北峽山幹麼？」

關山雲道：「北峽山是否有武林高人住着？」

古素蘭道：「不知，好像沒有，而我叔叔也不是武林人物。」

關山雲百思不解，道：「這就奇了，看他神色匆匆，好像在處理什麼緊急事故似的……」

古素蘭道：「要不要趕上去，問個明白？」

關山雲搖頭道：「不必了，咱們仍照原定計劃去北峽山吧！」

於是，兩人上馬出了樹林，繼續向北峽山前進，一路上兩人仍不停的猜測和交換意見，但始終得不到合理的答案，後來就索性不想了。

復行三四里，到了一處人烟稀少的地方，古素蘭忽然擧手一指前面路上道：「你看，我說的就是那個！」

關山雲擧目望去，發現前面不遠的山腳路邊，有一間瓦房，乃問道：「那就是令叔的房子？」

古素蘭道：「不是，那是一家小館子，以前我曾在那館子打尖過，那館子是一個雙目失明的老婦人開設的，她的燒鷄很不錯咧！」

關山雲道：「那麼，咱們就去那裏打尖——一個雙目失明的老婦人怎能開設館子？」

古素蘭道：「她就能，做起事來跟正常人完全一樣，不過她有一個義子在幫她打雜……對了，那是個傻呼呼的小子。」

關山雲道：「傻呼呼的小子？」

古素蘭道：「是的，那小子呆頭呆腦，那老婦人叫他做什麼，他才知道做什麼，現在如果還在大概也有三十多歲了。」

關山雲道：「聽妳這樣說，那老婦人倒是很可憐的，她沒有丈夫麼？」

古素蘭道：「我不知，我沒問她。」

兩人說着說着，不覺已馳至小館子門口。

這間小食館，建在山腳路邊，門口還搭有涼棚，但四周沒有一戶住家，顯然做的是過路客的生意。

現在，當關，古二人在涼棚前下馬時，却發現情形有些奇怪。

小食館沒見人跡，而且裏裏外外零亂骯髒，看情景已很久沒打掃過，擺在涼棚下的幾張桌椅，上面鋪着一層灰塵和落葉，分明已不做生意，而且也沒人住了。

看到這情景，兩人相覷一眼，關山雲聳肩苦笑了一下道：「妳想吃燒鷄，現在吃不成了！」

古素蘭也有些沮喪，喀然道：「人事滄桑，變幻莫測，上次我來的時候，那個老婦還跟我有說有笑……」

關山雲道：「雖無吃的，咱們也下馬歇歇吧。」他跳下馬，走入小食館看看，發現有些器具還似有人使用過，乃試探的喊道：「喂，有人麼？」

出乎意料之外，他的喊聲甫落，便聽見裏面有人恐怖的號叫道：「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關山雲吃了一驚，失聲道：「噫——你是誰？」

屋中人突然大哭起來，一邊哭一邊求饒道：「你不能殺我！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啊！」

關山雲皺了皺眉，回對跟入的古素蘭道：「是怎麼一回事？」

古素蘭道：「是那個傻小子。」

關山雲道：「他怎麼啦？」

古素蘭道：「不知道，咱們快進去看看！」

兩人循聲走入屋內一間房子，一眼瞥見房中的牆角下有個衣衫襤褸的漢子抱頭蹲在那裏號叫，樣子怕得要死，而房中除他之外並無別人，根本沒有人要殺他！

房中的傢俱很簡陋，只有一張破床和一張腐朽了的粧台，看樣子是婦女的臥房，關，古二人跨入房中時，立刻嗅到一股古怪的霉臭之味。

那漢子年約三十五歲，蓬髮垢面，好像已有整年未曾理髮和洗臉，身上的衣服又破又髒，一雙赤脚黑得像木炭，這時他發現關，古二人進入，嚇得縮成一團，神

情恐怖的哀叫：「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我要等我娘出來！我要等我出來！」

任何人看到他，都會知道他是一個低能兒！

古素蘭一見之下，不禁顰眉道：「這小子到底怎麼了？上次我經過這裏時，他還穿的整整齊齊的，怎麼現在竟變成這個樣子了？」

關山雲抽動鼻子，嗅了嗅道：「這裏面好臭啊！」

古素蘭掩住鼻子道：「正是，這小子比豬還髒……」

她向那傻漢子走上兩步，問道：「喂，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你娘呢？」

那傻漢拚命往牆角退去，顫慄道：「你不要殺我！你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古素蘭忖度他可能是受了驚嚇，當下露出和氣的笑靨道：「不要怕，我不會殺你的。」

那傻漢一指關山雲叫道：「他要殺我！他要殺我！」

古素蘭笑道：「他也不會殺你。」

那傻漢叫道：「騙人！他剛才就拿刀子要殺我！我看見的！我看見的！」

古素蘭道：「不是他，你看錯啦！」

那傻漢兩眼直直的瞪着關山雲，似乎已漸漸認出關山雲不是要殺他之人，面上的恐怖漸漸消失，但仍不大放心地道：「眞的不是他麼？」

古素蘭道：「不是！不是！」

傻漢歪頭再打量關山雲，忽地掀動咀唇，露出一排黃牙，傻氣的一笑，說道：「對了，不是你，不是你，你沒有鬍子！你沒有鬍子！」

古素蘭笑問道：「告訴我，那個要殺你的人，是個老人麼？」

傻漢道：「正是！正是！」

古素蘭道：「他是不是穿一件藍色的長袍？」

傻漢搖頭道：「我……我不知道。」

古素蘭道：「他爲什麼要殺你？」

傻漢道：「他說……說我……我活在世上太苦，哼哼，我才不苦咧，我要等我娘出來！」

古素蘭道：「你娘那裏去了？」

傻漢搖頭道：「我不告訴你！」

咀裏說着，眼睛却瞟向右邊壁下的一隻黑色鼓凳。

古素蘭覺得有趣，笑道：「爲什麼不告訴我？」

傻漢道：「我娘說的，我娘說不准告訴任何人！」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喜兒。」

「喜兒，我以前曾在你們店裏打尖，你還記得麼？」

「我……我記不得了。」

「你娘離開你多久了？」

「很久啦！」

「多久？」

「我不知道，我只記得她下去的時候，屋後那棵樹正在落葉……」

「現在是夏天，那麼你娘離開你已有九個月了，她到底去了何處？」

「她——不！我不告訴你！」

「她去很遠的地方麼？」

「不是，嘻嘻，告訴你，我娘就在屋內，可是你一定找不到她，嘻嘻嘻……」

古素蘭疑惑的回望關山雲，道：「這小子語無倫次，想是瘋了。」

關山雲却不以爲然，上前問道：「喜兒，你娘是不是死了？」

喜兒怒道：「你亂講，我娘才沒有死呢！」

關山雲道：「你娘一定是死了！」

喜兒暴跳起來，叫道：「亂講！亂講！我娘沒有死！她只是在練武功！」

古素蘭一呆道：「你娘在練武功？」

喜兒道：「是啊！她每天都下去練武功，這次……這次她大概在生我的氣，所以不肯出來！」

關山雲問道：「你家有地下室麼？」

喜兒道：「有啊！」

關山雲追問道：「在那裏？」

喜兒似要說出，但忽又警覺，搖搖頭道：「我不告訴你，我娘說不可以告訴人！」說着，又向壁下那黑色鼓凳瞟一眼。

關山雲發覺了，舉步向那黑色鼓凳走過去。

喜兒登時緊張起來，跳到關山雲面前張臂攔住，道：「你……你幹什麼？」

關山雲正色道：「喜兒，你娘進入地下室練功，已有九個月未出來，分明已死在裏面，你該領我們進去看看才對！」

喜兒不肯，道：「你騙人！你是個壞蛋！我娘才不會死，我娘只是在生我的氣，她過幾天就會出來的。」

關山雲將他推開，一步跨到了那隻黑色鼓凳前，喜兒大叫一聲，欲上前拉他，古素蘭又將他推退，嚇唬道：「不要胡鬧，再胡鬧我殺了你！」

喜兒聽到「殺」就害怕，號叫一聲，拔步衝出去了。

關山雲伸手搖搖黑色鼓凳像生了根似的，一些也搖不動，便道：「這隻鼓凳是鐵製的，而且連接在地上，大概地下室的開關就在這裏。」

古素蘭攏上前，嘖嘖稱奇道：「這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原來這位開館子的瞎眼老婦竟是一個武林人物！」

關山雲道：「我想必是開黑店的，專門打刼過往旅客的財物……」

他一面說一面用力搖撼鐵凳，可是却沒能觸發開關，再用力往下壓，也沒有一點動靜。

古素蘭道：「轉一轉看。」

關山雲依言轉動鐵凳，立聞「克嗤！」一響，右邊一塊地面忽地翹起來！

原來，那塊「地面」竟是一塊鐵板，約三尺正方，它翹起露出一個穴口，視綫投入穴口下，便見下面是一道木梯，裏面很黑暗，一時看不見裏面的情形。

古素蘭發現粧台上有一盞油燈，即將油燈點亮，交給關山雲道：「下去看看，小心一些！」

關山雲接過油燈，小心翼翼的走下木梯，但見眼前是一間頗爲寬大的地窖，處處結滿蜘蛛網，而且充滿一股惡臭的氣味。惡臭，是來自一具屍體！

事實上那已是一具白骨，它成盤膝打坐的姿式，白骨下有一堆穢物，那是腐爛的皮肉！白骨之旁，還有一把劍。

劍很精美，劍鞘上嵌着閃閃發亮的東西，好像是價値連城的金剛鑽。

除了這些，地窖裏別無他物。

隨後跟下的古素蘭，看見眼前這些情景，不勝駭異地道：「我的天，她果然死了！」

一個在荒野上開館子的瞎眼老嫗，竟是個武林人物，而且竟然神秘地暴斃她於自己的練功房中，這一切蘊藏着什麼秘密呢？

關山雲撥去了空間上的蜘蛛網，然後提燈走近白骨前仔細察看，說道：「看情形，這位老婦人確已死亡數月之久，但她是怎麼死的呢？」

古素蘭道：「她的樣子好像是在打坐，是麼？」

關山雲道：「是的。」

古素蘭道：「我聽說有人在練功時，會有走火入魔的情形發生，要是沒有人卽刻施以援手的話，輕則殘廢，重則死亡，這位老婦人也許就是死於走火入魔。」

關山雲點點頭道：「對，這位老婦人必是走火入魔而死的，妳看她身邊這把寶劍放的好好，如是死於他殺，這把劍就不會是這個樣子。」

古素蘭拿起那把寶劍，發現劍鞘上嵌滿美麗的金剛鑽，光芒奪目，不禁讚道：「這是一把寶劍，想不到一個住在窮鄉僻壞的老婦人竟然擁有這麼一把寶劍！」

關山雲道：「可能是打刼來的。」

古素蘭道：「我不認爲這位老婦人是開黑店的，她在我的印象中，是個很慈祥親切的老婆婆呢。」

關山雲道：「如果她生活很單純，她就用不着練功，既然每天練功，就必有目的。」

古素蘭道：「嗯，但目的却不一定是打刼。」

關山雲道：「如非打刼，那她的死就太可憐了，一個有所抱負的老婦突然死了，她一定有許多未了的心願。」

古素蘭道：「是啊，她也許有親人，也許有仇家，但不論是親人或仇家，却都沒有用了。」

關山雲嘆道：「那可憐的喜兒，他還一直認爲他娘是在練功，唉！」

古素蘭道：「我去找他來讓他看看好麼？」

關山雲道：「也好，這事情也不好瞞着他的——」

一語方畢，突聞身後「砰！」然一聲巨响，地窖頓時黑暗了許多！

關山雲大吃一驚，轉身急喝道：「喜兒！快開門！」

但出口那塊鐵板已緊緊封死，顯然是喜兒按動開關，要把他們困在地窖中了！

關山雲奔上木梯頂端，用力撐托鐵板，一面大叫道：「喜兒！喜兒！快開門，不要胡鬧！」

鐵板堅固異常，任他使盡全力也撐不開！

關山雲又叫了一陣，見上面的喜兒始終不理不睬，不由心頭一沉道：「糟了，這小子把咱們困住了！」

古素蘭也走上木梯頂端，仰頭叫道：「喜兒，你快開門，放我們出去呀！」

她喊叫了數遍，上面的喜兒硬是不理不睬。

關山雲皺眉道：「哼，這小子看來一點也不傻啊！」

古素蘭發愁道：「你看，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

關山雲退下木梯，走去拿起那把寶劍，按卡抽出，道：「讓我來挖挖看！」

他再走上木梯，舉劍在鐵板四周刺了幾下，那知劍尖所刺之處，均發出「叮！叮！」之聲，敢情整個房頂均是鐵製的，根本刺不進去！

古素蘭道：「刺牆壁看看。」

關山雲再退下木梯，舉劍刺四面牆壁，結果情形相同，四面的牆壁也是鐵板隔成的，整個練功房就等於是個大的鐵籠。

古素蘭悲嘆一聲道：「完了，他要是不開門，咱們只有坐以待斃啦！」

關山雲仍不氣餒，繼續試探着練功房的每一個角落，尋到白骨右側的一處壁角時，忽見壁上有個手掌大的圓洞，他一靠近圓洞時，就覺有一股清風自圓洞中送入，心想這必是通氣孔，當下舉劍伸入圓洞，發現通氣孔斜伸向上裏面空空的沒有東西。古素蘭問道：「那是什麼？」

關山雲道：「一個通氣孔。」

古素蘭道：「能不能挖開？」

關山雲道：「不能，這通氣孔也是鐵製的。」

古素蘭道：「我越想越覺不合情理，這練功房應該有開關才對，否則一旦有敵人在外面動手脚封死出路，裏面的人如何出去呢？」

關山雲道：「但我已找遍了，這練功房中，除了這通氣孔之外，可說密不通風，什麼都沒有。」

古素蘭恨恨道：「那喜兒眞該死！」

關山雲道：「也不能怪他，他是個精神失常的人，自以爲這樣做，是在保護他娘——」

剛說到最後一個「娘」字，忽聽那通氣孔中有喊聲傳入：「娘！娘！那兩個壞蛋有沒有欺負你？」

關山雲神色一振，低聲道：「咦，是他在叫！」

喜兒的喊聲，不斷自通氣孔中傳入，聲音十分清楚，顯然距離只有數丈遠——

「娘！娘！你說話呀！你爲什麼一直不說話？那兩個壞蛋有沒有欺負你？」

古素蘭靈機一動，連忙靠近通氣孔，大聲道：「喜兒，他們是好人，不是壞蛋，他們沒有欺負娘，你快開門讓他們出去吧！」

在外面的喜兒悲喜交集的叫道：「啊！娘！你說話了！你說話了！」

古素蘭道：「是啊，娘這些日子在閉關練武，現已功德圓滿——」

在外面的喜兒搶着道：「娘！你不生我的氣了？」

古素蘭道：「不，娘沒生你的氣，娘一直很疼你的，現在你快開——」

在外面的喜兒歡呼一聲道：「娘！你喜歡吃魚是不是？我這就去河裏捉魚給你吃！」

古素蘭吃了一驚急叫道：「不！喜兒！你先開門！你先開門然後再去捉魚！」

但是喜兒已沒答話，分明已跑去河裏捉魚了！

古素蘭絕望的回對關山雲，滿臉苦笑道：「唉，這小子眞是儍得出奇！」

關山雲却很欣慰道：「不要緊，等他捉魚回來，他一定會開門的，咱們等他一會好了。」

於是兩人耐心的等着，約莫過了半個時辰，才聽到喜兒的聲音又傳入練功房，只聽他興奮的叫道：「娘！我捉到了一尾大鯉魚！好大好大的一尾鯉魚！娘，你要怎麼吃？紅燒的好不好？」

古素蘭正要開口答話，忽聽喜兒「啊哎」驚叫一聲，接着以充滿恐怖的聲音道：「你……你……你又來幹麼？」

噫，有人來了？

關山雲和古素蘭不禁面色一變，在這個時候，如有不利於喜兒的人物到來，那後果是不堪想像的，兩人的心房登時怦怦狂跳起來。

果然，喜兒的話聲一落便聽到一個低沉的聲音道：「喜兒，你在跟誰說話？」

喜兒顫聲道：「我……我……」

那低沉的聲音喝道：「快說！」

喜兒惶然道：「老爺子，你不要殺我！你不要殺我啊！」

那低沉的聲音道：「我問你，你娘到底那裏去了？她是不是跟食肉魔和食骨魔在一起？」

喜兒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那低沉的聲音道：「你不說，我宰了你！」

喜兒駭叫道：「不！不！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那低沉的聲音忽然變得溫和起來，道：「喜兒，你好好的告訴我，我不但不殺你，而且我會買好吃的東西給你吃，買漂亮的新衣給你穿，怎麼樣？」

喜兒道：「好啊，你要我說什麼？」

那低沉的聲音道：「說你娘去了何處。」

喜兒道：「這個我不告訴你！」

那低沉的聲音沉默了半晌，忽然輕嘆一聲道：「喜兒，你知道我是誰麼？」

喜兒道：「知道，你是個壞蛋！」

那低沉的聲音道：「告訴你，我是你的生父！」

喜兒道：「什麼？」

那低沉的聲音道：「我是你爹！」

喜兒叫道：「亂講，我才是你爹！」

那低沉的聲音道：「眞的，只因你生下不久生了一場大病，後來就變成這個樣子，我打算丟掉你，你娘不答應，爲此我和你娘天天吵架，再後來你娘因傷心過度，雙目竟告失明——」

喜兒叫道：「你騙人，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那低沉的聲音道：「你娘一直沒提起我麼？唉……她也許提過的，只是你呆頭呆腦，什麼也不懂！」

喜兒道：「哼，我才不呆呢！」

那低沉的聲音道：「你爲什麼不告訴我你娘去了何處？我是想接你們母子回家團聚的啊！」

喜兒道：「你騙人！」

那低沉的聲音道：「嗯，我知道了，你娘其實已經死了，是麼？」

喜兒哭了起來，道：「沒有！沒有！你亂講！我娘沒有死！我娘沒有死！」

那低沉的聲音笑道：「我很了解她，她要是還在世，一定不忍離開你！」

喜兒哭得更傷心。

那低沉的聲音道：「這就對了，告訴我，你娘死了多久了？」

喜兒叫道：「你亂講！你是個大壞蛋！我不跟你說話！我不跟你說話！」

那低沉的聲音又沉默了片刻，忽又長嘆一聲道：「喜兒，你不該活在世上，你活在世上太苦了，雖然你自己不覺得，但是我却很爲你痛苦……」

喜兒恐怖的叫道：「你……你要怎樣？」那低沉的聲音道：「我要替你解除痛苦！」

「苦」字一落，便聽喜兒慘叫一聲，然後一切便歸於寂靜了！

在練功房中的關山雲和古素蘭相顧駭然，也因絕望而臉色陣陣發白，因爲他們已知喜兒被那人殺了，喜兒一死，他們等於被判了死刑！

而他們都沒有想到要向那人求救，因爲潛意識在警告他們：如果向那人求救，不但不能活命，而且會加速死亡。

爲什麼呢？

因爲，他們已知道那人是誰！

那人已殺了喜兒，即使喜兒眞是他的兒子。即使他殺死喜兒是在解除喜兒的痛苦，但是他絕不願有人知道這件事，絕不願讓關山雲和古素蘭活下去。

因此，關山雲和古素蘭不敢開聲求救，他們相對驚愕良久，直到確定那人已經走了，關山雲才低吁一聲：「眞可怕，眞想不到他會做出這種事來……」

古素蘭驚聲道：「你看，這事是眞的麼？」

關山雲道：「妳是說……」

古素蘭道：「說他，他自稱是喜兒的生父，你看是眞的麼？」

關山雲神色凝重地說道：「我想是眞的！」

古素蘭道：「但他爲何忍心殺死自己的兒子？」

關山雲道：「他不要一個頭腦遲鈍的兒子，他認爲那會使他丟臉。」

古素蘭道：「豈有此理。」

關山雲道：「也許這只是原因之一，但總之他和喜兒早已無父子之情，否則，以他今日的成就，豈會讓他們母子在此受苦！」

他輕嘆一聲，繼道：「現在我明白喜兒的母親爲何要苦練武功了！」

古素蘭道：「哼，這件事若傳揚出去，他還能做人麼？眞看不出他竟是這樣一個無人性的人！」

關山雲道：「還好他不知道咱們被困在這裏，否則的話……」

古素蘭接口道：「一樣，咱們若逃不出去，遲早一樣要死的！」

關山雲正要再開腔，忽聽出口的那塊鐵板上面有幾聲輕微的響動，心中一驚，低聲道：「不好，他還沒走呢！」

古素蘭臉色一變，也低聲道：「他在上面？」

關山雲點點頭。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血劍客白雲飛在洞窟中擊敗華百陀，誅殺三鬼手後，抱起公羊馥萍的屍體，隨着衞琼霜，走出連鎖的七十二洞穴，找到一處美麗的地方，把他的初戀愛人公羊馥萍下葬。對於衞琼霜，他不無愛戀之念，但他爲了報親仇，不願把衞琼霜拖累進漩渦，只好硬着心腸，目送衞琼霜滿臉幽怨淚痕的離他而去。他目送衞琼霜的背影漸漸逝去，腦海中旋轉着幕幕往事，他怔怔的呆立在地上，站了多久他自己都不知道，驀聽連串叱喝聲傳來，把他自沉思中驚醒過來，他舉目一看，見幾道人影向他奔躍而來——

義助紅花會　勇殲黑手黨

白雲飛冷漠的一笑，腦海中研忖道：「這羣人是那裏來的？怎麼身上俱插着一朵紅花？」

這七八個身穿黑衣的漢子這時突然一散身形，俱各站一個方位，手持長劍對着冷血劍客白雲飛，十幾隻眼睛同時投落在他的身上，這些人俱詫異的瞪着白雲飛，却沒有一個人說話，似乎正在考慮這個擋住去路的青年人。

白雲飛冷煞的一笑道：「朋友，你們沒弄錯人吧！」

當中那個精神癯癯的老頭苦澀的一笑道：「小兄弟，你是那一路上的朋友？」

白雲飛冷冰的道：「在下是單帮的，不屬於任何一路……」

這黑髯老人哦了一聲，道：「那就請朋友讓路，我兄弟是紅花會的朋友，今日因追一個黑手黨徒，不期和小兄弟相遇，沒你的事請不要混這趟渾水……」

「哦！」白雲飛淡淡的道：「『紅花會』這三個字在下還是初次聽到……」

話聲一吐，陡覺自己這種口吻太不禮貌，不管對方在江湖上混的名字响不响，自己也不該如此的輕視他們，可是話一離口，再收也收不回來，歉然的笑了笑。

果然這羣人一聽冷血劍客白雲飛這樣不屑的輕視他們，登時怒形於色，他們同時移身向前跨了一步！大有立刻動手之意，那個黑髯老人目中冷寒的一瞪，示意那些漢子不要動手，他深深的看了白雲飛一眼，道：「朋友，聽閣下口氣不像是無名之輩，老夫南明漁隱倒要請教閣下大名不知是否肯賜告……」

白雲飛見這羣人並不像是普通江湖人一流，各各都是精旺神沛，恍如具有一身功夫，他拱手一笑道：「在下賤名不足掛齒，請老先生不要介意……」

南明漁隱冷冷地道：「閣下是說老夫不够資格知道閣下的名麼？」

白雲飛搖搖頭道：「請不要誤會，在下和貴會，沒有一絲糾葛，我們是各行其事，誰也不管誰的事，又何心要去知道對方的身份呢……」

南明漁隱冷笑一聲，道：「你倒推的輕鬆……」

冷血劍客白雲飛神情一變，冷冷一笑，道：「以老先生之意，難道是要在下磕頭認罪……」

南明漁隱冷煞的道：「我們紅花會雖然在江湖上創派未久，可是却不是怕事之徒，老夫好意請問閣下大名，沒想到你居然不屑賜告，朋友，我們雖然不願意惹事，但也不容別人欺負到我們的頭上，你年紀輕輕就這樣狂，難道是自恃有着過人的功力，哈哈，你不要太自信了……」

白雲飛眉頭一皺，道：「老先生的誤會太深，幾乎使在下連解釋的時間都沒有，尤其這句話使在下非常難堪……」

南明漁隱嘿嘿地一笑道：「年青人，你只要一亮架子，老夫就有辦法看看你是

何派弟子，如果你認爲我這句話傷害到你的話，你不妨先自出手……」

濃眉斜斜一豎，白雲飛冷冷地道：「老先生是有意逼在下出手了。」

南明漁隱冷冷地道：「我們紅花會的人從來輕易不肯受辱，俗語說：頭可斷，血可流，不可侮，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動手恐怕也不行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淡淡一笑道：「老先生可曾想到動手後的後果麼？」

南明漁隱一怔道：「你這是在威脅老夫……」

顯然，這個一代高手不能忍受冷血劍客白雲飛這種狂妄的口吻，他冷寒着臉，深深的在白雲飛身上打量。

白雲飛搖搖頭道：「我這是說的實情，你還是考慮考慮……」

「嘿！」

南明漁隱低嘿一聲道：「老夫首先領教閣下的高招……」

他自負功力甚雄，雙掌一揚，斜斜一躍，擺了一個架式，凝重的望着冷血劍客白雲飛，等他出手。

白雲飛哈哈一笑，說道：「老先生已然有意動手，在下只好空手向老先生討教幾招！」

南明漁隱冷冷地道：「你最好不要顧忌，還是拔出你的劍來……」

白雲飛搖搖頭道：「劍爲百兵之主，我們只是過招，不需要傷了和氣，老先生，你不要介意……」

南明漁隱長長吸了口氣，道：「年青人，你太高傲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沒有再說話，僅在彎彎的咀角上，浮現一絲淡淡的笑意，身子微弓，陡地一掌向南明漁隱的身上徐徐拍去。

南明漁隱神色畧變，道：「怪不得閣下這樣狂妄呢！原來還眞有兩下子，好一個青年人，老夫能遇見你，也覺得這是生平一大幸事……」

他身子幽靈似的一晃，迅速的避過了白雲飛那凌厲的一掌，大掌在空中兜一大弧，哈哈地一陣大笑，道：「閣下可敢接這一掌……」

白雲飛凝重的一吸氣，道：「好，在下就接老先生一掌……」

他在電光火石間將全身功力運集於雙臂之上，望着對方那劈來的股股勁氣，緩緩翻起右掌迎上去。

「嘭！」

一聲大響傳了過來，週遭空氣陡地一寒，迸激漩盪的氣勁漩流成渦，兩個人心中同時大顫，俱被對方這渾厚的功力所震懾。

南明漁隱喘了一口氣，說道：「要得！你是我會過年青人當中的第二位能使老夫深深佩服的人；也唯有你能接得在下這一掌……」

白雲飛朗朗一笑道：「這麼說老先生所遇的第一人比在下還强了……」

南明漁隱莊重的道：「不錯，那就是我們紅花會的會主……」

白雲飛心神劇烈的一顫，道：「貴會主今日可曾來此……」

南明漁隱領首道：「老夫是第一批追踪黑手黨的領隊，敝會主在接到老夫的求援後，想必會很快的趕來……」

白雲飛哦了一聲道：「黑手黨徒是些什麼人？」

旁邊一個漢子這時突然大吼一聲，道：「隊長，這小子明明是黑手黨徒一路的東西，還故意在問三問四，他是有意拖延時間，給那些東西有足够的時間逃走！」

白雲飛神情一變，道：「閣下是誰，說話怎麼一點都不攷慮！」

這漢子一揚手中長劍，道：「區區夏百里，對你這種人還有什麼好說的。」

白雲飛面上一寒，道：「衝着閣下這句話，在下不教訓你就顯着太窩囊了。」

夏百里聞言大怒，氣得一顫手中長劍，在空中兜起一道斜斜的大圓弧，他身子向前一移，冷冷地道：「出手呀，在下等着你……」

白雲飛向南明漁隱一笑道：「老先生，貴手下太狂了一點，假如你不介意，在下準備向這位仁兄討教幾手劍式……」

南明漁隱神色畧異，道：「我這個手下也太不像話了，能得閣下教訓，老夫深表謝意，不過還望閣下手下留情……」

白雲飛冷冷地道：「得罪了。」

他緩緩的掣出斜插在背上的長劍，一道耀眼的光華如水漾出，在他手中輕輕一抖之間，顫出幾個浪花。

夏百里心中一寒，道：「好劍，這個應該送給我們會主……」

冷血劍客白雲飛沒有想到這個夏百里這樣的輕視自己，他暗自冷笑面上却沒流露出一絲不悅之色，腦海中却疾快的道：

「你不要太得意，等會兒動手時，我非要你叫不可。」

他冷漠的一笑：「閣下只要有本事，這柄劍就送給貴會主……」

夏百里嘿地一聲道：「我想這個辦法不錯……」

他身子在微微一傾之間，突然搶了過來右手輕輕一抖，手中長劍詭秘的自偏鋒劈了過來，這種手法甚怪，在中原尚屬初次出現，白雲飛心中一寒，忖道：「怪不得他這樣狂呢，原來劍法還算不錯。」

他在劍道上的修養已達劍人合一的地步，雖然在猝不及防下，被這種神奇怪異的劍招嚇了一跳，却絲毫不亂，長劍斜斜一擺，立時將對方這一劍攔了回去。

夏百里也是一楞，自己這一招可說是快中帶狠，去的又是偏激路子，滿以爲這一招至少可以讓對方手忙脚亂，那知這個青年人非但沒有忙亂的現象，反而輕鬆的將自己這一招化了開去，這一手功夫就可看出對方比自己高明。

他大吼一聲，喝叫道：「你再接我一劍……」

白雲飛冷冷地道：「在下沒有這個興趣……」

冷血劍客白雲飛不容對方有反擊的機會，幽靈般的一晃身形，化着一縷寒風，搶進中宮，手中長劍一顫，斜斜挑過去。

「呃！」夏百里痛得低呃一聲，長劍突然被劈成兩半，他握着右腕暴身疾退，顫聲叱道：「你這是什麼劍法……」

陡地，傳來一聲朗朗的大笑道：「瞎了眼的東西，你連點蒼派的射日劍法都沒

看出來麼，若不是人家手下留情，你現在還有命在……」

朗朗的笑聲隨着清風傳了出去，這個人中氣十足，聲若洪鐘，嬝嬝逝去的話聲猶在人的耳際嗡嗡直鳴，白雲飛心中一楞，沒有料到紅花會中居然也有這種罕見的人物，他暗自留神，朝着奔來的一個中年書生望去。

這書生含笑中有一股威嚴，在他身後，緊緊隨着幾個身背長劍的漢子，白雲飛一見這帮人這種打扮，曉得紅花會的援手到了。

他斜睨了南明漁隱一眼道：「這位是你們當家的？」

南明漁隱搖搖頭道：「我們二當家的，會主還沒有到……」

中年書生面上始終含着一絲微笑，他輕緩行來，向冷血劍客白雲飛一拱手，彬彬有禮的笑道：「朋友，在下嚴雲，請問兄弟可是點蒼弟子……」

白雲飛拱手回禮道：「在下確實點蒼弟子……」

嚴雲哈哈笑道：「果然施的一手好劍，我這位兄弟自不量力，得罪兄弟之處還請多多海涵……」他望了夏百里一眼道：「給這位兄台謝罪……」

夏百里一楞，忖道：「紅花會創始至今，都是血性漢子，講究的義重關山，我雖自動向這點蒼弟子挑戰，但並無不是之處，嚴二當家的居然自毁紅花會的英名，要我低頭認罪，這比殺了我都不舒服，我倒要看看嚴二當家怎麼個說法……」

他搖搖頭道：「嚴二當家的，小的不願意……」

嚴雲一怔，道：「你居然敢和我過不去！」

他自忖在紅花會中第二把交椅，平日說出的一呼百諾，那知今日夏百里居然敢當衆抗命，不禁氣得神情大變，臉上浮現出一股殺機。

南明漁隱也覺得夏百里不給嚴二當家的面子，冷聲叱道：「老夏，你這是幹什麼？」

夏百里黯然的一搖頭，說道：「嚴當家的，我夏百里敬重你更甚於我的父母，請你不要生氣，我們紅花會創始至今，何曾向人家低過頭，你今日要我……不如殺了我……」

白雲飛哈哈一笑道：「夏兄，過去的不談了，我們是朋友……」

嚴雲面上神情稍緩，說道：「你是心中不服氣人家年青是不是？老夏，你仔細的朝人家看一看，隨便露一手，也够你學上三年……」

白雲飛搖搖頭道：「嚴兄，你太過獎了。」

嚴雲淡淡一笑道：「這位兄台，可否請將眞名示下……」

白雲飛對這羣人頗發生好感，他領首道：「在下白雲飛……」

「啊！」夏百里驚詫的道：「天哪，他竟是冷血劍客白雲……」

這羣人都是紅花會中的精英，一聽對方是冷血劍客白雲飛，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俱是滿面敬重之色，夏百里更慚愧萬分，上前抓着白雲飛的手道：「小的有眼不識泰山，白兄原諒……」

嚴雲呵呵一笑道：「你現在才曉得人家白兄是給你留面子吧，剛才你還氣勢汹汹，好像十分英雄，但在白兄面前，你連個指頭粗都沒有……」

夏百里面上一紅，苦笑的搖搖頭。

白雲飛握着夏百里的手道：「夏兄，小弟這裏賠罪！」

夏百里嚇得急忙搖手道：「不敢當，不敢當。」

嚴雲面上露出愉快之色，道：「白兄，敝會上下三代弟子對閣下都早已聞名甚久，並時常聽許多人談起閣下的神蹟，這次紅花會能結識白兄，敝會都感到莫大的榮幸……」他長長地吸了口氣道：「這次敝會追踪黑手黨徒，一路上有許多弟兄受傷，由於對方手段狠辣，功力又强，使敝會覺頭疼……」

白雲飛哦了一聲道：「黑手黨徒是那些人？」

嚴雲搖搖頭道：「這黑手黨是江湖上最神秘的一派，眞正的首腦沒有人知道，他們殺人放火，什麼都幹，江湖上蒙受其害的人，當眞不計其數，哦，敝會雖然人力單薄，但都是重義輕死的血性漢子，這次不惜所有紅花會的生命，也要將黑手黨消滅……」

白雲飛只覺嚴雲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深情義重，他深感自己能和這種血性漢子交朋友，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他凝重的道：「在下願和嚴兄共殲黑手黨……」

嚴雲感激的道：「若能得白兄相助，黑手黨將不足畏了……」

他目光如刃，朝南明漁隱望了一眼，道：「你所追踪的那個黑手黨徒現在怎麼樣了？」

南明漁隱惶愧的道：「說來屬下該死，那個黑手黨徒逃進這一片山林中，要是搜查下去，極是厤煩，依老夫之意還是放棄！」

嚴雲搖搖頭道：「這個傢伙連殺七命，沒有辦法放過他……」

他目光緩緩的朝前面望去，黑手黨徒逃進這林裏，倒是十分的辣手，他沉思一會，道：「將這山下重重包圍，我要親自上去看看……」

白雲飛輕輕笑道：「在下隨嚴兄走一趟！」

嚴雲領首一笑，身形陡地一掠而起，在空中妙曼的一個轉折，陡然騰空飄去，那種快迅的身法，當眞是快速異常，在江湖上罕遇的一代高手。

冷血劍客白雲飛微微一笑，曉得嚴雲有意要露一手，他肩頭微晃，足下移馳，恍如行雲流水似的輕鬆瀟洒，起步雖遲，但同時和嚴雲到達山底之下，紅花會英雄一見冷血劍客白雲飛果然是技超一等，俱暗暗嘆服。

怪石嶙峋，濃蔭蔽天，這山看似不高，但上去則覺甚大，要在這個地方找尋一個躲藏的人當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嚴雲深得追踪之術，但在這時也深覺棘手，冷叉的目光在小石間一掃，只見那迂曲的山徑上，有着淺淺的鞋痕，若非仔細瞧去，當眞不易發現。

「白兄，這裏好像有人行走……」

紅艷的鮮血在白雲飛眼中一閃，他突然發現有幾滴鮮紅的血漬在草叢之間，這幾滴血液尚未凝固，顯然是滴上未久，適才這裏還有人。

白雲飛凝重的道：「那黑手黨徒是否已受傷？」

嚴雲一怔道：「尚未肯定。據手下所報，這個黑手黨徒曾被夏百里刺中一劍，但傷勢不重，這小子受傷之下，猶能連傷敝會弟兄三人，可見功力不錯……」

白雲飛指着地上的血漬道：「這裏血液未乾，顯然是滴上的時間不會太久，依常理推斷，這黑手黨徒從這裏逃走……」

嚴雲詫異的道：「那這裏的足痕又是誰留下的呢？」

白雲飛沉思道：「這也許是金蟬脫殼之計，黑手黨徒為了順利遁逃，故意留下凌亂的脚印，讓我們追岔了路，你瞧這草叢密集，正是隱蔽的好地方，嚴兄，我們先從這裏追下去！」

嚴雲重重的拍了一掌，道：「對，我差一點上了這小子的當！」

他對追踪捕影之術也是相當的有研究，冷血劍客白雲飛畧畧一指，便想通這個道理，身形斜躍向前奔去。

倆人都是一流高手，這一路追踪，踏着密集的草叢，朝這山峯上追去，路上血漬愈來愈多，倒給兩人極好的目標。

突然，一道人影輕輕一閃，沒入一片松林之中，嚴雲嘿地一聲，單掌護胸沉聲一笑道：「朋友，這個地方眞難找呀！」

他身法有如一縷清風，斜斜的投進林子裏，只見松林裏掌勁激盪，葉枝齊飛，嚴雲髮絲散亂，居然被林中隱藏的黑手黨徒逼了出來。

他氣得面上發青，喘呼呼的道：「白兄，點子棘手。」

白雲飛雙眉一皺！道：「裏面有多少人？」

嚴雲苦笑道：「沒看清楚，但至少二十以上，眞沒想到這裏居然是黑手黨徒的一個據點，嘿！看樣子我們要經過一番苦戰了……」

白雲飛冷煞的望了那林子一眼道：「嚴兄，敵暗我明，不要進林裏去，現在我們必須要設法將他們給引出來……」他凝重的道：「嚴兄，我們給他來一把火，燒得他們……」

嚴雲哈哈一陣大笑，道：「不錯，不錯，放火烤鴨子，我嚴雲就不信他們能躲在火裏不出來，白兄，你看我這枚霹靂雷彈……」

他對火器深有研究，倒出冷血劍客白雲飛的意料之外，嚴雲手心托着一枚橢圓形的小珠子，大喝道：「龜兒子，你還不給老子滾出來！」

「休！」地一聲勁嘯響起，一道烏溜溜的光影，像夜空中殞落的一顆寒星似的，曳着閃閃的尾芒，投向那綠叢叢的松林之中。

「嘭！」

空中響起一聲巨雷似的大響，震得松林枝葉殘飛，木屑迸濺，一股黑烟冒了出來，火星子閃閃顫顫的燒了起來，星火一起，刹時滿林都是熊熊的烈焰。

松林裏那羣亡命的黑手黨徒倒是眞狠，在這濃烈的火光裏，居然沒人發出一聲慘呼或驚叫，也不見有個鬼影逃奔出來。

嚴雲一楞，道：「這羣龜兒子難道都死光了！」

白雲飛凝重的道：「我們上當了，嚴兄，我們下手晚了一步，他們這批傢伙，倒是蠻機靈的，讓我們白白浪費一枚霹靂彈！」

「嘿嘿！」

在這兩大高手的左側突然響起兩聲陰沉而低冷的嘿嘿冷笑，嚴雲揮手拍出一掌，沉聲的喝道：「笑你媽的屁！」

「拍！」勁激的掌勁一出，重重的擊在一塊斜舒而出的大岩石上，沉重的掌力將岩石擊得碎裂開來，沙石濺起，漾起一蓬濛濛的影子。

草叢一動，人影頓時晃動而出，只見二十幾個全身黑衣，手戴黑手套的漢子蜂擁而出，這些黑手黨徒俱掣出長劍，將白雲飛和嚴雲重重地圍困起來。

嚴雲哈哈大笑道：「我還以為你們都死光了呢，嘿嘿，眞是會縮頭的烏龜兒，那一枚霹靂雷彈沒炸死你們，你們倒會從這裏爬出來了！」

冷煞地一笑，黑手黨徒中，一個精光烱烱的漢子，抿了抿嘴角，在那沒有表情的臉上浮現出一層酷寒的殺意，他嘿嘿地笑道：「嚴二當家的，你還眞行呀！」

嚴雲朝這漢子一瞧，心中登時如中了重重一敲，心弦顫動，暗中一駭，面上凝重的嘿了一聲，道：「眞沒料到我又遇上你這專偷東西的黑手小子，哈哈，孫玉軍，這些黑心眼的東西都是你的手下麼？」

孫玉軍冷冷地道：「不錯，黑手黨在這裏等待閣下許久了！」

嚴雲雙眉一皺，笑道：「孫小子，你等我嚴老大幹什麼呀？」

「嘿嘿！」孫玉軍冷笑道：「我要等着拿下你的狗頭回去向兄弟交待，在洛陽一役中，我兄弟傷在你霹靂彈下十幾條人命，這筆血債，閣下總得還給我們一個公道……」

嚴雲哼了一聲道：「我嚴雲這條命可不是好收拾的，姓孫的，你去打聽打聽，紅花會的人有幾個好易與的……」

孫玉軍斜睨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道：「這位是誰？」他嘿嘿一笑道：「在紅花會中好像從沒有見過……」

嚴雲哈哈大笑道：「我這位兄弟雖不是紅花會中的人，却和紅花會是站在一條綫上的好朋友，你姓孫的眼皮子最廣，不妨猜猜我這位朋友是誰？」

孫玉軍嘿嘿地道：「紅花會的朋友都該殺！」

白雲飛向前跨了一步道：「你是指着我說的麼？」

孫玉軍一怔道：「也許是的……」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笑，丰朗的玉面上登時罩上一片煞氣，他長長的吸了口氣，日光如刃的逼落在孫玉軍的臉上，道：「憑你這羣便想要向我動手麼？」

孫玉軍只覺心中一寒，道：「閣下是誰，不會是無名之輩吧，我們黑手黨與閣下沒有絲毫恩怨可談，你涉入這個是非圈子裏，可知對你今後江湖上的前途將大有妨碍……」

嚴雲冷冷地道：「你要是知道敝友是誰，便不敢說這種大話了！」

孫玉軍呸了一聲：「黑手黨何曾懼怕過誰來，嚴雲，你不要拿話來嚇唬我，當你看到我們的手段後，你才曉得黑手黨厲害的絕高手段……」

嚴雲冷冷道：「我這位朋友姓白，江湖上都稱他為冷血劍客，孫小子要狠，不妨要出來給我看看……」

劇烈的一顫，那幾個字恍如是枝銳箭般的穿進孫玉軍的心中，這眞想不到的事情，名傳江湖辣手煞星冷血劍客居然是紅花會的朋友，紅花會如果得到這一個高手相助，黑手黨豈不又多樹勁敵……

他機凜凜的一顫道：「冷血劍客，冷血劍客……」

嚴雲不屑的道：「你現在才曉得他是冷血劍客不是太晚了麼？」

孫玉軍朝白雲飛一拱手道：「黑手黨和閣下可謂沒有絲毫瓜葛，請白兄潔身自愛，不要牽涉在這個圈子裏，如果你現在退出，嘿嘿，在下當十分感激！」

白雲飛冷冷地道：「在下如果不插手這件事，閣下可否答應我一件事。」

孫玉軍一楞道：「什麼事？」

白雲飛冷冷地道：「解散黑手黨，從新作人！」

「嘿嘿！」在孫玉軍心裏，冷血劍客白雲飛提出這種問題，就顯得太幼稚了，他覺得十分可笑，嘿嘿道：「很抱歉，閣下所提問題在下很難答應，在下在黑手黨僅不過是個頭目身份，我們上面另有主持人，閣下的問題恕在下不便回答……」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誰是黑手黨的首領！」

孫玉軍搖搖頭道：「這問題我也不能作答！」

「嗆！」地一聲大响，一道耀眼的光華陡地自嚴雲手中顫了出來，只見他手持冷劍，威風凜凜地瞪着孫玉軍，道：「孫小子，你不說我要迫着你說出來！」

孫玉軍一揮手道：「要動手太容易了，在下這次奉命拿下你的狗頭，所以設下圈套引你上山，你上得來下不了！嚴雲，我們還是手下解決吧……」

在他一揮手之間，六個漢子，圈成一個弧形，劍影交叠，迫向嚴雲，嚴雲一見這六個黑手黨高手困向自己，冷笑一聲，峻聲道：「相好的，我嚴雲不會讓你們失望……」

劍刃在空中一轉，顫起一道流艷的劍影，嚴雲雖然在六大高手重重包圍下，絲毫不懼，他沉聲大喝一聲，長劍一沉，前推五寸，揮手向這六個人攻出一招，他這一招詭譎怪異，信手一揮之下，竟能同時攻擊六個人，而所攻的部位居然相同。

可是這六大黑手黨高手俱非泛泛之輩，身形同時一晃，自嚴雲詭秘的劍刃下避過，並沉聲一喝，六枝長劍化作一道光幕向嚴雲身上罩去。

嚴雲一楞，沒有想到黑手黨今日所出的高手，俱是有着一身驚人的武功，他心中一凜，怒喝道：「孫玉軍，你找的人都不錯麼！」

孫玉軍得意地道：「黑手黨那一個都是跺脚四海顫的人，嚴雲，你今天要能逃出這裏，我孫玉軍就不姓孫！……」

嚴雲揮劍力劈六劍，怒聲罵道：「你這龜兒子，是縮頭王八，姓甚麼都可以，我記得你和你爹同用一個老婆，可有這種事！」

孫玉軍氣得在地上大叫道：「放你媽的屁！」

他氣得幾乎要吐出血來，伸手一揮，兩個漢子大步踏出，一掣長劍，竟要加入戰圍，以八敵一。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冷地道：「閣下是仰仗人手衆多，妄想以車輪戰法麼？」

孫玉軍一怔道：「黑手黨動手素來不計人數……。」

白雲飛冷笑道：「我白雲飛殺人也從不怕人多……」

隨着話聲，只見一道劍影從他手中漾起，斜馭長劍，對着圍攻嚴雲的六個高手劈出一劍。

「呃！」一蓬鮮血隨着那漾起的劍光而噴飛出來，低啞的慘呃聲恍如是發自一個負傷的怪獸咀裏，身子在聲音發出之後，重重的倒了下去，嚴雲身側立時減去一個勁敵，使這個紅花會的高手精神一振，大笑道：「要得，白兄再來一個！」

冷血劍客白雲飛在嚴雲話聲沒有逝去的一刹那間，身子陡地躍空而起那幻化的身影在空中一個大轉彎，劍光顫起三次，血光噴濺洒落，登時倒下去了三個黑手黨徒，嚴雲尚在驚疑間，自己勁敵已去了四個，使他精神大振，帶着滿身的血漬，向那兩個寒顫的黑手黨徒迫去。

白雲飛身形幽靈樣的一落，道：「孫玉軍，我這是告訴你，人多在我面前根本發生不了作用，聰明的，抛下武器投降紅花會……」

孫玉軍根本沒有聽見冷血劍客白雲飛在說甚麼？只楞楞的釘立在地上，望着在舉手投足之間死去的那些弟子，恐怖的凝視着地上那一灘灘的鮮血，顯明的紅影躍進他那驚楞的大眼中，只覺今日遇見索命的閻羅王了……

他顫抖的心中暗忖道：「好快的劍法，在我記憶中，這是第一個揮劍最快的人，僅僅一式便連殺四人，冷血之名，果然不虛……」

他旋即滿面殺氣的吼道：「白雲飛，你殺我們黑手黨的弟子，便是黑手黨的仇人，自今日起，黑手黨的劍手便會日夜追踪，使你如芒刺在背，寢食不安，終日在痛苦中渡過……」

白雲飛冷笑道：「呸，憑這塊料我還沒放在眼裏……」

孫玉軍怒喝道：「你要是知道黑手黨的手段，便不會說這句大話了。」

「呃！」他的話聲方始消逝，場中又傳來一聲慘呃，一個漢子搖搖幌幌地倒扒在血泊裏，腸子從小腸上流了出來，死狀之慘，當眞不忍目睹。

嚴雲揮劍直追另一個沒有死的黑手黨，嚇得那小子竟丢棄長劍，向那燃燒起火的大林中奔去，嚴雲哈哈一笑，閃身躍了回來。

白雲飛輕輕一笑，說道：「嚴兄，够本了。」

嚴雲嗯了一聲道：「再殺幾個都是賺

的，白兄，你眞行，一出手就是四個，比起你來，我差得實在太遠了，要不是你陪我來，嘿嘿，今天，嚴雲的命就要送這裏了……」

孫玉軍一見自己頭一陣便損失了六個心腹高手，心中一慘，氣怒之下，眞是目眦欲裂，他寒着臉沉聲道：「相好的，你們眞狠！」

嚴雲哼了一聲道：「要和黑手黨比起來，那眞是小巫見大巫，楊家莊中十六條性命，黑沙谷九命三傷，嘿嘿，孫玉軍，那些老賬太多了，拿這點區區之數，不够塡牙縫的……」

孫玉軍目中似要噴出火來，狠聲地道：「紅花會會因今日之事而亡，我黑手黨兄弟會在三個時辰中給你雙倍報復，嚴雲，你該記着今日的血債！」

嚴雲冷冷地道：「記下了，閣下有甚麼手段盡量施出來……」

白雲飛手握神劍，道：「嚴兄，這羣人我們總得設法解決掉……」

嚴雲一揮長劍，道：「向山下趕，下面有我們的人，今日，至少要讓黑手黨的人知道，江湖上還有一股力量能够制服他們……」

孫玉軍面色蒼白地沉聲道：「扯活，在黑蘭店會合！」

他知自今日決計討不得半絲便宜，縱然傾出力量再戰，徒損傷自己的兄弟，念頭一轉，領着他的人向山下奔馳而去。

白雲飛追踪而起道：「嚴兄，通知山下的弟兄，不准跑了一個……」

嚴雲輕輕發出一聲長嘯，山下立時也飄來同樣的一聲長嘯，嚴雲和白雲飛，隨後揮劍而馳，嚇得那羣黑手黨兄弟亡命而逃。

× ×

山下的紅花會弟子整整奔了一個時辰，始終不見冷血劍客和嚴雲的音息，所有的人都顯得十分不安和焦急，尤其是夏百里更是惶恐，他來回踱着嘆道：「會不會出了事？」

南明漁隱搖搖頭，說道：「二當家的精明仔細，斷不會上黑手黨徒的當，而冷血劍客白雲飛的武功在江湖上是頂尖的，兩個人一合手，黑手黨徒再多也對他們莫可奈何……」

夏百里雙眉一舒道：「我擔心的是上面有埋伏，兩個人功力雖高難免會有疏忽，只要心稍大意，落進黑手黨徒的手裏，嘿，紅花會這塊牌子便算砸了……」

南明漁隱老謀深算，搖搖頭道：「再等一會兒，如果沒有消息，就派兩個兄弟上去看看……」他猛一抬頭，突然瞥見山上捲起一股濃烟，面上神情一鬆，道：「嚴二當家的使出霹靂彈了，上面可能動上手了！」

夏百里急急的道：「我領幾個兄弟上去幫忙……」

南明漁隱搖搖頭道：「這山雖然不高，來回也要兩個時辰，你就是趕上去雙方的動手也停止了，放心，有甚麼事，當家的不會不通知一聲，我們還是小心佈署好，說不定有黑手黨的人來突襲呢……」

這批熱血直性漢子聞言之下，各自站着一個方位，俱滿面焦急的望着山頂上，突然山上傳來一聲長嘯，紅花會的人一聞嘯聲精神陡地一振。

南明漁隱嘿地一聲道：「準備網子，嚴二當家的要我們捉人……」

紅花會的精英平日裏訓練有素，一經大事發生，絲毫也不慌亂，南明漁隱命令一出，個個都準備好網子，撒在草叢隱密之處，靜靜等待黑手黨徒落網。

南明漁隱揮手道：「所有的人都藏起來。」

這羣高手身形方始隱藏起來，山上已傳來吆喝之聲，只見十條黑影像是喪家之犬的奔馳躍下。

在他們身後緊跟着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嚴雲，兩個人手持利刃，只要黑手黨徒跑得慢，便會一劍揮去，送他們回老奶奶家去。

南明漁隱見那羣黑手黨徒踏上網子之後，陡然一聲大喝道：「扯網……」

紅花會的精英一躍而出，巨網突然密合，那些黑手黨徒在驟不及防之下，俱被幾重網子吊了起來。

嚴雲哈哈一陣大笑，道：「漁老，漏了幾個……」

南明漁隱笑道：「一個不缺……」

那羣正亡命而逃的黑手黨徒俱沒有料到紅花會有此一着，等到發覺中計之時，挽救已經不及，只好默默無語，任紅花會吊在網子之中。

嚴雲望了那幾個黑手黨一眼道：「孫玉軍那小子呢？」

白雲飛搖搖頭道：「這小子足智多謀，早就轉彎抹角的逃了。」

紅花會這次出師可謂大獲全勝，細一清點人數，擄獲黑手黨徒竟有九個之衆，這在紅花會許多戰役之中，以這次收穫最大，所以上下的人都喜上眉梢，在這股喜悅之中，唯獨南明漁隱有一股隱憂，他冷眼旁觀，見所有的人那種樣子黯然的搖搖頭。

夏百里怔怔地道：「漁老，你怎麼不高興呢？」

南明漁隱搖搖頭道：「這僅是小場合中的一個小勝利，我們不能以此自滿，黑手黨徒無孔不入，也許會在我們精神鬆懈之時，乘機偷襲，那時急促之下，紅花會所受的傷亡將會更大……」

嚴雲凝重的道：「漁老所料不錯，我們得格外小心……」

夏百里望望那些黑手黨徒，道：「嚴二當家的，那些東西怎麼辦？」

嚴雲楞了一楞，一時倒沒想到處理這羣黑手黨徒的辦法，他在紅花會中素以多智星出名，但在這時，也不禁作難，腦海中意念一閃，心中忖道：「我該怎麼處理他們……」

他雖然嫉惡如仇，却不是心狠手辣之輩，要他給予這羣人施以正法，他當眞下不了這個手，但要他輕易釋放他們，還不如不俘擄他們，當下心中作難，道：「漁老的意思如何？」

南明漁隱含笑道：「黑手黨徒其心如蛇，殺他們又覺不忍，依老夫之意不如皆廢其武，也免得日後又出來作惡……」

嚴雲頷首道：「就這麼辦了，我們下站是那裏？」

（未完）


凰金油係使得嘅!
PHOENIX SUN BALM
居家旅行
必備良藥
係使得嘅!
நல்ல குணமளிக்குதே!
YANG PALING BAIK
SECOND TO NONE
PHOENIX-SUN
陽凰
傷風感冒 頭暈頸硬
風濕骨痛 皮膚發癢
蚊叮虫咬 腰酸背痛
抽筋肌疼 牙痛喉涸
一搽就好
凰金油
PHOENIX-SUN BALM
鳳凰藥業私人有限公司榮譽出品
新加坡廣東民律五十三號 電話:75276
Phoenix Pharmaceutical Pte. Ltd.
53, Cantonment Road, Singapore.